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II)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畫類別：個別型
計畫編號：NSC 96-2414-H-343-002-
執行期間：96年08月01日至97年10月31日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郭武平

計畫參與人員：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劉蕭翔
碩士級-專任助理人員：鄭如釗

報告附件：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國際合作計畫研究心得報告

處理方式：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華民國 97 年 11 月 26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5-2414-H-343-002

執行期間：95年08月01日至97年10月31日

計畫主持人：郭武平

計畫參與人員：劉蕭翔 鄭如釧

成果報告類型：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各一份

處理方式：得立即公開查詢

執行單位：南華大學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七 年 十 月 三 十 一 日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I、II）

中文摘要：

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素以尋求獨立自主、融入歐洲為目標，但因蘇聯時期俄化政策及過往統制經濟分工遺緒之故，族群問題不僅在三國獨立後浮現，三國與俄國在經濟上亦仍存有一定的依附關係。妥善處理彼此與俄國間的關係，因而成為三國「脫俄入歐」的關鍵。如何細膩地操縱外交政策而周旋於強權之間，並妥善地處理國內歧異的族群問題與經濟依附問題，以作為外交上的後盾，對波海三國而言將是一大考驗。

本文以兩年為期，分別對波海三國進行完整、全面、有系統之研究。本文為最後成果，第一年度主要完成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之基本概況、政治發展及經濟發展作一介紹。第二年度以第一年的研究成果為基礎，針對波海三國與外部環境的連結互動再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關鍵詞：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政治發展、經濟發展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the Baltic States (I · II)

Summary:

The Baltic States: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treat independence and integration with Europe as their goals; however, due to russification of soviet area and sequela of command economy, the racial problems appear after independence, besides they still depend on Russia in economy to a certain extent. Getting along with Russia will be the key to “escape from Russia, and integrate into Europe”. Thus, how to manipulate their diplomacy between the great powers, and deal with the domestic racial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dependence problem will be an ordeal to the Baltic States.

The plan proposes to research the Baltic States entirely and systematically in two years. It's the accomplishment of two years. The first year main content are the basic situations, and the introduction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s of 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second year is base on the first year's accomplishment, and do more further researches on the Baltic States' relationships and interactions with extern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the Baltic States,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political developm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

目錄

前言.....	1
第一章、波羅的海三國概況.....	3
一、愛沙尼亞共和國.....	3
(一) 地理.....	3
(二) 氣候.....	4
(三) 建國簡史.....	5
(四) 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8
(五) 行政區畫.....	9
(六) 自然資源.....	9
(七) 產業概況.....	9
(八) 交通運輸.....	13
二、拉脫維亞共和國.....	14
(一) 地理.....	14
(二) 氣候.....	15
(三) 建國簡史.....	15
(四) 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17
(五) 行政區畫.....	18
(六) 自然資源.....	18
(七) 產業概況.....	18
(八) 交通運輸.....	22
三、立陶宛共和國.....	23
(一) 地理.....	23
(二) 氣候.....	24
(三) 建國簡史.....	24
(四) 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26
(五) 行政區畫.....	26
(六) 自然資源.....	27
(七) 產業概況.....	27
(八) 交通運輸.....	31
第二章、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發展.....	33
一、政治發展背景.....	34
(一) 蘇聯政治體制的遺緒.....	34
(二) 民族分離主義的遺緒.....	36

二、政治體制現況.....	38
(一) 政治體制的建立.....	38
(二) 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	41
三、政治發展現況.....	52
(一) 愛沙尼亞.....	53
(二) 拉脫維亞.....	54
(三) 立陶宛.....	55
第三章、波羅的海三國的經濟發展.....	59
一、經濟發展背景.....	59
(一) 專業分工.....	59
(二) 計畫經濟.....	59
二、經濟發展現況.....	61
(一) 愛沙尼亞.....	62
(二) 拉脫維亞.....	69
(三) 立陶宛.....	73
第四章、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的內部困境.....	79
壹、民族問題.....	79
一、族群問題.....	79
(一) 國籍問題.....	79
(二) 波羅的海俄羅斯人問題.....	82
(三) 民族衝突問題.....	90
(四) 少數民族問題.....	95
二、官方語言問題.....	98
三、各國移民政策.....	104
貳、宗教問題.....	108
參、疆界問題.....	110
(一) 愛沙尼亞.....	110
(二) 拉脫維亞.....	111
(三) 立陶宛飛地問題.....	112
肆、小結.....	113
第五章、外部環境與波羅的海政經發展.....	117
壹、波海三國對外關係.....	117
一、波羅的海三國對外政策.....	117
(一) 外交政策制訂的背景.....	117
(二) 各國外交政策的異同.....	125
二、波羅的海對外關係運作.....	126
(一) 愛沙尼亞.....	126
(二) 拉脫維亞.....	128

(三)立陶宛.....	130
貳、大國與波羅的海三國的互動.....	131
一、俄羅斯與三國.....	131
(一)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政策.....	131
(二)俄羅斯的波羅的海三國政策.....	142
二、歐盟與三國.....	147
(一)波羅的海三國的歐盟政策.....	147
(二)歐盟的波羅的海三國政策.....	153
三、北約與三國.....	155
(一)北約的波羅的海三國政策.....	156
(二)波羅的海三國的北約政策.....	158
參、外部環境對波羅的海政經發展之影響.....	167
第六章、結論.....	175
壹、波海三國國內政經層次.....	175
貳、波羅的海地區層次.....	179
參、國際層次.....	179
參考文獻.....	183
計畫成果自評.....	197

前言

愛沙尼亞（Estonia）、拉脫維亞（Latvia）與立陶宛（Lithuania）三國所處之波羅的海（Baltic Sea）地區，因其地緣戰略地位之故，在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所在；蘇聯（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х Республик, СССР）解體後，波羅的海三國雖正式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歐洲聯盟（Europe Union, EU）乃至於無役不與的全球霸權－美國（United States），無不欲將波海三國囊括其內而後快；另一方面，對俄羅斯（Россия）而言，遠至彼得大帝（Пётр Великий）時期起，俄羅斯即視此區為其西方門戶，且為其投下大量軍力、財力，以冀能完全掌控此一出海口，迄今，俄羅斯仍視此區為其重要戰略利益地區，故自不可能甘心拱手讓人；為此，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在波羅的海地區的競奪依然延續未止。

身處漩渦之中的波海三國，一直以來無不以尋求獨立自主為目標，其雖極力擺脫俄國過去的影響並加入歐洲，但緣於蘇聯時期俄化政策的影響，復以過去多年共黨統治經濟分工的遺緒，在波海三國中普遍存在著當地民族與俄羅斯人間嚴重的族群問題，及與俄國在經濟上一定的依附與難以斬斷的連生濟帶關係，妥善地處理彼此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因而成為波海三國「脫俄入歐」的關鍵。如何細膩地操縱外交政策而周旋於強權之間，並妥善地處理國內歧異的族群問題與經濟依附問題，以作為外交上的後盾，對波海三國而言將是一大考驗。

今日，我國的處境與前述之波海三國有其相似之處，兩岸關係不僅與整個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緊密相扣，同時也關乎我國的外交處境；又因國內每逢選舉，族群議題必然被端上檯面，嚴重撕裂社會和諧；再者，隨著國內企業對對岸投資的大幅增加，台灣在經濟上也亦趨地依附中國大陸。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瞭解波海三國如何由困境中走出自己的道路，不僅可供我們作為借鏡，亦能藉由對當地的認識而在未來尋求開拓歐洲據點的可趁之機。

第一章、波羅的海三國概況

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東鄰俄羅斯及白俄羅斯（Беларусь），西瀕波羅的海與里加灣（Gulf of Riga），北隔芬蘭灣（Gulf of Finland）與芬蘭（Finland）相望，西南則與俄羅斯之加里寧格勒州（Калининградская область）及波蘭（Poland）接壤。

整體觀之，波海三國與烏克蘭（Украина）、白俄羅斯、摩爾多瓦（Moldova）三國正成一弧形帶，介俄羅斯與歐洲之間，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波海三國自冷戰期間即為美國與蘇聯兩強競相影響之標的。（參見圖 1-1）



圖 1-1：歐洲地圖

一、愛沙尼亞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Estonia）

（一）地理

愛沙尼亞地處東歐平原西北部，位於波羅的海東岸，東以楚德湖（Lake Peipus (Chudskoye)）和納爾瓦河（Narva River）與俄羅斯接壤，南與拉脫維亞相鄰，北鄰芬蘭灣，西南瀕波羅的海及里加灣。愛沙尼亞東西寬約 450 公里，南北長約 320 公里，海岸線長約 3,794 公里，陸地邊界長約 633 公里，與拉脫維亞接壤部分達 339 公里，與俄羅斯部分則為 294 公里，領土總面積約 45,226

平方公里，係波羅的海三國裡最小的國家。

愛沙尼亞境內多沼澤、濕地，地勢較為平坦，近半數面積為森林所覆蓋；地表曾受冰河作用，故南部有冰磧丘，中部則有東北－西南走向之長丘；境內平均海拔為 48.8 公尺，最高點（Suur Munamägi）為 318 公尺。境內河川多半短小，以納爾瓦河最長。全國湖泊數目超過一千個以上，約佔全國面積 5%，以楚德湖最大（3,548 平方公里）；沿岸島嶼眾多，約佔全國面積 10%，以薩列馬島（Saaremaa）（1,647 平方公里）及希烏馬島（Hiiumaa）（600 平方公里）兩島面積為最。¹（參見圖 1-2）



圖 1-2：愛沙尼亞共和國

（二）氣候

受大西洋（Atlantic Ocean）及灣流影響之故，愛沙尼亞的氣候形態介於海洋性氣候與大陸性氣候之間，夏季（6 至 9 月）月均溫約 15 至 18°C，冬季則達 -4 至 -5°C，日間溫差可達 20°C 之多。夏季白晝時間超過 19 個小時，冬季則僅有 6 小時。年均降雨量約 500 至 700 毫米，南部地區則達 750 毫米。²

¹ 綜整自“Estonia: Geography,”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Geo>)；“Estonia in brief: Location, climate, and nature,” in ESTONICA (Encyclopedia about Estonia)(http://www.estonica.org/eng/lugu.html?kateg=73&menyy_id=411&alam=75&leht=1)；李興漢編著，《波羅的海三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 年 11 月），頁 4-5；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愛沙尼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

² “Estonia in brief: Location, climate, and nature,” in ESTONICA (<http://www.estonica.org/en>)

(三) 建國簡史

約西元 3000 年前，愛沙尼亞人的遠祖－「芬蘭－烏戈爾人」(Finno-Ugric) 開始從東歐往波羅的海的東北岸遷徙，由於當地多為茂密的森林與沼澤地，故其長期與外界隔絕，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直至西元 12 世紀外人的到來，當地居民的生活形態才開始轉變。

1180 年，日耳曼教士緬哈德 (Meynard) 開始進入當地宣教，但歷時多年成效仍然有限；有鑒於此，後繼者利沃尼亞 (Livonia) 主教貝托爾德 (Berthold) 決定訴諸武力，但卻於 1198 年間的戰役中遇害。繼任者伯克斯霍夫 (Buxhoeveden) 主教阿爾貝特一世 (Albert von Appeldern, Albert I) 改採恩威並濟的手法，於 1199 年率領十字軍於西德維納河 (Western Dvina River) 河口登陸，並以此地作為主教區，修築城寨，此地即為日後拉脫維亞之首府里加 (Riga)。

阿爾貝特一世後又創立「寶劍騎士團」(Sword Brethren)，但歷經多次討伐仍無法完全攻克全境，阿爾貝特一世故與丹麥 (Denmark) 國王瓦爾德馬二世 (Valdemar II) 結盟，後於 1219 年征服愛沙尼亞全境。³

「寶劍騎士團」於 1237 年併入「日耳曼條頓騎士團」(German Order of Teutonic Knights)，成為高度自治的「利沃尼亞分團」(Livonian branch)，而利沃尼亞主教區亦於 1253 年升格為大主教區，其所在地里加於 1282 年加入「漢薩同盟」(Hanseatic League)⁴後，則成為當時波羅的海沿岸最重要的貿易中心之一。至此，今日的愛沙尼亞北部均於丹麥的統治下，利沃尼亞 (今日愛沙尼亞南部和拉脫維亞) 則為「條頓騎士團」和「里加大主教區」所瓜分。

1343 至 1345 年，塔林 (Tallinn) 周邊的愛沙尼亞人起而反抗丹麥的統治，但暴動旋即為「利沃尼亞騎士團」所枚平。迫於日耳曼人的武力優勢，丹麥人不得不於 1346 年將其於愛沙尼亞的統治權售予「利沃尼亞分團」，愛沙尼亞因而全部歸為日耳曼人治下。1524 至 1539 年，因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宗教改革之故，愛沙尼亞當地的條頓騎士團宣布與羅馬進行宗教聯盟，當地信仰亦轉為路德教派 (Lutheranism)。

15 世紀中葉後，條頓騎士團逐漸衰弱，但「利沃尼亞分團」仍保持相對的獨立。1561 年，因宗教世俗化革新與利沃尼亞分團的解散，利沃尼亞南部 (今日愛沙尼亞南部及拉脫維亞里加一帶) 被納入波蘭，成為庫爾蘭德公國 (Duchy

g/lugu.html?kateg=73&menyy_id=411&alam=75&leht=1).

³ 關於愛沙尼亞早期的歷史，可參閱 Henricus Lettus, Lettus Henricus, James A. Brundage (translator),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Livon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edition, Feb., 2004)，作者亨利係一天主教教士，其所著之《利沃尼亞亨利編年紀》(*Chronicle of Henry of Livonia*) 見證西元 1180—1227 年間日爾曼人在波羅的海一帶的拓展活動，惟原稿已流失，現留傳者共有 16 種版本，保存於波蘭華沙 (Warsaw) 國家圖書館之 Codex Zamoscianus 版則為最古老的版本。

⁴ Hanse 一詞即為德語「同業公會」之意，該同盟係由日爾曼北部城鎮與致力於海外貿易的德國商人社團所創，旨在保護彼此共同的商業利益。

of Courland)，瑞典（Sweden）則乘機佔領愛沙尼亞（今日愛沙尼亞北部），厄塞爾歸屬丹麥，波蘭因而成爲當地勢力最大的國家。俄國此時雖欲染指利沃尼亞，但終不敵瑞典與立陶宛－波蘭的勢力而作罷；瑞典雖已佔有愛沙尼亞，但仍不以此爲滿足。瑞典先於 1595 年與俄羅斯簽訂「圖新和約」（Peace of Teusin）取得納爾瓦、愛沙尼亞的統治權，後又與波蘭於 1629 年簽署「阿爾特馬克休戰協定」（Armistice of Almark），獲得利沃尼亞的統治權，愛沙尼亞遂全部處於瑞典統治之下。⁵

但瑞典在愛沙尼亞的統治卻不長久，俄國在彼得大帝確立厲行西化及以奪取西方出海口爲基本國策後，便加緊對當地的攻略。在歷時 22 年的大北方戰爭（Great Northern War）後，俄羅斯與瑞典於 1721 年簽署「奈斯塔德條約」（Peace of Nystad），瑞典將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劃歸俄羅斯。俄羅斯自此稱霸波羅的海，愛沙尼亞亦歸於俄國治下達兩百年之久；瑞典則從此一蹶不振，從歐洲列強的名單除名。⁶

俄羅斯統治期間，愛沙尼亞被劃爲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兩個省區。愛沙尼亞雖歸俄國統治，但當地的日耳曼人仍享有原本的政經社會優勢，因此俄國於當地的統治實屬間接治理。另一方面，農奴制則分別於 1816 與 1819 年於愛沙尼亞與利沃尼亞兩省廢除，接踵而來的則爲一連串的農業改革，如確立農民自由行動權、廢除地主司法權與廢除徭役等；此外，教育制度亦進行變革。這一系列的農業及教育改革爲愛沙尼亞日後的民族運動及文化復興奠定根基，如克列茨瓦爾德（Friedrich Reinhold Kreutzwald）所著之《卡列維波埃格》（*Kalevipoeg*）民族史詩的出版即屬之⁷。

但當地的民族意識覺醒換來的卻是沙皇亞歷山大三世（Александр III）嚴厲俄羅斯化的回應。儘管俄國施以高壓箝制，但愛沙尼亞人仍不屈服並伺機而動。1905 年 1 月，俄國爆發革命，愛沙尼亞隨即舉行大規模的聲援示威遊行，最終雖爲俄軍所鎮壓，但也反映愛沙尼亞人潛藏的強烈民族意識未曾被俄化。

1917 年的 10 月革命則爲愛沙尼亞帶來新的契機。共黨勢力雖迅速擴及愛沙尼亞，但隨著德軍的逼進，共黨亦不得不放棄愛沙尼亞，愛沙尼亞國會則趁機於 1918 年 2 月 24 日宣告獨立；但同年 3 月 3 日「布列斯特·里脫夫斯克條約」（Brest-Litovsk Treaty）的簽訂，愛沙尼亞又淪爲德國統治。未幾，德國又於同年 11 月宣布投降，蘇維埃紅軍隨即展開對愛沙尼亞的入侵，但此時紅軍已爲強弩之末，愛沙尼亞又從協約國獲得武器和戰爭物資的援助，雙方優劣立見，

⁵ Rein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pp. 11-38; "History," in ESTONICA (<http://www.estonica.org/eng/teema.html?kateg=43>); Af Vello Helk, *Estlands Historie: Kort fortalt*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ersitetsforlag, 1993), pp. 12-75.

⁶ 關於大北方戰爭的經過，可參閱 Robert I. Frost, *The Northern Wars: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Northeastern Europe, 1558 – 1721* (England: Longman, Harlow, July 2000).

⁷ James D. White, "Nationalism and Socialism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in Graham Smith ed., *The Baltic States: Th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pp. 15-7; Af Vello Helk, *Estlands Historie: Kort fortalt*, pp. 58-63. 《卡列維波埃格》史詩可參見 Friedrich Reinhold Kreutzwald, *Kalevipoeg: estonskii narodnyi epos* (Tallinn: Estonskoe gos. izd-vo, 1950).

蘇俄不得不於 1920 年 2 月 2 日同愛沙尼亞簽署「塔爾圖和約」(Treaty of Tartu)，承認愛沙尼亞的永久獨立。愛沙尼亞終於獲得其有史以來的第一次獨立，並於翌年加入「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而其獨立亦維持近 22 年之久。⁸

愛沙尼亞脫離俄國獨立後，有兩樣值得注意的重大成就，一為將土地由少數貴族的手中分與廣大民眾的土地改革；其次為對少數民族文化自治及政治參與的保障，這在當時被認為是世界上最為自由先進的少數民族條款。⁹

在一次與二次大戰期間，愛沙尼亞一直都是由國會掌控一切的極端民主國家，行政部門顯得極度相對弱勢，但自 1934 年起，該國卻改採「溫和威權主義式」(moderate authoritarian) 統治。1920 年的愛沙尼亞憲法係議會制，但 1933 年右翼民粹政黨－「獨立後備軍人戰役」(the War of Independence Veterans' League) 的崛起卻改變了國內政局，其訴諸全民公決從而修憲，使得愛沙尼亞憲法從議會制變更為總統制。1934 年 1 月，「獨立後備軍人戰役」黨在愛沙尼亞的主要三個城市獲得多數支持，並極有可能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大選中獲勝。為阻止「獨立後備軍人戰役」黨勢力的進一步擴張，總理帕茨 (Konstantin Päts) 故於 1934 年 12 月宣布戒嚴，並中止國會活動。1938 年 4 月，帕茨當選總統，但不久後愛沙尼亞又為蘇聯所佔領，失去其獨立地位。¹⁰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the Nazi-Soviet Treaty of Non-Aggression) 為扭轉愛沙尼亞命運的關鍵。同年 9 月 28 日，蘇聯逼迫愛沙尼亞接受一項互助條約，除確認「塔爾圖和約」外，愛沙尼亞必須允許蘇聯於其境內設置軍事基地。1940 年 6 月 16 日，蘇聯以愛沙尼亞同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密謀反蘇同盟為由，對愛沙尼亞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其進行政府改組，以履行「蘇愛互助條約」。但紅軍翌日隨即占領愛沙尼亞並扶植親蘇政權與籌組國會選舉。同年 7 月 21 日，愛沙尼亞宣布加入蘇聯，愛沙尼亞國會亦同時批准之；8 月 6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接納愛沙尼亞的加入申請，接受愛沙尼亞成為蘇聯的加盟共和國。蘇聯開始在愛沙尼亞進行各層面的加速俄羅斯化運動；與此同時，許多政治人物亦被逮捕並流放至蘇聯。

然而，加入蘇聯才是愛沙尼亞苦難的真正開始，愛沙尼亞無端被捲入蘇聯與德國間的戰爭，而愛沙尼亞人則被迫動員加入德軍或紅軍。1941 年 6 月 22 日，德軍襲擊蘇聯，愛沙尼亞曾遭德軍占領達 3 年之久，翌年 9 月 22 日蘇聯紅軍方又奪回塔林。期間，愛沙尼亞人遭受戰火蹂躪，死傷無數。二戰結束後，起於 1947 年間的農業集體化運動則更令人膽寒，粗略估計愛沙尼亞僅在 1947－49 年間即有數萬人遭到流放的命運，其中多數為婦女與幼童。¹¹

戈巴契夫 (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ёв) 於 1990 年代中期倡議的「公開性」(Гласность) 與「重建」(Перестройка) 則為愛沙尼亞帶來了曙光。隨著大

⁸ Af Vello Helk, *Estlands Historie: Kort fortalt*, pp. 76-93.

⁹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pp. 50-1.

¹⁰ Anatol Lieven,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69.

¹¹ Taagepera,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pp. 77-84.

環境氛圍的轉變，愛沙尼亞人亦把握機會尋求獨立。繼 1987 年的群眾抗爭後，要求國家擁有更大的政經自主權的聲音即未曾間斷，而訴諸二戰期間歷史回憶的活動更嚴重消磨蘇聯統治的合法性。

1990 年 3 月 30 日，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宣布邁向獨立的過渡時期；1991 年 1 月，當時的俄羅斯最高蘇維埃主席葉爾欽簽署協議，承認愛沙尼亞主權。同年 3 月，愛沙尼亞舉行全民公決，近 78% 的民眾贊成脫離蘇聯獨立；8 月，在莫斯科八月政變失敗後，愛沙尼亞立即宣布獨立，期間紅軍一度奪取塔林市外的電視台，但在政變失敗後則立即撤軍。同年 9 月 17 日，愛沙尼亞得到聯合國的承認，並獲准加入。至此，愛沙尼亞在睽違近 50 年後，終於又獲得完全獨立。

(四) 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截至 2007 年 7 月，愛沙尼亞總人口數約 1,315,912 人，全國人口結構中，0 至 14 歲佔 15%，15 至 64 歲佔 67.5%，65 歲以上佔 17.5%。2007 年之出生率為千分之 10.17，死亡率為千分之 13.3，人口成長率為 -0.635%。

愛沙尼亞人係愛沙尼亞的主體民族，境內民族以愛沙尼亞人 (Estonian) 占多數，俄羅斯人 (Russian) 次之，其餘合計約 6.5%。(參見表 1-1)

表 1-1：愛沙尼亞人口族群比例

族名	比例
愛沙尼亞人 (Estonian)	67.9%
俄羅斯人 (Russian)	25.6%
烏克蘭人 (Ukrainian)	2.1%
白俄羅斯人 (Belarusian)	1.3%
芬蘭人 (Finnish)	0.9%
其他	2.2%

備註：2000 年普查結果

資料來源：CIA-The World Factbook¹²

官方語言為愛沙尼亞語 (Estonian)¹³，屬芬蘭－烏戈爾語系；英語 (English)、俄語 (Russian)、芬蘭語 (Finnish) 亦通用，另有少數族群持不同語言。依據官方最近一次的普查 (2000 年)，持愛沙尼亞語者約佔全國 67.3%，俄語 29.7%，其他 2.3%，未知者 0.7%。

¹² "Esto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

¹³ 愛沙尼亞語與芬蘭語的關係極為密切，有南北兩種方言。北部方言 (亦稱塔林方言) 為愛沙尼亞文學語言的基礎，許多詞語借自德語。參見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14。

愛沙尼亞人信奉路德教派（Evangelical Lutheran）者約 13.6%，東正教（Orthodox）約 12.8%，其他基督教派，如衛理公會（Methodist）、復臨安息日會（Seventh-Day Adventist）、羅馬天主教（Roman Catholic）與五旬節派（Pentecostal）等約佔 1.4%，非特定組織成員者佔 34.1%，其他及非特定教派者佔 32%，無信仰者佔 6.1%。¹⁴

（五）行政區畫

愛沙尼亞共有 15 個省，大小城鎮共 254 個，如下：哈留省（Harjumaa）、希尤省（Hiiumaa）、依達－維魯省（Ida-Virumaa）、雅爾瓦省（Jarvamaa）、耶蓋瓦省（Jogevamaa）、裏亞內省（Laanemaa）、裏亞內－維魯省（Laane-Virumaa）、貝爾瓦省（Polvamaa）、帕爾努省（Parnumaa）、拉普拉省（Raplamaa）、薩列省（Saaremaa）、塔爾圖省（Tartumaa）、瓦爾加省（Valgamaa）、維良地省（Viljandimaa）和維魯省（Vorumaa）。首都為塔林。

（六）自然資源

愛沙尼亞的自然資源貧乏，主要礦產為油頁岩（已探明的儲量約 60 億噸）、磷灰岩（約 40 億噸）與石灰岩。森林面積約 211.55 萬公頃，覆蓋率達 48%，森林蓄積量 4.09 億立方米。就能源而言，愛沙尼亞主要依賴從油頁岩提煉的石油，小部分則依賴水力及風力等再生能源。¹⁵

（七）產業概況

工業、運輸倉儲及通訊產業、商業為愛沙尼亞三大支柱產業，此外，該國尚有以紡織品、服裝和皮革加工的輕工業，能源工業則主要是油頁岩的加工和發電。愛沙尼亞的主要工業部門有：食品加工，木材加工，機械設備製造，輕工業與能源工業。（該國工業結構產值比例參見圖 1-2）

¹⁴ “Esto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

¹⁵ “Oil-shale – Uniqueness of the Estonian Energ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愛沙尼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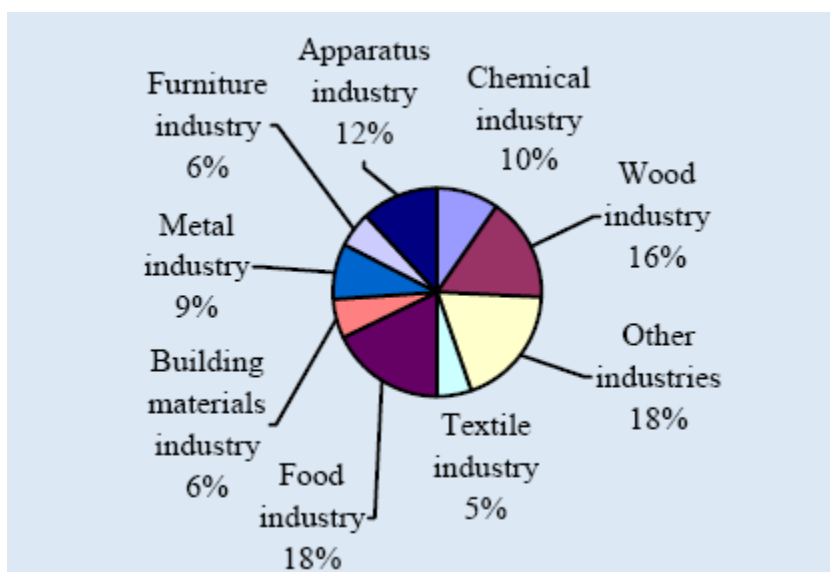


圖 1-2：愛沙尼亞工業產值比例（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⁶

加工業的成長較過去 10 年增長 3 倍之多，其中又以木材加工業為最，產值增長達 7 倍之譜；金屬工業亦不遑多讓，成長 6 倍。¹⁷其工業製品主要銷往芬蘭（佔出口 27%）、瑞典（佔出口 13%）及拉脫維亞（佔出口 9%），該國工業製品出口份額的比例可參見圖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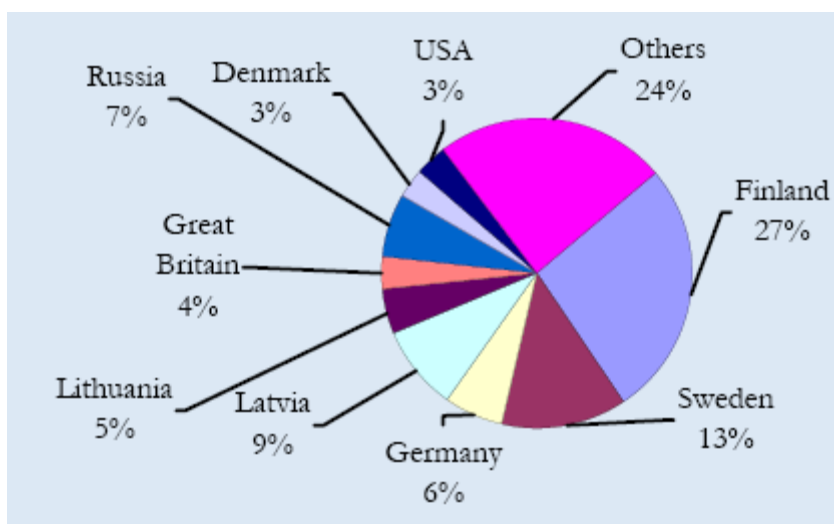


圖 1-3：愛沙尼亞工業製品出口份額比例（2005）

¹⁶ *Ibid.*, p. 17.

¹⁷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Tallin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 Ministry of Finance, 2006), pp. 17-9. (Download from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4367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⁸

1. 食品業：

食品業既為愛沙尼亞的傳統工業亦為最大的工業部門，主要產品有魚、肉、麵粉、乳製品、飲料等，但多以內銷為主，外銷比例在過去 10 年間已增加 3 倍之多，但仍低於總產量的 1/3；主要出口至拉脫維亞、立陶宛、德國、俄羅斯、芬蘭及荷蘭。（參見圖 1-4）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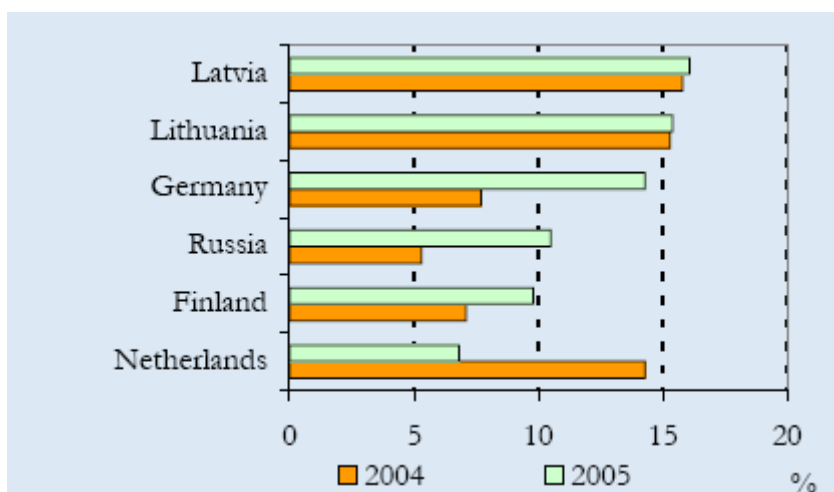


圖 1-4：愛沙尼亞食品出口國比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²⁰

2. 木材加工業：

木材加工業亦為愛沙尼亞國內重要產業部門之一，該國境內約有 1,000 家從事木材加工的企業。2000 至 2005 年間，木材加工業的出口量成長近兩倍，佔國家總出口額比例亦提升至 66%，主要出口至芬蘭、瑞典、挪威（Norway）、英國及丹麥。²¹

3. 機械設備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為愛沙尼亞近年快速發展的產業之一，而且前景可期，預估於 2011 年，該產業產值將為 2002 年之 2.5 倍。其產品主要以外銷為主，近五成銷往鄰國芬蘭，其次則依序為瑞典、俄羅斯、德國、拉脫維亞與荷蘭（外銷比例參見圖 1-5）；國內市場需求亦逐漸成長中。另因生產效能不斷提升，故是項產業的人力需求逐年下降。²²

¹⁸ *Ibid.*, p. 18.

¹⁹ “Food industry,”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20-2.

²⁰ *Ibid.*, p. 21.

²¹ “Wood industry,”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27-8.

²² “Manufacture of machinery and equipment,”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37-8.

4.金屬加工業：

金屬加工業自愛沙尼亞獨立後即快速發展，得利於出口增加及國內機械設備製造業與營造部門的需求所致，該產業的產出在過去 10 年間成長近 10 倍之多，其人力需求亦在過去 5 年內成長了近兩倍。其產品主要銷往芬蘭、瑞典、英國、德國、丹麥、南韓及拉脫維亞。²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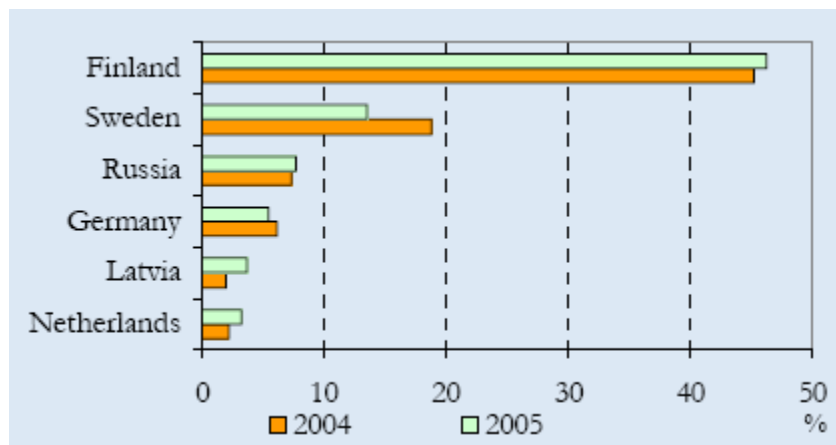


圖 1-5：愛沙尼亞機械設備外銷比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²⁴

5.轉口運輸業：

轉口運輸業在愛沙尼亞的經濟佔有重要地位，其產值在國內生產毛額（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的比重超過 9%，如俄羅斯出口至歐洲的原油，部分即取道於此。該產業每年為國家賺取大量的外匯，有助於貿易的平衡。塔林港則為主要的中轉貨物港口。

拜經濟快速成長所賜，轉口運輸業 2005 年的營收豐厚，但仍有若干隱憂存在，如貨運數量減少、乘客人數降低等。其運輸的主要貨物是。²⁵

6.通信業：

歷經十幾年的耕耘，愛沙尼亞的通信業發展迅速，現階段該國的行動電話（89%）、電腦（94%）及網路（90%）的普及率不僅名列波羅的海三國之首，在歐盟（Europe Union, EU）國家中亦是名列前茅。2005 年，愛沙尼亞該領域的市場成長率更達 11%。

2005 年，愛沙尼亞有線電話使用數為 44.2 萬，行動電話用戶為 144.5 萬，網際網路網點為 52,241 個，網際網路用戶則為 690,000 個。²⁶

²³ “Metal and metal products industry,”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35-6.

²⁴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37.

²⁵ “Transport,”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59-61.

²⁶ “Estonia: Communications,”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Comm>).

7. 旅遊業：

旅遊業在愛沙尼亞的發展前景可期，其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達 8%，其中以入境觀光（inbound tourism）為大宗，國內旅遊（domestic tourism）所佔比例僅一小部分。外國觀光客多來自芬蘭，且多為一日行程；但近年愛沙尼亞旅遊業對芬蘭的依賴已逐漸下降。（觀光旅客比例參見圖 1-3）²⁷愛沙尼亞亦致力發展旅遊業的多樣化，如結合企業、政府部門、地方政府與第三部門，進行市場調查與評估，從而調整國內旅遊結構，並由既有的旅遊資訊中心網絡，建立一整合性旅遊資訊系統，以提供旅客更專業便利的諮詢服務。該國旅遊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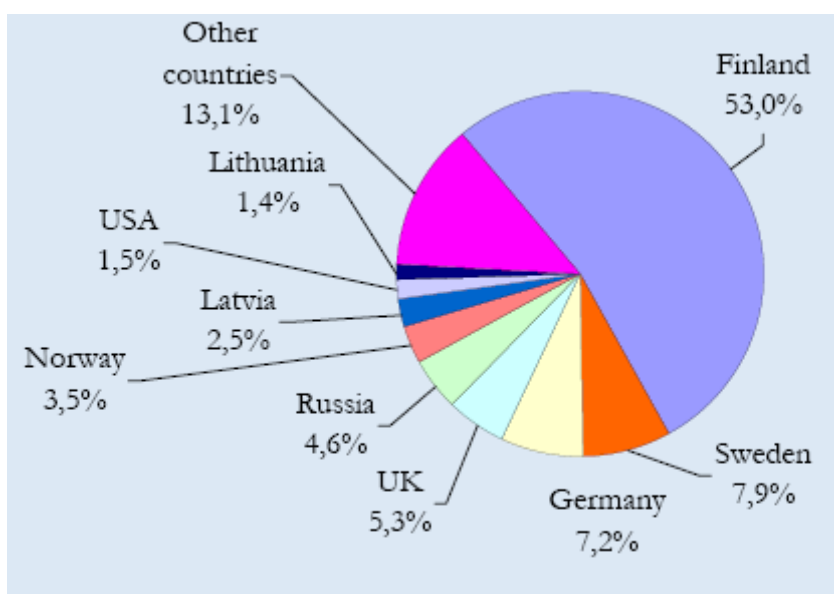


圖 1-6：愛沙尼亞觀光遊客比例圖（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²⁸

現階段主要優先鎖定的市場目標為芬蘭、瑞典、俄羅斯、英國（United Kingdom）與德國（Germany）。²⁹

旅遊業的蓬勃發展亦帶動愛沙尼亞商業和運輸業的成長，觀光客在食衣住行方面的龐大需求，為該國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並帶來滾滾的財源。

（八）交通運輸

愛沙尼亞瀕臨波羅的海，又位於東西歐、歐陸與北歐諸國的交界處，海陸空運四通八達；優越的地理位置使其不僅成為該區理想的轉運站，在國際運輸

²⁷ “Tourism,”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54.

²⁸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56.

²⁹ “The Estonian n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for years 2002—2005,”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3437>).

及貿易上有其一席之地，同時亦具備製造生產基地的優勢。

此外，愛沙尼亞鐵路運輸系統與拉脫維亞、立陶宛、俄羅斯及所有的獨立國協（Содружество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НГ）國家，皆採用同一寬度的軌道，此一設計益發凸顯愛沙尼亞在未來成為歐洲遠東商品貨流中心的潛力。愛沙尼亞亦積極參與歐盟的跨歐洲運輸網計畫，聯合數國之力實現「波羅的海鐵路」（Rail Baltica）基礎設施建設計畫；未來，愛沙尼亞將可同時結合海運與鐵路運輸的雙重優勢。

愛沙尼亞與鄰國間密集的渡輪航線，對愛沙尼亞觀光業發展則極有助益，如塔林至赫爾辛基（Helsinki）和斯德哥爾摩（Stockholm）間即有固定班輪，至歐洲主要港口亦有部分班輪；而從塔林至赫爾辛基僅需一個半小時，其往返的密集程度亦猶如市內的公眾運輸系統。³⁰

據統計，愛沙尼亞現階段公路長 56,849 公里（2003 年）、鐵路 958 公里（2005 年）、水運線長 500 公里（2005 年）、天然氣管線 859 公里（2006 年）、機場 24 個（2006 年）。³¹

二、拉脫維亞共和國（Republic of Latvia）

（一）地理

拉脫維亞地處東歐平原西北部，北鄰愛沙尼亞，東與俄羅斯、白俄羅斯接壤，南與立陶宛相鄰，西瀕波羅的海。其海岸線長約 531 公里，邊境長約 1,368 公里，與白俄羅斯接壤部分為 167 公里，愛沙尼亞部分為 343 公里，立陶宛部分為 576 公里，俄羅斯部分則為 282 公里，領土總面積約 64,589 平方公里，在波羅的海三國中位於立陶宛與愛沙尼亞之間。

拉脫維亞境內多低地平原及蜿蜒山丘，可耕地面積為 250 萬公頃，佔全國面積 28.19%；森林資源豐富，覆蓋率達 40% 以上；平均海拔 87 米，東部地勢略高，海岸多為沙岸地形；境內最高點為蓋幸肯峰（Gaizinkalns），高 312 公尺。境內河川密佈，水力資源較為豐富，屬波羅的海水系。大小河川總計約 1.24 萬條，總長為 3.8 萬公里，以發源於俄羅斯的道加瓦河（Daugava River）最長，達 357 公里，流經首都里加，最終注入里加灣，在運輸、漁業及發電上有重要作用。道加瓦河不僅為拉脫維亞最重要的河川，亦為拉脫維亞之民族發祥地。

³⁰ “Estonia – Important Transport Corridor or East-West Trade,”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8>)

³¹ “Estonia: Transportation,”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Trans>).



圖 1-3：拉脫維亞共和國

拉脫維亞又被譽為「藍色湖泊之鄉」，在起伏的丘陵間點綴著眾多的沼澤、湖泊，境內湖泊約 3000 多個，總面積約 10 萬公頃，為水殖產業提供了良好的環境。³²（參見圖 1-2）

（二）氣候

拉脫維亞屬海洋性氣候向大陸性氣候過渡的中間類型，相對溫和，夏季涼爽，冬季較長，濕度大，全年約有一半時間為雨雪天氣。1 月月均溫 -4.6°C ，最低可達 -40°C ；7 月月均溫 21.4°C ，最高可達 34°C ，夜晚平均氣溫則為 11°C ；年均降雨量 732 毫米，無霜期約 125 至 155 天。

海洋與颶風對拉脫維亞的影響甚鉅，每年颶風的入侵即高達 120 至 140 次；波羅的海沿岸和里加灣一帶受大西洋的影響，全年溫差小且冬暖夏涼；丘陵地區則多寒冷陰雲，溼度較大，全年晴天僅 30 至 40 日，陰天則多達 150 至 180 日，並常受暴風雪與大雨的襲擊。³³

（三）建國簡史

約西元前 2500 年起，拉脫維亞的遠祖即已遷移至此並沿波羅的海海岸定

³² 綜整自“Latvia: Geography,”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Geo>)；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4-5；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拉脫維亞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拉脫維亞概況：「地理」(<http://lv.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dili/200203/20020300006954.html>)。

³³ 綜整自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6；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拉脫維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36/1736x0/default.htm>)。

居。拜處於道加瓦河大水路出海口之地利，里加自古即為貿易物流中心，並為古時琥珀出口重要市場，又名「從斯堪的納維亞到希臘之路」，亦稱「琥珀路」。西元 10、11 世紀，印歐民族之瑟羅尼亞人 (Selonian)、庫洛裏安人 (Couronian)、列加里安人 (Lettgallians)、斯米伽聯人 (Semigallian) 及「芬蘭—烏戈爾，力烏人」(Finno-Ugric, Liv) 各族出現於今日拉脫維亞。13 世紀起，拉脫維亞漸為日耳曼十字軍團所征服，「利沃尼亞騎士團」為當地的統治者，里加亦成為大主教區。盤踞於今日的拉脫維亞南部之「利沃尼亞騎士團」後因路德教派宗教革命與當時的莫斯科公國擴張的壓力而瓦解。末任團長科特勒 (Gotthard Kettler) 將騎士團轉化為庫爾蘭德公國，並尋求波蘭王國的庇護，成為波蘭的領地之一。今日的拉脫維亞北部則於 1629 年歸於瑞典統治，但至 1710 年又為俄羅斯征服；1795 年，該地因波蘭遭瓜分之故而全部歸於俄羅斯的統治之下。

和愛沙尼亞一樣，拉脫維亞亦 1860 年代廢除農奴制，農民得購買私有土地。19 世紀，拉脫維亞急速工業化與都市化，但急遽的社會經濟轉變亦帶來政治的動盪，民族運動勃興，對俄國統治的反抗不斷，俄國則以俄化政策因應之。（此段過程可參閱本章第 5 頁）1905 年 1 月俄國爆發革命，拉脫維亞亦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聲援，但最終仍遭俄軍鎮壓，但 1917 年的 10 月革命則又為愛沙尼亞帶來新的契機。

拉脫維亞在兩次大戰期間的遭遇和鄰國愛沙尼亞頗為相似。在德軍與紅軍於拉脫維亞幾度進出後，拉脫維亞終得因 1920 年「里加條約」(Treaty of Riga) 的簽署而獲得真正的獨立自主，蘇聯並於 1921 年 8 月 21 日承認拉脫維亞的獨立，拉脫維亞並同時於 9 月 22 日獲准加入國際聯盟。拉脫維亞新憲亦於 1922 年通過，國家政體採內閣制，總統自國會選出，並僅有象徵性權力。1922 至 1934 年間，拉脫維亞民主政治蓬勃發展，即令少數民族如德國人、俄羅斯人或猶太人亦有參政權利。

但好景不長，政經形勢的惡化使拉脫維亞人民反而對民主政治萌生厭惡，總統卡里斯·烏爾馬尼斯 (Kārlis Ulmanis) 趁機於 1934 年 5 月 15 日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除廢除政黨政治、逮捕國會極右與極左黨派勢力外，另以「拉脫維亞化」(Latvianization) 為意識形態號召，建立個人獨裁政權。儘管如此，此時拉脫維亞的經濟和文化卻有長足的進展，國家發展在歐洲名列前茅。是故，除共產黨人外，國內當時幾乎無人反對烏爾馬尼斯的獨裁。

拉脫維亞雖奉行國聯之集體安全政策，與愛沙尼亞及立陶宛合組「波羅的海協議」(Baltic Entente)，但仍無法自外於德蘇兩大國之間。1939 年 8 月 23 日德蘇簽訂互不侵犯密約，德國以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立陶宛及芬蘭劃歸蘇聯勢力範圍，換取德國對波蘭的控制；同年 10 月 5 日，蘇聯又與拉脫維亞簽署友好互助條約，蘇聯據此得以在拉脫維亞境內設置軍事基地。情勢的後續發展與愛沙尼亞如出一轍，翌年 6 月 17 日，拉脫維亞為紅軍佔領，烏爾馬尼斯被迫讓渡權力予史達林 (Иосиф Сталин) 特使—維辛斯基 (Андрей Вышинский) 所籌組的政府，拉脫維亞又於 7 月 21 日被迫成立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

國（Латвийск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ЛССР），並於 8 月 5 日正式加入蘇聯。期間，烏爾馬尼斯及許多政治領袖遭到逮捕，並移送至蘇聯處決，而上萬名拉脫維亞人則遭放逐至西伯利亞，流離失所。隨著大戰進行，一次大戰後德蘇兩國相互爭伐的歷史又再次上演，德軍佔領期間對拉脫維亞進行猶太人的種族屠殺，同時動員拉脫維亞人對抗蘇聯紅軍。1944 年，紅軍再度佔領里加後，繼之而來的則是更為高壓的俄化政策及農業集體化運動。

1990 年 2 月 15 日，拉脫維亞通過恢復國家獨立的宣言，2 月 27 日恢復其過往的國旗、國徽和國歌，5 月 4 日國會正式通過「獨立宣言」。1991 年蘇聯八月政變期間，拉脫維亞趁機宣布獨立；同年 9 月 6 日，蘇聯承認拉脫維亞獨立。之後，拉脫維亞於 1991 年 9 月 10 日加入歐洲安全與合作會議（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of Europe, CSCE），9 月 17 日加入聯合國（United Nations, UN）。

（四）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截至 2007 年 7 月，拉脫維亞總人口數約 2,259,810 人。全國人口結構中，0 至 14 歲佔 13.6%，15 至 64 歲佔 69.6%，65 歲以上佔 16.7%。2007 年之出生率為千分之 9.43，死亡率為千分之 13.64，人口成長率為 -0.648%。

表 1-2：拉脫維亞人口族群比例

族名	比例
拉脫維亞人（Latvian）	57.7%
俄羅斯人（Russian）	29.6%
白俄羅斯人（Belarusian）	4.1%
烏克蘭人（Ukrainian）	2.7%
波蘭人（Polish）	2.5%
立陶宛人（Lithuanian）	1.4%
其他	2.0%

備註：2002 年普查結果

資料來源：CIA-The World Factbook³⁴

拉脫維亞人係拉脫維亞的主體民族，境內民族以拉脫維亞人（Latvian）占多數，俄羅斯人（Russian）次之，其餘合計約 6.5%。（參見表 1-2）

官方語言為拉脫維亞語（Latvian）³⁵，屬印歐語系（Indo-European family）

³⁴ “Latv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³⁵ 拉脫維亞語與立陶宛語同屬印歐語系之波羅的語支，1918 年後拉脫維亞語成為官方語言，其有東、中、西三組方言，中拉脫維亞語為現代文學語言的基礎。雖然拉脫維亞語與立陶宛語

之波羅的語支 (Baltic group)；俄語 (Russian)、立陶宛語 (Lithuanian)、德語 (German) 亦通用，另有少數族群持不同語言。依據 2000 年的普查，持愛沙尼亞語者約佔全國 58.2%，俄語 37.5%，立陶宛語及其他為 4.3%。

宗教信仰方面，拉脫維亞人信奉羅馬天主教、新教路德教派 (Evangelical Lutheran) 與東正教。³⁶

(五) 行政區畫

拉脫維亞共有 26 個區 (Rajons)，7 個直轄市，如下：艾茲柯拉烏科列斯 (Aizkraukles)、阿盧克斯涅 (Aluksnes)、巴爾維 (Balvu)、包斯卡 (Bauskas)、采西斯 (Cesu)、道加皮爾斯 (Daugavpils)、多貝萊 (Dobeles)、古爾貝內 (Gulbenes)、葉卡布皮爾斯 (Jekabpils)、耶爾加瓦 (Jelgava)、克拉斯拉瓦 (Kraslavas)、庫爾迪加 (Kuldigas)、利耶帕亞 (Liepaja)、林巴日 (Limbazu)、盧劄 (Ludzas)、馬多納 (Madonas)、奧格雷 (Ogres)、普雷利 (Preilu)、萊澤克乃 (Rezeknes)、里加 (Rigas)、薩爾杜斯 (Saldus)、塔爾西 (Talsu)、圖庫姆 (Tukuma)、伏爾卡 (Valkas)、瓦爾米耶拉 (Valmieras)、文茨皮爾斯 (Ventspils)。

直轄市有里加、道加皮爾斯、耶爾加瓦、尤爾馬拉 (Jurmala)、文茨皮爾斯、萊澤克乃與列帕亞。首都為里加。

(六) 自然資源

拉脫維亞的自然資源較為貧乏，僅有泥炭、石灰石、石膏、白雲石、石英沙及金砂礦等少量礦產，西部庫爾蘭半島則儲有少量石油；其中，該國的泥炭儲量為波海三國之最。森林面積達 287.7 萬公頃，主要分佈於西部與東北部，以針葉林 (松樹、雲杉) 及落葉林 (白樺、白楊) 為主；其中 105.3 萬公頃為私有林，覆蓋率達 44.5%。此外，截至 2005 年 1 月 1 日，該國境內共有 1.4 萬個野生物種。³⁷此外，該國工業雖然發達，但能源自給率僅 50%，係以水力及火力發電，其餘則依賴進口。

(七) 產業概況

蘇聯時期，拉脫維亞的製造業以機械製造和金屬加工為主，主要產品為科學儀器、通訊產品與家電用品；獨立後，該國產業則轉向電子、木材加工及建

關係密切，但其受芬蘭語影響較大。參見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14-5。

³⁶ "Latv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³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拉脫維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36/1736x0/default.htm)；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8。

材業發展。³⁸（拉脫維亞工業部門結構可參見表 1-3）拉脫維亞 2001 至 2005 年工業產值平均成長率為 6.9%，呈現穩定增長，2006 年之第一季成長率同比增長 8.8%。加入歐盟後，拉脫維亞若干工業，如造紙出版、化學、建材與電器光學設備等產業的產能及出口受到一定程度的衝擊而呈現負成長，需要時間調適。2005 年，拉脫維亞工業產出口對象國家，依出口量排序為：原歐盟 15 國（48.8%）、獨立國協國家（13.6%）、愛沙尼亞（11.7%）、立陶宛（11.5%）、歐盟新成員國（3.9%）、其他（10.5%）。

表 1-3：拉脫維亞工業部門近年產值成長率暨出口份額比例

	2001-2005 平均成長率	2005 成長率	2005 年出口 份額比例	2006 年 1 至 3 月 同比增長
食品業	5.7	5.1	24.2	7.6
輕工業	1.7	8.7	78.9	11.2
木材加工業	7.6	2.7	67.5	9.0
造紙出版業	3.7	11.7	21.1	16.0
化學橡皮塑膠業	11.3	15.4	53.2	18.6
非金屬加工業	13.5	24.1	26.1	-9.0
金屬加工業	7.7	2.7	71.7	5.6
機械設備製造業	14	3.1	73.4	12.1
電器光學設備業	17.5	6.5	63.2	28.6
汽車製造業	-3.7	6.5	78.3	19.6
其他	9.4	4.2	62.5	10.6

單位：%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³⁹

截止 2006 年 11 月 30 日，拉脫維亞各工業部門的現況如下：

1. 木材加工業：

木材加工業係拉脫維亞最大的產業，其產值約佔工業部門的 20%。拉脫維亞自 1991 年獨立迄今，木材加工業的產出呈現 3 倍成長，除因受 2005 年 1 月風災的衝擊，致使該年第一季的增長降為 6.3% 外，自第三季起又攀升至 8—9%。加入歐盟後，木材加工業對原本的歐盟 15 國出口略減，但對愛沙尼亞、立陶宛與其他歐盟新成員國出口的快速增加，則又稍微彌補。

2. 食品業：

³⁸ 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148-9。

³⁹ 綜整自“Industr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51>)

食品業為該國第二大產業，產值約亦佔工業部門的 20%。食品業的產出近 75% 為內銷，其餘則主要銷往愛沙尼亞、立陶宛與俄羅斯。近年，拉脫維亞外銷至歐盟國家的食品數量呈 1.5 倍增長，主要為愛沙尼亞與立陶宛的需求增加所致。

3.輕工業：

輕工業的產值約佔工業部門的 8%，主要以紡織品及皮製品為主。因歐盟國家需求薄弱與市場競爭激烈之故，輕工業 2005 年的產量與出口皆未有成長，外銷對象主要仍以愛沙尼亞、立陶宛與獨立國協國家為主。

4.造紙出版業：

造紙出版業過去數年（2001-2004）的成長率僅有 1.8%，主要出口國為愛沙尼亞、立陶宛，對歐盟市場的拓展機會則不大。

5.化學工業：

化學工業在拉脫維亞有悠久的歷史與良好的基礎，其主要傳統市場為獨立國協國家、愛沙尼亞與立陶宛，但在已開發國家的競爭力則略顯薄弱；其產值在整體工業部門內約為 7%。

6.非金屬加工業：

非金屬加工業主要以建材業為主，過去數年的成長率並不穩定，2002 年—15.3%，2003 年—5.4%，2004 年—12.5%，2005 年—24.1%。國內需求為該部門成長的主要動力，2004、2005 年出口的成長則得利於價格的上揚；2006 年第一季則因氣候不利因素而產量下滑。

7.金屬加工業：

金屬加工業產值佔工業部門的 10%，近 80% 的產出外銷至歐盟國家，內銷份額近年因營造需求增加亦逐漸上升。該部門 2002 至 2003 年的平均成長率為 7.7%，2004 年的出口量下滑，直至 2005 年第二季才回升。2005 年年度成長率同比增長僅 2.7%。

8.機械設備製造業：

機械設備製造業為近年的新興產業，其近五年的產出成長達兩倍之多。2001 至 2003 年，機械設備製造業的年度成長率一度突破 10%，但 2005 年受加入歐盟影響的衝擊而一度萎縮至 3%，但 2006 年第一季的產量則又回升，同比增長 12%。此外，機械設備製造業亦為出口導向產業，其產品有 3/4 外銷，主要銷往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獨立國協國家。

9.電器光學設備業：

電器光學設備業近年亦發展迅速，尤其在 2002 至 2003 年間；2003 年的產量同比增長甚至達 62% 之多，但與機械設備製造業一樣受到加入歐盟的衝擊，而在 2005 年時一度僅剩 3%。電器光學設備業同為出口導向產業，有 2/3 的產品外銷，主要銷往愛沙尼亞與獨立國協國家，但國內市場近年的需求亦在逐步提升中。

10.汽車製造業：

汽車製造業是拉脫維亞唯一不計劃擴大產能的部門，現今的產量與 2000 年相較至少減少一半，僅在 2004 年時同比增長些許。拉脫維亞所生產的汽車多數外銷，且平均地銷往愛沙尼亞、立陶宛、歐盟國家及獨立國協國家，而國內市場的銷售量近年亦逐步增加。⁴⁰

11. 農業：

儘管該國農業部門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重不高，2003 年－2.3%，2004 年－2.7%，2005 年－2.6%；但自該國加入歐盟後，得利於歐盟的統一農業政策（Common Agriculture Policy），拉脫維亞農業部門發展迅速，不僅農民收益提高，而且產量提升、出口增加。另依據該國中央統計局（the Central Statistical Bureau）的統計，2005 年農業部門產值增長達 204.7 百萬拉特（Lats）⁴¹，同比增長 6.9%。

據 2006 年 1 月的調查統計，拉脫維亞國內農業用地共 2,458,341.5 公頃，佔全國總面積 38.5%。其中，72.9% 為耕作用地，16.7% 為牧場，9.2% 為草地，1.2% 為果園種植用途。⁴²

拉脫維亞農業未來的發展端視國內農業產能及歐盟對農產品質量標準而定，但加入歐盟對該國農業部門的發展絕對是正面的影響，除能促成生產的現代化及多樣化外，亦能提供該國農業在歐盟市場更公平的競爭機會。⁴³

12. 營建業：

2005 年拉脫維亞營建業產值成長同比增長 15.5%，此係得利於近年國內投資的大量增加，所帶動的基礎建設需求擴大之故。營建業的勃興對於國內金屬與非金屬加工業中建材部門的發展亦為利多，能起擴大內需的作用。未來在國內投資持續擴展及歐盟建材統一標準化計畫資金的投入，營建業後續的成長未來可期。⁴⁴

13. 服務業：

同樣緣於內需擴大之故，2005 年拉脫維亞服務業成長率同比增長高達 17.4%。此外，貿易仲介服務的部分雖僅佔 10% 左右，但該部分的比例亦逐年上升中。⁴⁵

14. 轉口運輸業：

⁴⁰ “Industr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51>);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⁴¹ 貨幣名稱：拉特（Lats）（1993 年 6 月 28 日發行）1 拉特＝100 拉分。匯率：1 美元＝0.5647 拉特（2005）；1 歐元＝0.702804 拉特（2005）。

⁴²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of Latvia* (Tallin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public of Latvia, 2006), pp. 1 & 18.

⁴³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⁴⁴ “Building,”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56>);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⁴⁵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轉口運輸部門產值約佔拉脫維亞國內生產毛額的 5%，近年的運輸量雖持續增加，但產值佔國民經濟的份額卻未對應有所增長，主因在於需求量的增加多為內需所致，佔 2/3；外部的轉運需求僅佔 1/3。整體而言，2005 年該部門的成長率同比增長 16.2%；⁴⁶基於拉脫維亞發達的鐵路運輸及三個作為終端管線系統的不凍港，該國未來在區域市場的運輸業務依然可期。

（八）交通運輸⁴⁷

1.鐵路：

總長 2,303 公里（寬軌部分為 2,270 公里，窄軌部分為 33 公里）；其中 257 公里為電氣化鐵路（2005 年）。2005 年貨運量 6,001 萬噸，同比增長 7.5%；客運量 2,594 萬人次，同比增長 9%。

2.公路：

總長 69,919 公里（2003 年。）2005 年公路貨運量 5,150 萬噸，客運量 2.14 億人次。

3.水運：

內河航線全長 300 公里（2005 年）。主要海港有文茨皮爾斯、里加和利耶帕亞。2005 年港口吞吐量為 6,004 萬噸，同比增長 4.4%。

4.空運：

截至 2006 年，境內共有 46 個機場；國際航線總長 8,400 公里，有里加、文茨皮爾斯、利耶帕亞三個國際機場。拉脫維亞有「波羅的海航空公司」（AIR BALTIC）、「拉特恰特航空公司」和「拉特帕斯」等三家航空公司。波羅的海航空公司創建於 1995 年，為該國唯一的國際航空公司，國家持股 52.6%。2005 年運送旅客 86.82 萬人次，同比增長 41%。2005 年，里加國際機場乘客運輸為 187 萬人次，同比增長 80%。起降班機 34,552 架次，運送貨物 15,896 噸。

5.管線運輸：

全國管線長度共達 1,594 公里（2006 年），其中原油輸送管道 82 公里，石油產品輸送管道 415 公里，天然氣輸送管線 1,097 公里。

⁴⁶ Ibid.

⁴⁷ 綜整自“Latvia: Transportation,”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Trans>)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拉脫維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36/1736x0/default.htm>)，數據部分以 CIA-The World Factbook 為主。

三、立陶宛共和國（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一）地理

立陶宛地處東歐平原西部，位於波羅的海東岸，北與拉脫維亞接壤，東與白俄羅斯毗連，西南與俄羅斯加里寧格勒州和波蘭相鄰，西瀕波羅的海。國界線總長 1,703 公里，其中陸地邊界長 1,613 公里，海岸線長 90 公里。與白俄羅斯接壤部分達 653.5 公里，與拉脫維亞部分為 588 公里，與波蘭部分為 103.7 公里，與俄羅斯之加里寧格勒部分則為 267.8 公里，領土總面積約 65,200 平方公里。



圖 2-4：立陶宛共和國

立陶宛地勢平坦，由西向東多為冰川夷平的低平原，以及南北走向的丘陵交替。其西部沿岸為低地，中部為遼闊的低平原，南部與東部則為低矮丘陵，以東南端部分地勢最高，海拔為 293.6 公尺。境內河流縱橫交錯、水流平緩、河道蜿蜒曲折、封凍期短且不穩定皆西流入波羅的海。最著名河流為尼亞穆納斯河（Nemunas River）（又名涅曼河（Neman River）），全長 937 公里，在該國境內長 475 公里。立陶宛是歐洲湖泊最多的國家之一，全國湖泊幾乎皆起於冰川，總數約三千五百餘個，總面積約達 880 平方公里，約佔全國面積 1.5%，面積超過 0.5 公頃者約 2,830 個；湖泊多分佈於東部及東南部，以德魯克夏依湖

(Druksiai Lake) 最大 (約 44.5 平方公里)。⁴⁸

(二) 氣候

立陶宛氣候介於海洋性氣候和大陸性氣候之間，波羅的海沿岸屬海洋性氣候，內地則為大陸性氣候。冬季較長，多雨雪，日照少，9 月中旬至第二年 3 月中旬溫度最低，1 月月均溫為 -4.8°C。夏季較短而涼爽，日照時間較長，最溫暖時為 6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7 月月均溫為 17.2°C。多數地區以 8 月份時降雨量最多，沿海地區則以 10 至 12 月最多。全年植物生長期為 169 至 202 天。年平均降水量 748 毫米。陸地平均風速 3 至 3.5 米/秒，濱海平均風速 5.5 至 6 米/秒。⁴⁹

(三) 建國簡史

立陶宛人與拉脫維亞人又稱波羅的人 (波羅的人一詞創於 19 世紀，因海得名)，立陶宛人居住於波羅的海岸東南部，散落於尼亞穆納斯河至西德維納河一帶。當地長期與外隔絕並自給自足的生活，直至西元 12 世紀日耳曼騎士團到來，此間的生活形態才開始轉變。(日耳曼騎士團於此間的發展經過，可參閱前述愛沙尼亞建國簡史部分)

日耳曼騎士團入侵期間，立陶宛為波海三國裡較為強大者。1231 年，在明多夫格 (Mindaugas) 的帶領下，其統合當地部落並建立立陶宛大公國 (the Grand Duchy of Lithuania)，且數度擊退日耳曼騎士團。在格迪米納斯 (Gediminas) 王朝期間 (1316-1430)，立陶宛為當時歐洲最強大的國家之一，其領土遍及薩莫吉提亞 (Samogitia)、佛爾希尼亞 (Vidhynia)、烏克蘭西北部、白俄羅斯至第聶伯河 (Dnieper River) 河畔。其後為抵禦日耳曼騎士團不斷地進犯，立陶宛大公亞蓋洛 (Jogaila) 於 1386 年同波蘭女王亞德維加 (Jadwiga) 聯姻，兩國合併後仍由亞蓋洛統治，次年立陶宛亦接受基督教信仰。但因長年對外戰爭，國內又動亂不止，致使立陶宛國力漸走下坡。1569 年，立陶宛與波蘭為抵抗逐漸強大的莫斯科公國，兩國因而簽署盧布林條約 (Treaty of Lublin)，合併為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 (the Polish-Lithuanian Commonwealth)，但立陶宛仍保有其法令規章、貨幣及獨立軍隊。18 世紀期間，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雖與瑞典聯合抗衡俄國，但仍節節敗退。瑞典除於大北方戰爭後一蹶不振，立陶宛亦於

⁴⁸ 數據部分在此以 CIA-The World Factbook 為準，並再參酌其他資料。參見“Lithuania: Geography,”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Geo>)；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2、4-5；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立陶宛地理位置及特徵」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dili/200704/20070404611530.html>)。

⁴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立陶宛氣候特點」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qihou/200704/20070404611492.html>)；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6。

列強三次瓜分波蘭的行動中，逐步遭到瓜分。俄國在 1793、1795 年的第二、三次瓜分裡，獲得立陶宛的大部份領土；其後，俄國又於 1815 年的維也納協定獲取華沙大公國的大部分土地，其中亦包括立陶宛的一部份。至此，立陶宛幾全納入帝俄治下。俄國並將立陶宛劃為數部，同時積極地推動俄化政策。⁵⁰

期間，立陶宛的民族運動曾遭鎮壓而一度銷聲匿跡。但俄國於 1861 年推動的農奴解放卻又帶來始料未及的變化。1863 年，立陶宛發動前所未見的大規模起義運動，但換來的卻是俄國當局無情的鎮壓以及變本加厲的俄化政策，不但禁止立陶宛文書籍出版，又限制天主教的活動。然而，語言及宗教上的嚴厲限制卻帶來反效果，除刺激教會及少數知識份子們努力地延續民族認同外，自治及獨立的意識亦廣為流傳，只待時機的到來。

立陶宛在一次大戰期間的遭遇亦與鄰國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類似，蘇維埃政權與民族主義政權在紅軍與德軍各別的扶持下，均曾一度取得優勢，但蘇維埃政權最終仍被迫退出。1920 年 4 月，立陶宛國會批准新憲並成立民主政體；此時國會擁有廣泛權力並得選舉總統。1920 至 1926 年間，基督民主黨 (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CDP) 掌控國會多數勢力。1926 年 12 月，若干不滿時政的軍人、基督民主黨及民族黨 (Nationalist Party) 成員發動政變，民族黨主席暨前國會議長斯美托納 (Antanas Smetona) 取得政權，並出任總統一職直至 1940 年蘇聯佔領為止。

依據 1939 年 9 月 28 日的德蘇密約，立陶宛被劃為蘇聯勢力的範圍⁵¹；同年 10 月，立陶宛被迫與蘇聯簽署友好互助條約，蘇聯據此得以在立陶宛境內設置軍事基地。翌年 6 月，紅軍大舉進駐立陶宛，立陶宛並於同年 8 月成為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1941 年蘇德戰爭爆發後，紅軍與德軍於立陶宛數度進出，立陶宛人民並一度被迫加入德軍對抗蘇聯。德國戰敗後，蘇聯恢復在立陶宛的共黨統治，當地人民亦起而組織遊擊隊進行反抗，但當局則以大規模鎮壓逮捕與農業集體化回應。此一情況直至 1953 年史達林去世後方有轉變。此後，立陶宛國內發展漸上軌道，農業產出大幅增長並超越多數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工業化亦於 1970 年代取得突破性進展，生活水準逐步回升。然而，伴隨俄化政策及俄羅斯人大量遷入而暗地滋長的民族矛盾情結卻在無形間日漸壯大，並隨著戈巴契夫「公開性」及「民主化」(Демократия) 政策的實施而引燃。

1990 年 3 月立陶宛最高蘇維埃通過恢復立陶宛主權宣言，並為第一個宣布獨立的蘇聯加盟共和國，同時又更改國名為立陶宛共和國；蘇聯亦於同年 9 月 6 日承認其獨立。

(四) 人口狀況與宗教信仰

⁵⁰ 綜整自 Robert Bideleux,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8), p. 122; Paul Magocsi, *History of the Ukraine*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1996), p.128; Daniel Stone,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p. 63; 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26-9。

⁵¹ 蘇聯當時為延緩德軍的進逼，故於 1939 年 8 月 23 日與德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該約可視為蘇聯與德國劃分波羅的海勢力範圍的協定，在當地紛亂之際，立陶宛屬德國勢力範圍，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則屬蘇聯。1939 年 9 月 28 日，德蘇秘約又做修訂，確定立陶宛為蘇聯勢力範圍。

截至 2007 年 7 月，立陶宛總人口數約 3,575,439 人，全國人口結構中，0 至 14 歲佔 14.9%，15 至 64 歲佔 69.3%，65 歲以上佔 15.8%。2006 年之出生率為千分之 8.87，死亡率為千分之 11.05，人口成長率為 -0.289%。

表 1-5：立陶宛人口族群比例

族名	比例
立陶宛人 (Lithuanian)	83.4%
波蘭人 (Polish)	6.7%
俄羅斯人 (Russian)	6.3%
其他	3.6%

備註：2001 年普查結果

資料來源：CIA-The World Factbook⁵²

立陶宛人係立陶宛的主體民族，境內民族以立陶宛人 (Lithuanian) 居多，波蘭人及俄羅斯人次之，其餘合計約 3.6%。(參見表 1-5)

官方語言為立陶宛語 (Lithuanian)⁵³，與拉脫維亞語同屬印歐語系之波羅的語支；俄語亦於境內通用。依據 2001 年的普查，持立陶宛語者約佔全國 82%，俄語 8%，波蘭語 5.6%，其他則為 4.4%。

立陶宛人以信奉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 為主，約佔全國人口總數 79%，信奉東正教者約 4.1%，新教者為 1.9%，其他及非特定教派者佔 5.5%，無信仰者佔 9.5%。⁵⁴

(五) 行政區畫

立陶宛劃分為 10 個縣 (county)，44 個區 (district)，92 個市及 22 個鎮。主要城市有維爾紐斯 (Vilnius)、考納斯 (Kaunas)、克萊佩達 (Klaipėda)、希奧利艾 (Siauliai) 等。首都為維爾紐斯。

10 個縣分別為：阿利圖斯 (Alytus)、考納斯 (Kaunas)、克萊佩達 (Klaipėda)、馬里昂伯列 (Marijampole)、帕聶韋日斯 (Panevezys)、希奧利艾、陶拉格

⁵² "Lithua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⁵³ 立陶宛語和拉脫維亞語關係極近。16 世紀起已有立陶宛文學語言，最早的文獻則為 1525 年的「主禱文」、一部教義及「萬福瑪麗亞」的譯文。19 世紀時，立陶宛境內出現三種文字語言並用的現象：波羅的海沿岸低地立陶宛方言、東部高地立陶宛詩歌方言，以及主要通行於與普魯士接壤處之西部高地立陶宛方言。現代立陶宛文字則於西部高地立陶宛方言基礎上成形，共有 32 個拉丁字母。參見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13。

⁵⁴ "Lithua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Taurage)、特爾希艾 (Telsiai)、烏田納 (Utena) 及維爾紐斯。

(六) 自然資源

立陶宛森林及水資源相當豐富。該國森林面積達 203.8 萬公頃，覆蓋率 32%，人均森林面積 0.61 公頃（截止 2005 年 1 月）；境內河流有 722 條。此外，立陶宛另有硫酸鹽、石膏、少量鐵礦及磷灰石，西部沿海地區則有少量石油。⁵⁵

(七) 產業概況

1. 工業：

蘇聯時期，立陶宛以機械製造業、輕工業與食品加工業為經濟發展重點，主要部門有機械、造船、電子儀表、電機、無線電器材、化工、水泥及魚類加工；獨立後，該國產業發展重點則轉向木材加工、化工紡織及食品加工業。⁵⁶

據立陶宛統計局 (Statistics Lithuania) 的統計，該國 2002 至 2006 年工業產值呈現穩定增長，歷年產值為：2002—26,334 百萬立特 (litas, LTL)⁵⁷、2003—30,322 百萬立特、2004—35,468 百萬立特、2005—41,814 百萬立特、2006—47,411 百萬立特，其中 2006 年部分同比增長 7.3%，而當年產值共有 57.8% 外銷。⁵⁸

⁵⁵ 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8；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立陶宛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41/1741x0/default.htm>)。

⁵⁶ 李興漢，《波羅的海三國》，頁 148-9。

⁵⁷ 立陶宛貨幣名=立特，1 美元=2.7498 立特。

⁵⁸ N. Bratčikovienė, A.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4.

表 1-6：立陶宛工業各部門產值暨成長率（2006）

	百萬立特	佔部門比例（%）	同比增長（%）
工業	47,411.0	100.0	7.3
石油採礦業	564.6	1.2	-1.1
泥炭開採	93.1	0.2	4.5
原油提煉	235.2	0.5	-18.3
採礦	236.3	0.5	14.1
製造業	40,724.2	58.9	8.7
食品飲料	7,148.9	15.1	11.6
紡織	1,286.2	2.7	10.5
成衣服飾印染	1,702.0	3.6	1.6
皮革	87.8	0.2	7.4
木材加工	2,264.9	4.8	6.5
紙漿、紙及紙製品	397.7	0.8	14.8
出版、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複製業	1,039.6	2.2	9.2
化學品、化學製品	2,706.9	5.7	33.9
橡膠及塑膠製品	1,814.3	3.8	18.0
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	1,652.2	6.5	33.4
基礎金屬	62.8	0.1	-14.9
金屬加工製品(機械設備除外)	1,529.5	3.2	28.0
機械設備	1,000.8	2.1	7.9
辦公用品、電腦	40.2	0.1	39.1
電子儀器設備	895.9	1.9	-8.2
收音機、電視及通訊設備	838.9	1.8	-10.5
醫學、精密光學儀器	329.9	0.7	20.1
汽車、拖車及半拖車製造	321.5	0.7	20.1
其他運輸設備	321.5	0.7	98.4
傢俱及未分類製造	2,022.9	4.3	27.0
金屬廢棄物回收	374.7	0.8	-8.3
水、電、氣供應	6,122.2	12.9	0.0
電力生產暨供應	3,496.6	7.4	-1.1
天然氣生產暨供應	1,017.7	2.1	-1.9
蒸汽、熱水供應	1,431.2	3.0	4.3
水收集處理暨供應	176.6	0.4	0.6

* 排除增值稅暨貨物稅

資料來源：N. Bratčikoviënė, A.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7.

立陶宛工業部門主要分為石油採礦、加工製造與水、電、氣供應三大類，2006 年產值分別為 564.6 百萬立特、40724.2 百萬立特及 6122.2 百萬立特，在工業總產值所占比例分別為 1.2%、85.9%和 12.9%；其中，石油採礦、加工製造同比增長為 -1.1%與 8.7%。在加工製造業中，以汽車、拖車及半拖車製造業（manufacture of vehicles, trailers and semi-trailers）增長幅度最大，同比增長達 98.4%；其次為辦公用品、電腦（manufacture of office equipment and computers）-39.1%；化學品、化學製品業（manufacture of chemicals and chemical materials）-33.9%；其他非金屬礦物製品業（manufacture of other non-metallic mineral products）-33.4%；傢俱業（manufacture of furniture）-27%⁵⁹（參見表 1-6）

2. 農業：

立陶宛農業用地約佔全國總面積 1.02%，可耕地佔 85%、草地及自然放牧佔 13.2%、果園及莓果種植佔 1.3%。全國約有三分之一的人口從事農業。該國農產品比例為：穀類-16%、馬鈴薯-8%、蔬菜-6%、經濟作物-5%、牲畜家禽繁殖-23%、牛奶-29%、其他農作物-13%（2006 年）。⁶⁰

表 1-7：立陶宛農業產值暨成長率（2001-2006）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總產值	5,042.3	5,142.9	4,618.8	4,947.4	6,060.9	6,599.3
同比增長	-5.8%	8.1%	8.3%	-0.1%	1.1%	-8.3%

單位：百萬立特；2005 及 2006 年數據仍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摘自”Economic accounts for agriculture,” in *Agriculture in Lithuania in figures 2006* (Vilnius: Statistics Lithuania, 2007), p. 5.

2006 年立陶宛農業產值為 6,599.3 百萬立特，因當年氣候不佳，故同比下滑 8.3%；其中，牲畜產量下降 0.9%，穀類產量下降 18.4%；當年農產品價格為此上漲 19.1%。⁶¹據該國農業部統計，2004 年政府對農業的投資為 9.404 億立特，歐盟對立陶宛農業投資 4.777 億立特，全年農產品和食品出口額 29.3 億立特，增長 24.3%，其中對歐盟出口總額 20.9 億立特，同比增長 50.2%。⁶²

⁵⁹ Bratčikovië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7-8.

⁶⁰ *Agriculture in Lithuania in figures 2006* (Vilnius: Statistics Lithuania, 2007), pp. 5 & 6-7.

⁶¹ Bratčikovië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 9.

⁶²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立陶宛國家概況(<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41/1741x0/default.htm>)

表 1-8：立陶宛主要農業品人均產量（2001-2006）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穀類	689	750	776	849	841	558
馬鈴薯	303	441	418	297	262	135
蔬菜	92	84	159	110	108	66
水果及莓果	49	27	33	14	35	36
甜菜	253	303	283	263	234	211
亞麻	1.1	1.8	2.9	1.7	1	0.4
肉類	43	50	57	64	70	73
豬肉	21	27	30	33	35	36
牛奶	497	510	520	538	545	557
蛋	213	230	235	251	253	274

單位：公斤（蛋的單位為個）

資料來源：“Production of ma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per capita,” in *Agriculture in Lithuania in figures 2006*, p. 5.

3.服務業：

服務業亦為立陶宛經濟的重要組成部份，從業人口占就業總人口半數以上。2006年服務業產值達13,749.8百萬立特，同比增長24.9%。其中，個人及家庭用品維修業—45.7百萬立特，佔0.3%，同比增長30.6%；對個人及家庭用品出租機械設備（不含操作）—510.2百萬立特，佔3.7%，同比增長2.2倍；電腦及相關活動—963.3百萬立特，佔7%，增長25.3%；其他商業活動—3755.4百萬立特，佔27.3%，同比增長12.2%；教育—533.2百萬立特，佔3.9%，增長23.1%；醫療照護與社會工作—2684.3百萬立特，佔19.5%，增長22.3%；污水廢棄物處理、其他衛生處理及類似活動—624.4百萬立特，佔4.5%，增長16.1%；娛樂、文化與體育—1393.8百萬立特，佔10.1%，增長22.6%；其他服務活動—210.5百萬立特，佔1.5%，同比增長8.7%。⁶³

4.旅遊業：

立陶宛旅遊業近年蓬勃發展，據世界旅遊組織（World Tourism Organization, WTO）統計，該國觀光客人數同1995年相較，成長幅度高達208%，2005年則同比增長9.5%。觀光客人數的增加為旅遊業帶來蓬勃的商機，2005年度由觀光客帶來的收益即同比增長12%，平均每位觀光客為立陶宛帶來的收益即達345歐元。為把握商機，立陶宛當局近年亦積極推動相關方案，如「2003至2006年第三度國家觀光發展計畫」（The Third N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Program for the Period 2003-2006）即已執行完畢，而有關汽車旅遊及親水旅遊路線亦正

⁶³ Bratčikovie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 8.

規劃中。另隨著「維爾紐斯－歐洲文化之都」計畫的推行，及歐洲籃球錦標賽將於 2011 年於維爾紐斯的舉辦，立陶宛旅遊業未來數年的前景相信將是可期。⁶⁴

表 1-9：立陶宛旅遊業各主要指標（2002-2006）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國際旅遊業收入	1,870	1,944	2,164	2,562	2,844
國際旅客乘運收入	186	188	162	151	105
國際旅遊支出	1,245	1,433	1,771	2,067	2,493
國際旅客乘運支出	25	15	19	35	60

單位：百萬立特

資料來源：摘自 A. Lukoševičius, G. Miškinis, “Tourism Area Indicator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ies,”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73.

（八）交通運輸⁶⁵

立陶宛交通運輸體系完備，鐵路網與歐洲及前蘇聯各共和國連成一體，該國現階段正籌建與歐洲連結的波羅的海鐵路和公路。國內運輸以公路、鐵路為主，克萊佩達港則為其唯一海港，與世界 200 多個港口通航。

表 1-12：立陶宛貨物運輸業產值（2002-2006）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總產值	116.6	132.2	129	136.9	133.5
同比增長		13.37%	-2.42%	6.12%	-2.48%

單位：百萬立特

資料來源：整理自 Bratčikovienė, Kazlauskas,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p. 4.

1. 鐵路：

總長 1,771 公里（寬軌部分為 1,749 公里，窄軌部分為 22 公里）；其中 122 公里為電氣化鐵路（2005 年）。2007 年 1 至 5 月，立陶宛鐵路貨運量為 2,160

⁶⁴ A. Lukoševičius, G. Miškinis, “Tourism Area Indicator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ies,”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70-2.

⁶⁵ 綜整自“Lithuania: Transportation,”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Trans>)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立陶宛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41/1741x0/default.htm>)，數據部分以 CIA-The World Factbook 為主。

萬噸，同比增長 2.9%。其中，國際鐵路貨運量為 1,730 萬噸，同比增長 10.3%；國內鐵路貨運量為 430 萬噸，同比減少 19.8%。⁶⁶

2.公路：

2005 年公路總長 79,497 公里，其中高速路為 417 公里。2004 年公路運輸乘運量 1.99247 億人次，同比增長 2.5%。公路客運量總計 18.199 億人/公里。貨運量 5,145.61 萬噸，同比下降 1.4%。公路貨運總計 122.782 億噸/公里。

3.水運：

內河水運線路總長 425 公里，2004 年水運總量 62.1 萬噸，同比下降 3.8%。客運量 195.95 萬人，下降 1.7%。

4.海運：

2004 年海運總量 2,749.15 萬噸，同比下降 13.8%，裝貨量 2,236.30 萬噸，下降 17.0%，卸貨量 512.85 萬噸，同比增長 3.6%。

5.空運：

2004 年航空載運量 58.92 萬人，同比增長 48.1%。總里程合計 8.960 億人/公里，增長 64.4%。貨運量 6,557.1 噸，同比增長 76.2%，總運量合計 655.71 萬噸/公里。機場進出港人數 110.11 萬，增長 38.9%。起降次數 34,542 次，增長 22.8%。國際機場有：維爾紐斯機場、考納斯機場與百浪港（Butinge）機場。

6.管線運輸：

管線通道共達 2045 公里（2006 年），其中原油輸送管線 228 公里，石油製品輸送管線 121 公里，天然氣輸送管線 1,696 公里。2004 年總運量 2,662.57 萬噸，其中輸入 701.38 萬噸，中轉 1,961.19 萬噸。

⁶⁶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經貿新聞－「1-5 月份立陶宛鐵路貨運量增加 2.9%」（<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706/20070604838109.html>）。

第二章、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發展

戈巴契夫的「公開性」與「民主化」¹雖讓暮氣沉沉的政局為之一新，卻也讓蟄伏已久的民族主義浪潮再起。戈巴契夫倡言「公開性」的初衷，在於暴露問題及揭露過往隱瞞的事實，以尋求知識份子對其改革的支持；「公開性」暴露史達林時期若干令人髮指的罪行，故在一定程度上亦可視為赫魯雪夫（Никита С. Хрущёв）時期的「去史達林化」（de-Stalinization）。然而，「公開性」也逐步削弱蘇聯體制及意識形態的合法性，如 1939 年 8 月「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即遭到波海三國斥責，並否定該約為蘇聯兼併三國的法理基礎。

在戈巴契夫的主政下，遭壓抑許久的各民族紛紛要求獨立自主，蘇聯裡最西化的波海三國則領導此一風潮。1988 年 7 月，群眾聚集於維爾紐斯足球場，慶祝立陶宛民族的重生，民眾揮舞以前的國旗並高唱遭禁已久的立陶宛國歌；立陶宛亦獲蘇共中央允許而重新擁有國家經濟的自主權。²隨著共黨箝制的鬆動，各加盟共和國的獨立聲浪更是一發不可收拾。1989 年起，若干加盟共和國共黨組織即相繼提出脫離或獨立於蘇共的要求，該年 7 月立陶宛共黨即宣布獨立於蘇共，隨後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共黨亦繼之跟進。之後，立陶宛更於 1990 年 3 月宣布獨立，但更致命的則是俄羅斯於同年 6 月通過的主權宣言，引起「上行下效」的連鎖反應。俄羅斯聯邦境內各共和國、自治省，乃至於自治區紛紛仿效，宣布蘇聯憲法於其境內無效。各加盟共和國的連番訴求無異宣示蘇聯的權力係由各共和國所授予，收回與否取決於各國，而不在蘇聯，此對蘇聯造成極為沉重的打擊。³至此，蘇聯的崩解已迫在眉睫。

「八月政變」的發生則加速其餘蘇聯加盟共和國的獨立步伐，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趁隙宣布獨立，蘇聯當局則於 1991 年 9 月 6 日承認波海三國的獨立。同年 12 月 5 日，烏克蘭的獨立更徹底擊潰戈巴契夫挽救蘇聯的意圖；是月 8 日，俄羅斯、烏克蘭與白俄羅斯三國領導人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簽署「關於創立獨立國家國協協定」，並聲明作為國際法主體與地緣政治現實的蘇聯已終止其存在。僅由上述三個共和國宣告蘇聯的解散，在法理上雖然不通，但稍後由其他八個共和國參與簽署宣布終止蘇聯存在的「阿拉木圖宣言」（Алма

¹ 戈巴契夫的「公開性」包括意見的公開討論、訊息的自由流通以及黨政決策的透明化；「公開性」在戈氏另一「民主化」戰略一動員群眾，爭取群眾以推行「重建」的計畫裡亦有關鍵的地位。參見 Михаил С. Горбачёв,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7), с. 11& 72. 戈氏推動「公開性」的目的在於穩固本身權力，除用以推銷「重建」計畫外，亦利用媒體的公開討論抨擊政敵；此外，「公開性」尚能作為戈氏偵測社會變動脈動的工具。

²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p. 822.

³ 尹慶耀，《獨立國協研究》，（臺北：幼獅文化，民 84 年），頁 167。大俄羅斯民族主義者認為，過去數十年來俄羅斯形同「一頭大奶牛」，其他的少數民族靠吮吸俄羅斯的奶汁肥了自己，但俄羅斯人卻深受其害。為此，他們認為俄羅斯應該甩掉其他共和國、特別是經濟較為落後者。

Аги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⁴則又彌補前者法理的不足。

介於俄羅斯與西歐之間的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獨立後的走向為何，與該區未來的地緣政治變化有著深遠的連動關係。為此，本章擬就此三國政治發展背景，及其獨立後政治體制之建立、運作及發展逐一探討。

一、政治發展背景

(一) 蘇聯政治體制的遺緒

「共黨專政」及「民主集中制」為共黨國家政治體制的最大特色，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過往為蘇聯之加盟國暨附庸國，三國的政治體制自與蘇聯同出一轍。在「共黨專政」及「民主集中制」原則的指導下，蘇聯憲法中所規定的聯邦制自是有名無實；「以黨領政」不僅讓共黨得以規避社會監督，聯盟中央所施行的幹部委任制，更讓各加盟共和國的領導核心與民意的隔閡日益擴大。直至蘇聯統治末期，各共和國幹部在地民族化政策實施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各級領導幹部才逐漸由各國主體民族擔任。

蘇聯時期的政體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獨立後政治發展的基礎，且對其日後的政治發展有著一定程度的影響；瞭解過往的歷史遺緒，將有助於我們釐清三國往後的政治發展。

以下，將就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蘇聯時期的政治體制基本特徵作一介紹。

1. 共黨專政

「共黨專政」原則首見於 1936 年的蘇聯憲法，並於 1977 年版憲法再度重申：共產黨係「蘇維埃社會主義政治體制的領導力量和指導力量，為國家機關和社會組織的核心」⁵，此即共黨國家中著名的憲法「第六條」—各國憲法本文皆有此一規定，並同樣載明於第六條中。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過去的憲法皆以蘇聯憲法為綱，故其本文亦有相同的規定；同時另又載明：共產黨決定該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發展的總方針，制定國家對內及對外政策；而國家政權屬於人民，人民通過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Совет）⁶行使國家權力，而其他社會組織亦須接受共黨的

⁴ “Алма Аги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Диплома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No.1 (1992): 7.此八國分別為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吉爾吉斯斯坦（Kyrgyz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土庫曼斯坦（Turkmenistan）、烏茲別克斯坦（Uzbekistan）、亞美尼亞（Armenia）、阿塞拜疆（Azerbaijan）與摩爾多瓦（Moldova）。

⁵ 蘇聯於 1924 年首次公佈《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憲法（根本法）》，各加盟共和國皆以該法為範本，制定自己的憲法。參見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1963), с. 235-73.

⁶ 蘇維埃（Совет）在俄語之意為「國家政權的代表機關」，該詞首見於 1905 年，其時稱為「工

領導。

2.民主集中制

依據蘇聯共產黨黨章第十九條的規定，「民主集中制」包括下列原則：⁷

- (1) 所有黨的領導機關，由下而上皆由選舉產生；
- (2) 黨機關定期向其組織和上級機關報告；
- (3) 嚴守黨紀，少數服從多數；
- (4) 下級機關無條件地服從上級機關的決議；
- (5) 所有黨組織和領導機關的工作，採集體原則；每一共產黨員在履行本身責任和黨所交付的工作時，採個人負責制。

所以，「民主集中制」實為高度中央集權制，在個人服從組織，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地方服從中央的原則下，政權一切歸於蘇維埃，故民主集中制亦即「蘇維埃制」。蘇維埃不僅係國家立法機關，亦為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其地位甚至高於司法審判機關。據此，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共黨領導人必須絕對服從蘇共中央的領導，堅決執行中央的決議，絕對服從中央的指揮，按中央統一指令性計畫行事。

是以，蘇聯的聯邦制其實形同虛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僅徒具「形式主權」。三國共黨中央領導機關皆由蘇共中央直接組建，其黨中央領導亦由中央直接委派。因此，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在政經上並無自主權，幾與過去帝俄時期「省」建制的行政區畫無異。三國獨立前的政治體制雖由憲法明文規定，但決定三國政治機制運行者卻為蘇共中央。⁸

人蘇維埃」；後於 1917 年再度出現，為「工農兵代表蘇維埃」。

⁷ *Коммунист*, No. 4, Mar., c. 158.

⁸ 共黨國家政治體制的基本架構為共黨領導核心制，蘇維埃係國家立法與權力機關，而國家法院系統由共和國最高法院、各州、市和區法院組成。人民通過蘇維埃行使國家權力，各級政權機關接受人民監督，並向人民報告工作。人民代表蘇維埃自成系統，由村鎮、區、市、州人民代表蘇維埃與共和國最高蘇維埃組成。最高蘇維埃每屆任期 5 年，州、市、區和村鎮蘇維埃每屆任期 2 年半。各級人民代表蘇維埃的代表均為兼職，由選舉產生。人民代表蘇維埃直接或經其所設立的機構負責領導國家和社會管理工作，領導社會經濟和文化教育等部門的工作。「共和國最高人民代表蘇維埃」為國家政權的最高機關，擁有共和國所管轄一切重要問題之決定權，包括通過、修改和補充憲法，批准社會經濟發展計畫、預算和執行報告，設立對其報告工作的國家管理機構，頒布各項法律和法令，及決定舉行全民討論和進行全民公投等問題。「共和國部長會議」即為共和國政府，是國家政權的最高執行和發布命令的機關，由共和國最高人民代表蘇維埃任命組成。部長會議由主席、若干副主席、各部部長、國家委員會主席和其他共和國主管部門領導人組成。共和國憲法規定，部長會議對共和國最高蘇維埃負責並報告工作。部長會議設置常設機構—部長會議主席團，由部長會議主席、副主席和若干政府主要成員組成，主要職責為從事國家管理工作，亦即領導國民經濟和社會文化建設工作，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準，發展科學技術、文化教育、衛生保健事業，保障國家安全和國防建設，領導共和國外交工作等。各州、市、區、村鎮「人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即為各級地方政府。各級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由主席、副主席、委員和秘書組成。地方蘇維埃執行委員會負責本地區的社會經濟建設、文化教育、居民生活保障、衛生保健等工作，對本地區人民代表蘇維埃負責並報告工作，接受上級蘇維埃執行委員會領導和監督。國家法院系統則由共和國最高法院、各州、市和區法院組成。各級法院正副院長、審判員和陪審員經選舉產生，共和國最高法院、

3. 領導幹部在地化

蘇共向來重視少數民族幹部的攏絡與運用，20 世紀 60 至 80 年代中期，蘇共一方面從中央至各加盟共和國開辦了數百所幹部進修學院與上千個幹部培訓班，並加強與完善各高等學校的幹部培訓和進修制度，以便全面提高在地民族幹部的素質。另一方面，蘇共不僅在黨中央、蘇聯最高蘇維埃與部長會議等中央領導機關內，持續保持一定比例的少數民族幹部，並於各加盟共和國、自治共和國、民族自治州和自治區實行官僚體系在地化政策。蘇共此舉目的雖在於攏絡與運用各共和國的領導幹部，從而維護蘇聯此一多民族國家的統一與完整，並視情況而罷黜或任免各共和國當地的領導，但長此以往亦於無形中促成各國民族意識的迅速增長，使各國獨立自主傾向日益滋長，為日後的民族分離運動乃至於各國的獨立埋下伏筆。

(二) 民族分離主義的遺緒

儘管蘇共重視對各加盟共和國在地民族幹部的攏絡，但在實際運作上仍奉行大俄羅斯主義，凸顯俄羅斯人在各層面的作用。如在各加盟共和國裡的機關與企業中的重要領導幹部仍由俄人擔任，並遷移俄人至當地進行政治監督，此一現象又尤以波海三國為最。

1. 愛沙尼亞

據 1934 年的普查顯示，愛沙尼亞當地的俄羅斯人僅有 8.2%，而愛沙尼亞人則有 88%；⁹但至 1989 年愛沙尼亞境內的俄人已成長至 30.3%，愛沙尼亞人則降至 61.5%。¹⁰顯見蘇聯近半世紀於該國推行的俄化政策有相當的成效，但此亦招致愛沙尼亞獨立後在公民及語言法上對俄羅斯人的刻意排擠。

然而，愛沙尼亞的民族主義反動在蘇聯解體前即已開始蘊釀。1987 年反磷礦開採計畫的群眾抗爭事件後，愛沙尼亞國內開始出現要求經濟自主，以及對共黨領導批判的聲音。對蘇聯統治合法性的進一步削弱則是對歷史記憶喚醒的訴求。由訴諸恢復本國歷史與文化傳統的「愛沙尼亞傳統社會」（Estonian Heritage Society, EHS）民間組織，其所發起之對 1939 年德蘇密約的批判運動更引發一連串的后續效應。呼應戈巴契夫「重建」政治運動之「愛沙尼亞人民陣線」（Estonian Popular Front, EPF）首先於 1988 年 4 月 13 日成立，此後其他加盟共和國亦紛紛起而效尤成立類似的團體。愛沙尼亞共產黨第一書記瓦伊諾

州法院包括共和國首都法院正副院長、審判員和陪審員任期均為 5 年，市和區法院正副院長任期亦為 5 年，而市和區法院的審判員和陪審員任期則為 2 年半。

⁹ *The World Today* (June 1992): 109.

¹⁰ Adama Gwiazda, "National minorities in Po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1 (1994): 71-80.

(Karl Vaino) 亦於 1988 年 6 月為瓦傑斯 (Vaino Väljas) 所取代，此乃首次由愛沙尼亞人擔任本國的領導人，故意義相當重大。

「愛沙尼亞人民陣線」又於國內各地組織群眾，並於 1988 年 9 月「愛沙尼亞歌唱音樂節」(Estonian Song Festival) 此一全國近三分之一人口集結的活動場合表達其政治訴求。其間，「愛沙尼亞傳統社會」領導人之一維利斯特 (Trivimi Velliste) 更公開要求恢復國家獨立，但此舉並未獲得當時循體制內改革與共黨合作之「愛沙尼亞人民陣線」的背書。但「愛沙尼亞人民陣線」卻開始利用「重建」所提供的契機，逐步動員群眾並民主化國內體制。

此外，迫於「愛沙尼亞人民陣線」的壓力，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亦不得不於同年 11 月頒布主權宣言，並迅速為其他加盟共和國所效仿。1989 年 8 月 23 日，「愛沙尼亞人民陣線」更串連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兩國民族主義團體，由三國民眾排列由塔林至維爾紐斯長達六百公里的人鏈以抗議德蘇密約簽訂 50 周年紀念。¹¹

2. 拉脫維亞

在拉脫維亞同樣有本土民族比例下降的問題。據統計，在 1935 年拉脫維亞人約佔全國人口 75.5%，俄羅斯人為 12%；1959 年拉脫維亞人與俄羅斯人的比例則變為 62%：26.6%；1979 年時又變為 53.7%：32.8%；¹²至 1989 年兩者的比例則變為 52%：34%。¹³拉脫維亞人比例下降與俄羅斯人的增加，除戰爭對人口損耗影響及當地工業化後對技術人口的需求外，亦與該國首都里加為蘇聯波羅的海軍區總部不無關聯。

蘇聯時期，拉脫維亞共黨領導階層多由在俄羅斯出生且受俄國教育之拉脫維亞裔出任。赫魯雪夫在位期間，拉脫維亞的政局一度隨大環境氛圍的「解凍」¹⁴ (thaw) 而相對緩和，彼時部長會議主席博克拉夫斯 (Eduards Berkļavs) 曾試圖扭轉蘇聯加諸於拉脫維亞的俄化政策，但未幾即遭撤換。此後，直至戈巴契夫倡議改革後，拉脫維亞人才有機會公開表達對時政的不滿。

1987 年 6 月，拉脫維亞對 1941 年間大規模流放的紀念運動引發境內首次對蘇聯統治的抗議。1988 年 6 月，拉脫維亞文化團體開始提出將拉脫維亞語訂為官方語言的訴求，並譴責 1939 年 8 月 23 日的德蘇密約；同年 9 月，拉脫維亞語被訂為國語，前拉脫維亞國旗與國歌亦不再為非法，之後並於 1990 年 2

¹¹ “The Restoration of Estonian Independence,” in ESTONICA (http://www.einst.ee/factsheet/s/factsheets_uus_kuju/the_restoration_of_estonian_independence.htm).

¹² *The Baltic Times*, 28 Aug. – 3 Sept., 1997, p. 5.

¹³ Gwiazda, “National minorities in Po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p. 77.

¹⁴ 在史達林的高壓統治下，若干的期盼在人民之間普遍存在，他們希望生活水準得以改善，希望生活能免於監控與誣告的恐懼，並且期望能有更多的自由。而這些期待具體地反映於愛倫堡 (Ilya Ehrenburg) 在史達林死後所撰寫的一部小說 (*The Thaw*)，其主旨雖在於闡述工業發展所引發若干價值之間的衝突，但其書名卻成為當時政治發展的一個象徵，眾人似乎都相信新的改變即將到來，春天即將來臨。參見 Jerry F. Hough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04.

月為官方所用。之後，由反對派與共黨激進派所組成的「拉脫維亞人民陣線」（Latvian Popular Front, LPF）亦於1988年10月成立，並於1989年3至4月間的首次國會選舉中大勝，拉脫維亞共黨領導高層亦為戈巴契夫改革派盟友所取代；後續累積的能量則於1989年8月德蘇密約50周年紀念的抗議活動爆發。

3. 立陶宛

立陶宛人與俄羅斯人的比例雖未及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般如此的懸殊，但經過蘇聯近半世紀的統治後，立陶宛人與俄羅斯人的比例仍有消長。1923年，立陶宛人與俄羅斯人佔立陶宛全國人口的比例為84%：2.5%，¹⁵而到1989年則變為79.6%：9.4%。¹⁶

立陶宛人仍佔多數的主因在於該國人口的高出生率及工業化緩慢，故僅有少量俄羅斯人遷入所致。因此，立陶宛人在領導階層仍佔有一定的比例。

成立於1988年的「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the Lithuanian Movement for Reconstruction, Sajūdis）則標誌著該國民族意識的再起。該組織起初的目標為與政府當局合作促進改革，並要求國家在政治、經濟與文化各方面更大的自主。但「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與「立陶宛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Lithuania, CPL）兩者的合作，卻因立陶宛共黨僅願採溫和改革並維持共黨的獨大而最終宣告破裂。「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在蘭茨貝吉斯（Vytautas Landsbergis）的帶領下，首先在1989年3月的全聯盟人民代表大會立陶宛部分的選舉裡大勝，贏得42席中的37席。立陶宛共黨的落敗使其第一書記布拉札斯卡斯（Algirdas Brazauskas）警覺到必須採取進一步的改革，否則共黨將面臨邊緣化的命運。共黨為此於1989年12月20日的二十大宣布將組織改組為獨立的立陶宛共產黨，意圖切斷與蘇共的臍帶關係。儘管如此，立陶宛共黨仍在1990年2月的最高蘇維埃改選中落敗，「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贏得最高蘇維埃的多數席次，蘭茨貝吉斯亦當選最高蘇維埃主席，普隆斯克涅（Kazimiera Prunskiene）則被任命為總理。

二、政治體制現況

（一）政治體制的建立

有別於憲法在蘇聯時期的徒具形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在獨立後不是頒行新憲，就是恢復過往的舊憲法。其共通之處在於刪除過往保障「共黨專政」的條款，改行多黨民主。三國獨立後政治體制的基本方向乃是建立主權獨立的民主法治國家，以民主法治、三權分立為國家政治體制的建設原

¹⁵ *The World Today* (June 1992): 109-11.

¹⁶ Gwiazda, "National minorities in Po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p. 77.

則，並強調主權在民。其中，愛沙尼亞於 1992 年 7 月頒行新憲後，實行總統制，總統則由議會選出；拉脫維亞於 1993 年 6 月恢復 1922 年的憲法後，實議會制；立陶宛則於 1992 年 10 月頒行新憲後，實行總統制。以下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憲法的共通原則：

1. 民主法治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而立國準則皆以民主法治為原則，並忠實反映於其新憲法內。如《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第一條即規定：愛沙尼亞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民主共和國，人民是最高權力的體現者；第三條亦規定：國家政權的實施只能建立在憲法及與憲法相符的法律的基礎上。¹⁷為體現民主原則，愛沙尼亞公民得以議會選舉及全民公決的形式行使國家最高權力。¹⁸相關類似的條文亦揭櫫於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兩國的憲法內。¹⁹

2. 三權分立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憲法效仿西方通行之分立制衡原則，明文規定國家治權之行使以三權分立、相互制衡為準則。以愛沙尼亞為例，其憲法第一章第四條即規定：國家議會、共和國總統、共和國政府及各級法院的活動均按三權分立和權利均衡原則進行。²⁰《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亦規定實行三權分立原則，國家權力主要在議會（*the Saeima*），總統為國家元首，內閣管轄國家管理機關，司法獨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同樣於第一章

¹⁷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一、三條：“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1 & 3,”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6>)。

¹⁸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三章「人民」—第五、六條：“Chapter III: The People – Article 56,”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8>)。

¹⁹ 如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即規定：拉脫維亞是獨立的民主共和國；第六條亦規定：議會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和按比例投票的方式選舉產生；第七條：白俄羅斯實施法律至上原則。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第二章「議會」—第六條：“Chpa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1” & “Chpater II: The Saeima – Article 6,”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四條亦規定：立陶宛國家是獨立的民主共和國、人民直接地或通過他們民主選舉的代表行使屬於他們的最高權力。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立陶宛國家」—第一、四條：“Charpter I: The State of Lithuania – Articlel 1 & 4,” in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²⁰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四條：“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4,”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6>)。

第五條載明：在立陶宛、國家權力由議會（the Seimas）、共和國總統、政府和司法機構行使。²¹

3.主權在民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憲法均強調國家權力來自人民，人民不僅擁有國家主權，亦得直接或間接地透過人民代表機關行使權力。是項原則亦同時見於《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一條、《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二條與第五章第六四條，以及《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第二條。²²

4.人權至上

愛沙尼亞憲法第二章「基本權利、自由和義務」中即規定：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不因種族、宗教、性別、政治信念等差異而受歧視；公民擁有生存、工作、居住遷徙、受教育等權利；人民有信仰、秘密通訊、出版的自由，及保護生態環境的義務。²³立陶宛憲法則載明：個人的權利和自由為天賦權利，個人的生活權、自由、隱私、財產、住宅、信仰、表意、工作、娛樂等權利受到保障，公民並有任公職、集會結社、居住遷徙的自由。²⁴在拉脫維亞雖未如愛沙尼亞與立陶宛兩國憲法般地明文規定，但其憲法於相關條文內亦說明拉脫維亞以國家與人民安定為首要、國家權力屬於人民，並以人民為依歸。²⁵

（二）政治體制的基本結構

²¹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篇「立陶宛國家」第五條：“Chapter I: The State of Lithuania – Article 5,” in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²²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一條：“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1,”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6>)；《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二條、第五章「立法」—第六四條：“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2” & “Chapter V: Legislation – Article 64,”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立陶宛國家」—第二條：“Chapter I: The State of Lithuania – Article 2,” in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²³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基本權利、自由和義務」：“Chapter II: Fundamental Rights, Freedoms and Duties,”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6>)。

²⁴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二章「個人與國家」、第三章「社會與國家」與第四章「國民經濟和勞動」：“Chapter II: The Human Being and the State” & “Chapter III: Society and the State” & “Chapter IV: National Economy and Labour,” in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²⁵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一章「總則」—第二條、第三章「國家總統」—第四十條第五章「立法」—第六四條：“Chapter I: General Provisions – Article 2” & “Chapter III: The President – Article 40” & “Chapter V: Legislation – Article 64,”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獨立後，在法理上雖確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的運行機制，但在運作上又有總統制與議會制的區別。

1. 總統

(1) 愛沙尼亞

依據《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的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任期五年，不得連任兩屆以上，凡年滿 40 歲者均可作為總統候選人，並由不少於五分之一的議員提名，及三分之二多數決選出。若議會（the Riigikogu）經由三輪的投票仍無法選出總統時，議長則須於一個月內召開由議會及地方議會代表所合組之選舉人團（electoral body）進行選舉。選舉人團則就議會提名的兩名人選進行投票，候選人需得到 21 名成員的支持才能出線。

總統對外代表愛沙尼亞，依據政府提議委任與召回駐外使節，接受外國使節國書。總統對內可宣布議會例行，非例行性選舉、召集新議會與召開其第一次會議、頒布法令與簽署批准證書、發布命令、提出修憲動議、指定總理候選人、依據總理的提名任免政府官員、授予榮典、領導國防、對議會提出軍事戒備，以及發布與取消動員的建議、宣布戒嚴、在國家遭侵略時宣布處於軍事狀態並發布動員令，且任命國防武裝力量的總司令。

此外，總統得向議會推薦最高法院院長（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Supreme Court）、銀行理事會主席、國家審計長（the Auditor General）、大法官（the Legal Chancellor）和國防武裝力量司令或總司令；依據銀行理事會的提議任命銀行行長；依據國家法院的建議任命法官；依據政府和國防武裝力量司令的提議任免國防武裝力量的指揮官。²⁶

(2)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總統的選任及職權在 1997 年 12 月 4 日修憲後略有改變，總統每四年由議會以多數決選出（原為三年改選舉一次），年滿四十歲的公民得競選總統一職，但雙重國籍者不得參選。總統不得兼任其他職位，亦不得連任八年以上任期。

總統對外代表國家並得任命駐外交官員與接見外國使節、實施議會批准之國際條約決議。總統為國家武裝力量的最高統帥、在戰時任命總司令，並根據議會決議宣戰。總統對內得召集並主持內閣非常會議、擁有立法動議權、有權

²⁶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五章「共和國總統」—第七七至八五條：“Chapter V: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 Article 77-85,”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10>)。

提出解散議會的決議²⁷及進行赦免。此外，總統的所有命令均應有總理或相關部長的簽署，總理和部長對此負全部責任。²⁸

(3) 立陶宛

依據《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的規定：總統為國家元首，任期五年，不得連任兩屆以上，凡出生時為立陶宛公民、於立陶宛當地居住滿三年、年滿 40 歲且有資格參與議員者均可為總統候選人，由全民依普遍、平等、直接、無記名原則選出。總統候選人需在全民半數以上投票並獲得過半選票方能當選，若登記選民不足半數參與投票，則由獲不少於三分之一的多數票者當選。若第一輪未能選出，則以第二輪投票獲多數者當選。

總統對外代表國家，並決定基本外交政策方針，且同政府一起實施外交政策、簽署國際條約及提交議會批准、依據政府建議任命和召回駐外使節、接受外國使節國書和解任狀、授予最高外交銜階和特殊榮典。

總統對內得依據議會同意任免總理、責成總理組閣、在議會選舉期間及新政府組成前接管及行使議會權力及政府職能、接受政府總辭、在總理辭職的情況下，任免部長職務。

此外，總統得向議會提名最高法院法官人選，並推薦最高法院院長；經議會批准而任命上訴法院（the Court of Appeal）法官，並從中任命上訴法院院長以及任命區或地區法院法官和院長，並在法律規定下，向議會建議解除法官的職務；向議會提名三位憲法法院（the Constitutional Court）法官人選，並從中向議會提名憲法法院院長人選；向議會提名國家審計長（the State Controller）和立陶宛銀行理事會主席的人選；經議會批准，任免武裝力量總司令和安全部門首長；授予最高軍事銜階；在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受威脅或武力攻擊時，作出抵抗的決定，發布軍事管制令、動員令並提交議會下一次會期批准；依照法律規定宣布緊急狀態，並提交議會下一次會期批准；就國家局勢與內外政策向議會作年度報告；在憲法規定下，召開議會非常會議；依照法律規定授予公民權；赦免罪犯；依照憲法第七十一條規定簽署議會通過的法律或退回之；在發布憲法第八十四條第三、一五、一七和二一款所規定的法令時²⁹，只有經總理

²⁷ 但此後必須進行全民公決，若半數以上選民同意解散議會，議會即遭解散，並需於兩個月內重新選舉。議會解散後，議員權力仍保留至新會期開始，但原議會的集會僅在總統召集時方能舉行。若半數以上選民反對議會解散，總統則即被罷免，並由議會選舉新總統，在被罷免總統的任期內履行其職權。另依半數以上議員的建議，議會得舉行秘密會議，若三分之二以上贊成，則議會可作出罷免總統的決定。議會作出此決議後則應立即選舉新總統。

²⁸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三章「國家總統」—第三五至五四條：“Chpater III: The President – Article 35-54,”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²⁹ 其所指者分別為：依據政府建議任命和召回駐外使節、接受外國使節國書和解任狀、授予最高外交銜階和特殊稱號；授予最高軍事銜階；依照法律規定宣布緊急狀態，並提交議會下一次會期批准；以及依照法律規定授予公民權。

或相關的部長簽署方有效，而簽署的總理或部長則對法令負責。³⁰

2. 議會

(1) 愛沙尼亞

議會採一院制，共 101 席；議員任期四年，按比例原則自由選舉產生。凡年滿二十一歲且擁有選舉權的公民均可參選。議員不得兼職，其權力於出任內閣閣員時將暫時中止，直至行政職務卸任時才再恢復。

議會職權如下：通過法律和決議；決定有關全民公決的問題；選舉總統；批准、廢除國際條約；授權總理候選人組閣；通過國家預算、批准預算執行報告；依據總理提名任命國家法院院長、愛沙尼亞銀行理事會主席、國家審計長、大法官、國防武裝力量司令或總司令；依據國家法院院長的提名任命國家法院成員；任命愛沙尼亞銀行理事；依據政府建議通過有關國家債務和國家接收其他資產義務的決定；向人民、向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發表聲明、宣言和呼籲書；通過對政府、總理或部長不信任案；宣布緊急狀態；遵照總統提議宣布國家處於軍事狀態，宣布、取消動員令；協調總統、政府、其他國家機關或地方自治機關職權範圍內之憲法未盡事宜。³¹

(2) 拉脫維亞

依《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規定，議會成員共一百名，以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和按比例投票方式選出，年滿 21 歲之公民得參選議員，任期四年。

立法權屬於議會；議會接受總統、內閣、議會內不少五人之委員會等或選民依程序所提交之法律草案。議會於財政年度開始前通過國家收支預算決議，並於財政年度結束後批准預算執行報告。議會得確定國家於承平時期的武裝力量編制。此外，議會得以三分之二多數決通過緊急狀態法及修憲，修憲另需三分之二以上多數贊成，並三讀通過。

所有需經立法程序的國際條約皆須經由議會批准。為因應加入歐盟，2003 年 5 月 8 日的修憲案規定：拉脫維亞得委派國家機構人員至國際組織，而人員的派遣需經議會三分之二的出席，及出席三分之二的多數批准。拉脫維亞的歐盟會員資格則需經由議會提案，以全民公決通過。³²

³⁰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六章「共和國總統」—第七七至九十條：“Chapter VI: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 Article 77-90,”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³¹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四章「議會」—第五九至七六條：“Chapter IV: The Riigikogu – Article 59-76,”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9>)。

³²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二章「議會」—第五至三四條，以及第五章「立法」—第六四至八一條：“Chapter II: The Saeima – Article 5-34” & “Chapter V: Legislation – Article 64-81,” in

(3) 立陶宛

議會由 141 名成員組成，由普遍、平等和直接原則經無記名投票方式選舉產生，任期四年。年滿 25 歲且未向其他國家宣誓，而長住於立陶宛之公民得參選之。

議會擁有立法動議權如下：審議、通過修憲案；通過法律³³；通過全民公決的決議；宣布總統選舉；依法組成政府機構、任免首長職務；批准或拒絕總統提出的總理人選；審議並批准總理提交的政府綱領；對總理或部長提不信任案；任命憲法法院和最高法院的法官及院長；任免國家審計長和立陶宛銀行理事會主席；宣布地方政府委員會的選舉；組織中央選舉委員會；批准國家預算並監督其執行；建立國家稅收和其他義務繳款；批准或廢除國際條約、審議外交政策的其他問題；建立國家的行政部門；建立國家榮典；發布大赦令；實施直接管制、宵禁、宣布緊急狀態、發布動員令和通過使用武裝力量的決定。

議會得以全體半數以上通過國家憲法法律，另得以不少於五分之三的多數通過修憲案。³⁴

3. 政府

(1) 愛沙尼亞

共和國政府（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由總理與各部會首長組成，行使行政權，其職權為：實施國家內外政策；指派、協調政府機關的工作；執行議會的各種法律、決議及總統的法令；向議會提交法律草案與同外國簽訂的條約，以供議會對之批准或廢除；制定預算草案並呈交與議會，執行預算並向議會提交有關預算執行情況的報告；依法及因執法所需而頒布法令規章；在重大災難之際及為防範止疾病散播而實施全國或部分地區戒嚴；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職責。

此外，在政府總辭後，總統得指定總理候選人並授權其組閣，總理候選人在獲議會贊成後再向總統提出組閣名單；倘若總理候選人未獲議會支持或未能、拒絕組閣，總統得再提出其他人選，但總統若未能提出人選或提議遭拒，亦或另一候選人未能得到議會授權，則總理候選人的推薦權便轉至議會；另一方面，若議會推薦的人選未能對總統提出組閣名單，總統則可宣布議會的非例行性選舉。³⁵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³³ 與會議員半數以上贊成，法律即宣告通過。

³⁴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五章「議會」—第五五至七六條：“Chapter V: The Seimas—Article 55-76,” in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³⁵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六章「共和國政府」—第八六至一〇一條：“Chapter VI: The

(2) 拉脫維亞

內閣 (the Cabinet) 管轄國家行政機關，由總理及其聘任的部會首長組成，而總統所提名者亦可入閣。內閣對議會負責，當議會不信任總理時，內閣即應總辭；若議會對個別部會首長不信任，部長即應辭職並由總理另聘他人替代。當國家遭逢外來威脅或內亂之際，內閣有權宣布緊急狀態，並應於 24 小時內通報議會。³⁶

(3) 立陶宛

共和國政府由總理和若干部會首長組成；總理經議會批准由總統任免之，部會首長則由總統依總理提名人選任命；總理與各部會首長不得兼任其他職務。

共和國政府的職權為：管理國家事務，保衛領土不受侵犯，保障國家安全與公共秩序；執行法律及議會有關法律實施的決議，以及總統令；協調各部及其他政府機構的活動；起草國家預算並提交議會，執行國家預算並向議會報告執行情況；起草法案並提交議會審議；與外國和國際組織建立外交關係並維持聯繫；履行憲法和法律所賦予的其他職責。

政府各部會執行權力時對議會及總統負責。若半數以上的部會首長異動，政府則須由議會重新賦予全權，否則政府必須總辭。此外，在議會連續兩次否決政府的施政綱領、議會半數以上對政府或政府總理表示不信任、總理辭職或逝世、議會選後新政府已組成等任一情況，政府亦須總辭；議會半數以上對部長表示不信任，部長亦須辭職。³⁷

4. 司法和檢察機關

(1)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的司法和檢察機關有三，分別為國家審計部 (The State Audit Office)、大法官與法院。

國家審計部的職權如下：監督國家的經濟活動，檢查國家機關、國家企業及其他國家組織的經濟活動；監督國家資產的利用與完善保存；監督移交與地方自治機關之國家資產的使用和支配；監督國家擁有半數以上之固定股份和股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 Article 86-101,”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11>)。

³⁶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五章「內閣」—第五五至六三條：“Chapter V: The Cabinet – Article 55-64” & “Chapter V: Legislation – Article 64-81,”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³⁷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七章「立陶宛共和國政府」—第九一至一〇一條：“Chapter VII: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 Article 91-101,”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金的企業，或國家保證提供貸款或執行貸款合同義務企業的經濟活動。審計長領導國家審計部，任期五年，審計長由議會依據總統建議任免，且僅有依照大法官的提議並經多數議員同意才可被追究刑事責任。審計長負責向議會呈報上財政年度之國家財產使用和積存情況，並參與議會對國家預算執行報告的討論。³⁸

大法官由議會依據總統的提名任命，任期七年，惟有經法院判決確定才可被停職，並僅依總統建議且經多數議員同意才可被追究刑事責任。大法官獨立對國家立法、行政及地方自治機關法規進行監督，以確保其符合憲法與法律；應每年向議會提交有關立法、行政及地方自治機關的法律是否合乎憲法與法律之簡評報告。大法官應就其審核之法律修訂、新法案的通過及國家機關工作進行分析，且於必要時對議會提出報告。若大法官認為立法、行政或地方自治機關的法律與憲法或法律抵觸，其可對上述機關提出按照憲法或法律在二十天內修改的建議；倘若在二十天內該法律條文未被依建議進行修改，大法官可逕行向最高法院宣告該法律無效。另在憲法第七六、八五、一〇一、一三八和一五三條規定下，大法官得向議會提出有關追究議員、總統、官員、審計長、國家法院院長刑事責任的建議。³⁹

法院獨立依憲法與法律進行審判。法官為終身職，惟有在判決確定下才會被免職，且僅在最高法院的提議並經總統同意才可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法院院長及法院法官僅在大法官的提議並經議會多數同意下，才可被追究刑事責任。

法院訴訟體系分為縣、市和行政區法院，州級法院以及最高法院，並禁止設立特別法庭（the emergency court）。其中，縣、市和行政區法院為初審法院；州級法院為二審法院；最高法院則為國家最高法院，亦為憲法覆審法院（the court of constitutional review）。最高法院院長由議會依總統推薦任命；最高法院成員則由議會依最高法院院長的推薦任命；其他法院法官則由總統依最高法院的推薦任命。⁴⁰

（2）拉脫維亞

在拉脫維亞，平時由市鎮城鄉法院、地區法院及最高法院承審案件；戰時或國家緊急狀態之際，則另有依特別法成立之軍事法院。法官獨立依法進行審判，其任命由議會批准且不可撤換，僅在法律或司法紀律委員會決議或判決確

³⁸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十一章「國家審計部」—第一三二至一三八條：“Chapter XI: The State Audit Office — Article 132-138,”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16>)。

³⁹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十二章「大法官」—第一三九至一四五條：“Chapter XII: The Chancellor — Article 139-145,”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17>)。

⁴⁰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十三章「法院」—第一四六至一五三條：“Chapter XIII: The Courts — Article 146-153,”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18>)。

定的情況下才會被免職。此外尚有憲法法院，其職責為確認法律是否合憲及判決是否合法，並得宣告違憲與否。憲法法院法官由議會不少於五分之一的成員，以秘密投票批准其任命。⁴¹

國家審計部為獨立機構，其成員的任命及核准與法官相同，但有一定的任期，在任期內可依據法院判決撤換之。⁴²

(3) 立陶宛

憲法法院由九名法官組成，任期九年，僅任一屆，每三年替換三分之一，並享有與議員同樣的人身不受侵犯權。其任命資格為：有知名度、受過法律教育、在法界或法學教育領域工作至少十年之公民。憲法法院法官候選人，由議會自總統、議長以及最高法院院長三人所各提名的人選中，各擇三名並任命之；議會並於其間依總統所提名者任命其為憲法法院院長。憲法法院審理議會通過之法律是否違憲，以及總統和政府通過的法令是否違反憲法或法律；憲法法院亦有權拒絕就某些情況進行調查，或在申訴無合法動機時拒絕作出結論。此外，憲法法院需就下列問題提出結論：總統或議會選舉期間違反選舉法行為；總統健康狀況是否不妨礙其繼續履行職責；國家簽署之國際協議是否合憲；被彈劾的議員或官員的具體行為是否合憲。⁴³

法院體系由最高法院、上訴法院、區法院和地方法院組成，為對行政、勞動、家庭和其他訴訟案進行調查，可以依法成立專門法院（the Specialised Courts）；但在承平時期，國家不得成立享有特殊權力的法庭。最高法院法官及院長由議會依總統的推薦任免；上訴法院法官及院長由總統任命並經議會批准；區法院、地方法院和其專門法院的法官及院長由總統任命並在必要時調換任職地點。法官不得兼任其他職務，亦不得參加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活動。檢察官則代表國家提起刑事公訴，監督審訊機構的活動。檢察總長由總統經議會同意任免。⁴⁴

5. 政黨概況

⁴¹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六章「法院」—第八二至八六條：“Chapter VI: The Courts — Article 82-86,”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⁴² 參見《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第七章「國家審計部」—第八七至八八條：“Chapter VII: The State Audit Office — Article 87-88,” i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⁴³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八章「憲法法院」—第一〇二至一〇八條：“Chapter VIII: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 Article 102-108,”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⁴⁴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九章「法院」—第一〇九至一一八條：“Chapter VIII: The Courts — Article 109-118,”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戈巴契夫的「公開性」政策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開啓政黨多元化的大門，除讓三國獨立前即已實行多黨制，亦奠定三國今日的政黨活動形態之雛型。

愛沙尼亞與立陶宛兩國憲法中均規定公民有籌組政黨及參與和平集會遊行的權利。如愛沙尼亞憲法第四七條即規定，任何人皆有權未經事前允許進行和平集會，僅在有礙國家安全及社會公義的情況下才被禁止；第四八條亦規定人人有權加入黨派，除旨在改變國家憲政體制或有違法情況才被禁止。此外，僅有法院有權中止違法的政黨組織團體。⁴⁵在立陶宛，只要目標和活動不違憲及違法，公民有自由結社、籌組政黨組織的權利，而公民非武力的和平集會亦不受到任何限制，除有違國家安全與社會公義的保障外。⁴⁶拉脫維亞則另有《政黨法》規範，規定有選舉權的公民皆有權籌組政黨及參與活動。

(1) 愛沙尼亞

2007年3月4日議會大選後，愛沙尼亞現階段較具規模並於議會擁有席次的政黨組織共有六個，如下：⁴⁷

- a. 「愛沙尼亞改革黨」(Estonian Reform Party)：現於議會佔有 31 席，為執政黨。其成立於 1994 年，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5,832 名成員，屬右翼自由黨。黨主席為安西普 (Andrus Ansip)，亦為現任總理。該黨欲藉由人民的自由及創造力的實現，將國家塑造為已發展的公民社群；引領國家融入歐洲民主自由的價值與傳統，藉由經濟發展提升人民生活水平。⁴⁸
- b. 「祖國聯盟-共和國聯盟」(Pro Patria and Res Publica Union)：佔 19 席，為執政黨。其成立於 2006 年 6 月，係由「祖國聯盟」(Pro Patria) 與「共和國聯盟」(Union for the Republic Res Publica) 合併而成。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8,700 名成員，屬右翼政黨。黨主席分為盧卡斯 (Tonis Lukas) 與維斯基馬基 (Taavi Veskimagi)，盧卡斯為現任教育科學部長。
- c. 「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E)：佔 10 席，為執政黨。該黨於 1990 年由「愛沙尼亞民主勞工黨」(Estonian Democratic Labour Party)、「愛沙尼亞社會民主獨立黨」(Estonian Social Democratic Independence Party)、「愛沙尼亞俄羅斯社會民主黨」(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Estonia) 及「愛

⁴⁵ 參見《愛沙尼亞共和國憲法》第四七至四八條：“Article 47-48,” in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gid=81907>)。

⁴⁶ 參見《立陶宛共和國憲法》第三五至三六條：“Article 35-36,” in Constitutio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⁴⁷ “Elec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in Estonian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tte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arch 04, 2007 (<http://www.riigikogu.ee/?id=34618>); “Factions,” in Riigikogu, The Parliament of Estonia (<http://www.riigikogu.ee/?id=346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愛沙尼亞國家概況(<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

⁴⁸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Реформ Эстонии” в Партии Реформ (<http://www.reform.ee/ru/erakonnast/erakond/ssssssss>)。

沙尼亞異鄉社會民主黨」(Esto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in Exile) 合組而成。1996 年,「社會民主黨」與「愛沙尼亞農業中間黨」(Estonian Rural Centre Party) 合併,並為選舉考量更名為「溫和黨」(The Moderates, Moodukad); 其後「愛沙尼亞人民黨」又於 1999 年併入。2004 年 2 月,該黨又更為現名,現有 3,200 名成員及 17 個地區支部。政黨傾向中間偏右,黨主席為帕達爾 (Ivari Padar),並為財政部長。該黨於 1990 年加入「國際社會主義聯盟」(Socialist International),並於 2003 年 5 月成為「歐洲社會主義政黨」(Party of European Socialists) 成員。其信念為自由、正義與團結,並於社會夥伴、社會責任及生態平衡平衡下,創造免於貧窮的生活;強調福利政策下妥善規律的市場體系,並以降低失業率為優先考量;同時致力於建設強健有效的公共部門,為大眾謀求諸如免費教育、健康照護及老人看護等社會福利。⁴⁹

- d. 「愛沙尼亞中間黨」(Estonian Center Party): 佔 29 席,在野黨。其成立於 1991 年,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0,000 名成員。屬中間左翼政黨,黨主席為薩維薩爾 (Edgar Savisaar)。
- e. 「愛沙尼亞人民聯盟」(Estonian People's Union, EPU): 佔 6 席,在野黨。其成立於 2000 年,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0,000 名成員。屬中間左翼政黨,黨主席為雷堅 (Villu Reiljan)。
- f. 「綠黨」(Estonian Greens): 佔 6 席,在野黨。其成立於 2006 年 11 月,截至 2006 年 12 月 31 日,共有 1,400 名成員。黨主席為斯特蘭柏格 (Marek Strandberg)。

此外,尚有「愛沙尼亞波羅的海俄羅斯人黨」(Russian Baltic Party in Estonia)、「基督教人民黨」(Estonian Christian People's Party)、「社會民主勞工黨」(Estonian Social-Democratic Labor Party)、「民主黨」(Estonian Democratic Party)、「獨立黨」(Estonian Independence Party)、「農民黨」(the Farmers' Party)、「俄羅斯人黨」(Russian Party in Estonia) 和「俄羅斯人團結黨」(Russian Unity Party) 等其他政黨組織團體。

(2) 拉脫維亞

截至 2006 年底,共有 46 個政黨和政治團體在拉脫維亞司法部登記註冊。主要有:⁵⁰

- a. 「人民黨」(People's Party): 為執政黨,且為議會第一大黨,有 23 席。其成立於 1998 年 5 月 2 日,屬右派保守政黨,黨員現約 2,000 人。黨主席為斯拉克捷里斯 (Atis Slakteris)。該黨以自由、正義、財產私有及民族國家四大價

⁴⁹ Esto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E)

(<http://www.sotsdem.ee/index.php?module=Public&action=Locale&lang=3>).

⁵⁰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拉脫維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36/1736x0/default.htm>); "Latvia: Government,"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Govt>).

值爲其訴求。致力發揚拉脫維亞的語言、文化，提升人民心靈與物質的生活；並致力於消弭拉脫維亞過往因蘇聯佔領而與西方世界間的隔閡，從而完全投入歐盟與北約，成爲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的一員，以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成長。⁵¹

- b. 「拉脫維亞農民聯盟」(Latvia's Farmers' Union)：爲執政黨，其成立於 1917 年 5 月 12 日，曾於蘇聯時期遭到取締，1990 年 7 月 5 日又恢復活動。現有黨員約 1400 人。黨主席爲布里格馬尼斯 (Augusts Brigmanis)。
- c. 「拉脫維亞綠黨」(Latvian Green Party)：執政黨，其黨主席艾姆西斯 (Indulis Emsis) 爲現任議長。其成立於 1990 年 1 月 13 日，現有黨員 480 名。黨主席有三名：艾姆西斯、西萊聶克斯 (Viesturs Silenieks) 和維尤尼斯 (Raimonds Vejonis)。2006 年「拉脫維亞農民聯盟」與「綠黨」組成「綠色農民聯盟」參選。在本屆議會共有 18 席。該黨以關切生活爲主旨，故保護所有社會階層的利益及反對任何在拉脫維亞形塑階級社會的意圖，並認爲此舉係恢復階級戰爭的意圖。⁵²其綱領以關切生態的意念爲依歸，並支持人民以相互合作及公正、高標準的生活形態爲基礎，享受生活，以促成拉脫維亞土地豐富遺產的節約地使用及增長率、建立與普遍認同傳統的敬仰、關切環境與生態思維的形成。⁵³
- d. 「拉脫維亞道路聯盟」(Alliance "Latvia's Way")：執政黨，其成立於 1993 年 9 月 25 日，現有黨員 1,300 餘人，係該國獨立以來最具影響力的政黨之一，參加與 1993 至 2002 年歷屆政府，並四度組閣。黨主席爲戈德馬尼斯 (Ivars Godmanis)，並且爲現任總理。
- e. 「拉脫維亞第一黨」(Latvia's First Party)：執政黨，其成立於 2002 年 5 月 25 日，現有黨員約 1,900 人。現任黨主席爲盧揚斯 (Juris Lujans)。2006 年，拉脫維亞道路黨和「第一黨」合組聯盟參選。在本屆議會有 10 個議席。
- f. 「『祖國與自由』和爭取拉脫維亞民族獨立運動聯盟」(Union "For Fatherland And Freedom"/Latv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Movement, TB/LNNK)：執政黨，在議會中有 7 席。其成立於 1997 年 6 月 21 日，現有黨員約 1,950 人。黨主席爲吉勒 (Roberts Zile)。
- g. 「新時代」黨 (New Era)：在野黨，屬右派政黨，在議會中有 18 席。其成立於 2002 年 2 月 2 日，現有黨員約 844 人。黨主席爲卡利尼什 (Krisjanis Karins)。
- h. 「民族和諧黨」(National Harmony Party)：在野黨，係社會主義政黨。其成立於 1994 年；1998 至 2003 年曾從屬於「爭取統一拉脫維亞人權黨」，後於 2005 年 7 月與新中心黨分離出的小派系合組「和諧中心聯盟」(Harmony Center alliance)。現有黨員 1,000 餘人。黨主席爲烏爾巴諾維奇斯 (Janis Urbanovics)。
- i. 「新中心」(New Centre)：成立於 2004 年，黨主席爲多爾戈波洛夫 (Sergey

⁵¹ "The Programme," in Tautas partija (http://www.tautaspartija.lv/eng/the_programme).

⁵² "History of LGP," in Latvian Green Party (http://www.zp.lv/content_en/1-1.htm#p1).

⁵³ "Programme of Latvian Green Party, August 2002," in Latvian Green Party (http://www.zp.lv/content_en/5-2.htm#p1).

Dolgopolovs)。

- j. 「爭取統一拉脫維亞人權黨」(Union "For Human Rights in a United Latvia")：其成立於 1996 年 12 月，在議會中有 6 席。該黨代表拉脫維亞境內俄語族群利益，並致力於不同族群間權利的平等，且反對拉脫維亞成為北約的一員。黨主席為分別為日丹諾卡(Tatjana Zdanoka)與普利涅爾斯(Jakovs Pliners)。⁵⁴

其他尚有「拉脫維亞社會民主工黨」(Latvian Social Democrats Workers' Party)、「社會民主福利黨」(Social Democratic Welfare Party)、「俄羅斯人黨」(Russians' Party)等政黨。拉脫維亞主要政黨的政治訴求頗多相似，不外於鞏固獨立、維護主權與領土完整；對內提倡完善民主制度，吸引外資，發展經濟、科教；積極融入歐洲，與周邊國家修睦，加強波海三國區域合作等。主要歧異則在於對俄關係及對境內俄羅斯人的民族政策。

(3) 立陶宛

截至 2007 年 2 月，立陶宛國內共有 37 個政黨和政治組織註冊登記，主要政黨有：⁵⁵

- a. 「立陶宛社會民主黨」(Lithuanian Social Democracy Party, LSDP)：聯合執政黨。其成立於 1896 年，並於 1989 年 8 月 12 日改組，後於 2001 年 1 月 27 日與原立陶宛共黨改組後的「立陶宛民主勞動黨」(Lithuanian Democracy Labor Party, LDLP) 合併。現有黨員 14,805 人。黨主席基爾基拉斯(Gediminas Kirkilas) 為現任總理。
- b. 「立陶宛農民人民聯盟」(Lithuanian Popular Peasant's Union, LPPU)：聯合執政黨。即原「立陶宛農民與新民主聯盟」(Union of Farmers and New Democracy)，後於 2005 年 12 月 10 日改為現名。現有成員 2,500 餘人。黨主席普隆斯克涅為現任農業部長。
- c. 「立陶宛自由中間聯盟」(Lithuanian Liberal and Centre Union)：聯合執政黨。其成立於 2003 年 5 月 31 日，由「立陶宛自由聯盟」(Lithuanian Freedom League)、「中間聯盟」和「現代基督民主聯盟」合併組成，現有成員 4,466 人。黨主席為佐卡斯(Arturas Zuokas)。
- d. 「立陶宛勞動黨」(Lithuanian Labor Party, LLP)：在野黨。其成立於 2003 年 11 月 26 日，但於 2006 年發生分裂，部分黨員脫黨另建「公民民主黨」，現有黨員 13,777 人。黨主席為達烏克什斯(Kestutis Dauksys)。
- e. 「公民民主黨」(Civil Democracy Party, CDP)：聯合執政黨。其成立於 2006

⁵⁴ 關於爭取統一拉脫維亞人權黨的進一步資訊可參見“Our Party,” in ForHRUL (<http://www.pctvl.lv/index.php?lang=en&mode=party>).

⁵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立陶宛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41/1741x0/default.htm>); “Lithuania: Government,”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Govt>).

年 5 月 14 日，由「立陶宛勞動黨」出走的成員組成。現有黨員約 1000 多人，黨主席穆恩蒂阿納斯（Viktoras Muntianas）為現任議長。

- f. 「祖國聯盟」（立陶宛保守黨）（Homeland Union, HU (Lithuanian Conservaties)）：在野黨。其成立於 1993 年 5 月 1 日。現有黨員 12,514 人。黨主席為庫比留斯（Andrius Kubilius）。
- g. 「新聯盟」（The New Union—Social Liberals, NU）：在野黨。其成立於 1998 年 4 月 25 日，現有黨員 6,224 人。黨主席為前檢察總長帕烏勞烏斯卡斯（Arturas Paulauskas）。
- h. 「秩序和正義黨（自由民主黨）」（Order and Justice Party, OJP (Liberal Democrats)）：在野黨。其成立於 2002 年 3 月 9 日，原名為「自由民主黨」，後於 2006 年 5 月 13 日改為現名，現有黨員 5,263 人。黨主席為帕卡薩斯（Rolandas Paksas）。
- i. 「立陶宛共和國自由運動」（Liberals Movement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n）：在野黨。其成立於 2006 年 2 月 25 日，由「自由中間聯盟」出長的成員組成，現有黨員 2,477 人。黨主席為奧什特列維丘斯（Petras Austrevicius）。

其他政黨尚有：「立陶宛波蘭人選舉運動」（Lithuanian Poles' Electoral Action）與「綠黨」（Green Party）等。

三、政治發展現況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自始皆以尋求民主化、脫離蘇共箝制而努力，三國獨立後的政治發展亦因各國國情與政治體制而各異。唯一的共同點則是三國皆以加入歐盟為終極目標，因此儘管三國政局時有動盪、內閣更迭異動頻繁，政黨彼此的合縱連橫習以為常，目的在於追逐權力、尋求執政，但卻仍依循一定的規範進行，政治發展大體朝民主政治體制演進，各國政治體制的轉型隨其政局發展的歧異，間或夾帶、參雜外在環境變因的影響，而形成局部動盪但整體穩定發展形勢。

（一）愛沙尼亞

1990 年 3 月 18 日，「愛沙尼亞人民陣線」在愛沙尼亞最高蘇維埃大選中獲勝，其黨主席薩維薩爾亦於同年 4 月出任部長會議主席，但隨著經濟狀況的惡化，薩維薩爾在 1992 年 1 月即遭技術官僚出身的維亞希（Tiit Vahi）取而代之。

新憲法生效後，第一屆議會大選亦於 1992 年 9 月 20 日召開，由拉爾（Mart Laar）帶領的「祖國聯盟」獲得多數席位，並於次月與「愛沙尼亞民族獨立黨」（Estonian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及「溫和黨」組成聯合政府。而在同步舉行的總統直選亦經由兩輪的選舉後，由議會選出前外長梅里（Lennart Meri）擔任總統。

隨著一連串的醜聞與執政當局的內鬨不斷，拉爾最後於 1994 年 10 月 26 日被迫辭職下台，並由環境部長、「溫和黨」黨員塔蘭德（Andres Tarand）接任總理。

1995 年 3 月 5 日，議會進行改選，由前總理維亞希所領導的「愛沙尼亞聯合黨」（Estonian Coalition Party）及盧特爾（Arnold Fyodorovich Ruutel）所領導的「農業聯合會」（Rural Union）取得多數席次，共 41 席；新成立的「改革黨」和若干自由黨派獲 19 席；薩維薩爾領導的「中間黨」則獲 16 席。拉爾的「祖國聯盟」雖然落敗，但仍獲邀參與組閣。但此一聯合內閣不久卻因薩維薩爾傳出醜聞，而於同年 10 月被迫解散。維亞希因而於次月 3 日再另與「聯合黨」、「農業聯合會」以及由前國家銀行行長卡拉斯（Siim Kallas）領導的「愛沙尼亞改革黨」合組新的執政聯盟。

1996 年 8 月，愛沙尼亞舉行總統大選，梅里擊敗盧特爾而再度連任。同年 11 月，在「聯合黨」與「中間黨」簽署合作協議後，六名「改革黨」成員退出內閣，維亞希繼而組閣。但維亞希次年 2 月卻又因循私醜聞被迫下台，並由「聯合黨」黨員西曼（Mart Siimann）改組內閣。

儘管「中間黨」佔 28 席，為議會第一大黨，但礙於未能籌組多數聯盟，以致於將組閣權拱手讓予「祖國聯盟」、「改革黨」及屬性為社會民主政黨的「溫和黨」合組的中間偏右執政聯盟。然而，拉爾聯合政府在能源及鐵路運輸部門全面私有化的失利不僅激起民怨，也重挫政府的執政威信。政績不佳非但使得執政當局在 2001 年 8 至 9 月的總統大選裡失利而讓盧特爾出線，亦讓執政當局的氣勢為之頓挫，拉爾亦繼之於 2002 年 1 月 8 日辭去總理一職，同時聲稱其遭「改革黨」背叛，並投奔敵營與「中間黨」另組聯盟。

2002 年 1 月，傾向企業團體的「改革黨」及走民粹路線的「中間黨」重新合組的內閣，總理則由卡拉斯出任。次年 3 月 2 日，議會進行改選，執政的「改革黨」與「中間黨」非但維持原本的聲望，得票率亦略為提升，其中又以「中間黨」25.4%的得票率最高。選後，「共和國聯盟」、「改革黨」與代表農民利益的「人民聯盟」協議合組執政聯盟，總理一職則由前國家審計長帕茨（Juhan Parts）出任。

但在 2005 年 3 月，帕茨以議會通過對司法部長的不信任案為由宣布辭職，聯合政府亦因而宣告解散。為此，總統盧特爾任命塔圖市長暨「改革黨」主席安西普為總理候選人負責組閣，薩爾維爾的「中間黨」則取代「共和國聯盟」，同「改革黨」與「人民聯盟」合組聯合政府。

安西普政府雖未有重大政績，但得利於國家興興向榮的經濟表現，「中間黨」的勢力於 2005 年 10 月的選舉中更進一步地得到擴張，「共和國聯盟」卻愈發萎縮。2006 年 9 月 23 日的總統大選則由伊爾維斯（Toomas Hendrik Ilves）勝出。2007 年 3 月，議會再度改選，「改革黨」、「祖國聯盟-共和國黨」和「社會民主黨」合組中間偏右的執政聯盟，安西普則連任總理。

（二）拉脫維亞

1993 年 6 月，拉脫維亞議會進行改選，由改組自「拉脫維亞人民陣線」（Latvian Popular Front）之中間偏右政黨－「拉脫維亞道路」（Latvian Way）獲勝，並與「農民聯盟」合組聯合政府，總理則由「拉脫維亞道路」黨主席比爾卡夫（Valdis Birkavs）擔任；1922 年版的憲法亦於選後恢復；岡提斯·烏爾馬尼斯（Guntis Ulmanis）則於同年 7 月當選總統。因岡提斯為該國二戰前總統卡里斯·烏爾馬尼斯之姪孫，故岡提斯的當選有特別的傳承意義，故於 1996 年又再度連任。

1994 年 7 月，「農民聯盟」因與「拉脫維亞道路」黨理念不合而退出聯合政府；同年 9 月內閣改組，改由蓋利斯（Māris Gailis）出任總理。

1995 年 9 至 10 月的大選裡，「『主人』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Saimnieks, DPS）與「拉脫維亞人民運動」（Popular Movement of Latvia, PML）趁勢崛起，由於兩黨的理念與路線高度分歧，使得選後的組閣困難，最後反而由中立的無黨籍企業家斯拉克捷里斯出任總理。1997 年 7 月內閣再度改組，由克拉斯茨（Guntars Krasts）帶領的「『祖國與自由』和爭取拉脫維亞民族獨立運動聯盟」組成中間偏右的聯合政府。

1998 年 10 月議會改選後，內閣雖由克里什托潘斯（Vilis Krištopāns）擔任總理，但議會多數黨卻為斯拉克捷里斯的「人民黨」。

1999 年，拉脫維亞裔的加拿大蒙特利爾大學心理學教授維克佛瑞柏加（Vaira Vīķe-Freiberga）當選總統，後又於 2003 年連任。維克佛瑞柏加流利的英語及法語使其成為波羅的海三國的最佳代言人，也讓其他兩國的國家領導人相形失色。

1999 年 7 月，斯拉克捷里斯由總統維克佛瑞柏加任命而再度出任總理，但其後卻因私有化部門首長的不信任案而於 2000 年 4 月解散。「拉脫維亞道路」黨的貝爾津什（Andris Bērziņš）則出面組閣，執政至 2002 年 10 月議會改選為止。

2002 年 10 月議會改選，由前拉脫維亞銀行行長雷普斯（Einars Repše）所組之以反貪腐為訴求的「新時代」黨大勝，以 24% 的得票率成為議會第一大黨。反觀執政的「拉脫維亞道路」黨卻未能跨越 5% 的門檻，而首度未獲得比例代表席次。另一訴諸民粹，由施列謝爾斯（Ainars Slesers），帶領的「拉脫維亞第一黨」亦於此次大選脫穎而出，並與「新時代」黨合組執政聯盟，但擔任副總理的施列謝爾斯卻因與雷普斯施政理念不合，最後於 2004 年 1 月退出內閣；但雷普斯執政聯盟因而成為少數政府，其亦於次月辭去總理職務，內閣故再度改組。其後，由艾姆西斯所帶頂的「拉脫維亞綠黨」組閣，此為歐洲國家有史以來首次由綠黨執政，但未滿週年內閣旋又重組。2004 年 12 月，改由「新時代」黨參與卡爾維季斯（Aigars Kalvītis）籌組之含「人民黨」、「綠黨」、「農民聯盟」及「拉脫維亞第一黨」在內的聯合政府。

2006年4月拉脫維亞執政聯盟內部政爭又重現，雷普斯控訴施列謝爾斯曾賄賂官員以影響2005年的地方選舉，並對總理卡爾維季斯下達最後通牒，要求卡爾維季斯在「新時代」黨與「拉脫維亞第一黨」中做一抉擇，但政爭最終仍以「新時代」黨退出執政聯盟收尾。

2007年12月，卡爾維季斯內閣因在修改國家安全法、解除反貪局局長職務以及未能有效抑制持續走高的通脹率等議題上飽受抨擊，而在各方的壓力下總辭；同月20日，議會通過由戈德馬尼斯任總理的新政府組成提案，新政府仍由前任內閣班底組成，其中「人民黨」獲7個部長席位，「綠色農民聯盟」5席，「第一黨」與「拉脫維亞道路黨聯盟」3席，「祖國與自由聯盟」3席。

（三）立陶宛

1990年3月獨立後，立陶宛國內政局的矛盾亦逐漸浮現，首先是立法與行政間的權力之爭。如在對蘇聯的態度上，最高蘇維埃主席蘭茨貝吉斯與總理普隆斯克涅（Kazimiera Prunskiene）兩人的態度即有所不同。蘭茨貝吉斯擔憂對蘇聯的讓步將有礙立陶宛未來的獨立自主，普隆斯克涅則傾向於與蘇聯合解。兩人的分歧最後在1991年1月隨著普隆斯克涅內閣的總辭劃下句點，並改以蘭茨貝吉斯的忠實支持者瓦格諾柳斯（Gediminas Vagnorius）繼任。

生活水準的急遽下降與議會議事效率的低落，使得人民對政局心生反感，此不但讓蘭茨貝吉斯於1992年5月尋求擴大總統權力的公投受挫外，亦反映於同年的議會大選。

在1992年底的議會改選中，由原共黨改組後的「立陶宛民主勞動黨」贏得議會141席中的76席，支持蘭茨貝吉斯者則僅剩49席。「立陶宛民主勞動黨」之所以能大勝，主因在於民眾對經濟惡化與「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衝撞式的政治操作的不滿有關。「立陶宛民主勞動黨」黨主席布拉札斯卡斯亦於1993年2月當選總統，什萊扎維丘斯（Adolfas Slezevicius）則於次月出任總理。

就在民眾對經濟日漸不滿之際，此時卻又爆發總理什萊扎維丘斯在銀行倒閉前夕抽離其個人存款的特權事件。在眾怒難平的情況下，布拉札斯卡斯不得不以斯坦奇維丘斯（Laurynas Mindaugas Stankevicius）取而代之，並成立過渡政府。

1996年議會改選，蘭茨貝吉斯捲土重來，其以「爭取重建立陶宛運動」為班底所籌組的「祖國聯盟」獲得141席中的70席，而「祖國聯盟」的盟友「立陶宛基督民主黨」（Christian Democratic Party of Lithuania, CDPL）亦獲16席；蘭茨貝吉斯當選議長，瓦格諾柳斯則重任總理。「立陶宛民主勞動黨」則是慘敗，除得票率僅餘上回選舉的六分之一外，席次亦僅剩12席。由於「祖國聯盟」與「立陶宛基督民主黨」在議會中擁有壓倒性的多數，兩黨不僅能輕易地推動改革法案，也能無視總統布拉札斯卡斯的意見。在政治上處於孤立的布拉札斯卡斯最後不得不宣布將放棄連任。

1998年1月，阿達姆庫斯（Valdas Adamkus）在經過兩輪投票後，以不到1%的些微差距擊敗前檢察總長帕烏勞烏斯卡斯當選總統。阿達姆庫斯上任致力於經改與生活水準的改善，並取得一定的成效。

1999年5月，總統瓦格諾留斯因肅貪問題未獲總統信任而去職，維爾紐斯市長帕卡薩斯因而接任總理，但同年10月仍因無法有效解決經濟危機而被迫下台，改由議會第一副議長庫比留斯於次月就任總理，庫比留斯除有效地降低預算赤字與樽節開支外，亦與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重啓談判。

2000年10月議會進行改選，選後政黨勢力全面洗牌。原為第一大黨的「祖國聯盟」此次僅剩9席，反觀由布拉札斯卡斯領導的「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與「立陶宛民主勞動黨」聯盟卻獲51席。另由前總理帕卡薩斯籌組之中間偏右的新政黨－「立陶宛自由聯盟」（Lithuanian Liberal Union）則贏得34席，而由帕烏勞烏斯卡斯領導之訴諸民粹路線的左派新政黨「新聯盟」亦獲29席。此次聯合內閣係由「立陶宛自由聯盟」、「新聯盟」再加上若干小黨合組而成，帕烏勞烏斯卡斯當選議長，帕卡薩斯則出任總理。但「立陶宛自由聯盟」與「新聯盟」兩黨在意識形態的分歧則又註定聯盟未來的破裂。隨著「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勢力的崛起，「新聯盟」內部開始傾向於退出內閣並另謀求與「立陶宛社會民主黨」合作。帕卡薩斯聯合內閣最後終因「新聯盟」的退出而在2001年6月總辭。「立陶宛社會民主黨」與「新聯盟」的聯盟則於2001年7月上任，布拉札斯卡斯亦出任總理一職。

2003年1月，帕卡薩斯經過兩輪的投票後以55%：45%擊敗素孚眾望的阿達姆庫斯，成為立陶宛第三任總統。但帕卡薩斯上任不久後卻身陷洩露國家機密的指控，原因在於國安部門於2003年10月發現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與俄國的組織犯罪有所牽連，此意味總統團隊已有遭外人滲入之虞。帕卡薩斯在此事承受巨大的壓力，並遭到政治孤立，不僅被憲法法院判定其違憲，議會亦於2004年4月表決通過使帕卡薩斯辭職下台。

隨著帕卡薩斯的去職，立陶宛於2004年6月進行總統補選，前總統阿達姆庫斯再次又以些微的差距擊敗前總理普隆斯克涅而當選總統。

2004年10月，議會進行改選。俄裔企業家烏斯帕斯基赫（Viktor Uspaskikh, Виктор Успасских）所創立之「立陶宛勞動黨」雖贏得39席，成為議會第一大黨，但仍需和其盟友「立陶宛農民與新民主聯盟」同「社會民主黨」、「新聯盟」合組聯合內閣。布拉札斯卡斯因而出任總理，烏斯帕斯基赫被任命為經濟部長，帕烏勞烏斯卡斯則當選議長。此一意識形態分歧的執政聯合再次註定日後破裂的結局，而爭執點即在於對歐盟結構基金的運用，原因在於「勞動黨」主張擴大社會福利，但布拉札斯卡斯卻傾向緊縮政策，烏斯帕斯基赫最後於2005年6月被迫退出內閣。但對布拉札斯卡斯政府的致命打擊卻是一連串的貪瀆醜聞疑雲。2006年布拉札斯卡斯因貪瀆醜聞而聲望重挫，同年4月議會又通過對議長帕烏勞烏斯卡斯的不信任案，帕烏勞烏斯卡斯與其「新聯盟」因而必須退出內

閣；同年 5 月，烏斯帕斯基赫又因總統對「勞動黨」籍兩位部長涉及貪瀆的不信任而辭去「勞動黨」黨魁，「勞動黨」亦因而宣布退出聯合內閣，總理布拉札斯卡斯亦向總統遞交辭呈並獲批准。2006 年 7 月，「社會民主黨」主席基爾基拉斯受命組閣，並與「農民人民聯盟」、「公民民主黨」、「自由中間聯盟」合組聯合內閣。

第三章、波羅的海三國的經濟發展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過往的經濟體制受蘇聯中央統制經濟計畫的影響深遠，三國過去即為蘇聯經濟分工體系之一部，過往體制遺緒使三國的經濟結構自始即呈現比例失衡狀態。另一方面，蘇聯解體使其成員國間舊有經濟聯繫中斷，¹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在失去舊有蘇聯傳統市場之餘，又難以在短期間內轉型升級以開拓國際新市場，故三國經濟在獨立後亦曾一度陷入困境。

本章將依序由蘇聯時期經濟體制的遺緒、當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經濟現況、個別發展戰略抉擇，及個別未來所可能面臨的挑戰逐一進行探討。

一、經濟發展背景

(一) 專業分工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經濟發展在蘇聯時期為聯盟中央統籌，各國經濟結構因而呈高度單一化、專業化，並與其他加盟共和國互通有無；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生產並運送大量各自的優勢產品至其他共和國，另一方面再由其他共和國調入所需物資，並自中央獲得補助。

按「專業分工」的機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的經濟佈局受制於中央而無自主發展權，彼此之間全賴於中央協調，因此三國的產業結構均曾歷經大規模工業化的調整。

優勢產業固然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獨立後，經濟恢復發展及改革的助力與關鍵，但其優勢產業發展愈佳，其經濟結構必然愈相對畸形，日後的改造將愈發艱鉅。因此，過往對輕、重工業以外其他部門產業的相對忽視，使得三國在獨立後勢必倖免於產業轉型的陣痛期。

(二) 計畫經濟

蘇聯中央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畫經濟體制形成於 20 世紀 30 年代史達林時期，當時蘇聯政權面臨嚴重的生存威脅，為應付急遽惡化的國際局勢，故決定加速發展重工業，進一步加強對全國經濟高度集中統一的計畫領導。「指令計畫經濟」的主要特徵係以馬克思主義為依據，透過上下相維的龐大官僚體系，針

¹ 蘇聯的解體對其原成員國的經濟造成相當大的衝擊，如 1991 至 1995 年間，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間的貿易額比例即由 70% 降至 30%。見 Webber Mark, *CIS Integration Trends: Russia and the Former Soviet South* (London: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1997), pp. 56-7.

對國家經濟由上而下地實行全面與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計畫管理；其最大的作用在於使黨能強力引導國家經濟發展的方向與力度，並藉此與西方先進國家在經濟上抗衡。²

赫魯雪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後曾針對經濟部門管理進行大膽的改革嘗試，並將掌控企業的權力下放至地方；但此不僅引起地方主義和分離主義的氾濫，也招致保守官僚等既得利益者的反彈，³赫氏最後也難免被罷黜下臺的命運。

在保守勢力的反撲下，蘇聯經濟體制又重回 1957 年赫魯雪夫改革前的情景，並在當時的總理科錫金（Алексей Косыгин）之主導下，以穩定物價、保障就業為前提，透過若干邊際改革措施以完善計畫經濟。⁴然而，科錫金的改革在未獲當時真正掌權者布里茲涅夫（Леонид Брежнев）的支持下，不久亦告無疾而終。隨後的主政者如布里茲涅夫、安德洛波夫（Юрий Андропов）的經濟政策，仍不脫以計畫指標評估企業經營成效的模式，亦即仍於計畫經濟的框架內，進行有限度地調整。

真正觸及經濟體制核心的改革階段則為戈巴契夫主政時期。戈氏在權力基礎穩固後，開始推動市場化經濟改革，⁵但此時蘇聯經濟已由低速增長轉向停滯，甚至開始下滑，並於 1990 年出現負增長。當時蘇聯經濟學界曾就經改模式展開激烈的論戰，並討論過去被視為禁忌的私有化與價格自由化等議題，更有人贊成放棄原有的計畫經濟模式，並轉向市場經濟模式。⁶在此一背景下，蘇聯於 1990 年 5 月提出逐步向市場經濟過渡的構想，同年 10 月蘇聯最高蘇維埃通過《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基本方針》，並於隔年 7 月 1 日通過《私有化法》。

一如過往，蘇聯各加盟共和國亦隨著中央制度面的變動，而對應作出修改；蘇聯末期向市場經濟的過渡，就某一程度而言，亦為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未來的經濟體制改革奠定基礎。

由此可知，蘇聯近 70 年的指令計畫經濟統治，除剝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經濟發展自主權之外，亦使各國長期以來慣於唯命是從，依賴於中央的統籌調配，這使得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在獨立後，其經濟隨即面臨獨立管理的考驗，形諸於外即為國內生產總值的下跌與極度通貨膨脹的到來。

² 關於共黨統制經濟模式，可參閱 Alexander Gerschenkron, *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³ Carl A. Linden, *Khrushchev and the Soviet Leadership, 1957-1964*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6), p. 208.

⁴ 科錫金的改革並非僅重建過去的統制計畫經濟，其亦進行若干提升經濟效率措施，如獎勵企業利潤與銷售、擴大企業體自主權與調整產品價格。相關措施見 Edward A. Hewett, *Reforming the Soviet Economy: Equality versus Efficien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88), p. 232.

⁵ 蘇聯此時所推動的改革屬初級市場化，亦即由國家調控市場，市場引導企業。

⁶ 如戈巴契夫的首席經濟顧問阿岡貝疆（Абел Аганбегян）即主張放棄統制計畫經濟，建議由市場力量主導市場供需，甚至不惜讓物價急遽上升，以進行劇烈的物價改革。參見 David Mackenzie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p. 831.

二、經濟發展現況

指令計畫經濟的優點在於當國家處於經濟外延成長之際，其能以強制方式動員各種生產要素，促成經濟高速成長；然而一旦進入充分就業的內涵式成長階段，生產要素的動員將無以為繼，經濟成長必須轉而依賴生產力的提升。但指令計畫經濟的最大弱點即在於無法創造生產面的積極性與效率，因此在蘇聯尚未解體前，前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即已陷入內涵式成長時期的泥淖，普遍受到經濟衰退的衝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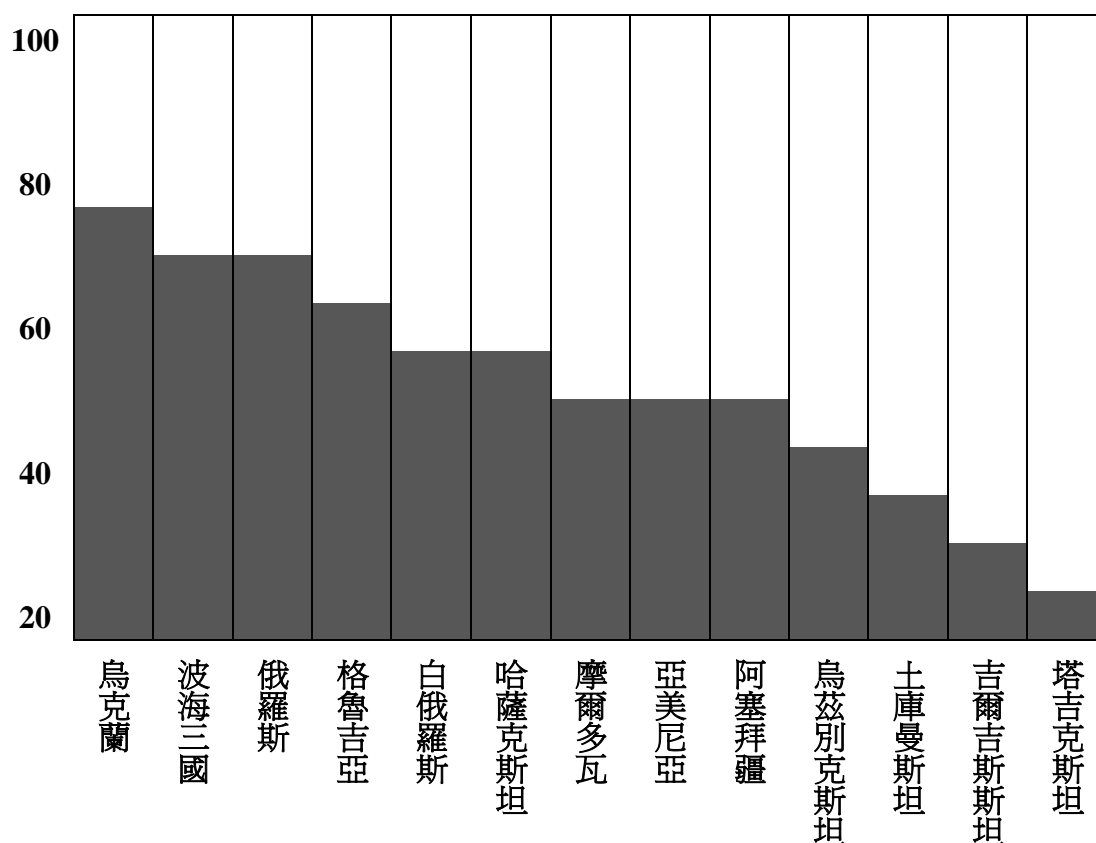


圖 4-1：前蘇聯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潛在能力排序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新聞》，1992 年 1 月 4 日，第 5 面⁷。轉引自尹慶耀，《獨立國協研究》，頁 41。

⁷ 德意志銀行 (Deutsche Bank) 以前蘇聯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外匯獲得能力、教育水準等 12 個項目，各分為 12 等級，依所得點數合計 (滿點為 100)，列出各加盟共和國潛在能力排序如圖所示。而曾任職於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奧列尼克 (Игорий С. Олейник) 則將十五個國家分為三個集團，第一集團為已有某種程度發展的國家，包括烏克蘭、俄羅斯、波海三國與格魯吉亞；第二集團在經濟發展上雖慢了點，但未來仍可望有中等程度的發展，包括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哈薩克斯坦、亞美尼亞等；第三集團為土庫曼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與阿塞拜疆，由其資本與國民生產毛額觀之，它們多半還停留在 19 世紀半左右，近乎非洲工業不發達地區的國家。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經濟在蘇聯裡僅次於烏克蘭，為聯盟內部經濟表現的佼佼者。(參見圖 4-1) 但蘇聯解體後，三國的領導人們除急欲擺脫俄羅斯控制的陰霾外，亦普遍國家必須轉向西方並加強國際經濟合作，方能使經濟發展步入正軌。

(一) 愛沙尼亞

1. 經濟轉型

愛沙尼亞過去曾有蘇聯對西方貿易窗口之譽，但其獨立後仍無法自外於蘇聯經濟體系崩解的影響。獨立之初，愛沙尼亞的國內生產毛額在 1991 至 1993 年的跌幅曾一度高達 25%。愛沙尼亞為此大力培植私人企業，並開始私有化國營企業，其經濟亦於 1995 年後逐漸好轉。但 1998 年又受俄羅斯爆發金融危機所累，該國因而在 1999 年曾歷經一段衰退期，但後又漸上軌道。

愛沙尼亞於 1992 年即脫離盧布區並發行本國貨幣－愛沙尼亞克朗 (Estonian kroon, EEK)⁸，同時推行克朗貨幣委員會制度 (Kroon currency-board system)，並採固定匯率政策緊釘德國馬克，1999 年後則改緊釘歐元，愛沙尼亞並 2004 年 6 月參與「歐洲匯率機制」的第二階段進程 (European Exchange Rate Mechanism II, ERMII)。1992 年，愛沙尼亞的通貨膨脹雖曾一度高達 1000%，但在貨幣政策的運作下，1993 年旋即降至 90%，1997 年時則降至 11%，2003 年時更曾低至 1.3%，但之後又回升至 3% 至 4%。2004 年 5 月，愛沙尼亞因國內稅改與加入歐盟之故而出現通膨現象；加入歐盟的對愛沙尼亞的初步衝擊後雖逐漸散去，但通膨卻因世界油價上漲而未降低，在 2006 至 2007 年間仍維持在 3% 以上。持續的高通膨與經常帳赤字亦使愛沙尼亞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European Economic and Monetary Union, EMU) 的計畫受阻，由於加入與否攸關愛沙尼亞與其他歐盟會員國間匯率的穩定，未來愛沙尼亞仍以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為努力目標。

相較於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愛沙尼亞的私有化起步甚早且成效斐然。1993 年，瑞典國有電信公司 (Telia and Sonera) 即購進愛沙尼亞電訊公司 (Eesti Telekom) 49% 的股份，之後又持續擴大持股至 58.3%；愛沙尼亞航空 (Estonian Air) 亦於 1996 年出售 49% 的股份與丹麥快桅航空 (Maersk Air)，其後快桅航空又將股份轉售與丹麥、挪威及瑞典三國之跨國合營的北歐航空 (Scandinavian Airline System, SAS)；英國鐵路集團 (GB Railways Group) 亦於 2001 年購入愛沙尼亞鐵路 (Estonian Railways) 公司 66% 的股份。

愛沙尼亞係當前歐洲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全面與歐盟市場整合將有助於該國經濟迎頭趕上其鄰國芬蘭及瑞典。故愛沙尼亞致力於塑造有利的投資

⁸ 愛沙尼亞貨幣名 = 愛沙尼亞克朗，其輔幣為分，1 克朗 = 100 分；1 美元 = 12.584 克朗 (2005 年)。

環境，該國對內有所謂的「商業補助體系」(business support system)，企業得向政府申請軟硬體設施及人員訓練方面的補助，而研究機構與大學在產品技術研發領域內又列為優先補助對象。就外國投資者而言，該國則給予資訊與夥伴協尋溝通的輔助，協助其與當地政府部門進行溝通，以確保投資案能以最低成本在愛沙尼亞推行。⁹ 此外，愛沙尼亞以其擁有波羅的海區域其他國家同樣低廉的能源、人力及運輸成本，但卻能提供和其他斯堪地那維亞國家同樣的生產品質為號召，而吸引外來投資；並從立法面配合，以確保歐盟訴求之人力、資本、服務及物品等四大流通的無礙。¹⁰

得利於歐盟廣大市場及合作網絡，近年愛沙尼亞致力於知識經濟(knowledge-based economy)的發展，並大力鼓勵私部門對研發的投資；該國創新政策(innovation policy)的目的在於提供傳統產業協助，以期能帶動國家整體競爭力的提升。現階段的研發以生技、資訊科技及金屬產業最具規模與成效，且已有一定的國際知名度。¹¹以知名的Skype電腦通訊軟體及其前身Kazza軟體即為愛沙尼亞人所開發，資訊科技業的亮眼表現不但使其成為愛沙尼亞的經濟支柱之一，亦讓該國有「波羅的海矽谷」的美譽。

愛沙尼亞每年投入大筆經費，致力於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X-Road」計畫－網路資料庫的開發，希冀未來能進行全面的數位化與資訊化，並於2005年第四季開始提供3G服務，目標為將愛沙尼亞建設成世界上第一個「網際網絡」(Internet)國。屆時，該國公民只需憑其個人身分證，不僅可藉過「電子公民系統」進行納稅、辦理銀行手續、購物交易與各種遠端服務，同時還可憑此享受便利的大眾運輸系統服務。政府機關則可藉由「電子政府系統」提升行政效率與提供更為便民的服務。¹²

2.發展現況

今日的愛沙尼亞已全面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並開放金融、保險、電信市場和服務業，允許外國銀行在國內設置分支機構與外國人購地置產，同時取消外匯管制與實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ommon trade policy)，鼓勵本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自2000年起，愛沙尼亞的經濟成長率維持平穩成長狀態，平均增長率為5.2%；2005年的成長率更高達9.8%，不僅高於2004年的7.8%，亦遠超出過去

⁹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verview,”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4>).

¹⁰ “A Stable and Competi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6>).

¹¹ “The Move towards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5>).

¹² “Estonia on the way to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9>); “Information Polic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391>); “Communications,”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62-3.

5 年的表現，此乃得利於 2004 年內需增加與出口成長之故。2005 年，愛沙尼亞的內需雖不如以往，但出口卻更盛於前，並佔當年國內生產毛額的 84.2%。

據愛沙尼亞財政部（Ministry of Finance）的統計，2005 年該國國內生產毛額為 133.8 億美元，消費者物價指數（Consumer Price Index, CPI）為 4.1%，平均薪資為 8,089 克朗，平均薪資實質成長率為 6.6%。就國內產業部門而言，加工業、服務業與營造業產值成長快速；加工業於 2005 年的成長幅度達 12.1%，服務業達 10.2%，營造業更達 13.6%；政府部門僅有 2.5%；農林漁牧基礎產業則呈現負成長，下降 2.2%。

2005 年愛沙尼亞的失業率降至 7.9%，失業人口數相較於前年減少 11,500 人。失業率的下降係得利服務業與旅遊業的蓬勃發展，並因而帶動能源部門消費的成長；但其他產業部門失業率卻仍居高不下。愛沙尼亞失業率居高不下的癥結在於勞動供給者的知識及技能未能隨著產業升級而轉變，開放勞動市場允許勞工輸出固然可降低失業人口數目，但也在無形中惡化國內勞工的短缺現象。¹³

2005 年，全球景氣雖略為衰退，但愛沙尼亞的對外貿易狀況仍持續維持過往的高速成長，其出口成長率與進口成長率的差距高達 30%（參見圖 4-2），此乃得利於愛沙尼亞主要貿易夥伴經濟的穩定發展，及該國企業在國際市場競爭力提升之故；此外，愛沙尼亞加入歐盟後亦有利於該國產品的出口。儘管如此，愛沙尼亞的貿易赤字仍未見改善。（愛沙尼亞對外貿易情況參見圖 4-3）



圖 4-2：愛沙尼亞進出口成長率走勢圖（1999-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⁴

¹³ “Macroeconomic situation,” in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3-7.

¹⁴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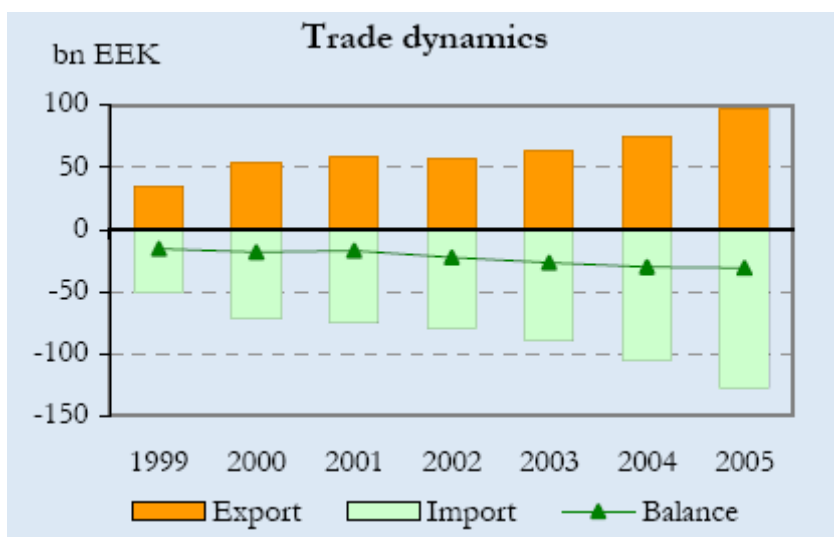


圖 4-3：愛沙尼亞對外貿易情況（1999-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⁵

2005 年，愛沙尼亞對外貿易總額達 2,247 億克朗，同比增長近 25%；其間，出口佔 43%，進口則佔 57%。整體而言，出口總額僅成長 2%；貿易赤字達 309 億克朗，亦較往年高 2%。機械設備製造業為虧損最嚴重的部門，赤字達 122 億克朗，同比增長近 20%；運輸業部門虧損達 66 億克朗；木材加工業與傢俱部門則為出超盈餘者。機械設備製造業的虧損之所以高達貿易赤字的 39%，乃肇因於國內擴大投資及外資流入刺激所致。

(1) 出口部分：

愛沙尼亞 2005 年的出口成長率為 29.9%，同比增長 10%，除第一季為 26% 外，整年度的成長率皆介於 30% 至 31%。其間，又以機械設備製造業產品的出口為最，其佔總額近 30%，此乃得利於歐洲及全球電信設備的旺盛需求之故。此外，木材加工與金屬加工部門亦維持一定的成長，僅有傢俱業因面臨中國同業的強烈競爭而維持原狀。礦物原料的出口份額則成長近 8%；能源燃料出口亦急遽上升，其一則緣於愛沙尼亞加入歐盟後計算模式有變之故，再者全球油價的高漲亦為主因。紡織業部分近年的出口則持續下滑，原因在於難以和亞洲國家廉價製品競爭，以及加入歐盟後進口原料成本攀升所致。（愛沙尼亞主要出口商品參見圖 4-4）

若以出口對象作一區分，2005 年愛沙尼亞對歐盟出口成長率由 16% 提升至 26%，對獨立國協及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則分別為 45% 與 46%；其中對獨立國協出口 9% 的提升，則得利於對俄羅斯出口大增之故。

¹⁵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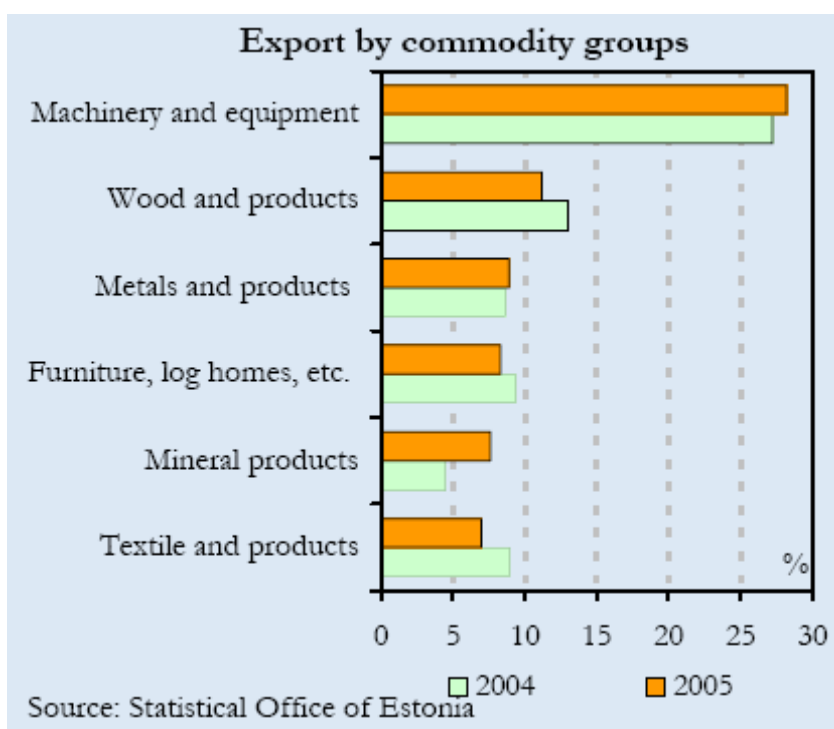


圖 4-4：愛沙尼亞主要出口商品比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⁶

愛沙尼亞的主要出口國則依序為：芬蘭、瑞典、拉脫維亞、俄羅斯及德國（各國所佔比例參見圖 4-5），其中以對芬蘭的出口增長為最，同比增長 44%，此係愛沙尼亞有半數以上的機械設備輸往芬蘭之故，且於該年內成長了 1.8 倍；對瑞典的出口退至總額的 11%；對拉脫維亞同比增長 41%；得利於雙重關稅制的取消，對俄羅斯則同比增長近 50%。儘管後續態勢普遍被看好，但愛沙尼亞經濟研究所仍提出警告，呼籲政府與民間企業的合作應進一步地增強，而國家對於研發的支持及貿易阻礙的關切仍嫌不足。¹⁷

2.進口部分：

愛沙尼亞 2005 年的進口成長率為 21.9%，其急遽的進口需求係源於外資流入、個人消費增加，及出口所需之原料及半成品的進口大增之故。由於全球油價飆漲與愛沙尼亞加入歐盟後燃料過境的有利條件，在眾多進口商品種類中，以礦物原料的增加為最，達 1.6 倍之多。機械設備亦因國內產業製程需要、產業再投資、資本流通與商品需求增加之故，而成長近 1/3。（愛沙尼亞主要進口商品參見圖 4-6）

¹⁶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4.

¹⁷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1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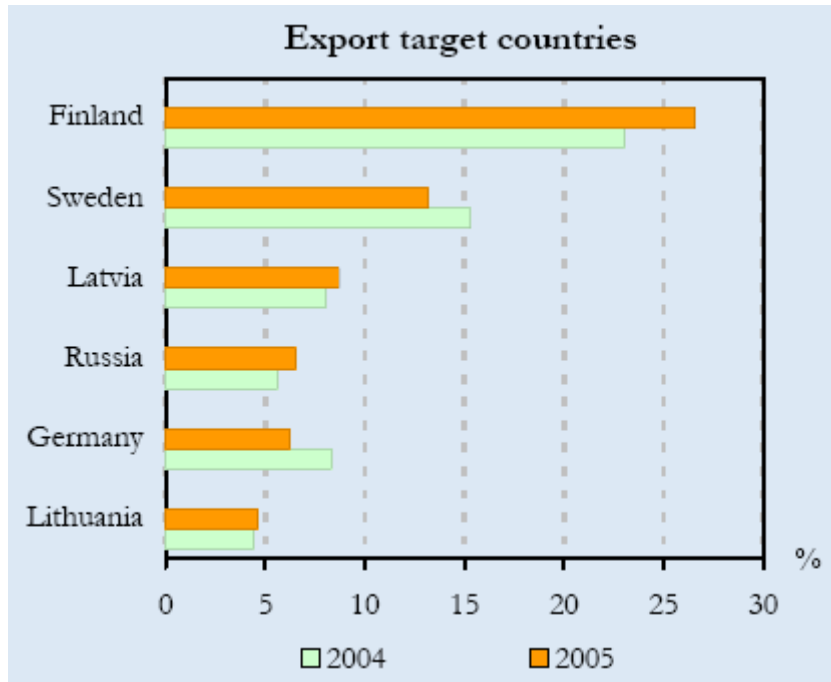


圖 4-5：愛沙尼亞主要出口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⁸

¹⁸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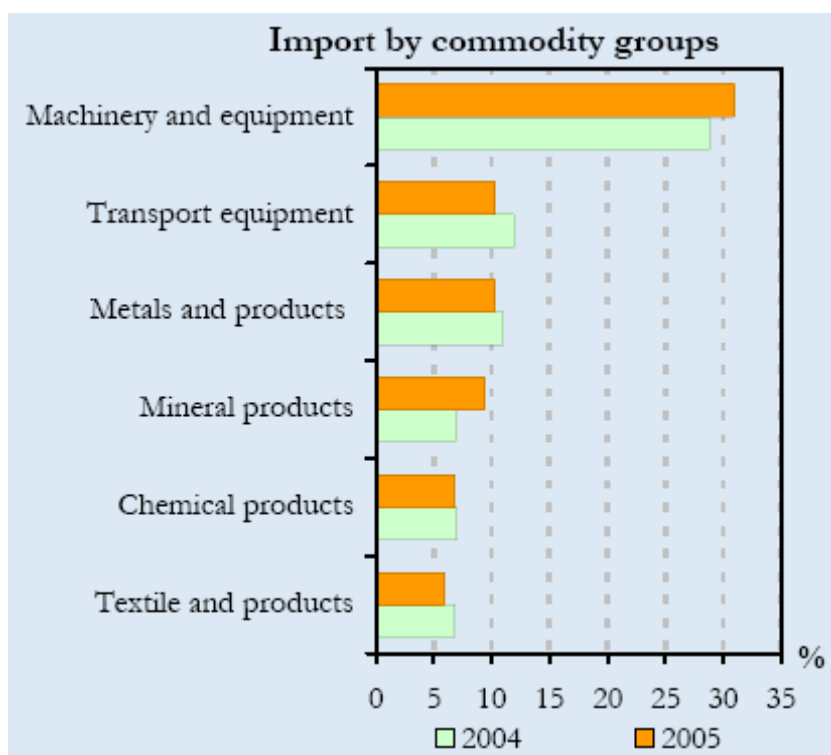


圖 4-6：愛沙尼亞主要進口商品比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¹⁹

若以進口對象作一區分，2005 年愛沙尼亞自歐盟進口成長率同比增長 19%，自獨立國協的進口則下降 1%。

愛沙尼亞的主要進口國則依序為：芬蘭、德國、俄羅斯、瑞典、拉脫維亞及立陶宛（各國所佔比例參見圖 4-7），其中自芬蘭的進口則由 2004 年的 20% 降為 8%，原因在於愛沙尼亞將訂單轉至工資較為低廉的亞洲國家，往年進口的半成品因而銳減；自德國的進口則因當年機械設備同比增加 1.7 倍，故有大幅的成長；自俄羅斯的進口則成長近 22%，其中礦物燃料佔了半數，而能源的進口則為 2004 年的兩倍。

由於企業持續擴張及產品開發需要之故，愛沙尼亞的進口成長率將因高度的進口需求而持續提高，但其仍低於出口成長率。²⁰

¹⁹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5.

²⁰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p. 1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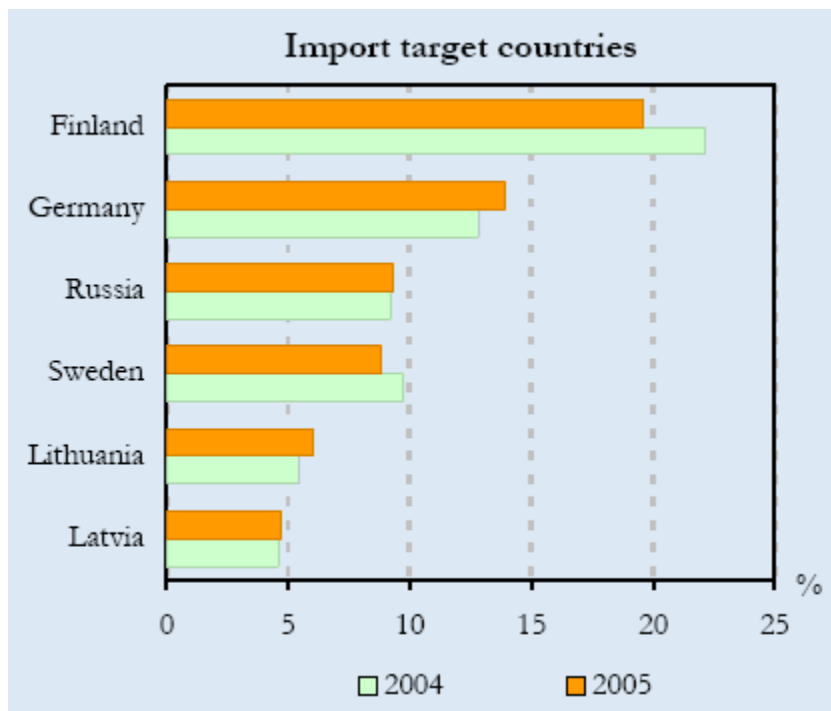


圖 4-7：愛沙尼亞主要進口國（2004-2005）

資料來源：Statistical Office of Estonia²¹

（二）拉脫維亞

1. 經濟轉型

和其他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一樣，拉脫維亞獨立後不可避免地受到過往統制經濟體系崩潰重組的衝擊，此反映於經濟表現即為拉脫維亞預算赤字的攀升，以及高達 1000% 的極度通膨。

得利於其工業基礎及轉運地利，拉脫維亞在獨立前的經濟表現不但在聯盟中名列前茅，亦為蘇聯預算的淨貢獻者。但獨立後，拉脫維亞面臨的經濟問題接踵而至：能源價格上漲、中央補貼取消、市場環境轉變、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產業型態被迫轉變，此使得拉脫維亞的預算赤字自上個世紀 90 年代以來即一直居高不下，且迄今依然。儘管如此，拉脫維亞當局十餘年來的努力亦未白費。如拉脫維亞過去向來為蘇聯工業中心，其製造業產值佔國內生產毛額的比例曾達 34.5%，而建築業亦有 9.7%；蘇聯解體後，隨著原料供應與市場的流失，上述產業自然逐漸萎縮，但拉脫維亞亦順勢將國內產業型態作一調整，服務業產值從 1990 年佔國內生產毛額的 31.9%，至 2005 年時已攀升至 73.8%，但製造業在拉脫維亞仍舊有其一席之地。

拉脫維亞獨立之初儘管飽受極度通膨之苦，但在貨幣政策成功的運作下，其 1992 年的 1000% 的通膨率已不復見，2003 年時該國通膨率已降至 2.9%，但

²¹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p. 15.

此後卻因加入歐盟所導致的通膨預期與 2004 年的國際油價上揚達 20% 之故，其通膨率於 2004 年又再度攀升至 6.2%；此外，行政管制價格（administratively regulated price）提高及間接稅率的協調亦為主因。入盟後，拉脫維亞需對酒類、菸草製品、燃料等貨品課徵貨物稅，亦需對多樣消費物品課徵增值稅。2005 年時則又因油價與惡性循環通膨之故，通膨又上升至 6.7%。2006 年前半年的通膨則相對於前兩年緩和，但仍有待上述成因逐漸消失後方能漸趨平緩。拉脫維亞當局現階段的目標為在 2007 至 2008 年時將通膨率壓低至 2% 至 3% 之間，並將預算赤字降至國內生產毛額 3% 以下，以期能符合歐盟的規定。

但此亦為拉脫維亞當局的難題所在，拉脫維亞拉特緊釘歐元的作法固然提高其穩定性，但也限制央行運用貨幣政策控制通膨的能力；匯率風險固然減少，但卻也更刺激了借貸，而任何利率的增加都將導致外幣借款的增長。提供貸款的銀行多屬外資，而它們在提供貸款時通常又不會顧慮拉脫維亞的經濟形勢。

拉脫維亞在私有化方面亦有相當成效，除讓外資藉由策略投資方式購買國營事業股份外，當局亦對國內公開發行股票，在 1998 年前即已完成 40 家以上國營企業的私有化。不過在重要攸關國計民生企業的私有化上，當局仍持保留態度，如在 2005 年 6 月生效的私有化法規裡即將拉脫維亞能源公司（Latvenergo）與國家鐵路公司排除在外。2003 年起，拉脫維亞當局已開放國內電信市場，拉脫維亞電信（Lattelekom）將不再壟斷國內市場；此外，拉脫維亞行動電話公司（Latvijas mobilais telefons）、拉脫維亞電信及波羅的海航空（AirBaltic）的後續私有化進程亦在討論中。

受 1998 年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波及，拉脫維亞近年致力於分散風險，降低對俄國的依賴；繼 1999 年 2 月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後，該國又於 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國家經濟現已逐漸復甦。

拉脫維亞現階段內需旺盛，但出口競爭力下降，而外資的大量流入更引發前所未有的借貸增長。為促進出口擴張，拉脫維亞亦於 2004 年 10 月 12 日通過以 2005 至 2009 年為期之「拉脫維亞出口拓展計畫」（Latvian export promotion programme），以沿續在 2004 年底到期的「拉脫維亞外貿國家計畫」（National Programme of Foreign Trade of Latvia）。其主要作法為：在海內外設置出口拓展機構、提昇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專業能力、支援出口活動、發展與確保拓展出口的財務機制，目的在於提昇國內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同時在開拓新市場之際，亦維持在既有市場的市佔率。²²

加入歐盟後，拉脫維亞所引以為傲的低廉工資與純熟技術優勢並未帶來預期的收益，原因在於製造業的工資水準亦逐漸趨近於歐盟國家，如此一來與亞洲開發中國家相較又相對處於劣勢，此亦為當局未來仍需著力之處。

²² “Export promotion policy,”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3908>).

2.發展現況

2000 至 2004 年間，拉脫維亞國內生產毛額年均成長率為 8.1%，2005 年同比增長達 10.2%，2006 年第一季同比增長 13.1%，(拉脫維亞主要經濟指標參見表 4-1)

表 4-1：拉脫維亞主要經濟指標（2002-2006）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國內生產毛額	6.5	7.2	8.6	10.2	11.0
民間消費	7.4	8.2	9.5	11.4	11.0
政府支出	2.2	1.9	2.1	2.7	3.0
出口	5.4	5.2	9.4	20.7	7.6
進口	4.7	13.1	16.6	13.5	8.4
消費者物價指數	1.9	.9	6.2	6.7	6.0
中央政府 預算收支平衡	-2.3	-1.6	-1.1	-1.2	-1.5
中央政府債務	13.1	13.2	13.2	10.7	10.5
經常帳餘額	-6.6	-8.1	-12.9	12.4	-12.5
外來投資	2.8	2.6	5.1	4.0	6.0
失業率	12.0	10.6	10.4	8.7	8.0

單位：同比增長（%），2006 年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²³

拉脫維亞近年經濟的逐漸復甦固然與內外需求穩定成長有關，但拉脫維亞於 2005 年 5 月 2 日加入「歐洲匯率機制」第二階段進程，對歐元採取固定匯率的政策亦功不可沒，此除能降低匯率風險外，亦給予企業投資的穩健基礎；未來待完成既定的要求後，可望再進一步加入「歐洲經濟暨貨幣聯盟」。

另一經濟發展危機則為經常帳赤字，此起於高度內需與投資爆增所致。2005 年，該國經常帳赤字達國內生產毛額 12.4%，僅次於 2004 年 0.5 個百分點。2006 年第一季同比惡化 3.7%，達國內生產毛額 14.6%，情況仍未見好轉。就中期而言，出口的快速增加可望降低赤字，但生產現代化所引起的進口需求卻又可能抵銷前者的效果，唯一能冀望的是加入「歐元區」(euro zone) 後赤字得以完全平衡。

自 2000 年起，拉脫維亞之財政赤字已控制在「馬斯垂克條約」(Maastricht Treaty) 所訂之最高上限—國內生產毛額 3% 內，而其財政狀況亦逐年改善中。

²³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以 2005 年為例，拉脫維亞的預算赤字為 1.052 億拉特，佔國內生產毛額 1.2%，已低於原先訂定的目標；2006 年前 5 個月的政府歲入同比增長 27.6%，支出同比增長 17.4%，盈餘達 2.48 億拉特。拉脫維亞的中央政府債務目前則列居歐盟國家最低者，2005 年底，該國中央政府債務為 9.55 億拉特，佔國內生產毛額 10.7%。

就進出口而言，拉脫維亞自獨立後與歐盟國家的貿易即持續擴大；以該國 2005 年貿易總額為例，同立陶宛的貿易額即佔 12.7%，德國 12.6%，愛沙尼亞 9%，俄羅斯 8.3%，瑞典 6.1%，波蘭 5.9%。在加入歐盟後，拉脫維亞同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歐盟新成員國的貿易成長快速，特別是與波羅的海國家的貿易量在近兩年內成長近兩倍之多。2005 年，拉脫維亞出口成長最快的產品主要為礦物原料、飼料、汽車運輸工具及機械製造設備。

拉脫維亞近年的出口額亦持續上升中，2000 至 2002 年度成長率為 11% 至 12%，2003 年為 17%，2004 年為 30%，2005 年為 34%。其中，2004 至 2005 年的增長部分為出口價格上揚之故；2005 年的進口同樣大幅增加，同比增長 28%。2006 前 5 月出口產值同比增長 11.8%，進口則同比增長 26.4%，進口大幅增加的原因部分為投資需要，另一則為能源價格上漲所致。

伴隨經濟的成長，拉脫維亞的實質薪資所得亦隨之攀升，以 2005 年和 2000 年相較即大幅成長 36% 之多，但 2005 當年僅同比增長 9.7%。值得注意的是貧富差距的現象亦愈趨嚴重，如 2000 年的吉尼係數 (Gini Index) 為 0.34，但 2005 年則成長至 0.36。

失業現象的問題則是明顯得到改善，失業率在 2000 年時為 14.4%，但到 2005 年時已降至 8.7%；此外，若以雇傭率計算，2005 年與 2000 年相較則成長了 10.3%。失業問題的另一面則為區域發展落差問題，東部的拉特蓋爾區 (Latgale region) 2004 年的失業率即高達 12.8%，居全國之冠，主因在於當地基礎建設及商業活動均不足之故。

在拉脫維亞當地的投資則持續地增加，如 2005 年對固定資產 (廠房、土地、運輸工具) 的投資即超過 2000 年兩倍之多，期間的年度成長率為 15.7%。至 2005 年底在拉脫維亞的外資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FDI) 已累計達 28.36 億拉特之多，佔年度國內生產毛額 40.4%；而過去五年內的外資則平均為當年國內生產毛額的 3.4%。在拉脫維亞加入歐盟後，外資更是有增無減，在 2005 年達國內生產毛額的 4%。就外資所投資的產業部門而言，服務業佔有較多的份額；2005 年時，對能源及金融部門的外資投資則有明確增加趨勢。若以投資國家為區別標準，則有 3/4 為歐盟國家。累計至 2005 年底，在拉脫維亞投資的國家依序為：瑞典 (13.9%)、德國 (13.3%)、愛沙尼亞 (9.4%)、俄羅斯 (8.9%)。²⁴

(三) 立陶宛

²⁴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1.經濟轉型

同受蘇聯經濟體系崩潰所累，立陶宛獨立後立即被破面對的問題一為極度通膨，另一為如何改變國內失衡的經濟結構，朝向市場經濟轉型。

1992年10月，立陶宛在通膨指數高達1020%之際宣布退出盧布區，並於次年發行本國貨幣立特，儘管如此當年通膨指數依然居高不下。1994年4月，立陶宛當局改行貨幣委員會制度，並採取固定匯率政策緊釘美元。在1996年前通膨即已降至24.6%，1998年降至5.1%，1999至2001年間更一度低至1%。但獨立後數年間的嚴重通膨卻使得人民的儲蓄所得被嚴重消磨，多數人民仍處於貧窮狀態，實質工資亦於1995年後方逐漸提升。

2002年2月，立陶宛當局改行緊釘歐元的匯率政策，目的在於降低與歐洲主要貿易國家間匯率的波動，以利於國內經濟的穩定成長。得利於貨幣政策的運作，立陶宛不僅有效降低了通膨，自2004年5月加入歐盟後，立陶宛亦致力推行商品、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亦為歐盟新會員國中率先加入「歐洲匯率機制」第二階段進程的成員之一。在多項所謂的馬斯垂克標準上，立陶宛皆能達到歐盟的要求，唯獨通膨指數仍未及標準，原預定於2007年加入歐元區的計畫即因當年通膨指數達2.7%而遭拒。因此，降低通膨而加入歐元區仍為立陶宛未來努力的目標。

財政方面，立陶宛的預算赤字在上個世紀90年代間平均約為國內生產毛額的2%，僅在1992、1995及受1998俄羅斯金融風暴所累的經濟衰退期間較高；2000年後，當局持續緊縮預算，此後連年高於7%的經濟成長率²⁵更使預算赤字於2003年間一度低至當年國內生產毛額的0.3%，但2004年又攀升至2.4%，2005年則又降為1%。

立陶宛過往經濟結構的長年失衡，使其獨立後國家經濟隨即受到衝擊，反映於國內生產毛額即為逐年的下滑，1991年下跌5.7%，1992年又下跌21.3%，1993年跌幅稍減為16.2%，直至1994年方稍微改善為9.8%。為此，立陶宛當局除採前述緊釘美元的固定匯率政策外，私有化亦同步進行，截至1995年底已有83%的國營企業進行了私有化。

正因長年經濟結構失衡所致，立陶宛產業多為能源密集且不具國際競爭力，並多半自獨立國協國家進口原物料再加工出口，因而外資早期亦偏好食品或紡織等私有化進程較快的輕工業，後方逐漸擴及其他產業。但立陶宛起初對私有化亦抱遲疑態度，主要在於對外資趁機從中操縱，以及對私有化進程間貪瀆及透明度不足的懷疑所致。

另一方面，獨立迄今雖逾十餘年，但立陶宛在能源物料上對獨立國協國家的需求仍未降低，因此對獨立國協國家的貿易逆差仍未有所改善。這也連帶對

²⁵ Bratčikovie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 4.

國內產業轉型有所影響。但整體而言，工業與農業產值在國內生產毛額中的比重已逐年降低，由 1991 年的 65% 降至 2005 年的 26%；反觀服務業的產值比重則是逐年攀升，2005 年時已達國內生產毛額的 60.8%。凡此無不顯示立陶宛當局推動經濟轉型的努力。

2. 發展現況

立陶宛近年經濟持續發展，國內生產總值逐年增長；2006 年國內生產毛額達 81,991.4 百萬立特，同比增長 7.5%。其中，又以生產及消費產業表現最佳，其分別為製造、建築、國內貿易、餐飲服務及運輸交通等相關產業，但農林漁牧及水、電、氣供應等產業的表現則呈下滑現象。因內需旺盛之故，零售業 2006 年貿易額同比增長 14.1%，餐飲業增長 4.2%，服務業更達 24.9%；製造業銷售值同比增長 8.7%，工業部分則同比增長 7.3%，境內投資更達 18.5%。對外貿易增長迅速，出口額同比增長 18.4%，進口額則同比增長 23%。國民薪資逐年成長，失業率大幅下降。²⁶

立陶宛經濟已連續四年維持 7% 以上的成長率。該國 2006 年國內生產毛額為 1996 年的 3.64 倍，為其獨立後的最佳表現。國家經濟增長遠高於歐盟平均水準，持續居歐盟國家前列。（歐盟 25 國歷年經濟成長率為：2003 年－1.3%，2004 年－2.4%，2005 年－1.7%，2006 年－2.8%）截至 2006 年末，該國國債為 14,235 百萬立特，等於全年國內生產毛額預估值的 17.5%，為歐盟該項指標最低的國家之一。其中，外債為 10,195 百萬立特，占國債總額 71.6%。²⁷

表 4-2：立陶宛主要經濟指標（2002-2006）

²⁶ Bratčikovie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p. 4-5.

²⁷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2006 年立陶宛經濟形勢綜述」（<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jingji/200704/20070404593831.html>）。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國內生產毛額	51,971.2	56,804.0	62,586.7	71,200.1	81,991.4
國內生產毛額成長率	6.9%	10.3%	7.3%	7.6%	7.5%
國家預算收益	8,900.3	9,624.6	11,794.0	14,153.1	16,804.5
國家預算支出	10,011.7	10,815.5	12,652.5	14,821.5	17,997.7
預算赤字佔					
國內生產毛額 (同比)	-2.1%	-2.1%	-1.4%	-0.9%	-1.5%
通膨率	-1.0%	-1.3%	2.9%	3.0%	4.5%
資本投資	8,124.3	8,677.7	10,096.8	12,186.0	151,969.4
出口	19,117	21,263	25,819	32,767	38,811
進口	27,479	29,438	34,384	43,152	53,073
經常帳餘額佔					
國內生產毛額 (同比)	-5.1%	-6.8%	-7.7%	-7.2%	-10.8%
失業率	13.8%	12.4%	11.4%	8.3%	5.6%
就業人口 (千人)	1,405.9	1,438.0	1,436.3	1,473.9	1,499.0
平均每月薪資 (立特)	1,013.9	1,072.6	1,149.3	1,276.2	1,500.2

單位：百萬立特，2006 年度數值為預估值

資料來源：摘自 Bratčikoviėnė,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 4.

2006 年立陶宛工業穩定成長，同比增長 7.3%；農業則因受自然災害影響，同比下滑 8.3%。2006 年固定資產投資額為 15169 百萬立特，同比增加 18.5%。

立陶宛 2006 年之外貿出口額為 38,810.9 百萬立特，同比增長 18.4%；進口額為 53,073.2 百萬立特，同比增長 23%；貿易逆差達 14,262.3 百萬立特，同比增加 37.3%，明顯增大。²⁸2006 年與立陶宛貿易往來同比增長幅度最大的國家，以荷蘭 48.3% 為最，波蘭 37.8% 次之，繼之為拉脫維亞 35.2%。(參見圖 4-8)

²⁸ I. Jocienė, J. Rukšėnaitė, "Foreign Trade,"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55 & 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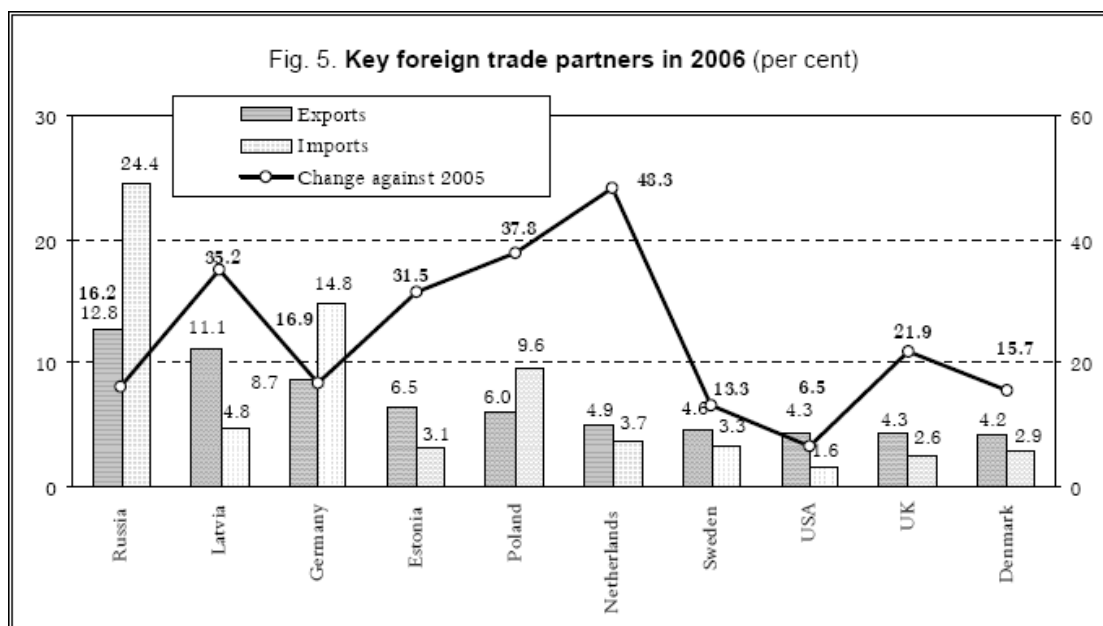


圖 4-8：立陶宛主要貿易國（2006）

資料來源：I. Jocienė, J. Rukšėnaitė, “Foreign Trade,”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59.

歐盟國家在立陶宛進出口貿易額份額裡皆佔有極高的比例，其中出口為 63.2%，進口為 62.4%，而德國又以佔 12.2% 的貿易額居歐盟國家之首，但立陶宛與其則有 4,516.9 的百萬立特逆差。立陶宛對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則各享有 1,770.6 與 891.8 百萬的順差，但對獨立國協國家近 6.6 億立特的逆差則仍延續。（參見表 4-3）

截至 2006 年底，立陶宛的 M3 貨幣總量（歐盟各國央行重要指標）為 363 億立特，同比增長 22.7%。同年年底外匯儲備為 57.73 億美元，同比增長 51.29%，為近年來最佳水準。同歐元掛鈎的立特繼續升值，2006 年一美元兌換立特的平均匯率為 2.7513，同比升值 0.8%，創近年新高。

截至 2006 年三季度末，在立陶宛的外國直接投資累計達 250 億立特（約 90.87 億美元），較 2005 年底增長 4.6%。主要外資來源為俄羅斯（占全部外資 20%）、丹麥（16.3%）、瑞典（11.7%）、德國（10.5%）、芬蘭（7.1%）。外資主要分佈於製造業（占外資總額的 34.5%）、金融仲介（17.7%）、交通和通訊（11.9%）、批發和零售貿易（11.8%）、水、電、氣供給（11.5%）等行業。截至 2006 年三季度末，立陶宛對外投資累計對外投資總額達 31.26 億立特（約 11.36 億美元），較 2005 年底增長 47.62%。對外投資主要集中於拉脫維亞（占對外投資 34.1%）、俄羅斯（13.5%）、波蘭（12.1%）、烏克蘭（9.9%）、愛沙尼亞（6.8%）。

2006 年，立陶宛全國就業人數為 149.9 萬，失業人數為 8.93 萬，失業率為 5.6%，同比下降 2.7%，為近十年的最低值，並低於歐盟 27 國平均水準（7.9%），

係歐盟成員國中失業率下降最顯著者。人口外移現象有所緩解，全年移居國外 1.26 萬人，同比減少 19%。²⁹

表 4-3：立陶宛主要貿易往來國家（2006）

	出口			進口			盈餘
	貿易額	比例	同比增長	貿易額	比例	同比增長	
總額	38,810.9	100.0%	18.4%	53,073.2	100.0%	23.0%	-14,262.3
歐盟國家	24,509.2	63.2%	14.4%	33,131.8	62.4%	29.5%	-8,622.6
德國	3,359.5	8.7%	9.2%	7,876.4	14.8%	20.5%	-4,516.9
英國	1,665.5	4.3%	8.0%	1,378.9	2.6%	44.4%	286.9
法國	1,604.9	4.1%	-30.3%	1,673.2	3.2%	38.3%	-68.3
義大利	802.0	2.1%	27.0%	1,781.4	3.4%	39.5%	-979.4
丹麥	1,621.1	4.2%	14.2%	1,527.0	2.9%	17.4%	94.2
瑞典	1,772.4	4.6%	8.5%	1,756.5	3.3%	18.5%	15.9
荷蘭	1,901.6	4.9%	89.1%	1,964.2	3.7%	22.6%	-62.6
比利時	485.0	1.2%	-21.4%	1,300.0	2.4%	35.1%	-815.0
波蘭	2,338.8	6.0%	29.1%	5,100.4	9.6%	42.3%	-2,761.6
拉脫維亞	4,313.1	11.1%	28.3%	2,542.6	4.8%	48.9%	1,770.6
愛沙尼亞	2,522.8	6.5%	30.2%	1,631.0	3.1%	33.4%	891.8
獨立國協	8,253.0	21.3%	41.9%	14,885.2	28.0%	10.8%	-6632.2
俄羅斯	4956.3	12.8%	44.8%	12,975.4	24.4%	8.1%	-8019.1
白俄羅斯	1473.6	3.8%	38.6%	944.7	1.8%	25.4%	528.9
烏克蘭	1005.5	2.6%	35.2%	721.6	1.4%	41.2%	283.9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1264.5	3.3%	38.6%	526.9	1.0%	5.9%	737.6
美國	1681.9	4.3%	9.0%	859.3	1.6%	1.9%	822.6

單位：百萬立特

資料來源：I. Jocienė, J. Rukšėnaitė, “Foreign Trade,”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59.

²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2006 年立陶宛經濟形勢綜述」（<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jingji/200704/20070404593831.html>）。

第四章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的內部困境

緣於波羅的海特殊的歷史、地理及人文環境，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除了受到前蘇聯體制的遺緒外，其現今政經發展在背負著沈痛歷史背景中，積極推動轉型，以求促進國內經濟成長、政治穩定，然而仍有其他複雜的因素存在，例如種族、宗教、疆界等皆是，更使得三國在轉型過程中，情況顯得複雜。

壹、 民族問題

一、 族群問題

(一) 國籍問題

波羅的海國家獨立之後，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及立陶宛境內民族多以本國民族居多，然而在前蘇聯政權的遺緒之下，境內俄羅斯人不論是在當地出生、境外移入或是派兵駐紮等，皆佔各國民族組成份子極大比例（愛沙尼亞 25.6%、¹拉脫維亞 29.6%、²立陶宛 6.3%）。³由於前蘇聯政權，造成境內俄羅斯人時常遭受到仇視的問題，因此各國在處理國籍問題，更需謹慎。

1940 年蘇聯將三國併入後，對三國民族主義傾向實行高壓政策，並大量向三國移民，推行俄語，縮小其民族特徵。使得三國原先發展水準較高，居民生活水準與瑞典、芬蘭相近，二次大戰後卻不斷拉開距離，因此，更增加三國居民對蘇聯的不滿。

在1991年末時，波羅的海三國所跟隨的是三種不同的路徑。愛沙尼亞與立陶宛分別於1992年及1991年通過國籍法；然而拉脫維亞並未通過，只恢復之前蘇聯時期人民（及其後代）的公民權。官方說法是國籍法必須等到新國會選舉後才能生效，拉脫維亞民法最後終於在1994年6月21日通過。這三種法令可被歸類為融合-排外：立陶宛，屬地主義與屬人主義、拉脫維亞，不採用屬地主義，而每年設立的窗口也只用來檢驗某些類型人民的申請書：1996年，年齡介於16~20歲並出生於拉脫維亞的民眾；1997年，年齡25歲以上的民眾等等，而對於在拉脫維亞境外出生的民眾，原始法律規定則必須等到2001年~2003年始得以申請。

¹ “Esto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

² “Latv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³ “Lithua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1、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於1992年頒佈法令。批准追溯至1940年代愛沙尼亞公民資格及其後代；其餘則必須居住於愛沙尼亞達兩年以上並且通過愛沙尼亞語考試。1995年1月更批准了國籍法延伸條例，規定必須居住於愛沙尼亞至少兩到五年，才可以取得公民資格。

2、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於1994年7月採行，並批准1940年以前拉脫維亞公民及其後代的國籍；而在拉脫維亞出生的人，並且居住長達十年以上，且通曉拉脫維亞語，則在1996年開始申請拉脫維亞國籍（境外移入的則可於2003年申請）。

而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後獨立時期的國籍法則因為人權理由，飽受政府間組織的批評，他們將長久居住於境內的俄羅斯人的國籍排除於整體的人口中。由於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申請加入歐洲理事會與歐盟的可能性，兩國人民都希望藉由政府間組織所訂定的關聯原則條件而被注意到。因此特別規定國籍與人權為條款中的一部份，並且希望兩國能切實遵循隨著領土國籍的浮現而發展出來的國際法。在歐洲，推動國家走向更融合的角色確需要由像歐盟與政府間組織，以及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來扮演，無庸置疑的，在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國籍法上，這些組織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在最近例子中，OSCE國家少數族群高級公署建議包含下列幾項條款：非公民成為公民的權力、更進一步的歸化程序、窗口系統的廢除、同意在拉脫維亞出生但無國籍的小孩取得該國國籍、於居住地居留的時間不再侷限於需超過五年以上、降低國籍歸化的費用、以及簡化拉脫維亞歷史與憲法的考試。這些條款於1998年6月22日經過修正，拉脫維亞國會同意，當天經由高級公署三讀通過。⁴

在高級公署的分析下，事實上，這兩個國家的非公民少數族群，假設數量並不多的話，並且想居住於此，則最終將被融合，這意味著他們得以在愛沙尼亞或拉脫維亞感受到安全，並且對這兩個國家發展出忠誠與信賴感。由於關係到非公民的現在與未來的地位將會歸化以取得愛沙尼亞或拉脫維亞公民將會是主要或是最簡化的方式。

此外，除了前蘇聯公民，其他非公民不需與俄羅斯有所關聯也可以申請俄羅斯國籍，如此一來，將會使原本就已存在的忠誠於俄羅斯聯邦的族群更顯擴大（已經有將近13萬或近佔愛沙尼亞總人口的10%，但仍少於拉脫維亞）。另外，因為國際法的緣故，一個國家必須保護僑民的權利，因而更增強了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境內俄羅斯公民群起領導干預這些國家的內政的企圖心。⁵

⁴ Patrick Weil. *Access to Citizenship: A comparison of twenty five nationality laws*. 2001.

⁵ Rob Zaagman, *Conflict Preven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 The OSC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3、立陶宛

立陶宛於1991年12月採行。批准立陶宛永久居民，不論種族為何，皆可以申請為公民。截至1993年，超過90%以上的非立陶宛裔居民申請成為該國公民。⁶

立陶宛在1990年3月11日脫離蘇聯宣告獨立之前，在1989年11月3日就已經採用首次國籍法。法條中賦予境內所有永久居民，不論種族、語言、宗教或職業，皆能獲得立陶宛國籍。⁷1991年11月3日終止登記之時，已經有90%以上的居民選擇成為立陶宛公民。⁸同年12月5日，立陶宛通過第二次國籍法，賦予1940年6月15日以前，居住於立陶宛的所有公民及永久居民及其後代成為新興獨立國家，立陶宛國籍。1991年的新法律更將外國人歸化成為立陶宛公民的標準降低。因此外國人可能經由出生或歸化程序取得公民資格。而外國籍成人的歸化，則有下列幾種條件：（1）申請人必須通過立陶宛語的筆試及口試，以及基本的憲法常識；（2）申請人必須居住於立陶宛十年以上，並且擁有固定工作或是合法居留權。縱使法律條文中並無提及禁止前蘇聯軍隊成員取得公民資格，但憲法法庭仍舊規定，除非政府特別批准，他們也無法獲得永久居留及取得公民資格。

立陶宛的歸化過程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並無相異；然而國籍在立陶宛並無爭議性，因為立陶宛接受所有蘇聯時代的移民為公民。因而在立陶宛獨立之後，與其他兩個國家一樣，人口結構中並無數量龐大的無國籍人口。探究其背後的原因，立陶宛對於非立陶宛裔種族實行「俄羅斯化」的程度與其他兩國相比較要來的低。立陶宛裔總人口數仍維持與戰爭時期相當，並無大變化，大概佔總人數的80%。

相較之下，立陶宛與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民族在1930年、1990年之間國家中的百分比差異更為深刻；1935年時，立陶宛民族的百分比為75.5%，然而到了1995年時，卻降為55.1%；反觀愛沙尼亞，於1934年時，境內多數民族甚至高達人口總數的88%，到了1989年，降低至61.5%。⁹因此，事實上，立陶宛民族在沒有放棄民主雄心、民族主權或母語及文化的情況下，仍舊決定對蘇聯時代的移民制訂開明的政策以利他們的歸化。¹⁰

Minorities in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European Centre for Minority Issues, (ECMI) Flensburg, April 1999, pp.34-36

⁶ Shannon Kile. *The Baltic dilemma and relations with Nordic Europe*. SIPRI, 1995

⁷ 參閱Zenonas Petrauskas, *Issues of Citizenship in the New Constitutions*,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of Europe's UniDem Seminar on Citizenship and State Succession held in Vilnius, 16-17 May 1997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98) p. 27.

⁸ Council of Europe: Doc. 6787,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for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March 2, 1993, p. 11.

⁹ Data on ethnic composi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s found in Ineta Ziemele *The role of state continuity and human rights in matters of nationality of 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Baltic States at Historical Crossroads* Tavalds Jundzis, ed. (Riga: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 p. 260

¹⁰ Nida Gelazis, *Post-Accession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the Statelessness Problem in the Baltic States, Redefining the European Project*, Halki – Greece, June 23-27, 2004, pp.3-4.

（二）波羅的海俄羅斯人問題

1940年代，蘇聯將軍隊駐紮於波羅的海三國，被併入成爲蘇聯的附屬。也開始一連串的民族主義、反史達林主義的淨化行動。史達林殘忍與不人道的行爲對右翼民族主義派造成影響，在勞動階級的政策上也失去判斷力。因此導致後來德國軍隊於1941年入侵波海與蘇聯對抗時，反而削弱了波海地區反對德國的勢力。

由於波羅的海特殊的歷史背景與地理位置，縱使到了現在，俄羅斯不但在與波羅的海合作及波羅的海與西方的關係上，仍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在蘇聯瓦解三國獨立之後的第一年，俄羅斯迫使面對處理蘇聯時代的遺緒。新興獨立的俄羅斯聯邦則承擔了所有蘇聯時代遺留下來的一切事物，原因在於俄羅斯希望延續舊帝國的一切，因此希望繼續保有一切的優勢成爲超極強國；但同樣的，俄羅斯也遺留下龐大的問題。因此，波羅的海三國最急迫的議題就是：前蘇聯軍隊的撤軍、境內數量龐大的俄羅斯民族（使用俄羅斯語）、及解決邊境問題。一開始，俄羅斯與世界各國一樣，將波羅的海三國視爲實體。¹¹蘇聯遺緒所造成的問題在波羅的海三國中，不盡相同，而三國的外交與經濟政策隨著獨立而有顯著的不同方向。因此俄羅斯與歐洲開始將三國視爲不同個體。

（1）愛沙尼亞

蘇聯遺緒對愛沙尼亞來說，獨立後最大的問題就是在蘇聯政權期間，爲了讓工人便於工作上的作業，刻意灌輸的俄語，因而造成數量龐大俄語人口（佔總人口30%）。在愛沙尼亞獨立之後，爲了保障這些需有國籍公民的權利，愛沙尼亞恢復了1938年的國籍法，僅僅准許在共和國戰爭期間的公民及其後代成爲愛沙尼亞公民。因此，除了在戰後移居到前愛沙尼亞共和國的俄國人之外，他們的後代也自然而然的成爲愛沙尼亞公民。任何人只要在愛沙尼亞境內居住兩年或兩年上，皆可以申請成爲公民，但仍須通過愛沙尼亞的筆試與口試。縱使俄羅斯人居住在愛沙尼亞已數十年，但在蘇聯政權期間並未迫使他們學習愛沙尼亞語，因此突然之間他們必須面對學習如此困難的語言。結果是42%的愛沙尼亞公民，絕大部分是俄羅斯人，無法在1992年9月20日的大選中投票。在俄羅斯，這樣的議題會被愛國者渲染，然而在愛沙尼亞，則成爲了愛沙尼亞政府違反人權，剝奪龐大的俄語少數族群的權利。因此國籍法成爲對前蘇聯共和國開明政策的最大挑戰，同時也成爲愛沙尼亞與俄羅斯關係的絆腳石，更造成了愛沙尼亞與西方國家往來關係無可解釋的問題。¹²

如同其他兩國一樣，愛沙尼亞做迫切需要處理的問題就是盡快將1991年底仍駐紮在當地的12萬5千名蘇聯軍隊撤軍。蘇聯軍隊爲前蘇聯政權所遺留下的一大問題，當時有超過一百萬以上的蘇聯軍隊，仍舊駐紮在蘇聯瓦解後新興獨立的愛

¹¹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93, pp. 337-345.

¹²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93, pp. 337-340

沙尼亞境內。而俄-波撤軍談判歷程也變得惱人冗長，最後終於在1991年12月1日完成撤軍談判，同意撤軍行動；但到了1992年末，俄羅斯軍隊仍舊駐紮當地，並且也只承諾1994年時才願意撤軍。如此，波羅的海三國認為前蘇聯軍隊持續居留於外國領土，違反了國際法；然而俄羅斯辯稱他們只是後勤軍隊，並且堅稱他們撤軍中。因之，俄羅斯與波羅的海皆面對現實，嘗試在其他方面尋求兩者皆可接受的協議。¹³

關於撤軍，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已經將這項問題當作一項個別的議題持續談判中，但到了1992年中，俄羅斯開始將三國視為個別的國家。俄羅斯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協商的結果，因為撤軍延期，因而凍結了境內龐大數量的俄羅斯人口的公民權。結果是駐紮在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境內的俄羅斯軍隊，於1994年夏天完全撤軍，隔年，立陶宛境內的軍隊也同樣撤軍完成。¹⁴

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於重獲獨立後，基於國家地位的持續正當性，雙雙通過國籍法，根據屬人主義原則（*jus sanguinis*），¹⁵1940年6月以前的公民及其後代自然擁有該國公民權。在1940年佔領後來到該國的人民，則可透過歸化程序取得公民。這項政策影響的不只限於俄羅斯民族，同樣影響到於1918年宣告獨立前移居此地的愛沙尼亞民族與拉脫維亞民族。對當地語言與歷史的認知，則被設定為取得歸化國籍的條件。

然而，一開始語言測試的困境卻轉變成為國際衝突，例如俄羅斯政府、歐洲議會、以及其他人權組織等聲稱如此一來，將導致許許多多成長於波羅的海地區的老一輩俄羅斯人無法取得國籍的後果。結果修改了測驗的方式，但是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境內某些比例上的俄羅斯人，則仍舊處於非公民或外國人身份，並且自認為遭受歧視，在這樣的認知之下，造成他們蓄意規避歸化國籍。語言的議題依舊延燒，尤其是在拉脫維亞境內，在當地許多人士抗議政府編列60%的預算以做為拉脫維亞中學少數語言學習的經費。

相較之下，立陶宛政府則於宣告獨立之時，即同意所有居民取得公民，且無需學習立陶宛語言。立陶宛對於國籍取得的條件較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寬鬆，其中主要原因或許因為拉脫維亞民族於拉脫維亞境內僅為該國總人口的近半，愛沙尼亞民族則佔愛沙尼亞人口80%，立陶宛民族同樣也佔了立陶宛境內人口的80%。因此，對於全國性選舉或公民投票議題上，假設在立陶宛民族與更大的少數族群（俄羅斯人與波蘭人）當中有相異的意見產生，則立陶宛民族可能取得選舉通過的結果，然而本土多數民族或許在波羅的海其他兩個國家則無如此大的影響力，尤其是拉脫維亞境內。

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境內時常有許多俄羅斯政府在背後支持，導致兩國境內俄羅斯團體遭受不公平待遇。另一方面，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則否認這些不公平

¹³ Ibid, pp.343-345.

¹⁴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93, pp. 344-345; Helsingin Sanomat 24.10.1997

¹⁵ *Jus sanguinis* 又稱屬人主義，指由親子遺傳而取得國籍的法律原則。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日本、韓國等國採用血統主義。與之相對的概念是出生地主義也稱屬地主義。

的指控，並且時時譴責俄羅斯政府經常利用種族議題，來達到其政治性目的。近年來，俄羅斯政府領導人開始表達「前蘇聯領地」即為俄羅斯的影響範圍。¹⁶ 假設不多加注意這樣的言談，那麼將在波羅的海地區中成為亂源。

波羅的海三國於2004年接連加入北約及歐盟成為兩組織的會員國後，對於俄羅斯政府宣稱居住於此地區中的俄羅斯人的利益，將有所抗衡。此外，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在成為歐盟候選國之後，為了符合入盟條件，兩國都將公民政策調整以便符合歐盟程序與要求。然而，現下由此地區中的俄羅斯人與其他少數族群所提及的基本權利中的不公平待遇，其解決的效益依舊小於當初申請為歐盟會員國期間。

戰爭結束後，史達林開始人口遷徙蘇聯的行動。不同的蘇聯民族重新定居於波羅的海國家，絕大部分皆為勞動人口，並且定居在主要城市；由於波羅的海國家與蘇聯邊境等地理位置，因而有不少數量於軍事基地中任職。鑑於生活水準與蘇聯相比較為高，因此許多的軍事退休人原則選擇居住於此區。在1980年代以前，俄羅斯人佔愛沙尼亞三分之一人口數。在號召革命時期，一部份使用俄羅斯語言的蘇維埃移民有系統的積極參與內部運動，藉以反對愛沙尼亞的獨立運動。

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人主要居住於塔林，與其他北部主要城市如Narva和Kohtla-Järve。居住於鄉村地區則幾乎為愛沙尼亞人，除了長久居住於東愛沙尼亞靠近楚德湖（Lake Peipus）的俄羅斯人之外，其中包括一些舊教徒（Old Believers）。¹⁷

愛沙尼亞於1991重獲獨立後，承認自1940年後蘇聯佔領期間所有人民及其後代的公民權，包括早期大量湧入定居的俄羅斯人，例如位於楚德湖（Lake Peipus）畔的穆斯特佛（Mustvee），但並未同意新進移民自動成為該國公民。這樣的決策影響到1940年後移入的居民，其中多半為俄羅斯裔民族。而愛沙尼亞語及歷史的認識也成為愛沙尼亞公民歸化的條件。¹⁸

根據愛沙尼亞官方數據，俄羅斯人佔愛沙尼亞2006年人口的25.7%。而257%的俄羅斯人當中，有27%為俄羅斯公民，35%為愛沙尼亞公民，另外35%則無國籍。愛沙尼亞法律規定，無公民權的居民則無法參與愛沙尼亞國會選舉（Riigikogu）¹⁹或是歐洲議會選舉，但是可以參與地方（市政）選舉。

鑑於對國籍歸化所需的基本語言測試成為國際紛爭焦點困境的體認，例如俄羅斯政府、歐盟、人權組織等抗議對許多並未學習愛沙尼亞語言，以便取得該國國籍的俄羅斯人來說，其所訂定的語言測試艱深難行。結果是，語言測試的程度改變方向，以便於使無國籍的人民逐年穩定的減少。根據愛沙尼亞官方統計，截至1992年止，有32%的人民無任何的國籍形式。2007年7月，愛沙尼亞內政部人口登記處指出，有8.5%的愛沙尼亞居民擁有的國籍身份不明，另外有7.8%居民

¹⁶ Vladimir Socor, Kremlin Refining Policy in 'Post-Soviet Space', *Eurasia Daily Monitor* Feb. 8, 2005

¹⁷ Old Believers continue liturgical practices whic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maintained befor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se reforms.

¹⁸ Citizenship Act of Estonia (English translation).

¹⁹ 為愛沙尼亞的最高立法機構，由 101 個議席組成。議員由選民直接選出，任期為 4 年。

擁有外國國籍。²⁰

愛沙尼亞政府並未對來自於國家委託教育的收入加以課稅（包括愛沙尼亞語言課程）。此外，法律上更提供支出以供通過國籍歸化所需語言測試的語言教學補助。補助的比率為行政命令所規定，以 2007 年 5 月來看，補助的比率為 100%。

俄羅斯為蘇聯瓦解後的繼承者，所有的前蘇聯共和國聯邦公民都符合俄羅斯聯邦公民資格（於前蘇聯共和國境內出生者），因此，假設要求擁有俄羅斯公民身份，可依其明文規定並於 2000 年底施行的「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之法律行之。²¹

部分俄羅斯人因為愛沙尼亞語言需求的原因，因而在工作、薪資、與住宅等遭受不公平待遇。俄羅斯政府官員與議會也針對這些不公平待遇的控訴召開多次會議。駐愛沙尼亞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與 OSCE 國家少數族群最高行政部門（the OSC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則公開表示並未發現愛沙尼亞境內有任何違反或傷害人權情事發生。然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則聲稱居住於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少數族群，實際上則被排拒於勞動市場及教育體系。這些報告都指出現階段所施行的政策，無法組織架構成一個有效的框架，以保障這些少數族群的權利。國際特赦組織則列舉高失業率為例，2005 年失業率為 12.9%，失業族群皆屬於俄羅斯裔（俄羅斯語言使用者）人口，相較於同期愛沙尼亞人的 5.3% 高出許多。²²另一方面，愛沙尼亞人未擁有良好的俄羅斯語及英語能力，工作機會仍有所限制。

歐洲少數族群研究中心（European Centre for Minority Issues）同樣也對愛沙尼亞境內少數使用俄羅斯語（Russophone 指的是主要居住於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境內居民或公民，主要使用的語言為俄羅斯語之人口而言）族群作檢視。而其結論指出，當所有國際組織都贊同對俄羅斯人口的歧視並無形式可供觀測，因此目前為止對於非公民的教育、語言、與身份法規值得鼓勵；然而，仍有些許議題存在於數量龐大的非公民族群中。²³由聯合國發起的發展與轉型（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指出，針對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利用「周密且廣泛的不公平制度政策」藉以與俄羅斯語使用人口（包括俄羅斯裔、白俄羅斯裔、烏克蘭裔、猶太裔及其他）相抗衡。²⁴

在愛沙尼亞軍人銅像遷移事件後，一個自稱為愛沙尼亞少數族群眾議院（*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f Ethnic Minorities of Estonia*），由代表上百個少數族

²⁰ Estonia: Citizenship.

²¹ Sergei Gradirovsky, "The Policy of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in Russia: Present State and Prospects".

²² Amnesty International, "Estonia Linguistic minorities in Estonia: Discrimination must end", Amnesty International report on Estonia, 7 December 2006.

²³ Peter van Elsuweg, "European Centre for Minority Issues: Russian-speaking minorities in Estonia and Latvia: problems of integration at the threshold of the European Union".

²⁴ James Hughes, "Development and Transition: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Russophone Minority in Estonia and Latvia", UNDP, 02/2005.

群團體及協會於愛沙尼亞境內所組成的非政府組織，²⁵提出一連串描述他們對於愛沙尼亞少數族群政策的觀點，並歸類為四個階段：²⁶

(a)1991年～1995年的政策為非愛沙尼亞人再次遷出該國。伴隨著對社會上公民與無國籍的居民造成分裂的情況，總計剝奪了上千萬個人民的基本人權。這項政策的精神來自於「破除藩籬」、「愛沙尼亞屬於愛沙尼亞人」等口號。少數族群在法律上的地位對非公民來說，是不被承認的（佔人口的30%，絕大部分為俄羅斯人）。

(b)1996年～1999年的政策肇因於歐盟與北約的壓力，而有所改變。愛沙尼亞的入會條件中，愛沙尼亞必須轉變將少數族群拒於門外的態度，以便愛沙尼亞的整合。於是愛沙尼亞通過保障少數族群權利的法律。然而，非公民一如往常的，依舊被少數族群的界定排拒於外。

(c)2000年～2007年的政策主要著重於在1990年代由愛沙尼亞族群所支配的社會中少數族群的整合。眾議院達成一項決議，也就是政策中規定，在愛沙尼亞語言欠缺的情況下，當罰款與工作必須根據愛沙尼亞語言的熟識程度而定出限制，並適用於所有少數族群。

(d)青銅像夜晚開啓了第四階段，眾議院形容為「種族政策的危機」。

（2）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於1991年8月21日獨立時，如同愛沙尼亞一樣，前蘇聯政權同樣在境內遺留下相似的問題，；然而拉脫維亞的情況似乎更嚴重。拉脫維亞境內超過90萬俄羅斯人，因此所必須承受的痛苦程度也最大，而其造成的結果是270萬的拉脫維亞人口中，有三分之一使用俄羅斯語。遵循愛沙尼亞前例，拉脫維亞於1992年秋也採行了嚴格的國籍法，只許戰爭期間，拉脫維亞僑民及其後代成為該國公民；其他則必須經由申請才可成為公民。但實際上，因為沒有明確的國籍法，因此對於將近佔一半人口數的新僑民而言，情況更令人困惑。然而自從大部分的俄羅斯人支持拉脫維亞獨立運動後，特別感受到不公平的歧視。²⁷

拉脫維亞的經濟也已經跟蘇聯經濟緊密的結合在一起，因此對蘇聯的瓦解更有著特別的感受。而俄羅斯軍隊的撤軍問題也一樣懸宕著，甚至比拉脫維亞想像的還要更嚴重一些，必須處理近6萬軍隊撤軍。而懸而未決的邊境問題也因為撤軍的延期，使得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兩國必須採用強硬路線處理龐大數量的俄語人口。不只在與俄羅斯複雜的關係，對於獲得國際地位與區域組織的辛苦努力上，拉脫維亞似乎仍須肩負著沈重的蘇聯遺緒。²⁸

兩國於2007年12月達成協議，拉脫維亞與俄羅斯簽署社會合作與軍事的協

²⁵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а объединились (Russian).

²⁶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а — о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политике ЭР (in Russian), Голос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 (in Russian).

²⁷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93, pp. 337-343.

²⁸ Ibid; HS 11.7.1997, 27.8.1997, 24.10.1997

定，這項協議同意調整最敏感的議題：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人津貼問題。俄羅斯對於拉脫維亞的國籍政策非常不滿，縱使俄羅斯民族為拉脫維亞境內最大民族，並且拉脫維亞一半人口幾乎為俄羅斯民族所構成，然而許多的俄羅斯人仍為外國人身份。俄羅斯外交部長Sergey Lavrov在拜訪拉脫維亞首都里加時重申：「無法接受這麼龐大數量的無國籍同胞，這並非常態」。然而，拉脫維亞認為俄羅斯需要體認到由於當初俄羅斯的佔領，以致於導致這樣的後果。同時，俄羅斯與拉脫維亞兩國外長同意兩國未來將克服過去的歷史，也不希望類似的事件而影響當兩國之間的合作。Sergey Lavrov更主張『將過去留給專家學者，並全神貫注於未來的發展，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擺脫過去幾年的負面形象。』拉脫維亞雖然持相同意見，但卻站在另一角度，拉脫維亞外交部長Maris Riekstins回應：「對於同樣的議題，我們持有不同意見，例如俄羅斯佔領拉脫維亞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的議題上。然而，我們準備朝未來前進，並且針對我們國家與人民的重要議題來討論。」²⁹

過去在蘇聯期間，拉脫維亞俄羅斯傳媒為共產主義思想傳媒的重要角色，影響了拉脫維亞境內俄羅斯人的意識型態。

在蘇聯時期，並無正式足以代表拉脫維亞境內龐大的國家文化特性居民的用語。過去共產黨思想體系，拒絕承認拉脫維亞共和國對於境內俄羅斯人為該國少數民族之一的言論。蘇聯時代，拉脫維亞境內存在著自治區，地位與影響力皆無法與當時政治體系相提並論。因此，在拉脫維亞境內唯一被成認為國家的僅有拉脫維亞族群。居住於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民族，在當地有著根深蒂固的歷史淵源，並且在二次大戰結束後，選擇了並不將俄羅斯族群視為國內擁有特殊文化與團體的國家為居留地。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族群將近40年的時間，並無新思想。直到1980年代末期，蘇聯發生巨大的民主變動時，才有了新想法。

民主過程的開端帶來了人民對國家意識的覺醒。新的民主浪潮給予拉脫維亞族群及俄羅斯族群民族重生的平等機會。因此有部分的俄羅斯人對拉脫維亞族群的覺醒表示支持。俄羅斯與其他俄羅斯團體都相信「覺醒」是不可逆轉的。因此，1988年7月，A. Maltsev為17個公開簽署表明支持建立民主人民陣線之一。拉脫維亞人民陣線（Popular Front of Latvia）是由拉脫維亞共和國境內俄羅斯裔作家所發起組成，組成份子有新聞媒體人、翻譯作家、及書誌學者等。1989年間，由PFL報社所發行的「覺醒」日報，發行數量為10至15萬。發行的地區不僅限於拉脫維亞境內，同樣也於俄羅斯西部地區流通。

PFL報社成為拉脫維亞俄羅斯裔文化社會（Russian Culture Society of Latvia, RCSL）的鞏固基礎。RCSL的制憲代表大會逾1989年3月4日舉行大會，主要目的為「發展俄羅斯民族文化至極致、加強傳統上俄羅斯與拉脫維亞關係、並且與共和國內所有族群代表互相合作」。然而，在此同時，依舊有部分該國境內俄羅斯人對拉脫維亞國家體系表示不信任態度。1989年的一項民意測驗中可以看出，僅

²⁹ Russia Today, New treaties give fresh hope to Latvia's Russians
(<http://russiatoday.ru/news/news/18688>) December 19, 2007.

有49%的非拉脫維亞人口支持拉脫維亞獨立運動(支持獨立的拉脫維亞人口為93%)。

拉脫維亞國際勞動人口陣線(International Front of the Working People of Latvia, Interfront)建立於1989年,為保留蘇聯與社會主義經濟體制而來的結果。主要為贏得反對拉脫維亞獨立想法的俄羅斯人的共鳴而建立。拉脫維亞的俄羅斯人主要居住於都市區。2006年首都里加約有42.3%的俄羅斯人,第二大城陶格夫匹爾斯(Daugavpils)則有53.5%俄羅斯人居住(更多人口是以俄羅斯語為母語)。蘇聯時期到達此地的俄羅斯人主要從事工廠工作,並就近於工廠附近定居,除了拉脫維亞東部小部分地區為長期混合俄羅斯人與拉脫維亞人口居住。2006年~2007年時,俄羅斯人口佔拉脫維亞境內總人口數為29%。³⁰

1991年獨立後,拉脫維亞並未讓1940年6月之後來到拉脫維亞境內的人口主動獲得國籍,反而訂定了一項影響到俄羅斯人的政策。對拉脫維亞語言與歷史的熟識程度成為取得拉脫維亞國籍的條件之一。自從這些基本條件放寬之後,拉脫維亞目前成為歐洲國籍法最為寬鬆的國家。³¹然而,許多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人口依舊為外國籍。2007年1月,大約有56.5%或363,988人口擁有國籍。³²

另外一個衝突則是俄羅斯語言。俄羅斯語現今已被拉脫維亞政府明訂為外國語言。而俄羅斯人對於拉脫維亞政府計畫要求60%的中學教育拉脫維亞語言課程而抗議。一些拉脫維亞境內代表俄羅斯族群的團體,則聲稱由俄羅斯政府所支持的要求遭受不公平對待。另一方面,拉脫維亞政府否認這些不公平對待的指控,並且認為俄羅斯利用語言議題來達到其本身的政治目的。

拉脫維亞民族的構成伴隨著一些政治性手段,藉以策略性的目的加強拉脫維亞語言在拉脫維亞社會中的比例。顯然的,假設沒有刺激數量龐大的非拉脫維亞人離開該國境內,這目的將不容易達成。鼓勵俄羅斯民族再次遷徙也是一種重要的手段,例如烏克蘭民族、白俄羅斯民族分別為構成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於1991年獨立的基礎,因此得以這些人民國籍認同更好的發展。然而,依舊無法將俄羅斯民族的二次遷徙認為是拉脫維亞二次獨立所特有的特徵。1991年至1992年間,拉脫維亞境內遷移發生大躍進。1991年時,遷出人口超過移入人口11,200人次,1992年間更增加至47,200人次。俄羅斯人口的二次遷移行動結果導致拉脫維亞社會人口年齡老化,並且也失去了擁有工作年齡的人口。移出人口年齡介於30到44歲之間約佔總遷移人口的32%,而在1993年的移民潮中,同樣年齡群組則上升至61%。

拉脫維亞境內大量俄羅斯人口移出,使得拉脫維亞民族認同發生嚴重危機。其中出現了兩種俄羅斯意識。一對俄羅斯民族有加強鞏固的影響,反之則削弱了俄羅斯民族內部的獨立。而後者當一個民族於某些國家結構中,並無良好發展前

³⁰ PIRLS 2006 Encyclopedia, retrieved December 21, 2007

³¹ On the 22th of June 1998 the Saeima finally approved changes of the law on citizenship. The latvian parliament took into account the recommendations of the OSCE. All persons, who were born in Latvia after the reestablishment of independence in 1991, will now automatically receive the latvian citizenship without conditions.

³² Citizenship in Latvia, Latvian Foreign Ministry site, retrieved December 21, 2007

景時，更顯得明顯，原因在於一般大眾會將少數民族特點視為社會祥和的障礙。在這種情況下，許多人寧願被進步的社會與有規範的國家環境中同化。或許這對老一輩的移民者來說並不容易，但其後代子孫未來將會有更多機會接受同化。

(3) 立陶宛

立陶宛為波羅的海三個國家中，首先於1990年3月11日宣佈獨立的國家，縱使在獨立後的第一年必須處理面對許多問題，但是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似乎比起其他兩國情況要來得好。

鑑於人口比例造成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俄羅斯關係，甚至是與西方關係的惡化；然而前蘇聯政權遺緒並未對立陶宛造成嚴重的影響。立陶宛獨立後，1991年7月底時，境內360萬人口數中，只有9%的俄羅斯人（表一），與其他兩國相較，數量非常的少。自然的，立陶宛並未感受到威脅，而這群少數族群也未受到政策或是國籍法的歧視。立陶宛與俄羅斯良好的關係更促使蘇聯軍隊加速撤離立陶宛境內，1993年8月就已經開始撤軍行動。立陶宛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因此變得更為平順，也加快立陶宛加入國際組織的速度。³³

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對俄羅斯人移入並不禁止。到了1989年時，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人口已佔30.3%，當時拉脫維亞人口中，有52%為拉脫維亞人。相反的，1989年蘇聯最後一次人口普查中，立陶宛人口中，只有9.4%為俄羅斯人，其中包含極少數其他蘇聯國籍的人口。立陶宛境內的俄羅斯人主要居住於城市。有13%的俄羅斯人居住於維爾紐斯，另有20%俄羅斯人口居住於Klaipėda。而Kaunas則僅有4.4%俄羅斯人口居住。維薩吉納城（Visaginas）則是為了在伊格那里納（Ignalina）核能發電廠工作的工人建造居住，因此俄羅斯裔居民佔55%。

表 4-1、2008 年居住在波羅的海三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口

國家	人口數	百分比
愛沙尼亞	1,307,605	25.6
拉脫維亞	2,245,423	29.6
立陶宛	3,565,205	3.6

資料來源：

“Esto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

“Latv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Lithua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³³ Ibid, pp. 337-345

因為眾多企業人工需求，因此過去俄羅斯人皆居住在大城市。在這三個國家中，除了愛沙尼亞東部以及拉脫維亞與俄羅斯有長久歷史而形成民族混合的村莊外，從事農業的人口幾乎大部分為該國主要民族。立陶宛城市，維賽吉那（Visaginas）即是為了在伊格那里納（Ignalina）核能發電廠工作的工人而建設的城市，也因此成為立陶宛城市中，大多數居民為俄羅斯人的城市。

自 1940 年 8 月蘇聯把這三小國納入版圖成為十五個加盟共和國成員以來，俄羅斯人即陸續移居此地，致使俄羅斯民族所佔比例相當高。波海三國與俄羅斯比鄰，蘇聯未解體之前，因交通便利，人民互動頻繁。但在這三國陸續宣佈獨立之後，民主化進展穩定，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遠比俄羅斯進步。因此，居住在這三小國境內的俄羅斯人大部分都選擇維持現狀，無意遷回其祖國。³⁴然而境內俄羅斯人至今仍一直投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遭到歧視，待遇等同二等公民。史達林當年把波羅的海以及中亞國家的人口趕走，讓俄羅斯人到那裡定居，目的就是要摧毀這些國家的民族性，因此正是當時史達林的政策導致了後來的烏克蘭以及波羅的海三國今天所遺留的問題。

2007年8月居住在波羅的海三國境內的俄羅斯人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闡明希望終止種族歧視，使種族融合的機會更容易。8月29日於塔林舉行的區域會議中，決議同等對待三國境內約兩百萬的俄羅斯民族，並且也認為這將是改善與俄羅斯關係的唯一途徑。會議中更聲明融合問題的解決辦法與終止與我相異的種族歧視，才能使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之間關係正常化。

（三）民族衝突問題

愛沙尼亞自 13 世紀被參與聖戰的德國騎士們征服以來，多數處於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統治之下，一直到 18 世紀才被割讓給俄羅斯。正因為此，愛沙尼亞目前更傾向於將自己視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而不似過去以波羅的海國家自居。縱使愛沙尼亞與北歐國家有著密不可分的關連性，然而愛沙尼亞依舊有不少人反對加入歐盟。儘管掙脫了多年來的俄羅斯枷鎖，愛沙尼亞人更珍惜自主管理國家的權力，因此也對將部分主權讓給遠在西歐比利時的歐盟抱有懷疑和憂慮。

另一方面，近年來一連串的政治經濟改革與發展也在愛沙尼亞造成了貧富分化，蘇聯時期的工業基地多數淪為貧困地區，這些經歷了從有到無的愛沙尼亞人顯然不會對歐盟保有太友好的態度。反觀俄羅斯裔愛沙尼亞人實際上卻比百分百的愛沙尼亞人更熱衷於加入歐盟，因為他們認為歐盟會更好地保護少數民族的利益，同時也能創造更多旅行以及工作機會。

波羅的海三國以往飽受強權欺壓，因而在蘇聯分崩離析後，均採取強力手段「去蘇聯化」。問題是俄人大量移入三小國已五十餘年，其中或有少數特權者，但絕大多數與三小國人民一般，只不過是獨裁統治下的棋子而已。波海三

³⁴ 洪茂雄，2002 年。《東歐各國族群關係及其國家認同——兼論對台灣的啓示》。

國卻對留下的俄人採取嚴格語言政策，最嚴厲的拉脫維亞更規定：未通過某等級的語言檢定，即無法享公民權，不得服公職、不得投票，只有「居住權」。

(1) 反俄

反俄情結包含廣義的偏見、厭惡或懼怕俄羅斯、俄羅斯民族甚至是俄羅斯文化，更包含了厭惡俄羅斯。而近代的國際政治名詞「厭惡俄羅斯」(Russophobia)³⁵也常常被使用描述冷戰的陳腔濫調。許多的偏見通常被導入政治性戰爭，也就是與蘇聯的對抗，並且也備用來檢視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廣義來說，厭惡俄羅斯的表現在各國之間不盡相同，取決於地理位置及部分社會因素。在許多國家中，厭惡俄羅斯的強度甚至逐步成為歷史背景的一部份。而一般來說厭惡俄羅斯的人都認為俄羅斯人皆為酒鬼、黑幫份子或是亞洲的蠻族。

2004年10月，國際蓋洛普組織(International Gallup Organization)聲稱，根據民意調查顯示，³⁶歐洲與西方的反俄情結仍相當強烈。調查顯示芬蘭人口中，對俄羅斯抱持負面觀點的佔62%、捷克與瑞士皆為42%、德國37%、丹麥及波蘭皆為32%、愛沙尼亞23%。然而根據這項調查中，科索沃為對俄羅斯評價最低的國家，佔了73%；受訪的科索沃人民針對他們對俄羅斯的觀點為「非常及極度負面」。縱而觀之，受訪者對俄羅斯持正面態度的比例只有31%。

近年來，俄羅斯政府及媒體經常控訴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反俄羅斯的歧視行為。而最常見的就是國籍的歧視。由於蘇聯的瓦解，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恢復了被佔領前所使用的國籍法與標準拉脫維亞更修訂了歸化條款。這兩個國家的大部分人民，包括了為數頗多的俄羅斯民族其祖先在戰前為此二共和國公民，則自然成為此兩國的公民。另一方面，於蘇聯時代移居於此及其後代並未主動成為該國公民，但得以永久居留或是長期居留，並且得以申請為該國公民。然而這許多的移民家庭雖大多數為非俄羅斯民族，但所使用的語言為俄羅斯語，但因未成為公民，而遭受歧視。因此俄羅斯政府則以此解釋為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反俄羅斯人的證據。

由於有40%的課程期間都以少數語言教學，因此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有意藉由中學的雙語教育改善使用俄語學生的母語。過渡時期並未包含初等教育階段(國小及國中階段)。因此在2004年，拉脫維亞發生了抗議俄羅斯語的行動，而俄羅斯媒體將此解釋為拉脫維亞政府禁止境內使用俄羅斯語的事件。

對波羅的海國家來說，二次大戰的結果就是導致了爭議性議題的發生，並且在波羅的海國家社會中，仍維持著高度的討論。拉脫維亞總統於Vaira Vīķe-Freiberga於電視專訪中，詢問二次大戰中的老兵，說道：「我們當然無

³⁵ Aside from prevalent use in the media, the term "russophobia" was used specifically by Russian ambassador Yuri Fedotov to describe British-Russian relations in 2007, which appears in *Envoy complains Britons mistreat Russians*, Reuters, July 2007.

³⁶ Helsingin Sanomat, *International poll: Anti-Russian sentiment runs very strong in Finland*, INTERNATIONAL EDITION – FOREIGN, October 11, 2004.

法改變在每年 5 月 9 日慶祝勝利時，手中挑著蔬菜、口中喝著伏特加、並且唱個俄國歌謠，並且緬懷著當時俄國征服波羅的海國家的情景的老一輩俄羅斯人的想法。」³⁷類似的爭議發生在首都塔林市中心的巨型蘇軍紀念雕像，被俄羅斯與該國境內俄羅斯民族視為蓄意挑起的爭端。³⁸愛沙尼亞此次暴亂有其特殊原因，愛沙尼亞 130 萬人口中，有 25% 是俄羅斯民族，其中又有 12 萬餘人是沒有愛沙尼亞國籍。由於歷史宿怨，總理 Ansip 主張將位於塔林市中心之第二次世界大戰終戰紀念銅像及其下紅軍遺骸遷移至軍人公墓，國會並於 2007 年 1 月通過「軍人公墓法案」(War Graves Bill)，遭俄羅斯政府及國會同聲譴責，導致此地時常成為愛俄族群衝突焦點；2007 年 2 月愛沙尼亞國會再度通過「非法建築法案」(Prohibited Structure Bill)，擬於 30 日內拆毀銅像，引發愛俄關係再度緊張。總統 Ilves 最後以該法案違憲為由退回國會重新審議。因此俄羅斯人一直投訴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尤其是波羅的海三國）遭到歧視，待遇等同二等公民；而俄羅斯政府也指責愛國政府實行法西斯主義、漠視俄裔族群人權；造成兩國在各項外交議題上互不讓步。³⁹

(2) 反猶

波羅的海三國相繼於蘇聯瓦解紛紛獨立成為新興國家。由於過去受到蘇俄及德國的統治，三國人民對這兩個民族的情仇難以抹滅；然而前蘇聯的統治更惡化了三國人民對於納粹統治期間的猶太人歧視。此外，部分人口將猶太人與憎惡的蘇聯相連結，因而促使這些人結合而有了所謂的反猶納粹行動。⁴⁰

這顯示了發生在前蘇聯共和國與後共產時代的東歐國家的反種族行動，已經取代了獨立初期的民主化與自由化行動。然而這樣的過程與猶太民族在這些國家中發展他們的教育、文化、社會活動以便連結以色列和猶太世界是同時存在的。

某些政府採取法律及政策禁止反猶主義，儘管仍有正面效果，但實嫌不夠。東歐政權在後共產時代的民主化過程是漸進的，並且伴隨著經濟自由化、教育自由化、文化自由化、猶太組織多樣性以及政黨組織自由化等，慢慢的從極右走向極左，這樣的意識型態經由平面媒體、議會、及公開演講散播。這種種在共產時

³⁷ Александр Данильчук, Russian: Вобла, водка и частушки, *Мы не изменим их сознания*, 2005.

³⁸ 2007 年 4 月 27 日開始，愛沙尼亞政府將首都塔林市中心的巨型蘇軍紀念塑像移走，並在 30 日對銅像附近陣亡蘇軍公墓進行搬遷工程；事件觸發國內俄裔居民不滿，引發 2 天暴亂，造成 1 死逾百傷；事件亦引起俄羅斯不滿，批評愛沙尼亞搬遷銅像及把蘇軍公墓搬遷是「褻瀆不敬」行為，雖然俄國國會議員代表團 4 月 30 日及 5 月 1 日到愛國進行考察，但雙方因為是否讓代表團到蘇軍公墓原址視察、愛沙尼亞外長臨時取消會晤俄議員、俄羅斯議員批評愛沙尼亞被愛沙尼亞反斥為散播謠言兼煽風點火等問題，關係更僵；愛沙尼亞駐莫斯科大使館自上週末以來已遭幾百名俄國青年民族主義份子包圍，不斷大喊反愛沙尼亞口號，向大使館擲石，愛沙尼亞已向歐盟及歐盟輪任主席國救助。

(http://simon_danke.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558760)

³⁹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愛沙尼亞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257&ctnode=1132&mp=1>)

⁴⁰ Country Report of Baltic States,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Stephen Roth Institute, 2006.

代造成了許多有好有壞等不為人知的現象。

猶太人對前蘇聯共和國籍東歐國家所造成的現象及影響，由小至大，走向建設與破壞其逃並進的傾向。當時，這樣的傾向引發人民瘋狂衝動的情感與邏輯，高喊重回二次大戰前夕歐洲的法西斯政權。然而這樣的高聲疾呼與當時鼓吹民主及人權的國家互相矛盾。

在2000年初，前蘇聯共和國（包括波羅的海國家）的猶太人口大約有70萬4千人，相較於1990年初期的230萬猶太人口，已經減少了65%。⁴¹類似的情況也存在於其他東歐國家中。然而猶太人的生活仍繼續在宗教、文化、教育中有所影響。另一方面，自由化過程賦予極端派民族主義者與反猶運動成立了組織。這些群眾組織的影響力日益增加，甚至是共產時代期間始料未及的。由他們所領導的惡劣的反猶運動遍及東歐數以百計的雜誌與報紙刊物。而反猶運動數目的增加可歸類為下列幾個原因，主要為：⁴²

1. 嚴重的經濟危機：特徵是從集中經濟的激烈轉型期到自由經濟類型。由於私有化的過程，許多人因為缺乏收入來源而離開，然而更造成小部分人口，包括猶太裔因而獲得大筆財富。
2. 極右派與極左派對外國人及猶太裔的濃厚仇恨原因來自於剝削工人致富的暴發戶。因此一個怪異團體成立的原因目的恰好各半，一邊（共產主義者）指控猶太導致共產政權的瓦解；而另一邊，右派則指控他們控制了國家的經濟、非法剝奪國家財富、並且協助共產政權在各個國家的發展。對猶太裔憎恨的根原因為時間長久而根深蒂固，無怪乎得以將右派與左派聯合成為一個反猶聯盟。俄羅斯的反猶運動則成為右派與左派作為取得政權的意識型態與政治工具。
3. 將對抗或反抗共產政權的民族英雄神話的傾向。無疑的這來自於共產政權所極力抹滅的國家認同的尋求。因為這層關聯，民族主義運動因而走向復興法西斯統治而與德國納粹合作的的趨勢（例如羅馬尼亞的Ion Antonescu將軍、斯洛伐克的Tiso神父，⁴³兩位皆在二次戰後被以納粹戰犯的身份處以死刑）。在海外及以色列的猶太組織因為強調二次大戰時納粹對猶太人的大屠殺，因此強烈反對法西斯的復甦。因此羅馬尼亞的街道甚至以Antonescu命名，為當地祈福；而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更矗立著Antonescu的雕像。而在斯洛伐克則每年紀念Tiso神父被處死的日子。
4. 希臘正教對其信徒典型的反猶影響作用，聲稱主要是希望改變基督徒信仰成為猶太信仰。
5. 猶太組織致力於買回將大屠殺期間或是共產政權期間被國有化的財產。

⁴¹ According to the data of Antisemitism Worldwide 2000/2001 the Jewish population declined as follows: Hungary 60-80,000; Romania 6,000; Poland 5,000; Czech Republic 5,000; Slovakia 3,000; Bulgaria 2,000; Croatia and Serbia 2,000.

⁴² Yosef Govrin, *Anti-Semitic Trend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An Overview*,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5:3-4, Fall 2003.

⁴³ Slovak priest and statesman who fought for Slovak autonomy within the Czechoslovak nation during the interwar period and headed the German puppet state of independent Slovakia (1939-45) until he was overthrown by the Red Army and Czechoslovak Partisans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6、東歐國家政府面對反猶運動的缺點，就是只能以立法禁止散播反猶思想，及反猶組織。許多人仍然記得1998年10月由俄羅斯共產黨籍的國會議員General Robert Makashov發起的「全部猶太人都去死」的運動。不像專制時代所大聲疾呼的「痛打猶太人、拯救俄羅斯」，⁴⁴這已成爲實實在在的種族滅絕行動。然而議會並未獲得足夠票數投票譴責Makashov不當的言論，但取消了他國會議員的身份。在拉脫維亞，許多反猶組織皆爲違法組織，而當中許多的反猶份子都因爲褻瀆大屠殺受害人紀念碑而遭到逮捕或拘禁。另一方面，在立陶宛與愛沙尼亞，兩國總統與政府則是將反猶份子及在二次大戰期間支持納粹而與之合作的民眾判刑。其他一些國家則是試圖在執政黨與民族主義份子當中，建立議會聯盟。

每一個東歐國家都採取立法途徑抵制反猶活動。東歐各國總統也不時的公開譴責這樣的暴力不理性行爲。幾個國家（烏克蘭與捷克）甚至採取行政手法來禁止。然而，多數東歐國家（俄羅斯、匈牙利、羅馬尼亞、以及波羅的海三國）並未採取明確的手段加以禁止，特別是反猶報紙與雜誌，更是假借自由名義，日夜散播反猶的毒害思想。另一方面，多數國家並未真正檢閱教科書對歷史上大屠殺的觀點，以及解釋其歷史背景。

立陶宛與拉脫維亞軍隊甚至分別參與猶太人的屠殺行動，並且協助納粹將猶太人由華沙驅逐。拉脫維亞自衛隊（納粹份子）殘忍射殺了26000名猶太人。⁴⁵75%的愛沙尼亞猶太團體意識到他們的悲慘命運，因此設法逃離蘇聯；實際上剩下近一千名猶太人也在1941年末也被屠殺。⁴⁶大戰前夕，就已經有4300名猶太人於愛沙尼亞境內遭殺害。隨後在波羅的海被佔領之後，德國納粹黨於是將此地區最爲集中猶太人屠殺的場所。隨後則陸續將猶太人由其他國家被送往波羅的海地區屠殺。⁴⁷愛沙尼亞境內將近有一萬名猶太人被屠殺。

在2002年時政府決定紀念大屠殺，同年Simon Wiesenthal Center提供了愛沙尼亞政府於戰爭期間所犯下的一切罪行及所有前自衛隊的成員資料。然而在調查結束之後，愛沙尼亞政府卻宣稱證據不足；隨後Simon Wiesenthal Center則指稱愛沙尼亞政府的聲明「錯誤」。並且同時藉由愛沙尼亞媒體與大眾媒體持續指控納粹的罪行，意圖在猶太團體中傳達當時反猶的訊息。⁴⁸然而在2003年時，NCSJ (formerly 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viet Jewry)指出愛沙尼亞的反猶行動並非重要議題，愛沙尼亞政府應該 盡快承認當時的罪行，並且爲此事件負責。

⁴⁴ Anshel Pfeffer, Haaretz Correspondent, War in Iraq, *Putin - Not so much pro-Jewish as free from anti-Semitism*, War in Iraq, 2008. (<http://www.iraqwar.mirror-world.ru/article/158586>). 或可參閱 Alexander Kimel, *VICTIMS OF ANTI-SEMITISM*, Britannica Internet guide award, 2005. (<http://www.kimel.net/index.html#top>)

⁴⁵ Andrew Ezergailis,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Introduction*, 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Latvia, 1996.

⁴⁶ Andrew Ezergails,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1941-1944, The Missing Center*, Riga Model Printing House, Latvia 1996.

⁴⁷ Katy Miller-Korpi, *The Holocaust in the Bal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AND 344, May 1998

⁴⁸ NCSJ - Estonia Country Page (<http://www.ncsj.org/Estonia.shtml>)

(四) 少數民族問題

另外，由於三國皆存在著少數民族問題，因此三國對於少數民族政治也頗多注意。波羅的海三國對於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公民權取得的標準，三國所採取的標準不一。⁴⁹鑑於俄羅斯祖國的支持，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表示立法提議每年分配以取得國籍或歸化所需的苛刻語言能力與居留條件標準的要求，將會對希望取得國籍的俄羅斯人形成阻礙。此外，無國籍的狀態更有可能限制了俄羅斯少數民族領取國家津貼與福利金的資格。同時，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有相當的理由恐懼於假設同意境內俄羅斯民族取得三國國籍，將會危及三國日後獨立的地位。史達林為了確保蘇聯政權於蘇聯時代對波羅的海的控制與特權，因此同意賦予當時被史達林安置於波羅的海三國的俄羅斯民族取得三國國籍，對於三國日後的國家與獨立地位將是一大威脅。

1992年至1995年間，周旋於俄羅斯少數民族、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的緊張情勢突然升高，結果導致少數民族高級委員(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HCNM)⁵⁰介入。在Van der Stoel任職的前半年期間，俄羅斯少數民族與愛沙尼亞政府因為一項外國人法案的起草引發爭論。因為俄羅斯政府聲明為了波羅的海國家境內的俄羅斯民族利益著想，而使得情勢更加複雜。為了使愛沙尼亞撤銷法案，1992年9月俄羅斯針對愛沙尼亞欲起草的國籍法，提醒莫斯科政府如此一來，在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民族，將需要於中短期時間學習熟識愛沙尼亞語言，以便取得入籍資格。稍後，在不到一年時間，1993年7月，葉爾欽總統與其他俄羅斯領導人再次清楚批評愛沙尼亞對待境內俄羅斯民族的問題。後來，在Max van der Stoel的斡旋介入，愛沙尼亞政府同意修改所提議的法案，召開圓桌會議討論俄羅斯少數民族議題。

1993年以前，HCNM密切觀察拉脫維亞、立陶宛與愛沙尼亞國籍法的制訂、與三國境內外籍人士的情況，並且建議三國遵守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⁵¹少數民族標準。HCNM

⁴⁹ Evidence of the HCNM's involvement in the Baltic case may be found in OSCE documents that have been made available to researchers: OSC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HCNM upon his visit to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1993); OSC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HCNM about the Latvian draft citizenship law (1994); OSCE, Recommendations by the HCNM on the ques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stonian law on aliens (1994); OSCE, Exchange of letters between the HCNM and the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1995).

⁵⁰ The post of the OSC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was established in 1992 to identify and seek early resolution of ethnic tensions that might endanger peace, stability or friendly relations between OSCE participating States.

⁵¹ The OSCE was an inter-governmental diplomatic conference, better known as the "Helsinki process", begun during the 1970s as a forum for East-West dialogue during the Cold War. As the descendent of this process, the post-Cold War OSCE is still primarily a "soft security" organization, that is, it is not a defence alliance and does not possess military assets. The main emphasis is on *security* and, as the name of the organization implies, on *cooperation* between and among States aimed at achieving security and stability for all its members. The 55 participating States, which span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from Vancouver to Vladivostock, are committed to ongoing dialogue rooted in fundamental values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open, democratic societies with free market economies and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 and respect for human rights. OSCE members are: Albania,

必須提供俄羅斯少數民族確實取得國籍的機會。此外，HCNM認為出生於波羅的海國家少數民族的成員以及與波羅的海公民婚嫁的少數民族，應列於優先地位。同時，HCNM更認為爲了要使三國境內少數民族與三國獨立後的穩定性相平衡，爲此目的，則可以接受三國對境內少數民族官方語言熟練、三國基本情勢與誓言對三國忠誠的合理要求。

然而，van der Stoel所有關係少數民族或多數民族衝突議題的建議，並無約束力。因此，爲了處理少數民族問題，HCNM的影響力無可避免的必須仰賴政黨合作的意願。結果是，必須由涉及討論的各個政黨領導人必須擔起成功或失敗的最終結果。然而，任何急迫生效的法案，是不可能被像OSCE這樣的組織所輕易採納，其結果是徒留最高部門所自願參與提議的議案。的確，早在聯盟支出，即有例證，任何HCNM深度介入的議題無不引發廣大爭議，且結果也無疾而終。

除了上面所述機制外，到了1995年時，另外增加了四種機制，雖然並非特別著重於人權方面，但依舊足以處理少數或多數民族之間的衝突情事。OSCE的長期任務，和平解決紛爭的瓦勒他機制（Valletta Mechanism）、⁵²調解仲裁任擇會議（*Optional Convention on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以及高級理事會（Senior Council）⁵³等四種機制。

OSCE長期任務主要爲防止衝突的擴大。1990年至1995年間，主要的任務在波士尼亞、車臣、喬治亞、愛沙尼亞、科索沃、拉脫維亞、馬其頓、摩爾多瓦、桑扎克（Sandjak）、⁵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共和國（Ngorno-Karabkh）、⁵⁵塔吉克、烏克蘭、與科索沃社會主義自治省（Vojvodina）⁵⁶等地。這些任務著重餘個個國家的政治發展、提供當地政府建議與衝突的解決辦法、及調解，並且在重大事件上，維持OSCE的政治實體地位。

所謂的瓦萊塔機制（Valletta mechanism）是一種不具約束力的解決國與國之

Andorra, Armenia, Austria, Azerbaijan, Belarus, Belgium, Bosnia and Herzegovina, Bulgaria, Canada, Croatia, Cyprus, Czech Republic, Denmark, Estonia, Finland, France, Georgia, Germany, Greece, Holy See, Hungary, Iceland, Ireland, Italy, Kazakhstan, Kyrgyzstan, Latvia, Liechtenstein, Lithuania, Luxembourg, Malta, Moldova, Monaco, Netherlands, Norway, Poland, Portugal, Romania, Russia, San Marino, Slovakia, Slovenia, Spain, Sweden, Switzerland, Tajikistan, The former Yugoslav Republic of Macedonia, Turkey, Turkmenistan, Ukraine, United Kingdom, United States, Uzbekistan, Federal Republic of Yugoslavia.

⁵² The Valletta Mechanism, established during the Meeting of Experts in 1991, outlines provisions for an OSCE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aimed at facilitating the peaceful settlement of disputes between participating States.

⁵³ It is the mission of the Seniors Council to enable older persons to function with independence and dignity in their homes and in the community to their fullest capacity.

⁵⁴ 是巴爾幹半島中部地域，現時分別屬於蒙特內哥羅共和國和塞爾維亞。該地名稱來自前奧斯曼帝國行政區新帕扎爾的桑扎克（Sanjak of Novi Pazar）。該區維持至1912年，其後巴爾幹戰爭爆發。

⁵⁵ 是位於阿塞拜疆西南部的自治州，人口超過95%爲亞美尼亞人。1991年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宣佈獨立，但不被國際所承認，也包括亞美尼亞。目前實際上處於獨立狀態，由亞美尼亞支援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軍隊也控制著阿塞拜疆西南部的許多土地。

⁵⁶ 是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中塞爾維亞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兩個自治省之一。存在於1974年到1990年期間。當地的主要民族是阿爾巴尼亞族。在1989年，米洛塞維奇取消了這一地區的自治權利。南斯拉夫解體後，該地區局勢持續動蕩。2008年，科索沃自行宣布獨立。

間紛爭的作法。假設在一段合理的期間內，無法有效解決升起的紛爭，責任和政黨都能提醒其他政黨此機制的啟動。此項機制由一個或一個以上，協助政黨對於紛爭解決的手法有共識的成員所組成。假設未能於三個月內解決爭端，這些成員則可以針對爭端要求提供實際意見或勸告。這些政黨必須提供真心誠意的意見與合作。然而，儘管這是可行的方案，瓦萊塔機制並不適用於調查期間，原因或許在於確定因子的排除（例如領土紛爭）、以及缺乏後續行動。⁵⁷

OSCE於1992年斯德哥爾摩高峰會議中，同意於日內瓦成立調解仲裁法庭（Court of Conciliation and Arbitration）。法庭本身有兩大功能，如同調解委員會一樣，提供義務性調解過程以解決爭端、與仲裁法庭一樣，判決對政黨來說，將具有約束力，藉此以解決紛爭。會中需要12個成員批准通過並施行。1994年有33個國家簽署並生效。然而，法庭本身至1996年9月時，並未達到所期望的運作功能。

OSCE高級公署（Senior Council）所進行的行動高級委員會的正在進行活動，如同1992年赫爾辛基文件中所述，為增進少數民族權利與其他人類福祉的重要方法。⁵⁸對於衝突情況的衡量，高級公署有下令行動的權利。例如，主席可以指定某人為代表進行任務的執行。在多數例子中，這只是OSCE介入預防衝突產生的第一步階段。

同時，儘管沒有其他特定的OSCE執行機構與資源，然而仍能以其他方式對少數民族權利的保障有所貢獻。而另外仍有其他機構如部長會議（Ministerial Council）、高級公署（2~3個月定期召開會議）、常任理事會（Permanent Council）⁵⁹（每個禮拜固定召開會議，並於1994年布達佩斯文件*Budapest Document*中指派為人類議題的處理機構）、以及議會（Parliamentary Assembly）等專責處理人權等議題。此外，華沙所設立的民主與人權署（th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ODIHR）⁶⁰負責的事務為蒐集各方關於人權的資料。同樣也定期召開會議或圓桌討論，以促進人權與少數民族福利，並且將HCNM與OSCE行動集結出版。而在日內瓦則設有安全與合作會議（Forum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主要事務為固定檢視與諮詢安全防禦行動以減少衝突危機，職責同樣也適用於因國際情事不穩定而可能發生的少數民族問題。

除了歷史和文化因素之外，歐盟奠基於西歐各國成功的經濟體系與良好的社會系統。波羅的海三國也對歐盟的民主體制有所體認。三國本身也一致同意民主

⁵⁷ These shortcomings are cited by Dr. Ari Bloed in an internal OSCE report on the various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OSCE, "Review of Existing Early Warning Mechanisms," report by A. Bloed in the Consolidated Summary of the CSCE Seminar on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ative Diplomacy, (1994).

⁵⁸ These points are made in an internal OSCE report by Ambassador R. Viemero entitled, "Early Warning Methods and Indicators Including CSCE Institutions," which can be found in the Consolidated Summary of the CSCE Seminar on Early Warning and Preventative Diplomacy.

⁵⁹ one of the main regular decision-making bodies of the Organization, convenes weekly in Vienna to discuss developments in the OSCE area and to make appropriate decisions.

⁶⁰ The OSCE Office fo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is based in Warsaw, Poland. It is active throughout the OSCE area in the fields of election observation, democratic development, human rights, tolerance and non-discrimination, and rule of law.

為「唯一道路」。當三國積極努力加入歐盟時，民主也是加入歐盟最首要的先決條件之一。

鑑於歐洲整合觀點的精神與文化影響，波羅的海三國的政治、社會、經濟問題已漸緩和。政客與社會也體認到必須將反民主浪潮拒於門外，否則日後將成為三國加入歐盟行列的重大阻礙。「歐洲化」的轉型代價、規範的延伸、與道德壓力是非常值得注意的。

社會角色通常在政府機制於政策決定過程中被忽略，原因在於傳統上，社會角色缺乏資格與整體性來協商與防衛他們本身的利益，例如1995年於立陶宛所成立的三方理事會（Tripartite Council），為政府與雇主及工會進行協商的行為。三方理事會為官方機構，但實際上卻幾乎毫無作為可言。

歐盟對波羅的海國家而言，確實為促進民主政治版圖與支持社會角色的重要因素。歐盟在波羅的海國家中的影響，在民主鞏固的過程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社會學習、思想與經驗的交流儼然成為加強非政府組織與公民社會角色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與歐盟整合也代表了與執政當局、由利益團體所形成的中央集權與孤立的政治體制、及基本公民社會的權力相抗衡。對公民社會直接、財政上的支援，僅佔波羅的海地區財政援助計畫的微小部分。促進民主計畫才是對波羅的海援助的主要目的。⁶¹

二、官方語言問題

（一）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人口三分之二為愛沙尼亞民族，其餘為蘇聯統治時期遷入的移民，主要為俄羅斯民族，境內也有一小部分為芬蘭民族。愛沙尼亞的官方語言為愛沙尼亞語，與芬蘭語接近，俄語也是重要的通用語言。2007年愛沙尼亞所有中學都必須改用愛沙尼亞語授課，為的是保存民族文化與維護國家安全，以同化境內俄羅斯民族。

愛沙尼亞獨立之後即廢除舊的雙語政策（一般來說，通常以俄語為優先），並且贊成將愛沙尼亞語訂為國家唯一的官方語言。儘管實際上有三分之一人口說俄語（通常也只會俄語）但是在所有的招牌、政府公告、政府公文等，皆只以愛沙尼亞語做說明。地方政府得以向中央政府申請成為雙語體系。然而，Narva市的申請書卻仍未得到批准。愛沙尼亞有計畫從2007年開始將主要語言作為國家教育的基礎。

看起來這項政策的主要目的為保存愛沙尼亞語，而非對只說俄語的少數族群有歧視的意味。然而，實際上是為了在所有面向上有所區別（例如公民權、投票權、受雇權等）。

⁶¹ Saulius Spurga, "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Evaluation Of The Impact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On Civil Society Of The Baltic States", issue: 17 / 2006, pages: 95-116.

也許愛沙尼亞並沒考慮到這項議題的側面缺失。愛沙尼亞一樣可以透過其他無任何歧視意味的方式保存及發揚愛沙尼亞語。愛沙尼亞語在成為歐盟官方語言之一後（俄語為非歐盟官語），不會再有歧視意味的威脅存在。有鑑於此，愛沙尼亞必須考慮到兩種情況：

- (1) 將俄羅斯語納入成為「官方語言」，而愛沙尼亞語若只保持為「國家單一語言」(類似於愛爾蘭語的情況)：這幾乎也表示了政府或公共事務都必須有俄文標示，並且也代表了俄語成為符合申請愛沙尼亞公民的一項條件；
- (2) 法令的確施行，將允許地方政府實行雙語活動以及地方性的語言政策。⁶²

2007 年愛沙尼亞語言教育政策本身並非問題，但在施行上必須謹慎。目的主要在於無任何情感威脅或義務情況下，使愛沙尼亞語的發展與使用範圍更廣-南提洛爾政策 (South Tyrol) 對於德語及義大利語的推廣就是一例。而愛沙尼亞 Narva 的「公立學校」皆採行「語言的潛移默化」政策，或許就是最佳的教育模式，如此，將可確保使用俄語的學童日後於愛沙尼亞境內，在同儕之間習慣於雙語的使用。

根據愛沙尼亞法令，愛沙尼亞已經將該國語言納入為學校教育中之課程，因此，愛沙尼亞境內許多職業學校都將俄語及愛沙尼亞語一同納入學校之中。然而俄語教育佔職校課程的 36%，因此愛沙尼亞語緊緊成為俄語課程學校強制學生學習基礎教育的工具之一。⁶³

然而愛沙尼亞並無規定俄語職校必須教導愛沙尼亞語課程，因此大部分的職校學生出社會後無法與其他人在愛沙尼亞語的工作環境中的同儕溝通，導致在職場上易受攻擊。有鑑於此，愛沙尼亞制訂計畫將愛沙尼亞語納入職校教育，作為過渡期的調整；進而慢慢將愛沙尼亞語的教育課程安排在中等學校中，期望兩種語言都有完整的教育。

愛沙尼亞以愛沙尼亞語言發展策略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Estonian Language, DSEL) 做為愛沙尼亞共和國及愛沙尼亞語言於 2004-2010 年唯一的及主要的語言政策。此項政策的主要目的在於落實藉由憲法及法令所提供的機會，在愛沙尼亞境內中，得以確保、持續、發展、以及各方面的愛沙尼亞語。同時政府各部會也將從 DSEL 著手計畫組織各部會語言相關的工作；DSEL 也成為教育部及研究部會年度的基礎教育方針。

愛沙尼亞政府所支持的 DSEL 計畫有下列幾項：

- (1) 愛沙尼亞語及國家記憶 (2004-2008)：語言計畫及專業術語的發展、愛沙尼亞語基本辭典、及塑造雙語態度的語言技術計畫；
- (2) 南愛沙尼亞及文化 (2000-2004)：發展、研究、教育、病運用南愛沙尼亞語的多元性與傳播媒體與文化之中；

⁶² ESTONIA, MARCH 2004 – IMPRESSIONS AND ANALYSIS ESTONIA MUST AVOID SLEEPWALKING INTO NI-STYLE CRISIS (http://www.ianjamesparsley.net/ijp_estonia.html)

⁶³ Second Workshop on Baltic Language and Integration Network (BLaIN), Baltic Language Policies in an Enlarged EU, University of Latvia, Riga, 21–23 May 2004

- (3) 外國學院愛沙尼亞語及文化教育計畫 (2004-2008)：在歐洲大學中擴展愛沙尼亞語及文化的教育體系、以期促進愛沙尼亞的利益；
- (4) 伙伴計畫 (2004-2008)：支持愛沙尼亞境外僑民透過學校、主日學、語言課程推廣愛沙尼亞語；
- (5) 愛沙尼亞一致性 (2006-2009)：語言市場行銷計畫。

長久以來，愛沙尼亞語傳統上受愛沙尼亞中程語言高等教育與研究的推廣。然而藉由外語運用所伴隨的國際化，由於無專業語言課程及專業能力的缺乏

(二) 拉脫維亞

1998 年明訂法律首次將拉脫維亞語訂為官方語言，此法根據於 1989 年語言法所訂定，並於 1992 年修訂。這項預先獨立訂定的法律包含了語言學、政府官方語言、作家、律師等範圍。然而訂定這項法律的任務並不簡單，因為過去從未有語言政策的制訂經驗。僅僅在法律目的明確、促進拉脫維亞語的使用、以及推展在俄語人口中地方方言的發展上才得以制訂。實際上，這項法律目的在於當俄語仍存有官方語言的功能時，得以建立雙語社會。

語言政策的目的主要在於防止語言文字的移轉以及改變公眾生活中語言的階級然而一般國家都不接受雙語的想法。主要原因在於介意國家政府與行政體系、會議與公事、以及姓名與資訊和教育賞，所使用語言的相異。這項法律並非與使用單獨語言國家的理念相符合，就像是俄語在許多方面都以官方語言形式出現一般。因此俄語為服務於俄羅斯政府部門的通道。然而因為對於較低階級民眾來說，多語的便利性成為管理階層與民眾溝通的工具，因此則必須為雙語使用。

語言的層級制度也發生了變化。1989 年語言法延後實行，當時發佈了一項關於語言法實行的特殊法令。在當時政府雇員因為缺乏拉脫維亞語的訓練，因此更需要這三年的過渡期。當時幾乎所有的工作場所在工作期間，都提供了免費的拉脫維亞語訓練。然而在 1989-1991 年之間，由於政治情況不穩定，因此語言法的實行遭到阻礙。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皆於 1991 年 8 月獨立之後，著手解決這些問題。然而要社會調適語言層級制度的改變，頭三年的漸進式過渡歧視非常重要的。

1991 年 8 月拉脫維亞宣告成為主權獨立國家，同時也修訂語言法，鞏固國家語言的地位。1992 年的附加條款與修正案則是以 1989 年語言法為根據。1992 年的語言法條例與世界各國語言法幾乎類似，其中最重要的基本規定如：

- (1) 拉脫維亞語為政府及國家的唯一語言；
- (2) 管理者階層需精通國家語言，並且需有語言檢定的系統；
- (3) 高等教育需將國家語言視為優先教育；

⁶⁴ Mart Rannut, Noves SL. Spring-Summer 2004: Language Policy in Estonia.

- (4) 確保國家與在電台與電視媒體上使用的優先性；
- (5) 確保國家語言在政府公眾資訊上使用的優先性。

立陶宛與愛沙尼亞皆於 1995 年採用新的官方語言法律，拉脫維亞則在 1999 年採用新的官方語言法律。這些新的法律比起 1989 年及 1992 年的法律更加開明。波羅的海國家現為歐盟及北約會員國之一，因此必須符合歐洲的標準（1994 年國家少數族群的保障、及 1992 年歐洲區域或少數語言憲章）。然而，西歐實行的標準在拉脫維亞實行則出現困難。波羅的海國家的語言法因為有太多官方勢力介入而遭受責難。大部分的西歐國家同意少數族群語言與他們本國母語及官方語言並行。反之，在拉脫維亞的情況則非如此。

拉脫維亞目前仍舊採行於 1999 年 12 月 9 日所實行的國家語言法。現行法令的目的在於保存、保護與發展拉脫維亞語，並且觀察拉脫維亞社會中少數族群使用他們母語或其他語言的權利，以利進一步整合。

有兩種交錯過程在拉脫維亞中發生：拉脫維亞社會的整合（語言學的整合與擁有拉脫維亞語言背景能力的對抗）、拉脫維亞與歐盟的整合（包括了特殊的多語能力）。因此，語言政策的施行根據下列幾項原則：（1）官方語言為國家象徵也是社會整合的工具，學習與使用拉脫維亞語為確保多語國家穩定性的主要因素；（2）確保所有居住於拉脫維亞境內的居民有能力使用拉脫維亞語促進社會的整合；（3）支持拉脫維亞境內少數語言的學習與使用；（4）保障外國語言的學習為與歐洲組織整合的外語溝通作準備。

語言的層級制度在多語社會中更能藉由社會語言學的功能，顯示出特色。目前，在拉脫維亞語及俄羅斯語之間幾乎已取得平衡的狀況。每一種語言的使用都有不同的政治及經濟因素。拉脫維亞語的地位在聯邦及自治區中甚為鞏固。拉脫維亞語已經取代俄語成為國家及地方政府的官方語言，與辦公所通用的語言。並且也發生了圖示的改變（符號、廣告、資訊等）。另一方面，俄語的使用在私人企業、初等及中等教育、警政機關、公共運輸、保健事業、以及軍隊中（幾乎有 20% 的軍人為非拉脫維亞語者）才顯得俄語地位的重要。

然而只有 49.8% 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拉脫維亞語，55.5% 的人僅在公事上使用拉脫維亞語。這也反映出拉脫維亞對語言的高度容忍力；也證明了少數民族的複雜性特徵依舊存在，以及對語言的不重視將會危害到拉脫維亞的未來。在轉型期間，心理的因素非常重要。必須在心理上將對政治與經濟有支配地位的俄語人口視為少數族群，並且是拉脫維亞語言中的「少數混合派」。

過去經由歷史的實際評估與拉脫維亞語的現今地位，足以針對未來的民族、經濟、國家與歐洲及世界的政治過程的觀點上做預測。拉脫維亞語的保存是由複雜的互賴因素與客觀因素所決定。

而影響拉脫維亞語未來前景的因素為：

- (1) 使用拉脫維亞第一語言的人口數量眾多，而第二語言的人口數量也在增加當中；

- (2) 在議會、政府部門、自治區、及所有教育體系中，拉脫維亞語的社會語言學功能的運用；
- (3) 高標準的拉脫維亞語（發展出文體系統及術語學）；
- (4) 目前單一的官方語言情況與現行的語言保存法律機制（官方語言法令與實行的規範等）；
- (5) 仍有一些語言儘管社會體系領導者或政府的一再努力，依舊不可避免的逐漸消失，歸究其原因如：使用族群極為少樹、在世代之間以及非當種語言使用者在教育體系上，缺乏語言的溝通傳達。也有一些語言縱使在國際上流通或為區域性語言而有為數頗多的使用族群，同樣的也需要政府當局採取特殊的保護措施，才得以確保這些語言的保存。然而拉脫維亞與無法被歸納為上述任一種情況。拉脫維亞語的未來前景取決於思慮周詳的語言政策、拉脫維亞語體系及政府的正面肯定態度。而複雜的地緣政治與種族統計數據讓拉脫維亞基於社會整合的計畫，而需要一項長期的語言政策，並且更需要遵守加入歐盟整合過程中所規定的標準及條件。⁶⁵

然而，或許有些因素會影響到拉脫維亞語的保存：

- (1) 日後成為歐盟體系的其一種官方語少數族群的權利得以實現；
- (2) 對於拉脫維亞語言缺乏研究與開發的策略性計畫；
- (3) 國家經濟與政治架構不穩定；
- (4) 初生率逐年減少所造成的人口下降；
- (5) 拉脫維亞境內的「少數混合派」阻礙了俄語體系中，雙語的發展；
- (6) 主要語言對經濟的影響-俄語及英語；
- (7) 俄語體系下的社會自足於使用單一語言；
- (8) 全球依賴理論與語言的勢力擴張潮流，使拉脫維亞走向超國家結構，如同歐盟及北約組織。

拉脫維亞自十二世紀以來，始終擺脫不去的殖民夢魘，至二次世界大戰終了，全國僅存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加上蘇聯佔領期的移民與放逐政策，1980年代以來，拉脫維亞語系人口始終屬於弱勢族群。自十二世紀以來先後淪為德國、瑞典、沙皇俄國的殖民地。1920年，一次世界大戰以後，俄國簽署和平協定，承認拉脫維亞為獨立國；到1940年，俄國再度入侵。往後近五十年間，拉脫維亞人面臨殺戮，以及1941年和1949年兩度西伯利亞大放逐的高壓統治；因此造成俄語系幾乎全然統治拉脫維亞的結果與事實。迄今民族與語言仍是拉脫維亞政府必須面臨的挑戰。在「族群」已無法分列於拉脫維亞多民族社會之外的事實上，「語言」似乎成為拉國統一團結的指標與工具。甚至於「語言」代表個人對拉脫維亞獨立後的認同與效忠。⁶⁶

⁶⁵ Ina Druviete,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OLICY AND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arcelona, 16-20 April, 2002.

⁶⁶ 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3&type=show_post&post=1250

(三) 立陶宛

使用立陶宛語--兩種現存的獨立獨立波羅的海語之一，另外也使用俄語、波蘭語。主要語言為立陶宛語和俄語，立陶宛語為官方語言。其中使用立陶宛語的人口有 82%，使用俄語的有 8%，波蘭語 5.6%，使用其他語言的則有 4.4%。在立陶宛，俄語人口代表少於十分之一國家的整體人口。然而，大約 80% 波兒地克地區的人口能用基本俄語交談。過去在華沙條約的成員國裡被學校廣泛作為第一外語教學。在蘇聯時期，俄語在其加盟共和國中被大大的強調。雖然很多這些前蘇聯的國家現在開始強調當地語言的重要性，但是俄語仍然是這些地區最廣泛使用的語言，並且也是這些國家進行交流時使用的語言。

立陶宛的官方語言法令最早於 1922 年 8 月 1 日當時憲法中就已經制定，1988 年 11 月 18 日增加附加條款。隨後於蘇聯解體，立陶宛獨立之後，於 1995 年 1 月 31 日正式採行官方語言法令，同年 2 月 7 日施行。官方語言的運用與發展計畫為 1995 年 12 月 4 日政府所採用，並且以此作為立陶宛語言發展的開端。

在語言計畫與執行過程中，下一個重要階段為立陶宛共和國官方語言法令的制訂（1993 年 3 月 25 日）。主要的範圍涵蓋了：

(1) 官方語言在法令與行政上的保存：起草法案確保正確的使用官方語言、調整官方語言的法令規章使其符合歐盟文件的應用、規劃並且提供補助給予教育，教導非立陶宛語的人民、或是增進他們的語言能力；

(2) 語言標準化：收集、研究、並歸納出非標準化語言的缺失，以作為立陶宛語批准的論據、雙語的技術用語辭典、技術專有名詞及地方名稱的統一標準化；

(3) 語言教學與加強語言的能力：給予高等教育機關及職業學校補助並調整語言教育計畫、提供語言課程給予非立陶宛語人民、透過大眾媒體提供語言諮詢體系及個人教育。

(4) 掌控語言的運用：立陶宛官方語言法令的管理、及訂定其他官方語言使用的規章等。

立陶宛於 1989 年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決議，稱為「零號版本」，這項決議使立陶宛不像其他波羅的海國家一樣的粗糙。其中內容聲明任何居住在立陶宛的居民，在立陶宛國籍法施行時，皆有成為立陶宛公民的權利。1991 年 12 月 5 日新的立陶宛國籍法獲得認可，並且符合國際標準。範圍涵蓋了 1940 年 6 月以前取得立陶宛國籍的公民，其後代子孫皆可取得立陶宛國籍。

而立陶宛境內少數族群的權利規章則置於立陶宛憲法的前言與第二、三、四、及十三章，包含了境內少數族群法、立陶宛官方語言法、教育法、公民法非政府組織法、大眾資訊法、宗教團體法、政黨與政治組織法。立陶宛共和國也與國際簽署許多的國際公約或協定：聯合國公民與政權公約、聯合國國際社會公約、經濟與文化權、歐洲議會人權保護及基本自由權公約等。其中最後一項於 1995 年批准。

同年，1995 年 2 月 1 日立陶宛簽署了境內少數民族保護公約並於 1999 年

批准。1997年12月23日，更採行了歐洲議會人權保護及基本自由權公約下的第25及46條款的請願法。

立陶宛簽署並且批准同意與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及波蘭雙邊友好關係政治協議。嶄新與實際的合作形式藉由兩個國家機構的結合而建立：立陶宛與波蘭國會、立陶宛與波蘭政府的合作議會、境內少數民族委員會、及立陶宛與波蘭總統幕僚雙雙建立合作形式。

(1) 人口統計指標取決於語言在國家的功能性。立陶宛語為境內官方語言，然而境內同時也使用其他語言。原因在於國家對最大境內少數族群語言的支持：俄語及波蘭語，而其實際的功能性影響普及普通教育、職業與高等教育、大眾傳播媒體、文化、戲劇、日常溝通上。其次，以上所提及的語言，地位上並不相等，而相異處在於普及與功能性的不同。以波蘭語來說，普遍使用的地區為立陶宛東部。這是因為波蘭人大都聚集在這個地區所導致。

(2) 西歐與俄羅斯的語言情況也不相同。被用來做為學校、學院、大學第二外語教育。歐洲語言（傳統上以英文、德文及法文來說）使用的範圍更廣：除了傳統的教育科學功能外，也運用在傳媒（電台、電視、報紙、雜誌、公報等）溝通上，藉以與西歐國家之間各種關係的維持。

俄語為早期立陶宛境外的主要溝通工具，然而現在俄語也喪失了某部分的功能：對俄羅斯人、使用俄語的人（例如白俄羅斯民族、烏克蘭民族、及其他民族）、國與國之間的溝通、及前俄羅斯聯邦來說，俄語如同他們的母語。立陶宛社會仍處於兩種形式的整合過程：

(1) 國家內部整合形式：為共同國家的建立與發展，境內所有民族的整合。立陶宛語的整合功能是无庸置疑的，但必須以文化意識與多語背景為脈絡才得以實現。而語言政策整合的目的在於取得有良好架構的語言計畫；

(2) 國際間的整合形式：與歐洲整合及國際間的溝通所需要的不只是英文，更需要傳統教育體系中所教導的其他語言。⁶⁷

三、 各國移民政策

愛沙尼亞、立陶宛和拉脫維亞於2004年5月加入歐盟，成為會員國，也為歐盟帶來了新疆界領域的挑戰。一是必須抵抗非正規的移民，以及與其他會員國之間的合作：俄羅斯聯邦與白俄羅斯。在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外國居民（持外國護照）的比例相當高(see table 1)。由於蘇維埃政權的特殊背景，因此絕大多數的居民都是前蘇聯政權下的公民，也永久居住於這幾個國家境內，並且保存著原本的國籍。值得注意的是，由波羅的海國家移往德國、芬蘭、瑞典與丹麥居住的比例，則更高於移往歐盟其他國家。這也顯示出地理環境、文化及語言成為移民者抉擇的主要因素。

⁶⁷ Nijole Merkiene,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PRACTICE: LITHUANIAN MODEL, Barcelona, 16-20 April, 2002.

（一）愛沙尼亞

眾所周知，在1940年代只有極少數俄羅斯民族居住在愛沙尼亞，但有一大群的俄羅斯民族居住戰後由俄羅斯統治下的地區(the Petseri region⁶⁸ and the area beyond Narva)。居住在愛沙尼亞其他地區的俄羅斯民族不是被同化就是與當地溶為一體，而蘇聯對他們的壓制行動就如同對愛沙尼亞人的壓制一樣痛苦，族群中甚至包含許多商人等等。因此許多非愛沙尼亞人在二次大戰後陸續抵達愛沙尼亞居住，特別是在Karl Vaino執政期間。這些境外移民可以根據移居的動機分為幾種類型：

（1）自然移民

這一類型移民包含了因為家庭因素或是職業工作等客觀因素而移居愛沙尼亞。這一類移民與蘇聯政權之間的關係已經非常微弱（例如，戰後由於恐懼壓制或是被驅逐，因此造成居民大量逃往西方的事實，解釋了何以戰後醫療人員的缺乏），而這一類型的移民，選擇移居到愛沙尼亞居住，通常對愛沙尼亞的態度是持肯定而非否定。

（2）政治庇護

這一群非愛沙尼亞人對愛沙尼亞一樣持肯定的態度，總使他們之中有許多人講愛沙尼亞語並不比仍懷有蘇聯思想的移民者來得好。這一族群因為1960年代自由意識氛圍的凸顯，以及部分西方的生活方式而選擇來到愛沙尼亞。這一族群包含了許多因為民族身份而被蘇聯政權迫害的猶太人、俄羅斯民族、以及其他民族。他們之中有許多人仍繼續對愛沙尼亞的文化環境有重要影響，例如Juri Lotman⁶⁹在Tartu所創立的符號系統大學。另外還有在塔林藝術學院研習的藝術家，因為他們的藝術風格不需符合以前家鄉政權的一致性風格，因此選擇居留愛沙尼亞。

（3）意識型態殖民

與上一個族群成相反情況的則是由於蘇聯共產黨與共青團成員、及KGB官員與蘇聯軍隊派遣前往愛沙尼亞殖民，以加強蘇聯在當地政權的鞏固。大部分人民都為蘇維埃政府機構工作，而其壓迫則來自於俄國，部分原因為這些機構並未招募足夠的愛沙尼亞人以符合他們所需，也因為愛沙尼亞人不為他們所信任。這個族群中，多半是領有退休俸的退伍軍人。因為奉命隊伍，因此承諾他們所選擇的居住地安居，而大多數都選擇波羅的海以作為居住地。然而正確的來說，這些人就是退伍軍人，絕大多數屬於特種部隊，並且在未達退伍年齡前就奉命退役成為平民百姓；而在強硬的政權鼓勵下，選擇定居愛沙尼亞，特別是在八〇年代末期獨立運動時期。

⁶⁸ Petseri region, areas behind Narva river; Abrene; Karjala, Salla and Petsamo.

⁶⁹ Yuri Lotman 是近代最偉大的符號學家，也是近代最偉大的學者之一。1950年，他在愛沙尼亞的 Tartu University 開始他的工作。在這裡，他建立了他生平的第一所學校，名為 Tartu-Moscow Semiotic School；這所學校主要是以出版在蘇俄的刊物--『符號系統研究』(Sign Systems Studies) 而聞名。<http://www.ling.fju.edu.tw/bilinguistic/data/people/Lotman.htm>

(4) 軍事工業組織架構

愛沙尼亞軍事工業的設置與前一個移民族群有很大的關連性，或者說，至少這些人因為在政權的關係，並未有機會表達出不同的意見與想法。在八〇年代末期，這些軍事企業成為莫斯科思想以及工人表明支持（無條件支持）由管理者所提出的政治性計畫的根基。可以想見對軍事企業家粗糙的意識型態的支持是來自於技術純熟的工人與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師；特別的是，在這一族群中，從未耳聞過有任何的異議。也因此愛沙尼亞人強這一族群視為他們的政治對手。

(5) 臨時勞工移民

大批臨時勞工固定移往龐大工業區或營造業。從1980年代開始，數據資料就清楚的顯示出這一點，雖然每年從俄羅斯遷徙到愛沙尼亞都能明確的獲得平衡，但這只是實際總遷徙數的其中一部分而已。許多人在遷徙到下一個地點前，居住在愛沙尼亞的時間並不長久。根據莫斯科的認知，這些勞工自然的與永久居民一樣有著相同的文化與政治權利。在愛沙尼亞，這樣的衝突很快也很容易觸犯到民族與文化本身，縱使相同的問題也曾在莫斯科與列寧格勒發生過，而當時臨時勞工的權利是非常嚴格的限制著（不允許勞工自由改變受雇地點的限制遷徙登記表）。

(6) 在愛沙尼亞出生的人

非愛沙尼亞裔也並非在愛沙尼亞成長的人的文化習慣與世界觀與移民族群及愛沙尼亞人就有落差的產生。可以理解的是這個族群並無共同的社會基礎與意識型態背景，實際上比起其他族群數量來看，也只是一個小型社會，還稱不上非愛沙尼亞裔的附屬族群。然而仍有一些明顯的特徵得以與非愛沙尼亞人作為區分。縱使大部分人民在紀律嚴格的俄文環境下成長，甚或在飛地成長，以致於文化上的差異，但在他們成長初期仍舊必須每天與愛沙尼亞人在生活上有所接觸，因此造成他們與俄羅斯民族或其他國家發展出不同的認知。爾後，他們也必須回到這些國家，不論何種原因都會與當地民族文化相異，而產生被接納與否，以及當地居民是否認同他們為同一民族的難題。

同時，在愛沙尼亞出生的非愛沙尼亞人民在文化與日常生活上並未完全被「愛沙尼亞化」（更別說語言），雖然自1980年代末期開始，外界就很難加以說明「愛沙尼亞化」的標準。假設目前的狀況仍持續著，或許可以斷言在這幾年中接受過愛沙尼亞教育的人與愛沙尼亞民族在生活上與文化特性上有所接觸，或多或少有些許同質性；縱使他們希望的是被歐洲化，這樣一來與愛沙尼亞及俄羅斯民族的下層文化關連就很微弱。

(二) 拉脫維亞

目前，與其他東歐國家相比較拉脫維亞仍未成為移民入境居住的國家，一般來說，在仍為獨立國協一份子時，拉脫維亞至少有很大遷居歐盟的潛在傾向。因此現階段的拉脫維亞與1990年期間拉脫維亞的最高移民指數的情況相比較有些

微不同—每年0.5百分比的差異。在當時，這樣程度的移民將會危及對國家的認同感，導致的結果為當拉脫維亞政府察覺到移民已轉變為國家的負面過程時，拉脫維亞政府會重新思考更謹慎也更嚴格的移民政策。當前，鑑於拉脫維亞的低薪資水準與低社會福利水準與嚴格的移民政策兩相對照，拉脫維亞似乎並無吸引移民意願的傾向；也因此，目前仍無法討論客籍勞工的湧入可能填補拉脫維亞合法工作所短缺的勞工市場。政府一方面也要求雇員將拉脫維亞境內各種行業的資源加以延伸利用其資源於國家，並且不要試圖從事將使第三世界進入拉脫維亞勞工市場的路徑變得更為容易。⁷⁰

目前為止，拉脫維亞的人口統計數字中並無確切的境內移出求職的社會人口統計數字。假設這表示出大部分為低合格標準的工作，以拉脫維亞觀點來看，許多移往國外工作的個案都受過中等、中等特殊或更高等的教育；然而針對在愛爾蘭工作的拉脫維亞人研究卻推翻這項假設。研究指出實際上在愛爾蘭工作的人口有許多並非學以致用，而在工作能力上，也只符合基本資格而已。

另一向研究則透過移民者親屬得來的資訊提供了關於拉脫維亞居民移往國外工作的暫時性資料。這些資料顯示通常這些親人在國外工作或唸書的性別與年齡結構，與拉脫維亞人口的性別與年齡結構並無不同。然而，在當時，移民的差別只在於：2004年以來有較多的年輕人移居國外的傾向，而在三年前或甚至更早前，移往國外的居民則偏向年紀較大的族群。

Latgale（拉脫維亞貧民區）在過去兩年期間的移民數字則有升高的傾向。正當拉脫維亞人準備移往國外工作之際，觀察家已經注意到：移往國外兩年或兩年以上的人口幾乎為失業人口，但是在2004年～2006年離開的人，有大約38%為失業人口，62%為工作人口。就整體看來，有20.3%的拉脫維亞居民表示，已經做好準備，隨時來年可以到鄰近國家工作。其中23.3%為男性、17.5%為女性。由年齡層相異的族群準備前往他國工作的觀點來看，即看出極大的相異性。⁷¹

表4-2、2004年前往他國工作的居民年齡層

年齡層	百分比%
15-24	37,0
25-34	22,3
35-44	17,7
45-54	14,8
55 歲以上	5,3

資料來源：European Commission, DG Employment, Social Affairs and Equal Opportunities

⁷⁰Tana Lace, “Feeding in” and “Feeding out”, and Integrating Immigran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 Study of National Policies Riga Stradins University, 2006.

⁷¹ Tana Lace, “Feeding in’ and ‘Feeding out’, and Integrating Immigran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 Study of National Policies”, November 2006

而其相異處也同樣的存在於教育水準上：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前往他國工作的情況相對的減少了許多。相對來說，這一個族群表示準備前往他國工作數字也比在公家機關工作的群眾來得少（與工作於私人機關的族群相比較）。這個族群有43%表示願意前往他國工作，但指出於他國工作的時間為三個月至一年。

拉脫維亞的研究者與官方機構試圖蒐集拉脫維亞境內居民流動最大的鄉鎮資料，然而也只能獲得暫存的資料。由這些居民的親友所提供的移居資訊顯示出，在這近兩年來最多人移往英國、愛爾蘭、德國、俄羅斯與丹麥等國家工作或繼續深造。相較於兩年前，由於情勢的改變，當時前往他國工作或繼續深造的民眾，所選擇的國家為俄羅斯、白俄羅斯、愛爾蘭、德國、英國、烏克蘭與美國等國家。

（三）立陶宛

而移民立陶宛主要的吸引因素為：1、較高的薪資（某些行業，例如建築、農產、資訊技術等更高出五倍薪資）；2、來自於接受移民的國家對手工操作的高需求量；3、更多的個人與專業發展機會；4、國家對外國的網路與社會團體拓展（尤其以英國、美國、愛爾蘭，以及近來的西班牙與德國等）；5、對於在國外居住與工作的迷思（普遍存在於年輕人想法）。

其他影響移民立陶宛的因素為：1、與立陶宛相比較為低所得；2、失業率（尤其是農村地區）；3、不良的工作文化、以及雇主對員工的不良態度，在年輕族群中特別明顯，他們在國外工作過一段時間後，變得很難以接受鄙陋的管理文化與剝削；4、缺乏對國家的前景信心。

今日，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三國的移民動機與前幾年相比較，則顯得更為複雜。三國現已成為獨立國家，因此也成為移民的接受國。情況已與當時處於蘇聯時期不同：波羅的海國家擁有多樣文化與多民族色彩的國家。許多來自於蘇聯時期的公民，包括蘇聯時期的軍事人員，也都居住於拉脫維亞及愛沙尼亞。自從波羅的海三國獨立之後，移民的情勢已完全改變。境內許多居民移出，俄羅斯軍隊撤軍。因此境內居民數量大幅度的減少。1990年開始以來，移民的流動性才稍微穩定。由於是轉型國家，政府也積極制訂移民法，以求穩定與限制移民規定。

貳、 宗教問題

波羅的海三國人民所信奉的宗教多數為基督教路德教派、俄羅斯東正教、以及天主教等。愛沙尼亞人宗教信仰並不強烈，不到 1/3 的人口信教，其中大多數為基督教路德教派。而境內俄羅斯人則信奉東正教，源於古代拜物教的宗教傳統也有一定程度的保留。俄羅斯人信奉東正教。源於古代拜物教的宗教傳

統也有一定的保留。⁷²

拉脫維亞境內宗教主要為天主教、基督教路德教派及東正教。根據 2006 年統計，拉脫維亞多數國民有信奉宗教，但只有 7% 的民眾經常參加宗教活動。境內約有 50 萬人信奉天主教，45 萬人信奉路德新教，35 萬人信奉東正教。⁷³

立陶宛主要信奉天主教(立陶宛人和波蘭人)，⁷⁴其次是東正教(俄羅斯、白俄羅斯人和烏克蘭人)。立陶宛是歐洲古國之一，其宗教信仰跟從波蘭，是羅馬天主教。天主教代表立陶宛社會中的保守力量，主導是考那斯大主教。俄羅斯東正教在立陶宛也有大量信徒。異教徒在立陶宛也有自己生存的空間，以羅繆凡運動最為出名。他們不時在維爾紐斯、考那斯⁷⁵及海外立陶宛人居住的區域舉行集會，目的是恢復立陶宛古代的精神追求和民俗的傳統。⁷⁶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也是最古老和最大城市，在內陸 Neris 河與 Vilnia 河交匯處接壤鄰國白俄羅斯，市區許多松樹林立的小山丘。因立國傳統信奉天主教，處處可見古典的巴洛克式教堂，以濃厚中世紀城市風貌聞名於世。跟南部的鄰國波蘭人一樣，絕大多數的立陶宛人是羅馬天主教徒。而天主教教堂則是立陶宛社會的保守象徵，但卻在策動國家的獨立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立陶宛是歐洲最後尚未被基督教同化的少數國家之一，依然存在著早期信奉異教的強烈特色。⁷⁷

筆者於 2007 年 7 月實地拜訪三國，感受三國境內宗教文化；也因為三國所共同擁有的歷史背景，更使得三國人民深感同心協力與自由的重要。自古以來宗教扮演著撫慰人心的角色，1990 年代三國努力爭取獨立，同樣藉由宗教信仰的力量，使三國人心更加緊密結合，同心協力爭取獨立與自由。而隨著蘇聯瓦解，三國對於好不容易爭取而來的自由深感珍惜，縱使境內宗教雖小有分別，但各教派依舊和平共處，相互包容、共存。縱使政治與歷史曾經混亂紛擾、三國人民曾經徬徨，然而其宗教文化所表現出來的則是紛擾過後的祥和與寧靜。是以縱使三國並非以宗教立國，但其境內對於各個宗教所採取的互相包容，使三國境內並無明顯的宗教問題產生。

⁷² 中華民國外交部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257&ctnode=1131&mp=1>

⁷³ 參考網址

<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8B%89%E8%84%AB%E7%B6%AD%E4%BA%9E&variant=zh-tw>

⁷⁴ 西元 1054 年羅馬教會和君士但丁堡教會對聖三一的看法分歧，導致基督教的大分裂（Great Schism），希臘東正教（Greek Orthodox）遂產生，有別於羅馬天主教 Roman Catholic。1517 年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570 年代羅馬教的反省大改革（Counter-Reformation），加上兩世紀內斯拉夫族移民的東正教徒，及從中東和俄國移民來的猶太教徒，維爾納斯於是成為四教的爭奪戰場。波蘭貴族操縱了立陶宛的行政，維爾納斯終成了天主教城市，但其餘三教仍存在民間。⁷⁵立陶宛第二大城，是該國的文化搖籃，被為「最立陶宛的城市」。歷經無情戰火燒毀 13 次仍一再興起，獨立運動時期曾是立陶宛的陪都，被稱為「最立陶宛的城市」。

⁷⁶ 參考網址 http://www.jcps.kh.edu.tw/web/lrn_lithuanian/html/history.html

⁷⁷ 參考網址 <http://travel.mook.com.tw/globalinfo/country.php?gid=118>

參、 疆界問題

波羅的海三國於1990年代初期跟隨著蘇聯瓦解紛紛獨立成爲新興國家。2004年又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及歐盟。其中立陶宛與拉脫維亞因爲邊境上的爭執，因此拉脫維亞政府並未批准1998年與立陶宛的領海協議，主要原因在於石油探勘的權利。⁷⁸

波羅的海三國(波羅的海共和國)，是指波羅的海東岸的三個小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和立陶宛。因其地理和歷史具有很大的相似性，故在國際上經常將其一起稱呼。這三個原蘇聯加盟共和國相繼於1990年之後脫離蘇聯獨立。波羅的海三國與波羅的海國家的範圍是不同的，波羅的海三國指的就是位於波羅的海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而波羅的海國家則指的是位於波羅的海區域所有國家。地理上，波羅的海三國屬於東歐，文化上屬於東北歐，因此現在一般稱爲東北歐。

(一)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共和國是東北歐波羅的海三國之一。西向波羅的海，北向芬蘭灣，南面和東面分別同拉脫維亞和俄羅斯接壤。19世紀被俄羅斯吞併，俄國十月革命之後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6年正式成爲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1991年，在立陶宛宣佈獨立以後，愛沙尼亞也跟隨獨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1956年正式成爲了蘇聯的加盟共和國。1991年，在立陶宛宣佈獨立以後，愛沙尼亞也跟隨獨立。在2005年5月18日在莫斯科，外交部長Sergei Lavrov和Urmis Paet簽署了關於俄國愛沙尼亞邊界的一個期待已久的協議。1996年協議，並於1999年並且再次確認內容，同年批准了與俄國邊界條約的所有細節。隨後，俄羅斯與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就語言及國籍議題作爲簽訂邊界協定的前提。2004年，波羅的海國家加入了北約及歐盟，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與俄國邊界於是成爲了歐盟與俄羅斯的邊界。美國與歐盟皆敦促俄羅斯和愛沙尼亞簽署合約，並盡速批准，有利於波羅的海地區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愛沙尼亞與俄羅斯協議包含兩項重要議題：俄國協議包括二個文件，Narva的疆界問題與芬蘭灣。俄羅斯在前蘇聯時期，取得的Iaailinn、及Petseri (Pechery，即現在的普斯克夫地區)。這些地區佔了愛沙尼亞疆域的百分之五，也因爲這部分原因，俄羅斯排除了1920年的塔圖和平條約，承認愛沙尼亞領土包含了Iaailinn和Petseri兩個地區。⁷⁹

今日，邊界分隔了Setu一個與愛沙尼亞民族與語言族群緊密相連的族群。愛沙尼亞正向國際教科文組織申請Setu爲文化遺產並且致力發展此地區的觀光產業。同時，愛沙尼亞政府更提供Setu地區的俄羅斯居民遷居愛沙尼亞境內的幫助。

⁷⁸ Baltis States 2005, The Stephen Roth 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⁷⁹ Vladimir Socor, MOSCOW SIGNS BORDER AGREEMENT WITH ESTON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2, Number 99, 2005.

愛沙尼亞總統 Arnold Ruutel 與總理 Andrus Ansip、前總統 Lennart Meri 與愛沙尼亞政黨主席皆大聲疾呼國會儘速通過邊界協定。部分政黨領導人更代表 Setu 地區發聲急促塔圖和平提約的簽訂，就像 1920 年拉脫維亞里加條約的情況，以國家法律行動，循序漸進，而後領土使其領圖完整回歸。然而拉脫維亞在當時並非擁有依從拉脫維亞憲法為基礎，而得以提出聲明的情況。

（二）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共和國（Latvijas Republika）是一個位於東北歐的國家。原蘇聯加盟共和國之一，於 1991 年獨立。西鄰波羅的海，與在其北方的愛沙尼亞及在其南方的立陶宛共同稱為波羅的海三國。拉脫維亞總統維琪耶－弗賴貝加於 2007 年 5 月 29 日簽署拉俄邊界條約，代表著拉俄兩國間的邊界問題朝著最終解決的方向又邁進了一步。2007 年 3 月 27 日，拉總理卡爾維季斯和俄總理弗拉德科夫在莫斯科簽署了兩國邊界條約。條約簽署後，歐盟和北約發表聲明表示歡迎。同年 5 月 17 日，拉脫維亞議會通過了拉脫維亞和俄羅斯邊界條約。拉俄兩國在邊界問題上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對俄羅斯普斯科夫州境內佩塔洛沃地區（或稱阿布列涅）的歸屬問題上。今年 2 月，拉議會通過了授權政府代表拉脫維亞簽署拉俄邊界條約、放棄對阿布列涅所有權的法案。⁸⁰

西元 10 世紀至 13 世紀拉脫維亞境內建立了幾個封建公國，從那時起到 20 世紀 20 年代拉脫維亞先後受到德國、波蘭、瑞典和俄國統治，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拉脫維亞於 1918 年 11 月 18 日擺脫俄國宣佈獨立。1920 年 8 月 11 日，當時的蘇俄政權和拉脫維亞共和國簽署了「里加和約」。和約規定，佩塔洛沃地區劃歸拉脫維亞。1938 年拉脫維亞將佩塔洛沃改名為阿布列涅。

拉脫維亞 1940 年 8 月 5 日成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1944 年 8 月 23 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布法令，在俄羅斯聯邦內成立普斯科夫州，阿布列涅劃歸普斯科夫州並恢復其歷史名稱佩塔洛沃。拉脫維亞 1991 年 8 月 22 日恢復獨立，同年 12 月蘇聯解體。此後，拉脫維亞和俄羅斯一直在對佩塔洛沃地區（拉方稱阿布列涅）的歸屬問題上爭執不休。

拉脫維亞和俄羅斯兩國政府曾於 1997 年 8 月 7 日簽了一個邊界條約。雙方原計劃於 2005 年 5 月正式簽約，但當時拉脫維亞政府在簽約前發表了一個解釋性聲明，稱拉脫維亞現行憲法是以 1922 年 2 月 15 日通過的《拉脫維亞共和國憲法》為藍本並在恢復獨立後重新頒布的。憲法規定拉脫維亞邊界根據《里加和約》來劃定。拉脫維亞以此表明對佩塔洛沃歸屬問題保留異議。俄方隨即發表聲明稱，《里加和約》隨著拉脫維亞 1940 年 8 月 5 日併入蘇聯已失去法律意義。俄方還指出，根據 1975 年 8 月 1 日《歐洲安全和合作會議最後文件》（又

⁸⁰ 資料來源：新華網 <http://news.qq.com/a/20070530/000244.htm>

稱「赫爾辛基最後文件」)規定,歐洲各國的邊界根據「二戰」結束時的邊界狀況自然劃分。⁸¹

2007年2月1日和8日,拉脫維亞議會一讀和二讀通過了授權政府代表拉脫維亞簽署拉俄邊界條約的法案。法案放棄了對佩塔洛沃歸屬問題的異議。同年2月19日,拉脫維亞總統維基耶-弗賴貝加簽字批准該法案。隨後於3月6日,拉脫維亞政府授權總理卡爾維季斯與俄羅斯方面簽署該條約。

(三) 立陶宛飛地問題

加里寧格勒(Kaliningrad)在第二次大戰結束之前原名哥尼斯堡(Königsberg),是普魯士王國省份之一的東普魯士首府。哥尼斯堡與其週邊的地區,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德國戰敗之後被當時的蘇聯併吞,劃分為俄羅斯的一個州。1946年時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國家元首)加里寧過世,為了紀念他,蘇聯將哥尼斯堡改名為加里寧格勒,而週遭區域也變成今日的加里寧格勒洲。1990年代蘇聯瓦解,原本的加盟共和國立陶宛、拉脫維亞與白俄羅斯紛紛獨立,使得加里寧格勒與俄羅斯首都莫斯科之間失去了實體的領土相連,而變成今日的孤立狀態。

2004年5月1日東歐十國加入歐盟後,疆界問題就以俄羅斯與歐盟在加里寧格勒「飛地」(指一國境內隸屬另一國家的領土)問題上的矛盾更為突出。加里寧格勒原屬德國,於1945年根據波茨坦協定劃歸蘇聯,為俄羅斯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在蘇聯時代,立陶宛為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因此,生活在加里寧格勒的俄羅斯人來去俄羅斯其他地方並無任何障礙,因此「飛地」的感覺自然也就非常模糊。但在蘇聯解體後,波羅的海三國獨立,夾在波蘭、立陶宛之間的加里寧格勒與俄羅斯本土的陸上聯繫被切斷,成為一塊遠離俄羅斯本土幾百公里的土地。在東擴後,俄羅斯的人員及貨物要過境波蘭或者立陶宛時,必須按照歐盟的「申根協定」辦理簽證才得以過境。其後相繼獨立的波羅的海國家也與俄羅斯簽訂了互免簽證的協議。但是隨著波羅的海三國加入申根公約,生活在加里寧格勒的俄羅斯人如果要經立陶宛或波蘭進入俄羅斯本土,便必須申請申根簽證。國民要回到自己的國土還須先得別國簽證,就這看似不合邏輯的問題,俄羅斯政府雖與歐盟交涉多年,至今仍不得要領。

加里寧格勒問題可能會影響俄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歐盟提出希望對簽證嚴格把關,以保護其新的東歐邊界。俄羅斯政府擔心這種政策,將使得加里寧格勒面臨與俄羅斯本土隔絕的危險。因此提出為加里寧格勒居民提供免簽證便利的建議,但歐盟認為,一旦加里寧格勒獲得這個特殊照顧,就等於在歐盟與外界之間的隔離網上開了個大門,俄羅斯公民甚至整個獨聯體的居民都可以從這個缺口進入歐盟國家,這是歐盟絕對無法接受的,因此遭到歐盟徹底否決,

⁸¹ 星島環球網 www.singtaonet.com
(http://www.stnn.cc:82/euro_asia/200703/t20070328_501924.html)

但仍同意可以適當簡化當地居民申辦簽證的手續。⁸²

由於美國加快在東歐部署反導系統，俄羅斯這塊「飛地」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俄軍主管軍事訓練工作的沙馬諾夫中將於 2008 年 1 月 30 日對媒體表示：「為執行有效保護我國利益的任務，我們將在加里寧格勒特別區建立兵力集群。」沙馬諾夫還披露說，2007 年底，俄國防部長謝爾久科夫曾視察加里寧格勒，重新研究了加里寧格勒特別區在新的軍事政治條件下的作用。在俄羅斯宣布終止履行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後，已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妨礙俄軍重新調整加里寧格勒的駐軍。但分析人士認為，受加里寧格勒「飛地」特殊地理環境的影響，俄軍不可能大量增加在該地區的陸軍實力。一旦俄羅斯與歐洲國家發生大規模的武裝衝突，敵方會輕易切斷加里寧格勒與外界的交通線。⁸³

俄軍方所謂的改變加里寧格勒兵力部署的計劃，很可能是向該地區增調幾個裝備「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的導彈營。2007 年，俄軍在卡普斯京亞爾靶場成功試射了「伊斯坎德爾」改進型戰術巡航導彈。當時，俄第一副總理伊萬諾夫就曾透露俄準備在加里寧格勒部署這種導彈。俄軍專家稱，「伊斯坎德爾」戰術導彈射程可達 300 公里，可覆蓋波蘭全境，對美國在波蘭部署的反導系統將構成極大威脅。此外，俄海軍波羅的海艦隊還準備在軍艦上安裝對付美反導系統的武器，現正在加里寧格勒城郊修建新的海軍基地。

肆、 小結

波羅的海地區自 1989、1990 年以來，經歷了一連串的重要變化。此地區被區分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狀態：以市場經濟為主的西方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國家，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這個地區成為愛好和平與安全的地區。隨著鐵幕落幕，波羅的海國家成為主權國家，而波蘭也從蘇聯與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GDR）（前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重組）獲得政治獨立的地位。一個嶄新的波羅的海政治版圖將藉著政治發展而發掘。今日，這個政治版圖包含的國家有：德意志聯邦共和國、波蘭、立陶宛、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俄羅斯屬地加里寧格勒、芬蘭、瑞典與丹麥。

自 1990 年開始，波羅的海地區（Baltic Sea Region, BSR）就遭遇到急速的轉變。而東波羅的海地區人口結構在這期間也因為經濟型態轉變而出現衰退的現象。在九〇年代，波羅的海三國是歐洲人口結構減少最多的國家。

今日，波羅的海地區構成了一個經濟繁榮地區，但在西歐市場經濟與轉型國家之間，仍具有極大的相異處。波海三國、波蘭與德國梅克倫堡海灣一帶構成了經濟發展區；縱使有著嚴重有待解決的問題，特別是與北歐國家相較之下，更高的失業率問題。經濟上，這些前共產國家仍有一段路程，才能達到與北歐富裕

⁸² 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3&type=show_post&post=1250

⁸³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mil/2008-02/01/content_7544645.htm

的後工業化國家的水準，然而愛沙尼亞快速的經濟發展則顯示出縮短時間的可能性。以科學的觀點來看，1989、1990年代成爲科技專家與學生合作與交流的轉捩點，因爲從那時期開始，合作與交流的往來很明顯的增加許多。今日，教育與專業技術在波羅的海地區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1990年以來，波羅的海地區歷經了十分重要的改變。新舊波羅的海國家之間更加緊密的合作與交流。而此政治版圖也爲這個地區，特別是轉型中的國家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新的機會。1990年前後，同時也反映出國際移民的轉捩點。在二十世紀期間，有著不同的移民傳統的歐洲大陸成爲繼北美之後，轉變成爲第二重要的移民目的國。從80年代末期開始，歐洲大陸受到了新的移民動機所影響：蘇聯與東歐政權的瓦解、巴爾幹危機、非洲與亞洲的政治與飢荒危機造成難民數量的急遽增加。然而，在那當時，歐洲國家幾乎未曾受到國際移民潮的影響，而成爲移民與難民的目的國。

由於波海三國在過去所謂的後蘇聯時代所組成的「封閉社會」，因此在共產制度崩潰之後，這些封閉社會嘗試著一連串的將社會轉變成爲開放社會的過程。在共產制度之下與外國或是外國人接觸都是被禁止也很困難的。在1989、1990年之後移居與政客的往來、外國難民與移民在波海三國構成了嶄新的經驗，但也帶來了棘手的問題。

遷徙到轉型過程中波羅的海國家的其中一項問題就是對外國人的仇視。尤其在1990年代初期，對於外國人的態度甚至是敵對的。尤其是尋求政治庇護的外國人，更是常常遭受攻擊甚至被行刺。在1990年代期間的東德，攻擊外國人的案件一度減少，但根據近年來的發現，卻又有攀升的跡象。在德國麥克倫堡波美尼亞地區⁸⁴的右翼激進派政黨（German National Party, NPD）在2004年9月大選中，贏得7.3%的選票。⁸⁵

總體而言，過去爲封閉社會的波羅的海國家，現在則需面對轉型期所帶來的新挑戰也必須擔起新的責任。而加入歐盟成爲會員國之後，這些國家也因爲這項優勢，成爲移民者的新目的地。縱使國際移民增加導致波海國家成爲重要的移民國，然而移民議題並未成爲公眾事務中所必要討論的一項，特別是波蘭與立陶宛。縱使社會已由封閉轉型爲開放，但社會上仍存在著仇視外國人，也對與外國人接觸有所限制。

而遷徙波羅的海國家的特色總有些相似與相異處。因此無法將遷徙特色視爲同一模式。自從九0年代初期開始，北歐國家與波羅的海國家、波蘭、與德國已儼然成爲新興的移民目的國。因之，對於廣大的移民議題，他們也必須面對多樣性的挑戰與負擔更多的責任。

而全國性的整合政策必須面對的另一項挑戰，就是如何在移民者與主要人口中維持相同的權利與義務，並且讓移民者於社會上有著相同的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參與權。因此，處於轉型期的國家更需要能穩定勞動市場需求的移民政

⁸⁴ 位於德國西部與波蘭東部之間的波德邊界上。

⁸⁵ Nikolaus Werz, *Baltic Cities and Migration: Migration and Migration Politics in Non-Classical Immigration Countries – Studies on the New German “Bundesländer” and the Baltic Sea Region.*

策。在九〇年代早期，由於德國與波蘭出生率的降低，使得這兩個國家必須面對的是勞動市場的嚴重缺乏，而社會上也成爲老年人口與穩定的經濟成長現象。未來這些國家在則必須面對勞動力嚴重短缺的情況。因此，積極的移民政策則必須能降低與克服勞動市場短缺的瓶頸。

處於轉型期中的波羅的海國家所必須面對的另一項挑戰，則是文化多樣性。因此社會必須轉變爲更開放的社會，才能容忍社會上更多的不寬容與不公平。然而主要人口仍舊無法體認到與外國人一同生活，已經自然而然的成爲日常生活中的一部份。在一般居民眼中，通常將移民者與難民視爲社會上的威脅與負擔。未來，波羅的海國家的轉型狀態仍舊繼續持續進行，這也意味著政府與人口都必須爲這項發展做好準備與調整。尤其在波蘭與波羅的海國家，移民已經成爲公眾事務中的一項重要議題。

這些國家必須面對的則是處理一直存在於日漸增加的移民中的問題。失業率在波羅的海國家移民人口中佔有極高的比例。根據其他國家的眾多研究與經驗指出，就業在整合的過程中是相當重要的。尤其是第三世界國家的移民者與難民受到失業率的影響則更大。當地居民對外國移民的排斥態度則令他們在移民後，與當地融合的過程顯得更加困難。因此更顯示出波羅的海國家在移民這項議題上，所必須面對的巨大挑戰。整合，是主要的課題，但並非意味著只允許外國居民成爲當地社會的一份子，而是落實他們所應該享有的法定與社會條件，成爲當地社會的一份子。或許這對波羅的海國家來說，仍是一條漫漫長路；而能夠成功的落實社會內聚力更是重要。

保持與俄羅斯共同經濟空間，至少有三種原因可用來說明與俄羅斯整合，對波羅的海地區經濟來說爲特殊契機，並且也是動力來源。

首先，波羅的海地區現今已成爲歐盟與俄羅斯之間互動最爲頻繁的地區。波羅的海地區也是歐盟與俄羅斯之間唯一地理上實際接觸的地區。未來，中歐洲走向俄羅斯的路成爲波羅的海地區目前的挑戰。然而，波羅的海國家希望往西北俄羅斯轉型路程前進，則必須盡快行動。再者，俄羅斯有能力在波羅的海地區工業生產中提供廉價產品、以及在此地區提供廣大產品市場的潛力。當西歐經濟的年成長率有游移於1%至2%的傾向。而俄羅斯經濟成長至第七年時，已加速提升至一年5%的成長率。因此造成俄羅斯中產階級的竄起。而消費能力成長也很快速。例如，芬蘭出口至俄羅斯於2004年時成長了25%，與2005年第一季相比，多出30%。自2000年開始，西北俄羅斯即經歷過俄羅斯有史以來最大成長。而擁有6百80萬居民的聖彼得堡地區，將成爲波羅的海地區最大經濟往來中心。最後，目前在與俄羅斯之間的區域整合情形，則留有一開放門戶。歐盟與俄羅斯於2005年5月10日同意一項共同經濟的未來藍圖。這項整合性經濟藍圖包含了十項歐盟-俄羅斯投資協議的具體目標，以及建立共同市場的法規。但問題是具體的解決方案期限則無限制。然而，這卻也演伸出一個疑問，是否真有機會實行這項區域整合計畫？

此外，邊境問題則一直存在於歐盟與俄羅斯之間。邊境區域逐漸發展成爲另

一個重要與迫切的經濟整合投資區域。因此，加里寧格勒對歐盟與俄羅斯來說，更為重要的問題所在。此區問題在於邊界被視為貿易的一項阻礙。個人簽證的核准需要經由加里寧格勒地區，且所攜帶物品需要配額才得以核准發證，由於這兩項規定，對於這個區域的流動性有不利的影響。此外，加里寧格勒地區也需要加強具體的公共建設，如鐵、公路等。

第五章 外部環境與波羅的海政經發展

壹、 波海三國對外關係

一、波羅的海三國對外政策

(一) 外交政策制訂的背景

波羅的海三國基於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共同利益、目標，因此為促使國家安全與福利、改善經濟發展，積極參與歐盟及北約，並制定合作計畫。波羅的海三國在過去十五年間，在改革方面，由於經驗的累積，因此成為其他正走向民主化國家的方針。並且與波羅的海地區其他國家共同實行歐洲睦鄰政策。波羅的海各國總統積極活躍於與各國政府進行政治、外交對話。並且同意致力於和諧的外交政策、促進波羅的海各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一、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於 1991 年重獲獨立之後，即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歐盟(EU)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2004 年 3 月 29 日愛沙尼亞加入北約組織，同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愛沙尼亞自加入歐盟後積極向歐盟靠攏，與俄羅斯就邊境及能源問題爭執不斷。外交政策包括積極參與北約及歐盟事務、與美國及歐盟致力打擊恐怖主義、儘速加入申根公約及歐元區、協助土耳其、摩爾多瓦、喬治亞及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並協助上述東歐國家實施民主化、在歐盟架構下就能源及邊界等議題與俄羅斯進行對話、強化波海地區區域性合作、促請歐盟制定共同能源政策等。¹

愛沙尼亞安全政策的目標為維持愛沙尼亞的主權、領土完整、憲法秩序與公共安全。國際安全無法從國家中分割因此，愛沙尼亞安全與防禦政策的原則為積極協助他國安全防禦、參與危機管理、與不同國際組織（北約、聯合國、歐洲防禦與合作組織、²及歐盟）所帶領的和平行動。這些原則也見於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概念（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³中，並於2004年由國會通過。愛沙尼亞加入北約與歐盟更鞏固了愛沙尼亞的安全，同時愛沙尼亞也

¹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愛沙尼亞對外關係概況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257&ctnode=1133&mp=1>

² 歐洲防禦與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³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2004. The following guidelines are: 1)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work of both NATO and EU structures as well as to improve cooperation with other Member States; 2) to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ystem and corresponding cooperative endeavours, including international crisis management and peace operations, in accordance with Estonia's commitments and capabilities.

參與這些組織目的為更廣泛的建立國際安全與穩定所做的調和安全與防禦的合作行動。⁴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一個集結防禦的組織，將會承諾軍事防禦，並且允許愛沙尼亞參與國際安全合作行動，因此北約為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加入北約一直以來皆為愛沙尼亞安全與防禦政策上的重點。因此，愛沙尼亞國防軍隊2005-2010年中期發展計畫則為愛沙尼亞改革的基礎以時限期安全與防禦政策。同樣的，對北約其他成員國來說，壓力來自於發展的動機與後援軍隊及增加對國際和平行動所奉獻的心力。⁵

愛沙尼亞人民對支援北約成員國大致維持在極高比例，以種族來看，對於聯盟的支持度也極高。2006年的一項調查顯示，75%受訪者支持北約會員國。而同年春季與秋季的調查顯示，與之前結果相去不遠，分別為74%與76%。愛沙尼亞安全情勢在2004年春季加入北約後也發生變化，53%的受訪者認為目前情勢將會改善。另有37%的受訪者認為情勢不會改善，而2%的受訪者甚至認為情勢將會變更糟。另外有67%的受訪者將北約視為愛沙尼亞最重要的保障；接著有45%的人認為與俄羅斯保持良好關係比較重要，43%的受訪者則認為與其他波羅的海國家發展防禦行動則為當務之急。絕大部分的愛沙尼亞人口維持支持現階段的國防預算，甚至贊成增加預算於國防上：39%的人認為應該增加防禦的支出，40%認為維持目前預算即可，另有11%的人則認為應該刪減預算。⁶

愛沙尼亞安全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透過對ESDP的參與致力於歐盟軍隊與民防能力。歐盟必須重視發展民防能力；藉以提昇北約行動的影響力，以及援助兩個大規模組織行動的互相輔助。2007年夏天，一支愛沙尼亞武裝軍隊成功的完成了歐盟在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的行動。另一方面，愛沙尼亞警員、邊界巡邏員、關稅局人員及其他民事專家也將持續在西巴爾幹半島、摩爾多瓦、喬治亞與阿富汗⁷等的行動。⁸

⁴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of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⁵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of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⁶ 愛沙尼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⁷ 愛沙尼亞從2003年3月開始向阿富汗派駐部隊，現共有127名軍人駐紮在阿富汗，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位於喀布爾的軍用機場及多國部隊司令部進行巡邏，同時在赫爾曼德和坎大哈等阿富汗南部省份參與多國部隊行動。愛計劃在2008年將駐阿富汗部隊人數擴大到150人左右。2007年愛沙尼亞議會於12月4日舉行會議，決定將該國駐阿富汗部隊任期延長一年。根據這一決定，愛沙尼亞派駐阿富汗多國穩定部隊人員任期將從2007年12月9日延長到2008年12月31日。該行動的目的是恢復阿富汗政府對聖金地區的控制，因此進行的圍剿塔利班分子的任務。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2/1/1/572759/1.html>

⁸ 愛沙尼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二、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於 1991 年重獲獨立之後，即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歐盟(EU)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積極響應北約要求，按北約模式改造本國軍隊，參加北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和由北約主導的維和行動（包括科索沃的維和行動），提出到 2003 年將國防預算提高到國民生產總值的 2%，以達到加入北約的標準。同立陶宛、愛沙尼亞簽訂了軍事合作條約，統一協調三國安全事務並籌建三國海空共同防禦系統。2004 年 3 月 29 日拉脫維亞加入北約組織，並於當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兩項目標均已達成。拉脫維亞政府於 2006 年 5 月 30 日通過 2006-2010 年外交政策綱領，以提升拉脫維亞國際事務影響力及積極參與並深化與北約及歐盟關係為主軸，並在北約與歐盟整體架構下，積極推動睦鄰政策，拓展與周邊國家(獨立國協國家)的友好關係，協助其民主化發展，並改善與俄羅斯關係。

拉脫維亞加入歐盟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入會條件為按照會員國體制，達到國家的主要目的與成就。拉脫維亞也因為加入這兩個國際組織後，更獲得了比起過去歷史所享有的更多的安全感。在此情況下，拉脫維亞得以發展、深刻體認到過去一直以來對國家安全的威脅減少了。並且也為國家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與發展的自由，也使國家的外交政策具體化。同時，北約與歐盟也繼續適應本身組織不斷的擴大、以及處理當今國際威脅與挑戰。也意味著拉脫維亞的外加政策情勢必須多方面考慮，最重要的因素就在於歸入了全球、區域性及國家的層級之中。⁹

以全球觀點來看，最大的變化就是拉脫維亞重新取得獨立機會，成為獨立的共和國。國家也會因為擁有廣大的經濟潛力與機會，並且藉由這些挑戰，將使國家變得更強大。美國也鞏固了本身為世界強國的地位。對亞洲經濟與政治的影響也日漸加深。全球國家數目及而為走向民主而奮鬥的國家數目都在增加。全球正歷經空前的科技發展與引進潮流；同時科技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更有力於全球化的進行。

然而，許許多多的因素都將為世界帶來新的挑戰：國際恐怖主義的出現、非均勢的威脅、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散佈、社會不平等的加劇、能源依賴情形的增加、科技與資訊能源、以及生態危機等。

全球與區域性組織與國家領土大小及影響並無關係，但就面對新的挑戰來看，則越顯重要。做為這些組織中的一份子，對拉脫維亞來說是有益的，允許拉脫維亞在全球政治情勢下，得以護衛本身利益，並且同時提供特殊問題的解決方式。對拉脫維亞來說，這些國際組織的存在、發展與接受改變，對拉脫維亞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然而，必須要注意的是，國際組織有些時候所做的決定並非根據拉脫維亞國家利益而做出決定。也因此，對拉脫維亞而言，做充分的

⁹ 拉脫維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LATVIA'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2006-2010) <http://www.mfa.gov.lv/en/policy/guidelines/#3>

準備尋求特殊與有影響力的聯合是非常重要的，以確保能夠在正式的制度架構外尋求更適當的問題解決方式。¹⁰

拉脫維亞於 1991 年成爲聯合國其中之一員，因此開啓了拉脫維亞全球外交方針策略。身爲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成員之一，也因爲拉脫維亞現爲全球貿易加工國，因此更改善了拉脫維亞的經濟。拉脫維亞在加入歐盟、北約與歐洲其他國際組織（歐洲議會、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更爲其增加了追求國家利益的新機會。而參與聯合國、歐盟、北約的國際行動，更提供了拉脫維亞政府機關寶貴的經驗。

藉由透過國際宣言如千禧發展宣言與開羅宣言的批准，拉脫維亞證明了已經做好準備參與全球問題的救援行動：消除貧窮、加強民主、抑制疾病的散播、確保環境的永續發展、增進兩性平等、以及全球教育的普及等。與區域層級相結合，拉脫維亞爲波羅的海區域之其中一個國家，今日，波羅的海整合爲一個區域，周圍國家皆爲北約、歐盟或是其他政治、經濟或社會國際組織之一員。這個區域中的國家也都有著相同的歷史與文化。拉脫維亞正積極與周圍鄰國發展良好雙邊關係、與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Council of Baltic Sea States, CBSS）¹¹及波羅的海部長理事會（Baltic Council of Ministers）等區域組織之三邊關係。透過這些行動，拉脫維亞積極致力於對此區域重要問題的解決，例如能源安全、環境污染、非法移民與恐怖主義等。

因爲全球化的擴張與世界性的整合，每一個國家社會的發展與福利都與國家參與國際性行動能力相關。過去歷史上曾發生過的事件在在顯示出民主的重要性、法律與人權規範、民族平等、和平共存、與確保彼此之間合作利益等。因此，這些規範將不斷見於拉脫維亞外交政策方針之中，甚至於一些外交案例也可證明。

拉脫維亞於 1918 年建立，其國家地位至今已存在幾十年歷史，期間於 1940 年因爲蘇聯佔領，中斷其國家的獨立地位，爾後於 1991 年重新取得獨立地位，在國際上佔重要一角，並且繼續拉脫維亞共和國中斷的權利與義務。拉脫維亞的國家以 1922 年通過生效的 *Satversme* 憲法爲法令基礎。因爲過去蘇聯佔領的事實，以國際觀角度來看，拉脫維亞的外交政策因此也涵蓋這一部份的事實。¹²

基於這些原則，拉脫維亞訂定的外交政策目標爲：

- (1) 增進拉脫維亞人民福利；
- (2) 提升國家與公共安全、降低直接的軍事威脅、打擊國際罪犯、降低生態浩劫的發生；
- (3) 增進民主、消除貧窮與疾病的傳播；

¹⁰ 拉脫維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LATVIA'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2006-2010）<http://www.mfa.gov.lv/en/policy/guidelines/#3>

¹¹ 波羅的海國家理事會：成立於 1992 年，由丹麥、愛沙尼亞、芬蘭、德國、冰島、拉脫維亞、立陶宛、挪威、波蘭、俄羅斯、瑞典和歐洲聯盟 12 個會員國所組成；英國、美國和烏克蘭爲觀察國。代表層級爲各會員國的外長（歐盟爲代表）；永久秘書處設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

¹²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LATVIA'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2006-2010）<http://www.mfa.gov.lv/en/policy/guidelines/#3>

- (4)吸引投資提升經濟潛力、確保拉脫維亞企業競爭力、保障海外企業的利益；
- (5)藉由國家形象的普及化加強國家認同、並且接受移居拉脫維亞的民族。

爲了確保拉脫維亞外交政策目標的有效性，因此必須同時擴展與周邊鄰國的雙邊關係，將國際機構與組織的力量作最大的運用藉以提昇拉脫維亞在世界上的影響力。對國際的影響力，同時也能夠形成拉脫維亞國家利益的保障。在此同時，拉脫維亞必須持續在世界上增進與擴展其國家外交與領事權。爲了確保憲法文件中外交政策目的的達成，拉脫維亞每年必須召開兩次外交與領事會議。爲此訂定預計達成的七項主要外交政策目標：

- (1) 加強國家安全；
- (2) 追求經濟利益；
- (3) 提升波羅的海地區（區域政策）的競爭力；
- (4) 增進與歐盟的整合及競爭力；
- (5) 加強拉脫維亞與第三國家的關係；
- (6) 增進並保障拉脫維亞海外僑民的權利；
- (7) 確保國家在世界上的形象與認同感。¹³

針對國家安全部分，拉脫維亞的戰略目標爲藉由與其他國家的結盟確保國家與公共安全。現今安全概念所指的不仅是軍事上，更包含了社會與經濟面向。安全爲確保公共福利的路徑。拉脫維亞在此方面的任務爲消除直接的軍事威脅、與國際罪犯對抗（違法金融交易、毒品交易、人口販賣、貨物走私等）、以及降低影響生態浩劫的肇因。

今日拉脫維亞威脅來自於邊界，爲他們未預料到的；然而威脅的來源很難認定。身爲聯合國、北約與歐盟成員之一，拉脫維亞將積極參與組織行動以確保國際安全。如此，拉脫維亞不僅協助降低威脅，更能快速取得潛在威脅方面的訊息，因此得以做出適當的行動。

拉脫維亞再次取得獨立地位時，便已有發展國家軍隊的決心。這些年當中，拉脫維亞已經參與許多國際行動，包括了前南斯拉夫、阿富汗與伊拉克。參與這些行動，展現了拉脫維亞致力於威脅的消除與維持和平的決心。並且也證實拉脫維亞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盟國。同時，更重要的是能夠拓展拉脫維亞在國際上的影響力。未來，拉脫維亞必須提供軍事支援以及與專家以供所需。

聯合國組織必須改革，才能夠有效的處理世界安全與福利議題。而拉脫維亞也將爲聯合國的改革做後盾，期許聯合國能夠更有效的解決目前的安全挑戰。

下列則爲拉脫維亞在 2010 年爲加強國家安全而訂定的外交政策任務：

- (1) 提升在北約中軍事與政治角色，增進世界安全、拓展北約力量與發展快速反應部隊、協助北約在拉脫維亞境內與波羅的海國家的公共建設、提供支援給予希望運用北約的經驗重新整頓他們的防禦架構；
- (2) 加強泛大西洋的連結與團結、而且重要的是提供並維持歐洲與全球安全；

¹³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LATVIA'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2006-2010) <http://www.mfa.gov.lv/en/policy/guidlines/#3>

(3) 藉由參與歐洲防禦機構提升ESDP的發展、建立歐洲快速反應部隊、以及其他為與北約互動而加強歐盟成員國處理軍事與民間危機能力的民間與軍事合作計畫、支援ESDP於某種程度上得以為所有成員國取得安全與防禦上的利益、並且接受所有有能力參與實行這樣計畫的國家；

(4) 透過建立民防與軍事專家有效參與國際行動，對國際安全做更大的貢獻；

(5) 專注於對抗國際與國內恐怖主義對抗與防止毀滅性武器擴散、尤其注意到地區合作的風險分析、及整體的有效行動以控制戰略物資的進出口；

(6) 加強與其他國家的雙邊合作關係、促進世界與區域安全。¹⁴

三、立陶宛

安全政策為立陶宛憲法中外交政策的重要一環。然而，安全政策為外交政策額外部分，為其他政策的條件與基礎。一般來說，立陶宛的安全政策為歐洲-大西洋政策，基於國家屬於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其中之一成員而訂定的。加入北約為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然而，外交安全政策的範圍更為廣闊。立陶宛也是歐洲安全防禦政策 (ESDP) 以及歐洲防禦與合作組織 (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 之一員；因此立陶宛參與了許多促進安全與穩定的協定與公約。¹⁵而立陶宛的外交政策目標主要為：(1) 睦鄰政策；(2) 強化立國經濟外交；(3) 參與國際社會致力確保全世界之民主、人權、和平及安定。

立陶宛加入北約與歐盟時，正值安全體系的改變。使得積極參與的國家在當中過程得以將歐洲安全與防禦政策輪廓分明並具體化。另一方面，身為歐洲與泛大西洋組織成員之一，更提供了過去立陶宛從未有過的安全政策的影響力與機會。¹⁶

冷戰過後，北約開始發展並加強與中東歐國家、南高加索與中亞、及地中海地區、中東、俄羅斯及烏克蘭等國家地區的接觸。在 1994 年，北約發動一項重要行動，稱為和平夥伴計畫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這項計畫主要在於幫助參與的國家重建軍隊，目的為實現他們民主社會的功能，並且參與由北約所領導的維持和平行動。根據PFP的主要文件，各國元首及政府同意，假使當中有締約國對其領土完整性、政治獨立與安全上有直接威脅，則北約可與其他締約國商議並給予協助。¹⁷積極參與EAPC與PFP計畫對立陶宛為加入北約所做

¹⁴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LATVIA'S FOREIGN POLICY GUIDELINES 2006-2010) <http://www.mfa.gov.lv/en/policy/guidelines/#3>

¹⁵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¹⁶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¹⁷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的準備有極大助益，雖說這些行動並非加入北約的先決條件。值得一提的是身為北約一員的立陶宛，將這些行動的架構組織與經驗分享給予東邊的鄰國互為鼓勵。

立陶宛政黨對於 2004-2008 年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也取得一致的同意：

(1) 促進立陶宛與泛大西洋、歐盟之間的關係，並且加強與北美國家，特別是與美國的合作、並且支持北約為共同安全的主要組織，以確保立陶宛的安全、立陶宛保證參與由北約領導的行動及承諾維持和平的國際間任務、保障人權並承諾信守國際規範、尋求聯合國與國際團體對上述行動與任務的支持、確保北約及其他國際組織成員國深知所應盡的義務與責任、並且積極支持歐盟與北約的東擴政策。

(2) 支持 歐盟更進一步的整合以增進立陶宛國內利益、藉由有效力的機構及基於民主的正統性建立聯盟的管理結構、清晰有效的決策做成及各成員國一律平等、支持更進一步的與歐盟合作形式、承諾歐盟得以參與希望立陶宛發展的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建構。

(3) 提升與拓展區域性合作、鞏固立陶宛為區域間合作中心的地位、發展波羅的海三國之間的關係、更進一步發展與波蘭的戰略夥伴關係、實施並執行新的區域合作形式、與北歐及中東歐結盟、支持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南高加索與俄羅斯聯邦，特別是加里寧格勒地區的民主化。¹⁸

立陶宛政黨體認到除非立陶宛外交政策戰略及其行動計畫具體化，並且建立執行這些行動所必須的先決條件，否則所訂定的外交目標將無法實現。政黨也承諾謹守維護執行外交政策所需的專款。¹⁹

2004 年所訂定的外交政策中，承諾藉由共同努力以達成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標、政黨代表在賽瑪斯 (Seimas)²⁰中做成以下決議：²¹

(1) 批准在 2005 年年中所制訂的歐洲憲法條約、採取所有行政方法確保總體經濟與其他條件必須符合並盡早使立陶宛得以加入經濟暨貨幣聯盟與申根區、²²符合歐盟與北約邊界保護、競爭力、公共管理等的標準、以及選出得以成為歐盟輪值主席的適當人選。

(2) 持續參與國際行動及任務、尋求聯合國對這些行動及任務的支持，並且使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¹⁸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¹⁹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²⁰ 立陶宛國會。一院制稱為 SEIMAS，共 141 席，其中 71 席由單一席次選區產生，70 席依政黨得票比例產生，任期 4 年，於該屆議員任期屆滿當年 10 月之第二個星期日投票。

²¹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Security Policy: Agreement between Political Partie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on the Main Foreign Policy Goals and Objectives for 2004-2008

http://www.urm.lt/popup2.php?item_id=255

²²捷克、愛沙尼亞、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馬爾他、波蘭、斯洛伐克與斯洛維尼亞等 9 國，已於 2007 年 12 月 21 日正式加入申根公約區。

國際上更多國家參與其中、實質支持國際團體對抗恐怖主義的努力、加強歐盟與北約成員國的團結、信守立陶宛對區域防禦的承諾。

(3) 致力於促進與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南高加索、等國家與歐盟及北約的合作關係，並積極參與其中、尋求與上述國家訂定自由貿易協定並幫助歐洲睦鄰政策的發展、鼓勵俄羅斯屬地加里寧格勒地區社會與經濟的發展、並促使這個地區與俄羅斯發展出與歐洲的合作關係。

(4) 尋求立陶宛公共建設與歐盟公共建設系統互相連接的可能性、並由立陶宛與歐盟與民間及國際上共同資助此項計畫的實現、改善與西歐的交通網絡、首當其衝則為波蘭、提升波羅的海國家能源安全以符合國際標準、並探求實際的解決辦法。

(5) 加深立陶宛與波羅的海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關係，並且促進貨物出口與投資、發展出立陶宛海外投資的支援系統、藉由執行國家計畫與策略來吸引外商投資、並且以發展立陶宛現代經濟資訊為目標。

(6) 鞏固立陶宛作為資訊與文化交流中心的地位、增加國家對文化與學術計畫預算配額的增加、加強國家的資訊政策、國家公共關係戰略的批准、病確保有足夠資金以利施行。

(7) 保護海外立陶宛語及文化、發展並鼓勵海外立陶宛團體積極活動計畫的實行，並且支持這些團體在他們國家之中的文化與公共活動、敦促立陶宛語於歐盟內成為正式官方語言之一。

(8) 支援國際團體致力於消滅貧窮、病避免其他現代威脅、執行立陶宛政府批准認可的援助與發展政策。

(9) 促進立陶宛與多邊關係更進一步的發展形式、積極參與國際組織藉以鞏固立陶宛在國際上的地位、決定立陶宛於 2010 年 OSCE 及 2010-2015 年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主席人選、建議並將維爾紐斯打造成國際會議中心，並且為許多國際組織的所在地。

(10) 提升政府對主要的外交政策目標的體認，並鼓勵大眾對外交政策的辯論、促進與其他國家非政府組織的合作、確保外交政策公開簽署，並由政府負責執行、鼓勵積極參與公民社會的行程與外交政策的履行、加強立陶宛國家能力的預測與分析。

北約與俄羅斯的合作制度是由北約-俄羅斯聯邦永久理事會 (NATO-Russian Federation Permanent Joint Council, PJC) 於 1997 年北約所召開的馬德里高峰會所建構的。在 2002 年北約-俄羅斯理事會 (NATO-Russia Council, NRC) 在羅馬簽署一項宣言。不同於早先當北約結盟時的同地位，與俄羅斯會議之前聯盟所代表的為同地位，然而在 NRC 條約中的國家為了自身利益正式與北約處於不相同的地位。

立陶宛將北約-俄羅斯合作與其制度架構，北約-俄羅斯理事會視為歐洲-大西洋防禦架構的一個重要部分。立陶宛深信北約-俄羅斯理事會為討論全球防禦挑戰的最佳平台。於此架構中，立陶宛與其夥伴俄羅斯得以討論關於飛彈防禦、

毀滅性武器擴散、打擊恐怖組織、與政府管理危機等議題。

北約和俄羅斯之間合作的一個重要元素為：北約相繼成立軍事派遣部隊（NATO Military Liaison Mission, MLM）²³並在莫斯科成立北約情報局（NATO Information Bureau），一項俄羅斯任務則是在北約歐洲盟軍最高總指揮部（Supreme Headquarters Allied Powers Europe, SHAPE）運作下而行動。2004年，NRC計畫執行打擊恐怖主義行動。結合危機處理的訓練也正式開始。俄羅斯也參與了北約在地中海名為「Active Endeavor」的打擊恐怖主義的行動。俄羅斯於2005年4月21日在維爾紐斯所舉行的非正式NRC會議中，加入和平夥伴軍事協定（Partnership for Peace 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²⁴這項協定對俄羅斯與北約成員國在和平夥伴計畫（the Partnership for Peace, PFP）中的共同軍事行動更易達成。

（二）各國外交政策的異同

波羅的海三國鑑於相同的歷史背景，因此，三國於獨立之後，紛紛為國家的防禦體系與安全政策訂定外交與安全政策的共同利益、目標，因此為促使國家安全與福利、改善經濟發展，積極參與歐盟及北約，並制定合作計畫。波羅的海三國在過去十五年間，在改革方面，由於經驗的累積，因此成為其他正走向民主化國家的方針。並且與波羅的海地區其他國家共同實行歐洲睦鄰政策、發展與各國的雙邊或三鞭、多邊計畫，更加入各種國際組織，以促進波羅的海地區及國家的政治、經濟、人文發展。三國總統積極活躍於與各國政府進行政治、外交對話。並且同意致力於和諧的外交政策、促進波羅的海各國之間的合作關係。

三國外交政策的共同之處，在2004年以前，皆以加入歐盟及北約兩大國際性組織為重點，藉此尋求三國與俄羅斯邊界安全性的保障，並透過組織對其國家的援助，使三國政治、經濟更趨穩定。2004年加入兩大組織後，三國共同目標轉而運用國際地位的提高，以及組織給予的支援，對第三世界國家伸出援手，助其邁向民主。並積極尋求區域合作，共同打擊區域犯罪、毒品、恐怖主義等。

由於地緣關係，以及過去共同的歷史背景，三國一直以來皆為世人一併概論，以波羅的海區域廣泛稱呼三國，而三國獨立時間、背景相似，以及與俄羅斯關係匪淺的相似背景，三國對於本身國家的安全政策、國家政策、與鄰國的合作關係等政策都極為相似。

²³於2004年北約總部成立軍事派遣部隊（MLM）。

²⁴俄羅斯聯邦外交部網站，政府新聞處：

http://www.in.mid.ru/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dd4b9bcd93503b1ac3256fea00459277?OpenDocument

二、波羅的海對外關係運作

2000年波海三國間繼續保持傳統的合作關係。三國總統、總理和議長等政要先後舉行例行會晤，商討地區政治、經濟和軍事合作問題並在加入北約和歐盟問題上協調立場。在經濟上三國繼續採取協商方式解決貿易爭端。在軍事上共同參加北約和平合作夥伴框架下的軍事演習並舉辦三國聯合軍事演習。年內三國簽署了保護機密信息協議和13項軍事合作協議。

2001年波海三國進一步保持和加強傳統合作關係。三國總統、總理、議長等不同層次繼續定期進行會晤磋商，就三國加入歐盟和北約、地區政治、安全、經濟和軍事合作等問題協調立場。軍事上繼續共同參加北約和平合作夥伴框架下的軍事演習並舉辦三國聯合軍事演習。2002年波海三國進一步保持和加強傳統合作關係，繼續定期保持高層會晤，就加盟入約、地區政治、安全、經濟和軍事合作等問題協商立場。²⁵

(一) 愛沙尼亞

波羅的海地區的穩定性、民主價值、以及國際間的合作對愛沙尼亞國家安全政策目標的實現有直接的影響。在波羅的海地區，國家安全的合作曾面試建立在各種國際組織架構與雙邊關係上。特別是北約與歐盟雙雙擴大之後，更促進波羅的海地區的安全合作，也促使合作關係持續增加中。

愛沙尼亞與北歐國家（丹麥、芬蘭、兵島、挪威、瑞典）都維持著良好關係，在此合作架構中，與波羅的海地區的合作關係更為密切，並且對鞏固愛沙尼亞的防禦能力與促進國家經濟皆有很大助益。另一方面，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立陶宛以雙邊關係基礎與波羅的海議會（Baltic Assembly）及波羅的海部長理事會（Baltic Council of Ministers）的架構之下，三國維持著良好關係。而愛沙尼亞更希望能在北歐國家與波羅的海國家之間於波羅的海地區及其他以外之區域，發展出安全合作關係。²⁶

愛沙尼亞與德國、波蘭對於雙邊問題的交涉、波羅的海地區的發展、及促進歐洲安全與合作方面都已建立關係，而發展也非常迅速。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雙邊關係則因北約與歐盟皆致力於與俄羅斯建立互惠的夥伴關係而與之重疊。北約及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是基於夥伴與合作關係及處理更大範圍問題的架構之上。為尋求與俄羅斯的良好睦鄰關係，愛沙尼亞與其他國家致力於實現北約與歐盟防禦策略中所訂定的規範，並且也積極參與這些合作發展。

促進俄羅斯的民主發展與繁榮對波羅的海地區的總體安全是非常重要的。愛

²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網站

[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wjb/zzjg/dozy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wjb/zzjg/dozy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

²⁶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vm.ee/eng/nato/kat_359/1006.html

沙尼亞努力的運用與俄羅斯及其邊界地區合作的機會，包括了：組織犯罪、恐怖主義、與環境災害等。

波羅的海三國在1991年相繼重獲獨立地位之後，很快的，三國即開始固定召開會議。1994年2月，首次結合三個國家的軍事行動會議在愛沙尼亞南部舉行。第一個波羅的海軍是計畫「波羅的海軍隊」(Baltic Battalion)可追塑至1993-1994年間。三個國家的軍隊總司令協力推廣共同防禦概念，並且很快的獲得來自於西方國家與本地區(波羅的海地區及其他以外區域)的廣泛支持。由於一開始的成功，引發了其他基於波羅的海軍隊相同概念的聯合計畫跟隨。今日，波羅的海共同防禦合作關係已經成為防禦架構的一個重要部分，而其本身的軍力及影響力也持續增加。下列四項為主要的長期軍事計畫：²⁷

(1) 波羅的海軍隊 (THE BALTIC BATTALION, BALTBAT)：參與國際和平支援行動的步兵團，為最久遠也或許最為人熟知的計畫。建立的目的是在於透過波羅的海國家的軍事力量增強北約武力，另一方面使其軍事水準能夠加以改善。同時，BALTBAT也彰顯了波羅的海國家隊自身區域內的合作與國際間合作的意願及能力。BALTBAT為區域合作與軍事合作立下一個很好的範例與典範。

BALTBAT首次參與完成的任務為IFOR/SFOR於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讀行動及1996-1997年UNIFIL帶領的黎巴嫩行動。接這參與(由BALTBAT負責部署)SFOR1998-2000年的行動，更顯示出波羅的海國家與北約/夥伴合作站同一陣線的重視。同時，BALTBAT也支持並致力於國家防禦軍力的發展。波羅的海國家自我防禦能力的發展為此項計畫的主要目標，並將之引導為國防軍力的訓練，透過支持此項計畫架構國家的人員輪替與設備供應的運用，以符合BALTBAT的標準。

(2) 波羅的海艦隊 (THE BALTIC NAVAL SQUADRON, BALTRON)：水雷作戰戰略能力的海軍團，目標為在波羅的海海軍及提供波羅的海國家參與北約所帶領的和平行動，以促進多邊合作、互相瞭解、與聯合行動。而BALTRON的主要軍事目標在於保護隨時準備參與國家與國際行動的三支水雷軍艦部隊 (mine countermeasures, MCM)、支配以及支援船艦。BALTRON由三國自身艦隊、訓練中心、與管理架構所組成。

(3) 波羅的海空軍監察網絡 (THE BALTIC AIR SURVEILLANCE NETWORK, BALTNET)：空中監察資訊系統，為計畫中範圍最廣泛的一項。此項計畫的策劃是為促進波羅的海三國民防與空軍當局之間的區域空中監察武力，並且改善國際性的合作效力，包括了三國所收到、協調、分配與展現空中監察的情資。而BALTNET計畫的執行其目標則同樣的為透過聯合行動與資源的最佳運用狀態以促進波羅的海三國加入北約的整合。BALTNET為就由更廣泛的國際間努力以發展中東歐空中監察與航空交通的管理能力，為許多國家共同努力團結的計畫。

(4) 波羅的海防禦學院 (THE BALTIC DEFENCE COLLEGE, BALDEFCOL)：結合軍事教育機構以作為訓練高階官員與政府文職官員。成立於1998年，為第一個波羅的海國家結合軍事教育的機構，為這三個國家文職及高階官員打造共同的

²⁷ Ministry of Defence, (Estonian in NATO), http://www.vm.ee/eng/nato/kat_361

軍事背景。BALTDEFCOL的主要目標為建立並持續改善波羅的海國家國防高階官員的訓練與發展。而BALTDEFCOL的創辦也成為波羅的海國家之間，教育北約國家政府官員最有效率的方式。

BALTDEFCOL也確保盡快使其官員的發展在未來有能力足以領導防禦架構。在BALTDEFCOL中，中階官員接受的為依照北約標準與程序所設計的教育；他們的訓練也包括了個別國家的防禦情勢等範疇。而BALTDEFCOL所設計的行動與課程也將三國的政治與地理條件、國防任務與防禦概念列為參考。課程著重在領袖的民主規範，並且協助官員依照PFP與北約的程序與安排以參與工作。

波羅的海軍事計畫導因於北約夥伴和平計畫（PFP）所衍伸出來的，特別在國際上獲得廣泛支持與協助。而支持這些計畫的國家共計包括北約成員國與無結盟的中立國家等。

（二）拉脫維亞

為合力爭取「回歸歐洲」和擺脫俄羅斯的影響，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愛沙尼亞不斷加強波海三國整體化的進程，包括經濟、防務、能源、教育、法律以及對外政策等領域，三國已建立了政府和議會間的磋商機制，成立了波羅的海維和營，並組建三國聯合艦隊和飛行中隊，以實施共同海域和空中防禦計劃。1999年5月，波海三國議會代表大會和波海三國理事會（由愛、拉、立三國外長組成）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加強三國為加入歐盟和北約而進行的合作，進一步實施三國自由貿易協定，繼續準備三國關於放開勞動力和服務業流通的協定及關於合作監督戰略物資進出口及過境的協定。三國還強調要在防務、能源、教育等領域加強一體化。

波羅的海與北歐國家擁有共同的文化歷史、政治與經濟特性。對這8個國家合作的加強，證明了他們的共同價值與目標，並且也鞏固了這8個國家對歐洲與世界的重要性。

波羅的海與北歐在各方面皆有合作。政治對話為最原始的合作方式：波羅的海國家與北歐國家總理、外交部長與外交部政務主管皆會固定召開會議。波羅的海與北歐國家在議會合作方面，則為政府組織的接觸，波羅的海議會（Baltic Assembly）與北歐理事會（Nordic Council）。當與北歐國家持續發展合作關係時，對拉脫維亞來說，藉由促進民間交流頻繁、支持本地政府與學術機構合作、專業與非政府組織的合作、教育機構、以及發展觀光及拓展經濟關係等方面的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1）北歐理事會（The Nordic Council, NC），為北歐國家之間的議會合作方式，結合5國（丹麥、冰島、挪威、芬蘭、瑞典）的議會代表與3個自治邦（Aland Islands, Faeroe Islands and Greenland）。NC包含了87位各自代表在個別國家議會中的政黨副手，分別由各國議會任命。而國家政府的代表通常也有權利參與討論、發言，但無投票權。

每年都有一個國家負責NC事務。而擔任主席的順序分別為：冰島、丹麥、芬蘭、挪威、瑞典。2006年為芬蘭擔任主席。習慣上，每年則是由擔任北歐部長理事會（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NCM）主席的國家，則在來年擔任NC主席國。永久秘書處則設置於哥本哈根，每年固定於11月召開定期會議。

1992年時，NC與BA針對合作一事取得協議。迄今為止，兩個組織之間已經召開5次會議。未來計畫召開BA與NC輪值主席的年會，透過領導者的參與與委員會相結合、並且以主題討論的方式召開委員會。對波羅的海外交部部長與北歐議會之間的會議，以因為這方面的合作，因此有了召開固定會議的基礎。

(2) 北歐部長理事會（The Nordic Council of Ministers, NCM），主要為負責北歐各部會首長之間的合作關係，對於波羅的海國家與北歐國家之間的實質合作關係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而NCM所負責的共同事務，則取決北歐各國總理，但是在施行NCM工作方面則是由指派的執行者於各國協調並且施行。輪值主席的順序與NC一樣，2007年時由芬蘭擔任。²⁸

拉脫維亞與北歐國家的合作管理部門是與NCM行動合作得以實行完成。舉例來說，拉脫維亞官員所參與NCM的工作小組、會議、研討會、而拉脫維亞機構更發展出與NCM結合的計畫。而加強實際合作的一項重要催化劑，則為北歐國家決定邀請波羅的海國家加入北歐投資銀行（Nordic Investment Bank, NIB）的行列。因此，拉脫維亞於2005年正式成為NIB的會員國之一。

2006年為NCM情資局於拉脫維亞成立的第十五個年頭。也因為積極的行動，拉脫維亞境內許多的年輕人及學生因而熟知北歐語言。而機構中富有創造性專業的人士因此受到獎學金的資助，以幫助他們更充實他們的抱負。另一方面，政客、當地政府雇員、企業家、及公職人員也有了經驗交換的機會。藉由對NCM的支持，拉脫維亞許多學校及高等教育機構也於北歐國獲得合作夥伴。

拉脫維亞目前正積極交涉發展區域運輸計畫，包括了鐵路計畫「波羅的海鐵路網絡計畫」(Rail Baltica Projects)、以及公路計畫「取道波羅的海」(Via Baltica)等項目。²⁹

波羅的海鐵路網絡計畫目的為更新波羅的海與歐洲間的鐵路網，以連結塔林、里加、考那斯、華沙跟柏林等。此項計畫也為拉脫維亞交通發展的優先條件。未來，此項計畫的實行將進一步有助於拉脫維亞與歐洲鐵路系統的整合，以確保南北交通旅客與貨物的固定流量，對觀光產業、區域及商業發展都有正面的影響。

計畫的工作方式採國際分工小組方式，所組成的代表來自於各國主要為國家級水準並且與其部門、區域有利益關係的工作小組。拉脫維亞交通部即負責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之間的計畫小組的運作。這項計畫可行性的研究已經完成，而其結果由加入這項計畫的國家來評估。波羅的海國家同意於2007年7月1日起草波羅的海鐵路網絡計畫，作為2007-2013年的行動計畫。

²⁸ 拉脫維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Cooperation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http://www.mfa.gov.lv/en/eu/BalticSeaRegion/NordicStates/>

²⁹ 拉脫維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Cooperation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http://www.mfa.gov.lv/en/eu/BalticSeaRegion/Projects/>

取道波羅的海計畫，為拉脫維亞與波羅的海地區國家非常重要的公路發展計畫。為唯一橫跨大陸幹線並且保證人員及貨物的自由流通於波羅的海國家與中歐。對拉脫維亞來說，這條路不僅保障了本身公路網與歐洲公路網的結合，也促進了觀光產業的發展，也為拉脫維亞在 2007-2013 年所進行的「取道波羅的海」計畫的執行做了必須的準備。

（三）立陶宛

立陶宛於獨立的第一年已經很清楚的闡明外交政策希望達到的目標。外交政策首先需達到的目標為與波羅的海國家之間發展更緊密更體制化的合作關係。這一項目標引發日後波羅的海維護和平軍隊(BALTBAT)與波羅的海理事會(Baltic Council)的成立。初始，由於地緣關係，再加上文化與歷史的因素，也開始加強與北歐國家發展出更緊密的關係。另一方面，立陶宛也開始尋求加入「北約組織」（結合中東歐包含了波羅的海國家、烏克蘭的防禦力量），甚至於對俄羅斯與西方國家尋求國家安全的保障。此外，也開始積極發展主要由烏克蘭推動的波羅的海與黑海的合作架構。所有的決定都是為立陶宛的國防安全做最佳保障，從過去的中立政策到國際組織的依賴政策或由某些國家提供對安全的保障，一一證明僅為空談。因此，立陶宛獨立之後，做了明確的選擇：尋求加入北約、歐盟與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 WEU)，³⁰成為會員國。

立陶宛十分重視發展和加強與波羅的海鄰國，首先是與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的關係。通過加強雙邊和三邊的政治、經濟以及軍事等領域的全方位合作，共同向市場經濟過渡。獨立以來，已與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簽訂了一系列雙邊和三邊合作條約，³¹內容包括友好合作條約，經貿合作條約、自由貿易協定和關稅及經濟聯盟協定，以及協調三國防務協定和邊防合作協定。1999年5月28日，波羅的海理事會和波羅的海大會在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同時召開。立陶宛

³⁰ 西歐聯盟(Western European Union)於1954年成立，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中的歐洲國家所組成。1947年，英國與法國簽訂了一項《敦克爾克條約》。這是一項互助聯盟條約，主要內容包括兩國在軍事方面的互助合作，同時也涉及政治、經濟方面的內容。在此基礎上，1948年，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盧森堡五國簽訂了一項《布魯塞爾條約》，成立布魯塞爾條約組織。其組織機構包括：部長理事會，諮詢議會和一個常駐英國首都倫敦的大使委員會。該組織以軍事互助為主要目標，除此之外，還涉及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多方面的內容。1954年，又吸收了西德、義大利兩國參加，正式定名為「西歐聯盟」，組織機構與管轄權限仍然按照以前的規定。理論上，該組織擁有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社會、文化方面的各種權限，但實際權力很有限：軍事上的權限以後大部分由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行使，社會與文化方面的權限以後主要由歐洲委員會管轄，經濟上幾乎沒有重大的活動。在北約開始東擴後，許多原屬「華沙公約組織」的國家，紛紛加入北約成為會員國，對於北約這種態勢，俄羅斯雖然聲稱願意成為北約的「戰略性夥伴」，但對過去原屬其軍事集團成員的國家，竟要參加為「北約組織」，當然不是味道；儘管現時雙方經已和解，但北約當初成立的目的，到底是為了對付俄羅斯啊！另一方面，北約既然已經東擴，則作為北約在西歐的成員國的組合，便沒有再存在的必要。有52年歷史擁有28個成員國的「西歐聯盟」，2000年11月13日在法國馬賽舉行最後一次會議後，便宣告正式結束。

³¹ 參考網址：http://www.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3&type=show_post&post=1250

總統阿達姆庫斯稱，近年來，波海三國的合作不斷發展和鞏固，並日趨重視務實的原則。並於 1999 年立陶宛與拉脫維亞實現了總統互訪。

貳、 大國與波海三國的互動

拉脫維亞致力於加強與美國，歐盟會員國及北約盟國關係，繼續推動波海三國合作，並發展與俄羅斯間之正常關係。立陶宛努力加強波海三國間之合作關係同時積極融入西方國家陣營，另設法發展與俄國之正常雙邊關係。

一、俄羅斯與三國

(一) 波海三國的俄羅斯政策

1、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與俄羅斯關係自 1991 年開始，一直維持良好關係，然而 2007 年時，兩國關係卻走向新低點；一群親俄少年組成團體包圍位於莫斯科的愛沙尼亞大使館，使得愛沙尼亞首都塔林捲入獨立以來最嚴重的國際事件中。³²因為兩國之間由來已久的歷史背景，使得兩國之間的對話又重新開始。

兩國之間的關係似乎為合法性爭議，但追究其中，卻關係到公民權、語言、財產權、甚至於領土等層面。愛沙尼亞極力於切斷與莫斯科的干涉，即使自由主義派的俄羅斯政客與愛沙尼亞獨立運動派於新思維期間結盟，當愛沙尼亞獨立後，對於愛沙尼亞要求俄羅斯撤軍時，仍茫然無知。而國籍與語言議題當愛沙尼亞希望加入北約時，與俄羅斯更是漸行漸遠。在愛沙尼亞獨立後三年，與俄羅斯的關係已是困境重重，當時愛沙尼亞要求俄羅斯軍隊撤出愛沙尼亞境內，主要也是依賴西方國家介入才得以完成。³³

對愛沙尼亞人來說，獨立之初，因為愛沙尼亞境內俄羅斯裔對雕像的尊敬，對愛沙尼亞人來說，這些標誌令他們想起蘇聯「佔領」的黑暗歷史，因此只好以忍受的態度接受；然而對俄羅斯人來說，卻代表著協助東歐從納粹暴政中解放出來的英雄。而探究其原因，更有不少俄羅斯人是以懷緬蘇聯強國光輝為要素，這令俄羅斯民族對這些塑像有更深情意結，而俄國政府面對部份沒有當地國籍、隨時要投靠俄羅斯的人也更難不出手干預。

早在 1998 年-2001 年，兩國政府（當時愛沙尼亞總統 Lennart Meri 與俄羅斯總理 Viktor Chernomyrdin）主要以政府間架構的概念來達成協議。主要目的在於以協商為基礎，促進兩國之間的合作。然而 2002 年時，愛沙尼亞與俄羅斯政府間合

³² 2007 年 2 月愛沙尼亞國會再度通過「非法建築法案」(Prohibited Structure Bill)，擬於 30 日內拆毀銅像，引發愛俄關係再度緊張。總統 Ilves 最後以該法案違憲為由退回國會重新審議。

³³ Kadri Liik, *The "Bronze Year" of Estonia-Russia relations*,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EARBOOK 2007

作的法源基礎不足，因此愛沙尼亞同意以雙邊協定的立場作為政府間談判的框架。2007年5月，愛沙尼亞政府批准了與俄羅斯政府經濟合作的政府間計畫。

在歐盟與北約雙雙擴展之後，整個國際間狀態尚未穩定時，愛沙尼亞與俄羅斯、歐盟、北約的關係雖仍處於發展中狀態，然而當中卻已出現改變。另一方面，這也意味著對愛沙尼亞來說，是一大機會。假設愛沙尼亞能在這轉變的過程中成為一員，並且有足夠的影響力，那麼與歐盟、北約、俄羅斯之間的關係對愛沙尼亞來說，將更有利。同時，假使愛沙尼亞無法參與到這當中的轉變過程，其所必須承擔的風險為被歐盟邊緣化、以及持續與俄羅斯的雙邊衝突。因此，以歐盟標準來看，愛沙尼亞必須確定未來的方向，並且與俄羅斯政治成立溝通管道，或是非政府間關係，都將是歐盟成員國中重要的一環；歐盟是一個整體的體系，而愛沙尼亞與俄羅斯關係在這個體系中，並非為單一面向。

俄羅斯急於測試歐盟與北約於後擴展態度，而波羅的海國家則成為俄羅斯試探兩個組織擴大的最佳地區。在雙重擴大之後，俄羅斯享受於觀察歐盟與北約成員國中，大國採取對抗俄羅斯以保護波羅的海小國的行動，或是考慮到這些小國經常性的處於不安定狀態，不值得危及到「大局面」（與俄羅斯的合作）。因此，制訂了適當的波羅的海與俄羅斯關係的框架。

愛沙尼亞應該放棄與俄羅斯高姿態的雙邊政治關係。以愛沙尼亞目前的國際地位來看，與俄羅斯之間的溝通，應該透過歐盟來進行，而俄羅斯-愛沙尼亞條例則必須經由歐盟機構的斡旋，並且以歐盟政策為基礎。俄羅斯也必須體認到與波羅的海國家的雙邊關係已經被歐盟-俄羅斯關係所取代，並且轉由歐盟共同外交和安全政策（Common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FSP）與歐洲安全防禦政策（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ESDP）做為支架。為了實現上述所說，愛沙尼亞必須在歐洲政策上做一大改變，並且開始重視以歐盟為主的發展趨勢。³⁴用俄國的雙邊高政治的關係。愛沙尼亞也必須致力於CFSP與ESDP政策做成機制的發展並且將此作為該國歐洲政策的優先目標。CFSP與ESDP越強大，決策機制的目標更明確、更有影響力的話，就能使愛沙尼亞更易於避免與俄羅斯衝突中，找不到歐盟成員支援的窘境。

歐盟與俄羅斯夥伴策略是以共同的歐洲價值為前提而進行。歐盟對俄羅斯政策為所有成員國普遍、和諧、及團結一致的基礎。而歐盟的共同立場應涵蓋了經濟合作（固守市場經濟原則）、法令的建構、俄羅斯人權（少數民族的地位）、歐盟外部邊界的防禦（包括移民與難民政策）等。愛沙尼亞支持新的架構協定以共同價值為基礎，並且取代現行的夥伴與合作協定（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的決定。而新的協定必須清楚的規定共同的權利與義務，以避免不必要的紛爭。由於歐盟立場鞏固且為各國結合的一個體系，因此必須確保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利益。³⁵

愛沙尼亞必須很主動積極的將雙邊關係議題視為歐盟體制中重要的議程。諸

³⁴ Vahur Made, *Estonia-Russia Relations in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Estonian School of Diplomacy, 2005.

³⁵ Estonia's EU Policy 2007-2011,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on 25 October 2007.

如俄羅斯民主化、車臣種族屠殺與人權、俄羅斯芬烏民族、俄羅斯石油運送至芬蘭灣、俄羅斯於聖彼得堡與列寧格勒設置石油管線終點、在Sosnovi Bori設置核能發電廠等議題，都是愛沙尼亞必須讓歐盟持續注意的。而這些問題的解決辦法只能依賴歐盟-俄羅斯之間的雙邊關係才得以解決。

愛沙尼亞現行安全政策中，需加強的部分並未符合現存兩大強國之間的緊張關係、以及第三勢力的地位日漸重要的政治情勢。歐盟集結了北約中愛沙尼亞周遭國家，聲明在危機期間，俄羅斯策略中，威脅愛沙尼亞的意味不小。美國也採取親愛沙尼亞的情勢，主要在於維也納會議中喚起各國對此項議題的重視。特別是對俄羅斯來說，只是要求愛沙尼亞於暴力事件後，賦予停留在愛沙尼亞境內的俄羅斯人民公民權嚴苛一些罷了，杜馬國會也證實所聲明的為愛沙尼亞在當晚對俄羅斯人所採取的防衛行動違反了人權。然而在這事件中，俄羅斯仍獲得少許的支持，而立陶宛發言人Viktoras Muntianas也指稱愛沙尼亞政府未預見搬遷雕像的行動會帶來如此大的激動反應，為俄羅斯釋放出小小的支持。然而就這事件，立陶宛背後仍舊支持愛沙尼亞，立陶宛總理Gediminas Kirkilas更要求歐盟加強對愛沙尼亞於此事件的支持。³⁶

愛沙尼亞總理Andrus Ansip體認到愛沙尼亞民族與俄羅斯民族之間的問題加深了政體鴻溝，因而在2007年5月3日以俄羅斯文發表全國性演說，目的在於緩和兩個民族之間的緊張氣氛，並且說明此次事件並非起因於種族地位的認同問題。當愛沙尼亞此次政治負面事件於2007年4月26-27日開始時，國防部長Jaak Aaviksoo則提議將雕像重新安置於軍事墓地，也基於安全性的考量。然而，對俄羅斯來說，情況並非如此，仍舊對愛沙尼亞拆除雕像的行為心生怨懟。以俄羅斯民族觀點來看，是以懷緬蘇聯強國光輝為要素，是協助東歐對抗納粹暴政的英雄。然而，仔細探討此次事件，可以發現其爭論的不只是民族主義，也涉及到區域與全球地緣政治的角色。

由於俄羅斯敵意升高，對北約擴大來說，美國積極部署經由波蘭與捷克的飛彈防禦計畫。顯然的，俄羅斯對美國的部署充滿敵意，俄羅斯認為美國企圖運用本身的軍事霸權凌駕於俄羅斯一直以來所有的影響力。美國則堅持其防禦網為早期為了抵抗中東的侵略而架設的薄弱防禦網，然而俄羅斯則勉強接受此番說法。當時的情況或許導致自冷戰末期以來，美俄之間緊張關係的擴大，歐盟卻剛好夾於中間位置。此項計畫設置十枚飛彈於波蘭境內，同時在捷克境內設置雷達站；由於俄羅斯對喬治亞心生敵意，因此此項防禦計畫更增加了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而喬治亞的對策則有可能導致俄羅斯更深的敵意。鑑於俄羅斯的企圖為政治議程之一，因此主要的防禦及安全網絡目的在於再次消除俄羅斯長久以來對愛沙尼亞歷史方面的影響力。

連接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共同邊界仍舊尚未簽訂正式的雙邊邊界協定。兩國因為佩普西湖（Lake Peipus）之間的爭執，因而在2005年5月18日簽訂劃定邊界

³⁶ G4S Global Risks Ltd., “Estonia/Russia Situation Brief”, May 4, 2007.

的協定；³⁷但是，隨後俄羅斯卻在2005年9月6日因為愛沙尼亞批准有爭議性的單邊附加條款，而將協定上的簽名撤掉。而影響愛沙尼亞對此協定的修正則可追塑至1920年月2日俄羅斯與愛沙尼亞簽訂的塔圖協定，接著則發生愛沙尼亞獨立戰爭。塔圖協定中聲明俄羅斯將永遠放棄於愛沙尼亞境內領地的所有權，當愛沙尼亞正式宣佈塔圖協定的正當性時，俄羅斯卻指稱其協定為歷史的附屬品，並未具有法律效力。當時的俄羅斯總統普丁對愛沙尼亞重提塔圖協定並未有深刻印象，姑且不論俄羅斯在2005年協定下，仍舊渴望取得愛沙尼亞領地的事實，俄羅斯隨後撤銷當初對其協定的承諾。這次的事件則足以顯示俄羅斯逐漸失去對其前管轄地區的敏感度。

在歐盟的保護傘下，利用歐盟體制連結俄羅斯-波羅的海問題，更能找出折衷的解決辦法，使波羅的海國家與俄羅斯雙方滿意。由歐洲議會公開譴責蘇聯佔領波羅的海國家並赤化東歐，為防止犯罪轉移歐洲議會與波羅的海國家，包括俄羅斯（非歐盟會員國）簽訂共同聲明稿即為一例。

愛沙尼亞成為歐盟與北約的一員並未解決長久以來存在的愛-俄關係。此外，與美國的聯盟關係及與歐盟的合作關係對愛沙尼亞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發展只提供了單向的關係。近年由於反恐議題，使得美俄兩國關係更形加強對。以歷史與戰略利益觀點（包括經濟利益）來看，歐盟成員國各與俄羅斯發展出不同的關係。因此愛沙尼亞無法排除俄羅斯藉由對北約與歐盟施壓，以達成某些目標的可能性。

經濟方面，成為歐盟成員國後，愛-俄雙邊貿易與經濟關係發展加快。2004年月1日愛沙尼亞成為單一歐洲貿易政策中的一份子，夥伴暨合作協（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針對在愛沙尼亞境內的運送、保障智財權、以及與歐盟、俄羅斯的共同立法也於當天生效。PCA為愛-俄之間的經濟關係提供了基礎。因此愛沙尼亞透過多方合作小組與商討，也為歐盟與俄羅斯的經濟合作關係上的一員。因此，愛-俄貿易關係在2004年時有了更進一步的發展。2006年俄羅斯與愛沙尼亞的進口貿易總額大約為1億8千萬歐元，佔俄羅斯對外貿易的10.9%（芬蘭佔18.2%），成為俄羅斯第二大貿易國，僅次於芬蘭。出口貿易愛沙尼亞佔了7.9%，排名第四（芬蘭、瑞典、拉脫維亞）。與2005年相較，愛沙尼亞對俄羅斯的出口貿易增加了50.7%。

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區域間合作關係因為歐盟計畫而躍進一步（法爾跨邊界合作計畫、波羅的海區域INTERREG IIIB³⁸計畫）。愛沙尼亞也持續於歐盟睦

³⁷ G4S Global Risks Ltd., "Estonia/Russia Situation Brief: Estonia-Russia Boundary Agreement – Lake Peipus", May 4, 2007.

³⁸ According to this situation, lead partners within the INTERREG III B priorities of the Baltic Sea Region INTERREG III B Neighbourhood Programme can be: 1.National, regional and local public authorities, 2.Public equivalent bodies Public equivalent body means any legal body governed by public or private law (a)established for the specific purpose of meeting needs in the general interest, not having an industrial or commercial character, and (b)having legal personality, and (c) either financed, for the most part, by the State, or regional or local authorities, or other bodies governed by public law, or subject to management supervision by those bodies, or having an administrative, managerial or supervisory board, more than half of whose members are appointed by the State, regional or local

鄰政策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俄羅斯三邊跨邊界合作計畫中，與俄羅斯維持良好夥伴合作關係。爲了準備這項計畫愛沙尼亞、拉脫維亞、俄羅斯三邊國家與政府已經成立了三邊合作小組。此項計畫目標爲藉由邊境地區共同面對挑戰的潛力，維持邊境地區的持續發展、促進社會經濟內聚力、以及增加競爭力。

愛沙尼亞與其鄰國俄羅斯西北部聯邦管區的用它的普斯科夫州（Pskov）、列寧格勒州（Leningrad）、諾夫哥諾德州（Novgorod）以及聖彼得堡自治市接觸頻繁，也因爲這層關係，有助於區域穩定性的發展，並且與鄰近地區保持良好關係。而各地方政府間的互訪也極爲頻繁。愛沙尼亞與俄羅斯各地方政府也簽訂許多各種不同形式的合作協議：Narva與Ivangorod之間簽訂了地方自治教育行政合作協定、Tartu與Pskov的合作宣言、Tartu與Vassileostrovski地區的行政合作宣言、Kohtla-Järve與Slantsõ地區的合作暨友好協定、Kohtla-Järve與Veliki Novgorod合作協定、Jõhvi鎮與Kingiseppa鎮之間的合作協定等。合作的形式則遍及教育、文化、都是計畫、觀光、經濟發展等各方面。³⁹

自1996年開始，Euregio-Pskov-Livona⁴⁰組織參與了更進一步的邊界合作計畫，包含了愛沙尼亞（Ivamaa, Valgamaa, Võrumaa）、拉脫維亞（Aluksne, Balvi, Ludza, Valka）、俄羅斯（Palkino, Petseri, Põtalovo, Pskov, Sebeži in Pskov）三國的邊界地區。愛沙尼亞的Setomaa鄉鎮聯盟與俄羅斯的Petseri地區以Setomaa的當地文化爲基礎，爲了保存與加強Setomaa在愛沙尼亞與俄羅斯兩國的文化認同，因而促使這項計畫的催生。

塔圖和普斯科夫之間的航線也在俄羅斯答應季節性開放，並經由Storožinetsi爲國際邊界轉運站後開始這兩點間的航線。假使成功啓航，將可在Storožinetsi港口進行進入普斯科夫的邊界與海關檢查。2006年9月聖彼得堡日，兩國之間開始了更進一步的文化合作計畫。

2. 拉脫維亞

兩國於1991年1月25日建交。拉脫維亞與俄羅斯關係是影響拉政治、經濟和安全的一個關鍵因素。歷史上兩國積怨較深，俄羅斯強烈反對拉脫維亞加入北約，兩國關係近年來一直比較緊張。雙方對於俄羅斯民族在拉脫維亞的地位和權益、如何看待二戰期間一些歷史遺留問題等方面矛盾尖銳，但兩國在經貿、文化、教育等領域的傳統聯繫難以割斷，2002年雙方在取消俄羅斯對拉脫維亞歧視性關稅政策、聯合打擊有組織犯罪、加強兩國政府間工作等問題上達成了一些共識。拉脫維亞於2007年12月21日成爲申根公約國，與歐盟關係更爲深化，拉脫維亞邊界亦成爲歐盟對俄羅斯之邊境，使得兩國關係益形敏感，例如加入申根後即出現俄國駐拉脫維亞外交官名列申根黑名單之消息，據俄羅

authorities or by other bodies governed by public law.

³⁹ G4S Global Risks Ltd., “Estonia/Russia Situation Brief: Estonia-Russia Boundary Agreement – Lake Peipus”, May 4, 2007.

⁴⁰ Cooperation structure of Latvia, Estonia and Russia border Regions.

斯媒體報導，拉脫維亞外交部代理國務秘書埃德加爾-斯庫亞 2008 年 1 月 21 日向俄羅斯大使卡柳日內遞交照會，指責俄使館一名外交官從事與其外交身份不符的行動，威脅拉脫維亞國家安全，要求其在 48 小時之內離境。自蘇聯解體以後，在俄羅斯與拉脫維亞關係史上只發生過一次互逐外交官事件。⁴¹2004 年 4 月拉脫維亞指責俄使館二秘烏爾朱莫夫企圖竊取有關北約軍事基礎設施和政治事件的情報，2004 年 4 月拉脫維亞以試圖搜集有關北約的軍事情報為由，宣布「因從事與外交官身份不符的行動」將其限期驅逐出境，因而驅逐了俄羅斯駐拉脫維亞使館一名外交官。俄羅斯隨後驅逐了一名拉脫維亞駐俄使館的外交官作為回應。而於 2008 年 1 月即發生兩國互相驅逐外交官事件，未來拉脫維亞如何與俄羅斯關係正常化，事涉國家主權、國家安全及未來發展等諸多議題。⁴²

前拉脫維亞區域間及文化部部長 Modest Kolerov 與獨立國協俄羅斯主席於 2008 年 3 月 19 日發表一項簡短聲明：「拉多為雅與俄羅斯關係應以務實為發展的基礎，並且認為以莫斯科的眼光來看拉脫維亞並非明智。」

「過去某些團體的貪污腐敗造成雙方關係之間失去優勢。因此每個人都理解到未來更廣闊眼界的可能性。兩國之間有著可帶來數萬工作機會的計畫。這的確造成許多人的注意。」

Kolerov 的說法是為使兩國之間的關係發展能更順利，因此必須有一個新的意識型態基礎。這意識型態可以透過年輕人、更重要的，可以藉由國家政治菁英來發展。同時更強調：「然而我們兩國之間未來的溝通管道還沒發展，因此我們需要新的意識型態。」

過去有謠言說由於普汀個人不喜歡拉脫維亞前總統 Vaira Vike-Freiberga，因而造成兩國長久以來關係的阻礙。解釋說：「我敢向各位保證，普汀甚至許久不曾想到 Viktor Yushchenko 了。」「他只是剛好符合謠言中的『誤會』罷了」。更有專家指出拉脫維亞前總理 Aigars Kalvitis 個人促成了與俄羅斯關係有所改善，在許多方面上，特別要感謝他對於人民黨（People's Party）的行動與支持，以及與俄羅斯簽署的邊界協定。

根據 Kolerov 的說法，Kalvitis 過去處理駐拉脫維亞前俄羅斯外交官 Viktor Kalyuzhnyi 時，試圖尋求兩國之間共識的事實，對兩國關係的發展確實也扮演了重要角色。然而，專家認為「個人的行為關係起不了作用。」並指出「兩國之間實實在在的利益才是主要的目標」。⁴³

而對於 2008 年 3 月 16 日在里加所舉行的 Waffen SS⁴⁴ 退役軍人年會，為何許多

⁴¹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press releases

<http://www.mfa.gov.lv/en/news/press-releases/2008/january/21-1/>

⁴²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拉脫維亞對外關係概況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148&ctnode=1131&mp=1>

⁴³ 資料來源：Regnum News Agency（www.regnum.ru/english/973808.html）

⁴⁴ SS 為 Schutzstaffel 的縮寫，大致上是「保護部隊」的意思。而 SS 的成員宣誓效忠的對象則僅限於希特勒一人，不效忠於其它任何人。所以，這個組織嚴格來說並不屬於一個政黨，而是屬於某個個人。Waffen-SS 這個詞要一直到 1940 年 3 月才存在（其前身叫 SS-Verfügungstruppe，簡寫為 SS-VT），它是 SS 組織轄下的戰鬥部隊，而 SS 的其他部分則統稱之為 Allgemeine-SS（一

人都抱以同情的眼光看待，Kolerov指出「之所以在街頭上看得見越來越多的退役軍人，是因為政治圈中，他們屬於極少數的一群，而對他們來說，每年的年會則成爲吸引人們注意力的一個方式。」

許多評論家都相信俄羅斯與拉脫維亞藉由簽署邊界協定而結束了雙方之間互惠的約定，即使這項協定並無法解決兩國之間所有的紛爭。即使放棄領土，里加仍舊能夠與俄羅斯發展雙方互惠的經濟合作關係。「透過協定的簽署俄羅斯政府開放了投資的大門。少了正式文件與普汀的同意，只有極少數投資者敢投資拉脫維亞。同時，俄羅斯充斥著石油美元，因此，投資者爲何不轉往更友善的歐盟國家投資呢？」普汀對拉脫維亞著名的承諾「dead donkey's ears」（拉脫維亞領土宣言）將成爲所有議題的轉捩點：設天然氣站於拉脫維亞境內的Dobele，並且恢復經由Ventspils的石油轉運站。拉脫維亞方面在莫斯科主要取得贏面的是天然氣的突破，而非邊界協定。天然氣供應、關稅與最重要的就是拉脫維亞參與北海事務等議題皆爲商討的主要項目，而顯然的雙方都獲得良好協商結果。⁴⁵

在重新獲得獨立之後，拉脫維亞開始致力於重新融入西方世界。1991年時，拉脫維亞加入歐洲安全與防禦組織（The Organization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OSCE），並且成爲聯合國的會員國之一。因此與聯合國其他相關組織，包括了國際航空組織（the 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Organization, ICAO）、國際貨幣基金（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與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等，也成爲其中之一員。自2004年開始，拉脫維亞更成爲北約及歐盟的成員。

拉脫維亞逐漸成爲國際上積極活躍的一個角色，對於世界和平與民主勇於支持。以平均值來說，拉脫維亞爲國際軍事行動投入最多人、事、物的國家。參與部署了伊拉克、阿富汗、與巴爾幹的軍事行動。更與美國、歐盟密切合作支援促進前蘇聯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與喬治亞的民主改革。美國總統布希來訪兩次，就是與美國緊密合作關係的證據，其中第二次爲出席2006年11月28-29日於里加舉行的北約高峰會議。

俄羅斯對於拉脫維亞語言與外國人歸化的法令感到關切，因爲這影響到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人口。2006年拉脫維亞境內有28.5%的人口爲俄羅斯人。另一方面，拉脫維亞對於拉脫維亞民族在俄羅斯境內的福利同樣感到關心。拉脫維亞與俄羅斯兩國於2007年3月簽署邊界協定，拉脫維亞已經批准，但仍須等待俄羅斯杜馬的批准。

般 SS)。SS 原本是納粹黨的半軍事組織「突擊隊」(Sturmabteilung, SA)下一個不起眼的小組織，成員負責作希特勒的個人司機兼保鏢。要一直到 1929 年希姆萊 (Heinrich Himmler) 接掌後，才開始有顯著的成長。到 1934 年 6 月 30 日希特勒對 SA 的血腥整肅（在國際間被稱之爲「長刀之夜」(Night of the Long Knives)）之後，SS 才總算取 SA 的地位而代之。希特勒在長刀之夜後爲感謝 SS 當他的劊子手，將 SS 提升成爲「國社黨」(NSDAP,即俗稱之納粹黨)下的一個獨立組織，不再依附 SA 而存，SS 的功能，最初只是做希特勒的個人司機兼保鏢。但隨著它組織的發展，整個結構愈來愈膨脹，成爲一個錯縱複雜的組織，而 Waffen-SS 即是負責人員的醫療服務、運輸、郵件檢查、作戰紀錄等。

⁴⁵ Opinion & analysis : The CIS and Baltic Press on Russia
(<http://en.rian.ru/analysis/20070406/63266349.html>)

拉脫維亞的防禦概念是以波羅的海四大支柱為基礎：集北約會員國的防禦力量、軍事武力的專業化、與民間社會的支援及合作、國際軍事合作等。軍事上則包括了地面部署軍隊，空軍則專注於空中監察、搜尋與營救，海軍則專注於海上巡察、領海維護、海上開採政策、搜尋與營救及環境保護等。陸、海、空三軍共包含了近7千位人員。另外有13890位自願役加入後備軍人，以備國家危機或支援國家軍事行動。拉脫維亞國軍於2006年11月徹底轉型專業。國防開支近年來日益增加，而政府也承諾到2013年將提撥國內生產總值的2%做為國軍國防費用。

拉脫維亞於2007年10月17日依據國際法源與其本身外交政策的優先原則，尋求發展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關係：即與周邊鄰國維持良好合作關係。拉脫維亞將本身與俄羅斯的關係建構於雙邊對話與多邊合作的形式基礎上。

在雙邊合作方面，與俄羅斯合作所尋求的目標為：

- (1) 政治對話，加強雙邊政府進行會議對話；
- (2) 各部會與其他政府組織之間的直接接觸；
- (3) 地區與跨邊界的合作。

兩個國家之間的法源框架是以近二十次政府間會議協定為基礎。而兩國之間更有進一步的協商起草在進行。簽署這些協定將促進現階段雙邊合作以及提升至新的層面。目前雙邊關係中的優先原則為修正協議的基礎、並且履行雙方政府間所做的決定。拉脫維亞同時藉由歐盟與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架構，透過積極主動參與歐盟的組織、特定議題的處理、與發展共同的關係策略來增進與俄羅斯之間的利益。

早於1920年8月11日時，拉脫維亞共和國即與當時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the Russian Soviet Federal Socialist Republic）簽署了一項和平協定。協定中的第14條即為了此項協定的簽署同意，兩國之間因而建立外交領事以作為接觸。⁴⁶

⁴⁶ 1) Regarding property of the Post Office,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evacuated from Latvia to Russia during the 1914 – 1917 World War, Russia undertakes to return to Latvia and hand over to the Latvian Government such amount of that property as corresponds to the true economic and cultural needs of Latvi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sofar as such evacuated property is in actual possession or will become known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ussian State or public institutions. 2) Regarding floating stock and facilities, as well as banks serving Latvian ports, evacuated from Latvia to Russia during the 1914 – 1917 World War, Russia undertakes to return to Latvia and hand over to the Latvian Government such amount of that property as corresponds to the true need for ports and their facilities of Latvi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sofar as these items are in actual possession or will be come known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ussian State or public institutions. 3) Regarding railway stock and facilities of railway workshops evacuated from Latvia to Russia during the 1914 – 1917 World War, Russia undertakes to return to Latvia and hand over to the Latvian Government such amount of that property as corresponds to the true economic needs of Latvi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sofar as these items are in actual possession or will be come known to be in the possession of the Russian State or public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determine in detail the quantities and amounts of property mentioned in this Article to be re-evacuated, and determine deadlines for their return, immediately upon ratification of this Treaty a joint Latvian–Russian commission shall be established, comprised of an equal number from each Party. This commission, when determining quantities and amounts of property to be re-evacuated, shall consider matters from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n effect prior to the 1914 – 1917 World War in regions which pursuant to this Treaty make up the Latvian State, and deducting all that which has served the Russian general State industry and Russian general

拉脫維亞外交政策無可避免的會考量到與其鄰國-俄羅斯之間的淵源與議題上。穩定性的缺乏與源自於俄羅斯無止盡的矛盾情結使雙方之間的關係呈現緊張的情勢。雙方 1990 年代早期主要的爭執在於撤軍議題上，早期為蘇維埃，現為俄羅斯人的問題。另一個重要的議題則是涉及 1940 年 6 月與被紅軍佔領後的俄羅斯移民的公民權限制。

1993年8月底，俄羅斯軍隊撤出擁有較少俄羅斯人口的鄰國，立陶宛。然而在拉脫維亞，當時仍有16000至18000名士兵花更多時間與俄羅斯協商關於在拉脫維亞境內龐大的俄羅斯少數民族的公民權議題，但當時無法獲得國際上的支持。⁴⁷而另一項議題則是在Skruna設立雷達站，做為俄羅斯反飛彈預警系統的一部份。

對於俄羅斯意圖的不安，拉脫維亞無法忘記1940年俄羅斯託辭接管，而併吞拉脫維亞以保護蘇聯於1939年建立的軍事基地。1994年1月18日，俄羅斯外交部長Andrey Kozyrev清楚的聲明俄羅斯有繼續駐軍於波羅的海國家，以避免防禦上的孤立狀態、以及敵軍建立軍事基地以對付俄羅斯的權利。而於更早時，俄羅斯國防部長及其他政府官員已闡明其類似聲明。經過多次的協商，俄羅斯終於同意於1994年8月31日將48000名士兵撤出拉脫維亞境內。

為了使俄羅斯順利撤軍，拉脫維亞同意將Skruna基地出租予俄羅斯五年以作為撤軍的交換條件。而於1994年4月莫斯科簽署此項協議，其中規定雷達站需於1998年8月31日終止作業，並於2000年2月29日拆除其建築。協議中，拉脫維亞並且同意賦予拉脫維亞境內的俄羅斯軍隊個人及其家庭社會安全保障與社會福利。

拉脫維亞於2007年3月27日與俄羅斯就邊界問題簽訂協議，為了確定並且表明原來的拉脫維亞-俄羅斯邊界符合這項協議，兩國根據政黨原則，其中第五條規定對邊界議題有以下幾項目標：

- (1) 發展並同意領土邊界劃界的程序；
- (2) 裁定原來的國家確切的界線位置以符合協議；
- (3) 成立劃界工作小組，並且用以監督劃界工作；
- (4) 豎立邊界標誌；
- (5) 裁定邊界之間河流或支流、小溪、溝渠、及湖泊的中線位置，精確標誌出界線；
- (6) 確定河流中島嶼的歸屬權；
- (7) 起草邊界劃定文件的準備；
- (8) 解決其他與劃界工作相關的議題。⁴⁸

State transit needs, in such manner shall determine the true needs of present Latvia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nevertheless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the general leveling of the economic living standards.

⁴⁷ *U.S. Library of Congress*, Walter R. Iwaskiw, ed. *Latvia: A Country Study*. Washington: GPO for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1995.

⁴⁸ Article 5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Latv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on the Latvia and Russia State Border (27.03.2007.)

3、立陶宛

立陶宛與俄羅斯於 1991 年 10 月 9 日正式建立雙方外交關係。兩國之間關係以國際公法與 1991 年 7 月 29 日簽訂，1992 年 6 月 4 日生效的立陶宛-俄羅斯協定為兩國關係往來的基礎。同時為歐盟與北約的成員國，立陶宛積極參與這些國際組織的組成與執行任務，並與俄羅斯得以有更進一步的接觸。綜觀立陶宛歷來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與合作，立陶宛與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維持著兩國有好關係，1920 年時，兩國簽訂和平條約，當時俄羅斯承認立陶宛政權，並且為一獨立國家。稍後於德俄簽訂「莫洛托夫－李本特洛普密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⁴⁹之後，直接的衝擊後果為立陶宛被佔領，後來更被蘇維埃違反和平協定最後於 1940 年所併吞。

兩國之間於 1991 年立陶宛重獲獨立後，雙方各基於獨立政權的立場，重新一步步開啓兩國關係的建立。1993 年 8 月 31 日，俄羅斯軍隊撤出立陶宛境內，隨後於同年 11 月 18 日雙方簽訂政府間貿易與經濟協定。這項協定確立了兩國之間最惠國待遇的地位。1997 年 10 月 24 日，立陶宛與俄羅斯簽署邊界協定，確立兩國邊界，包括了邊界及波羅的海區域的經濟特區。立陶宛總統於 1991 年正式拜訪俄羅斯，同時期兩國總理也多次交流拜訪。

雙方之間透過政府與政府間理事會帶領而存在著合作關係，1996 年兩國政府根據協定建立貿易與經濟的合作關係。理事會的目的在於為兩國之間的經濟、科學、與文化合作訂定具體計畫，以供研究討論解決差異處。一般來說，理事會或共同主席每年都會開會討論。理事會的共同主席為立陶宛外交部長 A. Valionis 與俄羅斯交通部長 I. Levitin 擔任。理事會內設置 7 個工作小組，分別負責貿易、經濟、能源、運輸、社會事務、科學、文化及其他等七個部門。期間共舉行過次理事會議，及 8 次共同主席會議，最近一次理事會議於 2005 年 11 月 11-12 日立陶宛的波隆加 (Palanga 舉行)，而最近一次共同主席會議於 2005 年 5 月 26 日於立陶宛塔拉凱 (Trakai) 舉行。

立陶宛始終與俄羅斯領地加里寧格勒保持活躍與多方面的合作關係。雙方之間重要的具體合作關係已經建立：立陶宛與加里寧格勒之間長期合作委員會的成立、立陶宛-加里寧格勒區域議會論壇、立陶宛非政府組織學術機構、俄羅斯加里寧格勒、立陶宛自治市與加里寧格勒區域共同合作組成歐洲區域的四大架構 (Euroregions)。⁵⁰

近年來，立陶宛努力於使加里寧格勒區域成為俄羅斯與歐盟擴大後，更廣泛合作的「機會窗口」與典範。以立陶宛的立場來看，其優先目的應為加里寧格勒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並且希望歐盟與俄羅斯共同聯合促進這地區的發展。立陶宛歡迎所有更積極活躍的歐盟-俄羅斯合作以促進加里寧格勒社會經濟發展，

⁴⁹ 1939 年 9 月 23 日，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當納粹入侵波蘭時，德國的反裝甲大砲裝設在華沙城外的要道上。德俄於 1939 年簽定了「莫洛托夫-李本特洛普密約」(Molotov-Ribbentrop Pact)，讓希特勒的入侵行動沒有後顧之憂。事實上，俄國於兩個月後也仿效德國，由東方入侵波蘭；波蘭於是被兩國瓜分。

⁵⁰ Euroregions 為東南歐跨邊界區域發展組織。

並藉此整合歐俄鐵路網絡創造共同空間。並且相信這將是促進歐俄在此方面合作的新動力。

立陶宛在歐俄第14次高峰會議（2004年11月25日海牙舉行）中，樂見成立附屬委員會對區域與跨邊界夥伴與合作協議（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的合作架構。並希望此附屬委員會能盡早展開行動。相信這將促進加里寧格勒地區的發展大有助益。

歐盟與俄羅斯在2002年11月11日布魯塞爾高峰會中，對一項新的人員流動取得協議，並發表共同聲明。其中規定：1.由於加里寧格勒為俄羅斯本土外之屬地，隨著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更進一步的策略夥伴關係的發展，雙方政府同意為了加里寧格勒與俄羅斯其他地區之間的人員與貨物往來，訂定出具體的規範，並且加強促進此地區與其他地區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之合作關係。2.俄羅斯與歐盟同時注意到從2003年1月1日開始，立陶宛將依據與歐盟的邊界協定，實施邊界管制。唯其邊界規範將更有彈性空間，使不至於中斷傳統的鐵路人員貨物運輸。其中關於轉運的條例也不應與立陶宛政權有所侵犯，立陶宛必要時得以施行進出其領土的管制。3.基於經濟與社會的發展，雙方同意實施更廣泛的運輸途徑，確保有正當目的的人員進出邊界更簡便，以利促進加里寧格勒地區的發展。在此條件背景下，歐盟將繼續在技術及財政上支持俄羅斯致力於促進此地區的經濟發展，並且加強擴大後的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邊界合作關係，其中包括了邊界管理方式的改善與邊界公共建設的加強。雙方政府認為加里寧格勒地區的發展對波羅的海地區的全面發展有相當的重要性。4.雙方政府同意未來更進一步的對談應在歐盟-俄羅斯夥伴與合作協議架構下進行。⁵¹

目前，所有的俄羅斯公民要經立陶宛進入俄加里寧格勒，皆須申請申根簽證或是簡易通行證（Facilitated Transit Document, FTD）、簡易鐵路旅遊證件（Facilitated Rail Travel Document, FRTD）。其中簡易旅遊證件為立陶宛領事館於邊界火車轉運站所負責分發。然而，這樣對俄羅斯居民造成極大不方便，因此，俄羅斯政府雖與歐盟交涉多年，至今仍不得要領。立陶宛與加里寧格勒及其他俄羅斯區域轉運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Transit between the Kaliningrad Reg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詳載第5項至10項規定：5.歐盟提出在2003年7月1日之前訂定法令設立簡易通行證（FTD）計畫，以便於俄羅斯居民進出加里寧格勒及其他俄羅斯領地。簡易通行證可於有效期限內以陸路方式從加里寧格勒進出至俄羅斯本土領地，而其收費則可能為免費或只收取少許費用。6.FTD計畫將以兩種形式發給俄羅斯居民。多次經由陸路進出加里寧格勒，FTD將以立陶宛領事館所簽發的正名為依據發給多次進出通行證，以便於邊界檢查或管制。7.此外，對於打算作單次經由立陶宛以火車進出的居民，簡易鐵路旅遊證件（FRTD）將依據個人當時購買火車票時一併取得此通行證。此項決議也取得雙方政府的同意。然而通行證並非由俄羅斯政府所發給，而立陶宛有拒絕俄羅斯居民經由立陶

⁵¹ Joint Statement on Transit between the Kaliningrad Reg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RUSSELS ON 11 NOVEMBER 2002

宛前往俄羅斯領地的權利。通行證經由立陶宛當局寄送至申請人手上；過去，都是在立陶宛邊界檢查旅遊證件得以通過邊界。而持有通行證的旅客，不得於立陶宛境內下車，期間每一次的轉運皆有時間限制。歐盟也將會提供立陶宛對這項計畫施行的花費援助。8.雙方政府同意立陶宛在2004年12月31日前，接受俄羅斯護照以作為發給兩種通行證的依據。之後，兩種通行證將只限於持有有效國際旅遊護照得以持證進出。9.歐盟與俄羅斯同意將開始進行與其他會員國的合作，並且進行FTD計畫技術層面的規畫，目的在於確保2003年7月1日得以開始施行。俄羅斯理解歐盟希望計畫不要晚於2005年施行。10.歐盟注意到俄羅斯所提出的藉由高速直達火車，以免除簽證的必要性。歐盟將參考立陶宛於2003年與歐盟之間的權限協議（Terms of Reference），作為可行性的考量。日後加入申根國後，其可行性將盡快施行。⁵²

加里寧格勒問題可能會影響俄國與歐盟之間的關係。歐盟提出希望對簽證嚴格把關，以保護其新的東歐邊界。俄羅斯政府擔心這種政策，將使得加里寧格勒面臨與俄羅斯本土隔絕的危險。因此提出為加里寧格勒居民提供免簽證便利的建議，但歐盟認為，一旦加里寧格勒獲得這個特殊照顧，就等於在歐盟與外界之間的隔離網上開了個大門，俄羅斯公民甚至整個獨聯體的居民都可以從這個缺口進入歐盟國家，這是歐盟絕對無法接受的，因此遭到歐盟徹底否決，但仍同意可以適當簡化當地居民申辦簽證的手續。⁵³在貨物的轉運方面，俄羅斯基於歐俄夥伴與合作協議下，由俄羅斯專家與歐盟商討其轉運規範。定期召開的會議中，允諾將對兩國所提出問題加以討論，並提出解決方案。

而俄羅斯鐵路關稅政策同時一併提出討論。2001年開始，俄羅斯曾經3、4次提出鐵路貨物轉運至加里寧格勒及歐盟其他港口轉運至加里寧格勒需要更高關稅的情況提出聲明。俄羅斯基於此項政策不符合WTO的要求，因此要求廢止這項政策。

（二）俄羅斯的波羅的海政策

在波羅的海國家加入歐盟之前，俄羅斯與歐盟關係大部分圍繞在貿易關係上，儘管歐盟東擴後，可能被莫斯科作為改變波羅的海分裂狀態的槓桿作用。歐盟與俄羅斯關係始自1994年雙方建立夥伴與合作協議（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PCA)時的經濟關係。而歐盟與俄羅斯之間涉及社會與政治要素的接觸則起步較晚，直到1995年成立坎城歐洲理事會（Cannes European Council）。當時歐盟至少完成部分協定中促進俄羅斯地區的民主進程，儘管功效有限，但仍比上一政權時進步許多。歐盟與俄羅斯之間關係存在著許多困難，包括了車臣戰爭、北約所帶領的轟炸南斯拉夫行動，一樣徒勞無功，尤其在1998

⁵² Joint Statement on Transit between the Kaliningrad Region and the Res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BRUSSELS ON 11 NOVEMBER 2002

⁵³ 參考網址 http://www.taiwantp.net/cgi/roadbbs.pl?board_id=3&type=show_post&post=1250

年經濟崩盤後，更引發資金短缺而造成嚴重腐敗與無能等情況。然而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政治對話在歐盟東擴，瑞典、芬蘭加入後，更促進雙方之間的對話。這次擴大的結果最後使歐盟焦點透過芬蘭轉移至北歐地區（Northern Dimension）。儘管北歐地區計畫因為2004年歐盟另一次擴大行動而失去焦點，但仍舊為俄羅斯與歐盟之間關係發展的重要依據。最後，1999年的俄羅斯共同策略（Common Strategy on Russia）開啓了歐盟將俄羅斯關係涵蓋於「歐洲的」體系之間。實際上，這也意味著布魯塞爾與莫斯科之間社會及政治性對話的加強。

俄羅斯與歐盟之間的關係在波羅的海加入歐盟之後，雙方關係已大為改善。歐洲理事會的例行報告書中，說明了波羅的海整合以符合哥本哈根標準的進程。2002年愛沙尼亞申請進入歐盟的報告中，理事會陳述自1997年第一份例行報告書中，愛沙尼亞「對於所暴政的鞏固與加深民主體制、法令、人權、及尊重與保障少數族群方面，有了很大的改善」。⁵⁴最後理事會更進一步明確的表示「愛沙尼亞依舊遵守人權與自由的保障」。總括來說，例行報告書中，同樣的對拉脫維亞給予相同評價。因此以歐盟角度來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少數族群的議題處理的不錯，自然也就不是大問題了。

同時，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之間的關係在1994年8月俄羅斯撤軍之後，焦點放在兩項議題上：少數族群權利與邊界議題。拉脫維亞外交部部長Artis Pabriks的訪談中陳述，莫斯科內有某些散播拉脫維亞「負面形象」的特殊行動。⁵⁵而拉脫維亞外交政策的回應為：Pabriks聲明拉脫維亞的角色即是透過歐盟將國家的地位提升至最高，以便於與俄羅斯面對面。在另一次對拉脫維亞外交部東歐與中亞分部（Head of East Europe and Central Asia Division）的訪談中，首長Juris Poikans說明拉脫維亞希望與俄羅斯關係是透過「單一歐洲的聲音」來做處理。⁵⁶在這些例子中，假設波羅的海沒有歐盟的協助下，將很難改變與俄羅斯雙邊關係的本質。經由拉脫維亞外交部長的說法，波羅的海三國認為有必要使布魯塞爾熟知他們過去被蘇維埃政府佔領的背景，因此幾乎不可能希望與莫斯科在有相同的歷史背景與認知。

邊界問題在歐盟擴大之前就已經是一個頗受注意的議題。東擴的先決條件，即是與歐盟簽署的俄羅斯夥伴與合作協議（PCA）必須要這10個候選國的批准。2003年11月，PCA與歐盟談判，邊界問題因為芬蘭於2004年5月1日加入，導致歐盟邊界從芬蘭延伸至與俄羅斯接壤而再一次被提及。歐盟強調必須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簽署邊界協定，俄羅斯代表則將焦點放於這兩個國家的少數族群議題上。⁵⁷然而，歐盟代表不願意讓這兩個議題相連結。根據拉脫維亞日報（Diena）報導，歐洲理事會代表拒絕聽取俄羅斯對上述兩個波羅的海國家少數族群權利的抱怨，反而將焦點著重於邊界議題上。2004年2月，俄羅斯再一次對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重申少數族群權利的議題，歐盟卻仍將焦點著重於正式的邊界劃界上。

⁵⁴ European Commission, 2002 Regular Report on Estonia'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p. 34.

⁵⁵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Riga, 30 March 2005.

⁵⁶ Interview with the author in Riga, 1 April 2005.

⁵⁷ Diena, 5 November 2003.

而對於俄羅斯的堅持有所回應，歐洲議會外國事務委員會主席認為「俄羅斯對這兩個波羅的海國家的少數族群問題比起在俄羅斯境內相同問題要容易解決得多」。⁵⁸藉由對俄羅斯針對兩國少數族群議題抱怨的漠視，歐盟得以將少數族群議題在與俄羅斯談判時，從邊界議題劃分出來。

然而，歐盟無法阻止莫斯科的企圖。當歐盟與俄羅斯於2004年10月舉行的策略夥伴高峰會議上，俄羅斯再一次嘗試將這兩個議題相連結，而歐盟則再一次的幫波羅的海國家免除這項指控。當時，荷蘭外交部長Bernard Bot告訴俄羅斯外交部長Sergei Lavrov，波羅的海國家在加入歐盟之前必須符合哥本哈根標準，因此，少數族群議題並非「問題」。⁵⁹到了海牙歐俄高峰會議時，當時俄羅斯總統普汀聲明俄羅斯已經準備好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簽署邊界協定，當中並無少數族群議題的涉及。⁶⁰此次高峰會議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2004年5月10日邊界協定的簽署。然而，到了2005年1月，少數族群與邊界議題卻又再一次被相提並論，當時俄羅斯外交部長Lavrov指示，邊界協定必須與波羅的海國家境內俄羅斯民族權益規定的雙邊宣言相關聯。Lavrov認為俄羅斯「已經與立陶宛簽署這樣的協定（與相關文件），因此必須建立基本規範以作為將來發展關係的基礎，例如少數族群的權利」。⁶¹自2004年歐俄高峰會之後，歐盟、波羅的海與俄羅斯之間的談判則時常將此項議題與邊界協定相連結。到了盧森堡輪值主席任期時，盧森堡總理Jean-Claude Juncker告訴拉脫維亞總統Vaira Vīķe-Freiberga歐盟將對以簽署的協定有所隱瞞。⁶²

由此我們可以看見兩種波羅的海國家對莫斯科壓力回應的相異處。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都各自有其合作關係。⁶³事實上，儘管存在著差異性，波羅的海三國仍舊試圖以相同立場面對莫斯科。此外，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皆尋求透過歐盟以利於將自己的立場放到最大，與俄羅斯面對面，尤其在防禦「波羅的海」的社會整合型態。⁶⁴然而，拉脫維亞與俄羅斯有著較多的聲音往來關係，總統Vīķe-Freiberga並非保持沈默的人。自1999年拉脫維亞國會選出總統之後，里加與莫斯科之間不斷的言語針鋒相對可以說明兩國之間的關係了。此外，拉脫維亞對俄羅斯要求的雙邊協議的回應是透過拉脫維亞自己所準備的文件來簽署雙邊協議。稱為「拉脫維亞與俄羅斯兩國關係的政治性宣言」(*Politisk Delar cija par Latvijas Republikas un Krievijas Feder cijas Attiec bu Pamatiem*)，文件提及1920年簽署的和平協議當中兩國之間邊界的劃定。⁶⁵根據這項宣言，俄羅斯於1920年的

⁵⁸ *Diena*, 27 February 2004.

⁵⁹ *Diena*, 20 October 2004. See also *EUObserver.com*, 'EU Negotiates Strategic Partnership with Russia', 20 October 2004.

⁶⁰ *Neatkariga*, 26 November 2004.

⁶¹ *LETA*, 19 January 2005.

⁶² *LETA*, 26 January 2005.

⁶³ *LETA*, 12 March 2005.

⁶⁴ See Pettai, Vello and Klara Hallik. 2002.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Ethnic Control: segmentation, dependency and co-operation in post-communist Eston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8(4): 505-29.

⁶⁵ From the Latvian Foreign Ministry website: <http://www.mfa.gov.lv/lv/Jaunumi/PazinojumiPresei/2005/februaris/10-2/deklaracija/>

和平協議中，對於拉脫維亞領土並未有任何異議。然而，1920年的和平協議也因為俄羅斯的要求，而將Abrene地區將拉脫維亞劃分出來。俄羅斯對這份文件的回應則可想而知。2004年4月28日，俄羅斯外交部提出假設這份文件並未撤掉，那麼俄羅斯將不會簽署這份宣言。⁶⁶當時5月10日的高峰會即將來臨，由此可見拉脫維亞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確實比愛沙尼亞多了一些爭論。

暫不論俄羅斯與拉脫維亞兩國之間的爭論，許多跡象顯示2004年5月10日的歐盟-俄羅斯高峰會上，邊界協定依舊進行簽署的動作。早在2004年3月18日，拉脫維亞外交部長Pabriks發表聲明相信雙方一定會簽署協定。⁶⁷同年4月21日，俄羅斯副總統Sergei Yastrzhembsky公開發表言論，俄羅斯將於5月10日簽署邊界協定。⁶⁸同一天，歐盟CFSP高層代表Javier Solana也發表聲明，說明邊界協定一定會在5月10日的高峰會上簽署。最後由拉脫維亞簽署的部分，拉脫維亞政府不再將邊界協定視為機密文件，因此得以由外交部長Pabriks授權簽署。而歐盟對於邊界協定的幫助顯得相當重要。在歐盟保護波羅的海國家涉及到邊界與少數族群權利的問題時，歐盟同時也利用本身的影響力對俄羅斯施加壓力，使歐盟與俄羅斯的邊界更明確。但這並非意味著俄羅斯打算放棄在高峰會上繼續少數族群權利的議題，只是俄羅斯再無機會將此項議題與邊界協定相連結。⁶⁹

歐盟的歐洲睦鄰政策 (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除了波羅的海三國之外，還包括喬治亞。鑑於這些國家都屬於前蘇維埃政府，而波羅的海三國更是擁有共同的歷史與問題。橘色革命所帶來的後果如同Victor Yushenko的勝利一樣，波羅的海三國很快的佔領了基輔。2004年11月，Pabriks對於歐盟之前給予烏克蘭的薄弱承諾做出嚴正批評。⁷⁰立陶宛與愛沙尼亞接因為歐盟的進一步整合而受到鼓舞。⁷¹就如同喬治亞於玫瑰革命之後的Mikheil Saakashvili的情況一樣。2004年10月，拉脫維亞政府聲明將會協助喬治亞加入歐盟與北約成為兩個組織的會員國。⁷²愛沙尼亞外交部長Urmis Paet仍繼續要求歐盟對俄羅斯施壓，以便使俄羅斯盡快撤軍喬治亞北部邊界。⁷³同樣的，拉脫維亞對於前拉脫維亞駐白俄羅斯外交使節Mikhail Marinich於明斯克被羈押一事施壓。拉脫維亞外交使節Ambassador Maira於2004年4月25日拜訪Marinich。⁷⁴在布魯塞爾方面，拉脫維亞外

⁶⁶ LETA, 28 April 2005.

⁶⁷ LETA, 18 April 2005.

⁶⁸ LETA, 21 April 2005.

⁶⁹ 參閱*The Baltic Times*, 'Russia to bring up minorities issue at EU summit', 27 April 2005.

⁷⁰ *Diena*, 25 November 2004.

⁷¹ Lithu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Lithuanian Foreign Minister to discuss with Ukrainian President and Foreign Minister the Development of EU-Ukraine Relations in Kiev', 13 April 2005 and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Paet: NATO supports Ukraine's move towards Transatlantic values', 21 April 2005.

⁷² *Neatkariga*, 14 October 2004.

⁷³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Paet: The European Union has to take care of the Security of Georgia's Northern Border', 15 April 2005.

⁷⁴ Latv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Latvia's Ambassador to Belarus, Maira Mora, visits the political prisoner Mikhail Marinich', 25 April 2005.

交部長Pabriks在4月15日歐盟部長會議上提出討論關於白俄羅斯的政治情勢。⁷⁵此外，立陶宛外交部長Antanas Valionas於3月份拜訪摩爾多瓦，主要目的為商討歐盟-摩爾多瓦之間的關係。⁷⁶同樣的，拉脫維亞官方也與摩爾多瓦官方會晤，其間與摩爾多瓦分享歐盟整合的經驗與過程。⁷⁷在北約外交部長高峰會議期間，波羅的海國家外交部長的一次非正式會議中，三國同意遵守歐盟睦鄰政策，致力於促進烏克蘭、喬治亞、及摩爾多瓦三國的民主進程。⁷⁸綜觀，波羅的海三國顯示了三國從前蘇維埃政權時代的轉型，與歐洲整合的經驗帶進「鄰國」俄羅斯，或多或少在俄羅斯內部也造成變遷。

俄羅斯與波羅的海三國關係矛盾與發展並存。2002年1月12日，拉脫維亞總統表示，與俄羅斯建立睦鄰友好關係是拉脫維亞對外政策優先方向之一，希望拉脫維亞與俄羅斯摒棄前嫌，面對未來發展兩國關係。接著於同年（2002年）展開多次接觸。⁷⁹

⁷⁵ Latv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Latvi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rtis Pabriks, discusses the situation in Belarus with Ministers of Foreign Affairs', 15 April 2005.

⁷⁶ Lithu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Foreign Minister to Visit Moldova', 3 March 2005.

⁷⁷ Latv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Consultations between Latvia and Moldova on security policy', 15 April 2005.

⁷⁸ Latv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Press Release, 'Latvia's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Artis Pabriks, discusses cooperation of the Baltic States in Vilnius', 21 April 2005.

⁷⁹ 2002年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事記

日期	事件
2002年1月15日	普汀總統致電立陶宛總統阿達姆庫斯，祝賀立復國日。
2002年3月27日	拉脫維亞政府宣布，取消1993年7月2日拉俄關於對乘火車從拉過境的俄公民免予過境簽證的協議。俄外交部次日發表公告對此表示遺憾。
2002年29-31日	立陶宛總統阿達姆庫斯對俄進行正式訪問，與普汀總統舉行會談。除莫斯科外，阿達姆庫斯還赴加里寧格勒州訪問，會見州長葉戈爾羅夫。
2002年5月4日	俄羅斯文化部長施維特科伊訪問拉脫維亞，雙方簽署兩國文化領域合作協議。
2002年6月25日	俄與立陶宛兩國司法部門簽署兩國罪犯移交協定。
2002年8月9日	拉脫維亞總統表示，拉脫維亞加入歐盟後其東部邊境即轉變為歐盟的東部邊境，這將有助於改善拉脫維亞俄羅斯關係。
2002年8月16日	俄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拉脫維亞駐俄使館拒絕向出席里加800周年慶祝活動的代表團成員—莫斯科市長顧問別列雷金發放入境簽證是「有目的的不友好表示」，將不利於實施兩國首都間重要合作項目。
2002年7月22日	拉脫維亞總統表示，拉拒絕給莫斯科市長顧問發放簽證不應成為兩國及兩個城市間關係惡化的原因。拉脫維亞願與俄發展友好關係。
2002年9月3日	立陶宛外交部發言人稱，俄總統訪問芬蘭期間有關俄語居民在立的處境與阿爾巴尼亞少數民族在馬其頓的處境相類似的表態不利於拉脫維亞社會整體化發展。為謀求加入北約不針對包括俄在內的第三國，波羅的海國家加入北約將有助於促進俄歐合作的發展。
2002年9月6日	立陶宛副外長會見俄波羅的海艦隊司令時表示，立加入北約的努力不針對俄，立陶宛入約後有助於地區形勢的穩定。

二、歐盟與三國

(一) 波海三國的歐盟政策

1. 愛沙尼亞

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於 2003 年 9 月 14 日舉行公民投票，決定是否加入歐盟。當時歐盟將在 2004 年 5 月接受 10 名新成員國，其中包括匈牙利、立陶宛等在內的七個國家已經通過公民投票同意加入歐盟。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三個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只有 140 萬人口的愛沙尼亞是最小的一個，但是在以自由資本主義經濟代替原有計畫經濟的經濟體制改革問題上，愛沙尼亞也是最為徹底、激進的一個。這一政策給愛沙尼亞帶來了實惠。2003 年，愛沙尼亞出口商品的百分之 70 是出口至歐盟國家，而在俄羅斯以及其他前蘇聯共和國，這個比例只有百分之 15。愛沙尼亞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與波蘭和斯洛伐克等中歐國家水平類似。這些條件使愛沙尼亞成為吸引外資的一塊磁石，尤其是來自鄰國芬蘭的投資更是規模可觀。

除了經濟基礎外，芬蘭人之所以選擇在愛沙尼亞投資，另外一個重要原因也是兩國在語言、文化以及民族方面的深厚歷史淵源。愛沙尼亞自 13 世紀被參與聖戰的德國騎士們征服以來，多數時間都處於瑞典等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統

2002 年 9 月 14 日	俄交通部長弗蘭克訪問立陶宛，參加兩國政府經貿、科技和文化合作委員會會議。
2002 年 9 月 17 日	立陶宛總統會見到訪的俄天然氣股份公司總裁米勒，就俄參與立陶宛天然氣企業私有化問題交換意見。
2002 年 9 月 20 日	立陶宛總理訪俄，與卡西亞諾夫總理會談，討論兩國交通和能源合作問題，以及立陶宛與加里寧格勒州合作問題。
2002 年 9 月 27 日	愛沙尼亞新任總統呂特爾接受俄羅斯報採訪時表示，兩國關係應建立在睦鄰基礎上，逐步消除兩國間積存的矛盾和磨擦。愛沙尼亞不打算放棄加入北約的努力。
2002 年 10 月 9 日	俄羅斯外長伊萬諾夫與立陶宛外長互致信函，祝賀兩國建交 10 周年。同日，立陶宛總統高度評價普汀外交政策的一貫性，特別是在立陶宛俄羅斯關係上，普汀多次強調俄願與立陶宛保持睦鄰關係。
2002 年 11 月 27 日	愛沙尼亞總統呂特爾表示，近年來，愛沙尼亞俄羅斯較為複雜，兩國未能就經貿合作達成一致，也未能為解決政治、人文等問題創造基礎。愛沙尼亞有充足理由期望明年加入北約。
2002 年 12 月 6 日	俄石油天然氣公司與立陶宛簽署為期 11 年的俄向立提供天然氣協議。2002 年俄向立天然氣供應量將達到 30 億立方米。
2002 年 12 月 19 日	拉脫維亞外長認為，拉脫維亞俄羅斯關係中的「堅冰」開始融化。
2002 年 12 月 25 日	拉脫維亞總理致函俄總理卡西亞諾夫，希望俄方盡快任命俄羅斯拉脫維亞兩國政府委員會俄方主席，以促進兩國經貿合作的發展。

治之下，一直到 18 世紀才被割讓給俄羅斯。正因為此，愛沙尼亞目前更傾向於將自己標榜為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而不再像以往那樣以波羅的海國家自居。愛沙尼亞掙脫了多年來強加在身上的俄羅斯枷鎖，愛沙尼亞人珍惜自主管理國家的權力，因此也對將部分主權讓給遠在西歐比利時的歐盟抱有懷疑和憂慮。同時近年來的經濟改革和發展也在愛沙尼亞造成了貧富分化，蘇聯時期的工業基地眼下多數淪為貧困地區，這些經歷了從有到無的愛沙尼亞人顯然不會對歐盟保有太友好的態度。

愛沙尼亞致力於在歐盟與美國之間持續的堅固與緊密關係，並且在共同基本原則下，建立三者之間的夥伴關係。並且希望在與歐盟及美國的經濟整合與政治一致性能投注更多心力。愛沙尼亞的目標為積極的與歐盟、美國合作，以建立與歐盟鄰國的穩定關係，並擴及至歐洲以外地區，達到無國界與歐洲成爲一體的成就。依據愛沙尼亞的泛大西洋策略的優先原則，愛沙尼亞所進行的任務為協助歐盟與美國關係的發展，並且實踐合作區域的擴大與加強合作關係。並且在歐盟與美國之間尋求更好的能源合作關係。

愛沙尼亞在歐盟的架構之下加強支持與鞏固歐洲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ENP），成爲愛沙尼亞在歐盟內部一致性增強的目標。對愛沙尼亞來說，民主發展與市場經濟的支持如同歐盟四大自由流通（自由貿易協定、簽證簡化過程的發展）的實踐一樣重要，都將持許影響與愛沙尼亞合作國家（烏克蘭、摩爾多瓦、喬治亞）的發展。愛沙尼亞很快的支持鄰國簽證程序簡化的施行，並且盡快與喬治亞重新商討協定。並且支持與歐盟鄰國發展能源合作關係。爲了使合作關係能更進一步發展，愛沙尼亞希望於摩爾多瓦設立外交領事館，以開啓兩國之間的外交往來。

歐盟與夥伴國家之間的直接行動主要以歐洲睦鄰政策爲框架，並且根據各個夥伴國家的能力爲行動的指南。爲了對夥伴國家改革努力的支持，歐盟必須給予努力施行歐洲睦鄰政策計畫（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ction Plans）的夥伴國家明確的信號。此外，歐盟也必須與ENP夥伴國家的未來合作關係做更完整的規劃。應給予完成的夥伴國家更多的財政上的獨立性，如此將可使夥伴國家更有行動力，更盡快完成已訂定的計畫（例如透過更有效率的契約關係，或是部門之間的協定等。另一方面，愛沙尼亞積極參與歐盟以尋求摩爾多瓦、南高加索「堅冰衝突」的解決方式。⁸⁰

儘管ENP已擴展至白俄羅斯，鑑於白俄羅斯目前的政治情勢，ENP尚未籌畫好行動計畫。另一方面，愛沙尼亞全力支持歐洲理事會希望在白俄羅斯明確聲明遵守民主價值、人權與法令原則時，能盡快與白俄羅斯發展雙邊關係。爲這樣的一個因素，愛沙尼亞對於歐盟的發展援助計畫所投入的支援，到目前爲止，除了在白俄羅斯有所停滯外，其他包括了非政府組織的支持、以及在歐洲大學內爲了政治迫害地區的學生創造就學機會等，投注了非常多的心力。同時愛沙尼亞對於

⁸⁰ ESTONIA'S EUROPEAN UNION POLICY 2007–2011,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on 25 October 2007.

歐盟提出降低歐盟公民的簽證費用建議，也表示全力的支持。

愛沙尼亞將持續支持歐盟在2015年完成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UN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的努力。並且期望對歐盟共同發展政策(EU common development policy)做最大努力，加強鞏固政策的發展與增加政策的效益。此外，愛沙尼亞將與美國之間建立更鞏固、及情資交換等方面的合作關係視為外交關係發展的重點。另一方面，愛沙尼亞為了發展合作關係加強了資源的分配與努力，藉此履行在歐盟架構之下，使成員國財政讀力的承諾。愛沙尼亞希望在2011年以前可以達到歐盟為新進成員所訂定的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⁸¹ODA/GNI標準⁸²的0.17%⁸³的目標。⁸⁴愛沙尼亞

⁸¹在 ODA 的演進部分，自從冷戰結束之後有一個轉變，即是以 IDC（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Cooperation）來取代 foreign aid。之前的援助是比較強勢地由已開發國家對未開發國家提供沒有選擇性的援助，但是在冷戰結束後，基於人格與合作的立場，慢慢地由 IDC，也就是「國際發展合作」的概念來取代。在歷史部分，自 1945 年到 1980 年之間，所有合作的方向都鎖定在軍事安全上，冷戰的結束是一個關鍵的時刻，自此之後，所有的合作都是基於互惠的原則。到第三個階段，則是針對「人」的部分，包含千禧年的發展目標，逐漸鎖定以人作為援助的中心。ODA 有兩項的基本原則，第一項就是屬於政府單位的援助，不管是中央政府或是地方政府。ODA 的活動裡面要特別注意的就是，這些援助活動必須是以促進受援國經濟發展跟社會福祉為目的，如果是屬於政治的，像是美國對於伊拉克、阿富汗各樣的合作，基本上是排除在 ODA 之外的。另外一項特徵就是贈與的特質，至少有 25% 以上的贈與成分(grant element)。

⁸²援助標準 GNI 的 0.7% 的訂定，在 1972 年由聯合國訂定出來的標準，早期在 1958 年定的標準約是 1%，經過十年之後發現這個標準非常高，根本不可能做到，因此往下修正變成 0.75%，到了 1972 年再往下修正到 0.7%。那麼台灣目前一年的 ODA 是多少呢？答案是 0.14%，大約兩億美金。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裡，不管是 1980 年或是 2002 年之間，ODA 超過 0.7% 的都是北歐的一些國家，大部分是從事人道援助的事務。ODA 大部分的受援國為南亞孟加拉及印度一帶。

⁸³全部 DAC 成員國之 ODA/GNI 平均比例：2001 年為 0.22%、2002 年為 0.23%

⁸⁴有關發展援助（Development Assistance）源自於一九四七年馬歇爾計畫，其目的在協助戰後之歐洲重建，次年（一九四八年），設立歐洲經濟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 OEEC）以執行馬歇爾計畫；繼於一九六一年，由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取代 OEEC（John Degnbol-Martinussen and Poul Engberg-Pedersen, 2003）。所謂政府開發援助（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 ODA）依據 OECD 之定義係指政府為執行促進開發中國家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祉為宗旨之任務而產生的政府財務流量（Flows of Official Finance），同時這些援助必須屬於優惠（concession）性質，包括在固定貼現率 10% 水準下最少 25% 的贈與成分（Grant Element）。然而各援助國（Donors）之援助金額（Contribution）是否皆屬該國之 ODA（ODA eligibility），則係由 OECD 轄下之發展協助委員會（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 DAC）針對受援國（Recipients Countries）、援助計畫內容及流量（Flows）等釐定以下二項標準（OECD, 2003）：1）受援國必須屬於第一部分（Part I）國家名單 DAC 會員在 1995 年達成協議一國 GNP 低於世界銀行所規定貸款下限（Lending Limit）門檻（如 1993 年每人每年 4865 美金則屬於第一部分受援國）；2）援助支出必須以促進發展中國家之經濟發展及社會福利為主要目的。目前 OECD 共有三十個會員國（澳洲、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愛爾蘭、義大利、日本、盧森堡、荷蘭、紐西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及捷克、匈牙利、冰島、韓國、墨西哥、波蘭、斯洛伐克、土耳其等），其組織架構分為理事會（Council）、秘書處（Secretariat）及專業委員會（Committee）等三大部門。其中秘書處下設有一般秘書處（General Secretariat）、公關處（Communications）、半自主機構（Semi-Autonomous Body）及執行事務處（Executive Directorate）。其中 DAC（Development Assistance Committee）與援外業務最為相關，2003 年時 DAC 22 個成員國所提供的援助金額已達 684 億 8 千萬美元，佔所有成員國總國民生產毛額（Gross National Income, GNI）的 0.25%，美國於 2003 年支出 158 億美元居各成員國援助金額之冠，而各成員國總捐助金額近年來亦大幅提升。在非 OECD 會員國方面，如中歐（斯洛伐克）、沙烏地阿

認為必須對與歐盟合作領域方面的各項政策加強政策性的凝聚力。主要著重的領域例如對外貿易、環境、能源、安全、移民、農業等方面。並且對於歐盟希望援助貿易弱勢國的倡議表示支持，同時也成為貧窮杼困的重要議題之一。

2. 拉脫維亞

自2004年5月1日起，拉脫維亞成為歐盟會員國之一，並且積極參與歐盟的決策機制-歐洲理事會議及部長會議的參與。拉脫維亞參與的行動則表現在歐盟執委會與歐盟理事會，以及常駐代表委員會（Committee of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s, COREPER）。⁸⁵同時，拉脫維亞也參與了歐洲議會、區域委員會、及歐洲經濟與社會委員會等。

拉脫維亞與歐盟的合作體系是以法源為基礎，以確保拉脫維亞有效的參與歐盟各方面的決策層面。現階段歐盟的合作體系生效時間為2005年9月1日。拉脫維亞外交部為協調歐盟議題的中央機制。外交部透過協調發展及施行與歐盟相關議題，分析拉脫維亞歐盟政策中的優先原則。此外，拉脫維亞外交部計畫推派總理參與歐洲理事會與其他歐盟會議，藉此發展拉脫維亞與歐盟相關政策。

外交部所扮演的另一個重要的協調角色，就是對於拉脫維亞的國家地位的認知及各方面決策的做成。外交部的任務為的是確保拉脫維亞得以參與COREPER會議。並且負責歐盟常駐委員會與拉脫維亞制度的運作。因此，外交部為國家的第一線，負責準備以國家身份所參與行動或協定等的文件：對外經濟關係、共同外交安全議題、公共機構等議題。

2000年時，歐洲理事會批准了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⁸⁶為歐洲帶出一項極負野心的目標：2010年，歐洲將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競爭力、以及以知識為經濟基礎的歐洲。歐盟競爭力的成長可透過各個成員國及歐盟整體的經濟發展來達成。為了完成這項發展，已經建議了許多明確的任務，並且分為三個層面：（1）經濟成長（總體經濟的穩定與競爭力）；（2）社會凝聚力（包括了就業與社會方面）；（3）環境保護（自然資源對生態的包容力與有效利用、降低污染源等）。這幾個層面都需要互相平衡，以確保穩定的發展。每一個層面都為各個成員國開啓了策略性的目標，並且藉由歐盟標準確保策略目標的達成。

拉脫維亞積極與歐盟整合，而與歐盟會員國、組織之間的關係發展對拉脫維亞外交政策來說，是非常重要的環。外交政策無可避免的與歐盟決策機制相關。透過議程的參與，拉脫維亞足以對歐盟構成某種程度上的影響，這對拉脫維

拉伯、科威特、中共、南韓、委內瑞拉、以色列及台灣等亦參與援外事務，事實上，台灣每年所投注金額約二億美金佔GNI之0.14%。

⁸⁵ Coreper 為由歐盟指派的國家公務人員全體委員進行審核、經批准後，不得有議。Coreper 一詞也用來指稱全體代表委員和其下的各個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委員會的任務主要視為歐盟部長理事會提供服務和把關，同時在部長理事會議上提出討論議題。

⁸⁶ 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為善用歐盟整合過程中所產生的正面力量(如無貿易障礙的內部共同市場)，並落實歐盟領袖在 2000 年高峰會中通過的「里斯本策略」，以提升歐盟的競爭力，協助較落後的產業與地區成功轉型，並創造就業。

亞國家利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拉脫維亞的歐盟策略目標為加強歐盟對內及對外政策的一致性、提升歐盟的全球競爭力、並且儘速改善拉脫維亞的經濟發展與社會福利、保障及鞏固國家的文化價值。拉脫維亞的福利與安全政策與歐盟的共同安全及福利政策有直接關聯。在任何情況下，拉脫維亞都必須尋求足夠的資源以提升歐盟的一致性，並且致力於追求歐盟的共同利益。有鑑於此，拉脫維亞必須確保得以積極參與會議、及歐盟重要議題的商討，唯有如此拉脫維亞才得以於歐盟內部拓展其影響力。對拉脫維亞來說，對於歐盟憲章基本原則的鞏固與及提升歐盟機制決策的效率是非常重要的。

歐盟全球競爭力的提升，對拉脫維亞共同內部市場的建立是有助益的，例如勞工與服務的自由流通，以及參與與歐盟策略性成長相關的決策等。教育與研究就這方面而言，為重要關鍵，透過教育與研究，對於貨物生產的提升與服務相對的也提升了更高的價值。勞務包括了歐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70%，假設市場效率過低，將對歐盟整體經濟成長構成阻礙。因此，完成勞務市場自由流通的共同原則的協定是非常重要的。同樣的，對歐盟會員國來說，更緊密的合作以處理能源、運輸、公共建設等議題也非常重要，從而確保可用資源的有效利用。

在政治面向中，對拉脫維亞來說，防止歐盟瓦解制度架構的建立，並且讓所有會員國有同等機會得以參與決策的做成等，相對的也有其重要性。在這樣的背景下，促進歐盟外交政策的統一有其必要性，其中包括了防禦、對抗恐怖主義、非法移民、組織犯罪、舒緩自然災害的後果、以及降低世界貧困等。這都需要各個成員國在法源基礎下，鞏固的合作關係得以實現。為了加強歐盟邊界合作，必須確保各會員國的團結。因此，拉脫維亞於2007年加入申根協定後，對於鄰近國家的邊界合作事宜，將可更進一步。

在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的架構下，與歐盟戰略夥伴維持緊密與務實的合作關係是必要的。有鑑於此，對拉脫維亞來說，與歐盟及俄羅斯關係的協定更顯重要。歐洲的安全與穩定與鄰近國家的經濟、政治穩定性有密切關係。因此，歐洲睦鄰政策的持續發展與執行對拉脫維亞來說非常重要。以下為拉脫維亞以歐盟為前提，所訂定的2010年外交政策任務：

- (1) 承諾與歐盟成員國就歐盟各方面政策進行對話；
- (2) 積極參與建立歐盟遠景，並加強法源框架；
- (3) 促使拉脫維亞採用歐洲通行貨幣制度；
- (4) 促進拉脫維亞加入申根區；
- (5) 提升勞工市場的流動性、以及勞務市場的自由化；
- (6) 積極爭取更進一步的立法倡議行動；
- (7) 對歐盟促進提升經濟競爭力、並承諾對歐盟資源做有效分配的預算表示支持；
- (8) 發展歐盟各成員國之間內部、司法、及國內事務的合作；

(9) 延伸歐盟睦鄰政策的發展與實踐、並且運用拉脫維亞及其他新進會員國的轉型經驗，促進民主政體與經濟市場的發展。

(10) 支持未來歐盟的擴大行動，並且顧及每一個候選國的能力。

3. 立陶宛

在2004年月1日加入歐盟後，立陶宛積極參與歐盟事務，一切以立陶宛國家民族利益為優先。因此，當歐盟法律制訂涉及到國家民族，以國家身份所做的準備措施則是當中一個重要過程。由負責的機構訂定符合立陶宛國家利益的草稿，經政府批准、提出於塞瑪國會，接著送至歐盟內的立陶宛代表委員會。其目的為的就是使歐盟制訂法令時，可以將立陶宛的國家民族利益涵蓋在內。立陶宛政府針對國家民族利益所依據的重要原則分別為：

- (1) 各部會責任與中央管理。這意味著在歐盟機制內與其他部會、機構合作草擬條款，並且與社會經濟相關組織協調，各部會或國家機構則在政府監督之下，負責部會內所屬責任；
- (2) 盡早並積極參與歐盟法令制訂的過程。立陶宛對歐盟法令條款的提出必須於15個工作日之內由負責提交的立陶宛代表擬好。
- (3) 政府內設置兩個針對立陶宛國家地位的商討會議-每週舉行的各部會秘書長會議及政府會議。必要的話，得以在政府機關就特殊協商事宜開討論會。在歐盟議會針對立陶宛事宜的討論由負責的部長於歐洲事務委員會會議中提出。

立陶宛所提出的文件經由歐盟（執委會）受理的可分為五大項：

- (1) 歐盟法規的提案；
- (2) 策略文件（例如執委會綠色白皮書）；
- (3) 各項會議的議程；
- (4) 各項會議報告；
- (5) 不同層級的諮詢文件。

並非於歐盟內部討論的議題對立陶宛都有重要性。因此，立陶宛依據歐盟成員國的身份，訂定優先原則，同樣的，得以受到特殊的注意。

立陶宛政府每年依據歐洲執委會與歐洲理事會針對立陶宛所建議事項，提出建議於立陶宛與歐盟政治時事議題年度報告中。執委會所提議的歐盟法令或許被視為重要議題，或者認為必須依據歐盟政治現況做出改變，而被視為優先的探討議題。而下列幾點同樣為考慮的標準：

- (1) 與立陶宛經濟、社會發展、福利供應、及外交政策優先原則施行等相關重要議題；
- (2) 可能引發不良政治、或對整體經濟、不同的利益團體造成經濟或社會的不良後果的議題；
- (3) 所提出的決議可能對立陶宛造成施行上的困難；

(4) 涉及到立陶宛無法預料影響的敏感性議題。⁸⁷

此外，在歐盟組織架構中，立陶宛更積極參與歐盟「北向政策」(The Northern Dimension policy)，此項政策為夥伴關係的共同政策，透過歐盟、冰島、挪威、與俄羅斯基於合作架構、互信的基礎得以進行。對此，合作夥伴皆重申擔負起北歐繁榮、並維持北歐人民發展與福利的責任。

北向政策的夥伴國家體認處相似地理位置、經濟互賴性、及共同的文化遺產等重要性，因此承諾基於友好關係尋求積極合作，以對等的夥伴關係、共同責任及透明化的基礎，允諾共同面對挑戰，並且一起為世界最動盪不安的地區努力。

北向政策所支持的是在北區理事會的架構內的多邊合作，而目的在於使北方政策所有參與國的協力合作發揮到極致。

北向政策為四個區域共同組成的空間-歐盟、俄羅斯、挪威與冰島。同樣的將焦點集中於北方國家相關的議題，例如環境、公共衛生、與社會議題，以及文化、原住民議題等。北向政策也涉及到跨邊界的合作議題，例如以轉任或委派的方式提升次邊界地區的价值。

另一方面，白俄羅斯因為專業技術智能，受到鼓勵加入北向政策於其架構內合作。美國及加拿大為北向政策的觀察員，此項政策為了加強大西洋兩岸與及地附近國家的合作提供準則。因此這項政策同樣也可能吸引有興趣的國家，並且加入為觀察員。北向政策所涵蓋的範圍從歐洲北極圈與副北極地區到波羅的海沿岸，包含的地區及國家有俄羅斯北部至西部、冰島、格林蘭島西邊。此項政策所關注的焦點大部分都集中於俄羅斯西北部，為此項政策所涵蓋最大的區域，也因為這個地區對整個政策帶來最大的挑戰與機會。⁸⁸

(二) 歐盟的波海三國政策

當前波羅的海國家與俄羅斯聯邦之間的關係，因為顧及到過去歷史上的困擾與難處。學者談到由於波羅的海國家境內俄羅斯少數民族的紛爭，導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俄羅斯之間的邊界問題僵持不下；另一方面，俄羅斯對於立陶宛承諾白俄羅斯與烏克蘭進行民主改革的企圖有所質疑。

鑑於波羅的海-俄羅斯關係上的缺陷，以及兩者之間因為歷史淵源的敏感性，造就了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的浮現。德國的經驗對於如何藉由短暫的歷史與政治區分來處理複雜的歷史僵局，或許可以提供某方面的智慧。在信心建立的過程中，以互相合作降低歷史遺續及過去戰勝國的光榮，或許是一個重要的步驟。這並非空談，可以過去德國-荷蘭，德國-比利時的經驗得知。

在冷戰末期，歐洲的地緣政治藍圖出現了基本改變，不管願不願意，波羅的海國家就處於這些改變的中心點：在蘇維埃時代，波羅的海三國過去為蘇聯政權

⁸⁷ The positions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regarding the issues discussed in the European Union, document of Lithuania in the European Union

⁸⁸ Northern Dimension Policy Framework Document, Northern Dimension Basic documents adopted in the Helsinki Summit of 24 November 2006.

的一部份，但是經過努力獲得重新獨立，現在更加入歐盟成爲會員國之一。正當歐盟與俄羅斯關係希望更進一步時，波羅的海國家無可避免的處境變得更複雜。地緣政治最重要目的地就是使擁有共識的區域得以合作進而整合。然而，俄羅斯至今仍爲所謂的「後蘇維埃」區域；相反的，歐盟並未刻意尋求成爲地緣政治的推手，甚至從未渴望於這樣的權力。因此，現階段來說，對烏克蘭事務的管理爲目前最重要的任務。

歐盟-俄羅斯關係一個重要的議題就是在於避免與西方歐盟國家或是東方國家，包括俄羅斯與歐洲鄰國、高加索地區與中亞等發生地緣政治的競爭，以及衝突摩擦。不管喜歡或不喜歡，以歐洲價值觀在前蘇聯政權國家所進行的自由、公平選舉，歐盟已成爲民主轉型的準則，例如吉爾吉斯斯坦、摩爾多瓦與白俄羅斯。然而，民主改革不只發生在歐盟或歐洲-俄羅斯關係可管轄到的「後蘇維埃區域」。同樣的，於2007年加入歐盟的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兩國將使歐盟的地緣政治版圖隨之擴大至黑海地區，因而黑海儼然成爲歐盟的內海。

當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成爲歐盟的一個基本方針時，歐盟對於與俄羅斯關係的維持與加深深感興趣，舉例來說，能源供應、環境保護、打擊恐怖主義等，在持續擴大版圖的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合作與整合是目前刻不容緩的任務。目前，在沒有任何承諾的情況下，安撫歐盟鄰國已成爲歐盟與波羅的海區域國家投注於歐盟東向政策的一項重要挑戰。

歐盟目前的危機就是歐盟憲法的批准與否。假設有區別的話，這個危機對聯盟來說，似乎在防止一個新的制度上的安排-例如歐洲外交部長的指派-總之，改變的程度遠大於效率。同時，這個危機可能對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提供了額外的機會。目前歐盟危機考量到歐盟整合合法性的運用，使接受度如同政策接受一般。而聯盟認同的計畫越多，就越能使歐洲整合的正統性復興。外部關係層面，特別是與鄰國的關係，爲歐盟最能獲得新的「藉由行動取得正統性」的領域。總而言之，號召對外關係的運作，藉以加強東邊鄰國的穩定性及繁榮，並且爲「西方國家的重建」努力。波蘭國際法學專家Adam Krzeminski說明歐盟共同外交與安全政策對東邊國家來說可能發展太快，但是其結果也有幾分事實。加強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領域意味著對波羅的海的關注與提升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的版圖是同時進行的。

而歐盟東向政策的改革是一體兩面的：在目前的架構組之內，與俄羅斯的「商業」關係的持續有明顯的必要性；反之，與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的設計爲兩平行線，並無相關。日復一日針對歐盟-俄羅斯關係的處理方式歸納爲以下幾項任務：

- (1) 歐盟與俄羅斯必須在2007年底前訂定未來的夥伴與合作協定；
- (2) 四大流通政策必須實現。經由四大流通，現階段歐盟與俄羅斯關係的制度架構可由具體過程完成施行。
- (3) 歐盟與俄羅斯必須同意與鄰國取得共識，並且處理利益互相重疊部分的挑

戰：提昇國際或非區域性的友好合作關係。⁸⁹

因此，發展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是一項野心計畫，卻非將目前事態「改革」的一項計畫。相反的，東向政策的發展將會是以目前的條件情況而進行的漸進過程，就像歐盟-俄羅斯關係一樣。

改革與執行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的確為令人怯步的一項挑戰。然而，面對這樣的挑戰，不論對歐盟整體而言、或者波羅的海三國、甚至是新的歐盟鄰國來說，都是值得也是必要的。一旦進入過程，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不僅能使泛大西洋兩岸的地方自治穩定的能力。同時對舒緩地緣政治的競爭與歐盟、俄羅斯之間利益關係的和解有助益。最重要的，在執行方面，東向政策將有助於歐盟東邊會員國的防禦力、穩定性、與繁榮的提升。歐洲的政治版圖自1989年以來已經改變。因此有必要建立一個合作、持續與有效率的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最後，歐盟波羅的海東向政策或許可作為克服歷史偏見的手段。尤其針對波羅的海-俄羅斯關係上，對於過去歷史所造成的阻礙，這或許不失為良策。

三、北約與三國

雖然歐盟迅速發展出「歐洲」危機處理機制，以今日的條件背景來看，波羅的海國家重視ESDP的程度就如同波羅的海積極爭取加入歐盟與美國安全防禦一樣。歐洲和美國對與泛大西洋計畫的整合各有不同的評價。首先，冷戰期間因為波羅的海國家與美國結盟，因而不被西歐所信任，導致東歐於二次戰後、民主復甦期間並未採取任何行動。換句話說，是美國結合波羅的海國家的力量來對抗蘇聯，而非歐洲。其次，加入北約與其整合的過程所需要的努力與標準，比起加入歐盟的標準要更簡單一些。加入歐盟成為會員國之一的標準、合作程度、條件、與需求等，至今仍是影響歐盟架構對申請國信任的態度。最後，龐大的波羅的海國家菁英移居美國導致對大西洋兩岸產生了共性的認知，而波羅的海業確實對美國的政治生活造成影響。

另一方面，以目前的全球安全局勢來看，波羅的海國家或許無法跳脫ESDP的發展。縱使「昔日」的威脅來源並未消失，然而威脅仍來自於其本身的改變。換句話說，美國與北約並未擁有足夠機制來處理需面對的新挑戰，及處理危機的能力。反觀，歐盟藉由極佳的衝突解決機制，並奉為圭臬得以建立發展出成功且有效率的危機處理機制。

⁸⁹ Martin Kremer, "Russia, the EU and the Baltic States Enhancing th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Towards an EU Baltic Eastern Policy", Moscow, 2005.

（一）北約的波海三國政策

2008年4月3日，北約（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各國領導人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的高峰會議中達成以下幾點重要共識：（1）繼續接受新會員的開放政策（enlargement）；⁹⁰（2）繼續支持阿富汗駐軍維和任務；（3）在UN1244號決議下，繼續支持科索沃駐軍維和任務；（4）邀請阿爾巴尼亞與克羅埃西亞針對加入北約一事，展開對話；（5）未來一旦馬其頓共和國與希臘在名稱問題上達成共識，北約同意馬其頓加入；（6）北約各國外交部長同意在今年12月針對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會員行動方案」（Membership Action Plan, MAP）的問題上，召開評估會議；（7）同意加強與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Herzegovina）和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的各項對話。這幾點共識於「布加勒斯特宣言」（Bucharest Declaration）中闡明。⁹¹當初北約爲了對抗蘇聯赤化，以及保障歐洲大陸安全的軍事組織，至今已擴大爲26國的一個國際組織，面對的挑戰也從過去傳統的軍事威脅，轉爲面對全球恐怖主義、能源安全、全球暖化、疾病、網路攻擊、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俄羅斯崛起等等議題上。

2004年4月2日，北約於布魯塞爾總部舉行吸納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斯洛文尼亞和斯洛伐克7國正式入盟的儀式，此舉引起了俄羅斯的強烈反應。北約東擴後的走向和影響，引起世人格外關注。此次擴大是冷戰結束以來北約進行的第二次擴大和最大規模的擴大，也是1949年北約成立以來的第五次擴大。北約此次擴大意味著北約從地區性政治軍事聯盟向全球性政治軍事組織邁出了新的一步，對確保美國及北約的戰略利益，建立以北約爲主導的歐洲安全結構乃至世界安全結構都有重大影響。

（1）有利於北約完全把中東歐納入西方安全體系，進一步擠壓俄羅斯的戰略空間，由北約主導的歐洲安全格局將更加鞏固，北約與俄關係將進入新的合作與衝突並存期。近年來，北約雖與俄建立了特殊夥伴關係，表面熱熱鬧鬧，但實際則是互不信任，仍把對方視爲潛在敵人。北約東擴的主要目的之一，是把俄羅斯徹底擠出傳統勢力範圍，防範和遏制俄羅斯東山再起。北約的這次擴大突破了俄羅斯從波羅的海到黑海一帶列爲北約不能逾越的「紅線」，使俄西北部邊界直接暴露在北約戰線前，導致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和戰略空間進一步被擠壓。此外，波羅的海三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已分別籌建預警雷達，監控俄軍動向。愛沙尼亞更耗資千萬美元在愛俄邊境建造一個遠程預警雷達站並於

⁹⁰蘇聯華沙集團解散後，依據憲章第10條，北約對新會員的加入一直採取開放的態度。最大也是最近的一次擴張，就是在2004年加入的7個新會員，包括保加利亞、愛沙尼亞、立陶宛、拉脫維亞、羅馬尼亞、斯伐洛克和斯洛維尼亞，北約版圖一口氣延伸至俄羅斯邊境的黑海、波羅的海及芬蘭灣。

⁹¹ 聯合新聞網：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MAIN_ID=364&f_SUB_ID=3480&f_ART_ID=122
109

2003年4月初正式使用。

面對此種態勢，俄決定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主要有：修訂針對北約的新軍事戰略，包括在必要情況下「先發制人」；加強「小華約」⁹²-「獨聯體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功能，以抗衡北約對俄的戰略擠壓；要求北約新成員國簽署「歐洲常規武裝力量條約」並切實執行該條約；在夾在波蘭與立陶宛之間的「飛地」加里寧格勒駐軍；成立特別飛行中隊，在波羅的海三國與俄邊境空域巡邏，向北約成員國在該地區空域飛行的戰鬥機示威。同時，俄仍將加強與北約在「北約-俄羅斯理事會」框架內的多種合作。北約與俄羅斯的關係正進入新的合作與衝突並存、斗而不破的時期。但是，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北攻俄守的基本態勢仍將持續下去。

(2) 有利於美國實施其推行的大西洋戰略，加強對歐洲的主導地位，進而控制歐亞大陸，維持其惟一超級大國的戰略目標。冷戰結束後，美國主導北約軍事干預波黑內戰，發動科索沃戰爭，開啓了「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支持美在阿富汗進行的反恐戰爭，推動北約在阿實施並擴大維和行動。目前，美又極力敦促北約以集體名義在伊拉克進行維和行動。此外，美國更推動北約布拉格首腦會議決定北約進行全面轉型、制訂提高北約防務能力計劃，組建快速反應部隊，並在必要情況下在全球任何地方採取行動。這次北約擴大，很大程度上是美國在其全球戰略棋局上走的重要一步棋。波羅的海基本上成了北約的內海；黑海西岸和西南岸已成北約的「領土」。這對美近期反恐和擠壓俄、長期控制歐亞、掌控兩洋（大西洋、太平洋）和維護美惟一超級大國地位都有積極影響。

同時，這次北約擴大也對歐美關係產生直接影響。美歐雙方仍將互有所需，美與它的歐洲盟國的合作與協調仍是主要目的。歐盟弱勢國家擔心受控於法德，仍將主要依靠美國為首的北約提供安全保護，此次擴大後，美國在北約中的地位得到了加強。這意味著更有利於美國實用主義透過對北約的運用，美國得以加強與北約盟國的溝通和協調。

(3) 將吸引更多國家申請加入北約，但北約的擴大對象多限於歐洲國家。阿爾巴尼亞、克羅地亞、馬其頓、烏克蘭、喬治亞等國已明確提出加入北約。美國張北約在合適的時候進行下一次擴大。然而，在一份《2000—2015 北約擴大》研究報告中稱：北約應根據申請國的達標情況進行擴大；擴大的速度應視安全環境和軍事威脅程度而定；北約應主要根據軍事需求而不是政治考慮擴大。因此，在可預見的時期內，北約的擴大對象可能隻限於歐洲國家。這是因為：1、「北大西洋公約」第十條規定，「歐洲任何其他國家」凡能發揚該公約原則，並對大西洋區域安全有所貢獻者，經締約國一致同意，應被邀請參加北約。如果北約要吸納亞洲或其他地區的國家加入北約，北約必須修改第十條。2、北約的現有歐洲成員國擔心北約無限擴大，會使北約名存實亡。在這種情況下，

⁹² 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亞美尼亞六國於2003年4月28日在塔首都杜尚別成立。

美國即使想吸收某個非歐洲國家入盟，也會相當困難。⁹³

此次北約擴大之後，北約將把與「和平夥伴關係計劃」的合作提昇到一個新層次，特別是要加強與外高加索、中亞的「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國和「地中海對話國」的關係。美國及北約利用「和平夥伴關係計劃」和反恐機會，提升了對中亞安全的滲透力，使中亞在美國和北約全球戰略中的地位前移。

（二）波海三國的北約政策

1、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於 1991 年重獲獨立之後，即以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及歐盟(EU)為首要外交政策目標。2004 年 3 月 29 日愛沙尼亞加入北約組織，同年 5 月 1 日加入歐盟，愛沙尼亞自加入歐盟後積極向歐盟靠攏，與俄羅斯就邊境及能源問題爭執不斷。外交政策包括積極參與北約及歐盟事務、與美國及歐盟致力打擊恐怖主義、儘速加入申根公約及歐元區、⁹⁴協助土耳其、摩爾多瓦、喬治亞及烏克蘭等東歐國家加入歐盟、並協助上述東歐國家實施民主化、在歐盟架構下就能源及邊界等議題與俄羅斯進行對話、強化波海地區區域性合作、促請歐盟制定共同能源政策等。⁹⁵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為一個集結防禦的組織，允許愛沙尼亞參與國際安全合作行動，因此北約為愛沙尼亞國家安全的最佳保障。加入北約一直以來皆為愛沙尼亞安全與防禦政策上的重點。因此，愛沙尼亞國防軍隊2005-2010年中期發展計畫則為愛沙尼亞改革的基礎以時限期安全與防禦政策。同樣的，對北約其他成員國來說，壓力來自於發展的動機與後援軍隊及增加對國際和平行動所奉獻的心力。⁹⁶

愛沙尼亞安全政策的一個重要部分，是透過對ESDP的參與致力於歐盟軍隊與民防能力。歐盟必須重視發展民防能力；藉以提昇北約行動的影響力，以及援助兩個大規模組織行動的互相輔助。2007年夏天，一支愛沙尼亞武裝軍隊成功的完成了歐盟在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的行動。另一方面，愛沙尼亞警員、邊界巡邏員、關稅局人員及其他民事專家也將持續在西巴爾幹半島、摩爾多瓦、喬治亞與阿富汗⁹⁷等的行動。⁹⁸

⁹³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BIG5/junshi/1078/2444317.html>

⁹⁴ 波羅的海三國於 2007 年 12 月 21 日加入申根公約區。

⁹⁵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愛沙尼亞對外關係概況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257&ctnode=1133&mp=1>

⁹⁶ 愛沙尼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Ministry of Defence)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⁹⁷ 愛沙尼亞從 2003 年 3 月開始向阿富汗派駐部隊，現共有 127 名軍人駐紮在阿富汗，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在位於喀布爾的軍用機場及多國部隊司令部進行巡邏，同時在赫爾曼德和坎大哈等阿富汗南部省份參與多國部隊行動。愛計劃在 2008 年將駐阿富汗部隊人數擴大到 150 人左右。2007 年愛沙尼亞議會於 12 月 4 日舉行會議，決定將該國駐阿富汗部隊任期延長一年。根據這一決定，愛沙尼亞派駐阿富汗多國穩定部隊人員任期將從 2007 年 12 月 9 日延長到 2008 年 12 月 31 日。該行動的目的是恢復阿富汗政府對聖

阿富汗為全球最貧窮國家之一，人類發展統計數字在全世界中也為最低。阿富汗國家大部分人口的生活非常貧困，尤其以寡婦及兒童最為嚴重。近70%的人口未受過教育，46%的阿富汗兒童失學。以目前的發展來看，阿富汗要達成聯合國千禧發展目標將困難重重。

近十年來，對阿富汗的發展最大的挑戰就是薄弱的制度與不安全感。穩定則為持續發展的先決條件。然而，阿富汗與全世界所面對的挑戰卻無法單以軍事即能解決。國家的重建，全民與軍事力量的密切合作是必要的。因此，愛沙尼亞考量到與國際組織（包括與聯合國、歐盟及北約的合作）密切合作的重要性。

2002年時，愛沙尼亞參與了一次阿富汗的驚駭戰爭，由美國所領導的「自由持久戰」。2003年開始，愛沙尼亞也開始參與北約領導的國際安全援助軍隊（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 in Afghanistan, ISAF），後來成為北約最重要的一項行動。目前愛沙尼亞在阿富汗中有大約140個軍力，與英國及丹麥軍力駐紮於阿富汗南部的Helmand省。愛沙尼亞軍隊的目的為與其他國家合作，為阿富汗的重建而努力，並且盡可能的提供人民更好生活條件的必需品。此外，ISAF的目標為援助阿富汗政府打擊毒品，因為歐洲街上90%的海洛因為阿富汗所生產。

另一方面，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7 國⁹⁹於 2008 年 5 月 14 日在愛沙尼亞首都塔林簽署協議，在愛沙尼亞網路戰防禦中心的基礎上建立第一個北約網路戰防禦中心。這一中心不僅為簽約 7 國服務，還可「直接增強北約以及北約國家的網路防護協同能力」。北約其他成員也已收到加入這一機構的邀請。簽約後，愛沙尼亞網路戰略防禦中心將升級，核心成員包括 15 名來自愛沙尼亞的專家、15 名來自其他 6 個簽約國和美國的專家。

在成員國和總部之間有嚴格分工，這一網路戰防禦中心建立後並不直接由北約指揮，但德新社說，這一機構實際上可以使所有北約成員在網路戰領域合作更為緊密。中心主要研究課題為保護政府通信、軍事機密乃至個人銀行賬戶和電子郵件免受網路攻擊，專家們還將研究北約如何訓練下一代網路防護人員。同時，這一中心的建立還將在規劃北約網路防禦戰政策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北約在 2008 年 4 月舉行的首腦會議上首次提出，「加強北約關鍵性資訊系統」並承諾對遭受網路戰攻擊的成員國提供援助，但各成員國目前還應為保護自己的重要基礎網路設施負責。

北約之所以選擇愛沙尼亞建立網路戰防禦中心，主要原因是愛沙尼亞有實戰經驗。北約方面認為，愛沙尼亞去年 5 月所遭受大規模網路攻擊是軍事史上第一場真正的網路戰。2007 年 4 月底愛沙尼亞政府搬遷蘇軍解放塔林紀念碑

金地區的控制，因此進行的圍剿塔利班分子的任務。新華網：

<http://news.sina.com.hk/cgi-bin/nw/show.cgi/12/1/1/572759/1.html>

⁹⁸愛沙尼亞外交部網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Ministry of Defence）

http://www.vm.ee/eng/kat_206/1006.html

⁹⁹ 此 7 國為：愛沙尼亞、德國、義大利、西班牙、斯洛伐克、立陶宛和拉脫維亞。

後，¹⁰⁰遭遇至少三輪大規模網路攻擊，總統府、議會、幾乎全部政府部門、主要政黨、主要媒體和兩家大銀行及通信公司的網站陷入癱瘓。爲此，當時正在美國開會的北約頂級反網路恐怖主義專家們緊急趕去救援。愛沙尼亞電腦緊急應對小組組長希拉爾·阿利萊德 4 月 29 日接受當地電臺採訪時回顧說，當時由於銀行伺服器崩潰，大量電腦遭惡意軟體侵入，所有購買汽油、牛奶和麵包這三樣東西的人突然發現自己無法使用信用卡付賬。在遭受網路攻擊的高潮，愛沙尼亞先是「失去」了 50% 的汽油、牛奶和麵包，時間持續 90 分鐘，後來又「失去」這三樣日常生活必需商品 5 分鐘。

愛沙尼亞網路化發展速度很快，目前大多數政府會議已實現「無紙化」，與會者通過網路審閱文件，人們投票、交稅、轉賬幾乎全部使用網路完成，連停車費一般都用手機短資訊交納。因此，愛沙尼亞早就開始研究網路戰問題。

愛沙尼亞 2004 年加入北約，它只有 2300 人的軍事力量，兵力佔北約總兵力的 0.1%。但愛沙尼亞國防部 2004 年便已提出網路攻擊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2007 年遭遇「網路戰」之前，愛沙尼亞的網路戰防護中心開始運轉並向北約申請將其升級，在這方面可謂北約內部的先鋒部隊。北約一名網路戰專家告訴德新社記者說，在網路戰方面，愛沙尼亞比其他不少北約國家能力更強，所以，其他成員國以後將派人去這個 130 萬人口的小國學習相關技能。

愛沙尼亞國防部一名官員說：「我們現在不關心、也不會動用資源去調查誰發動了去年的襲擊，因爲只要有非常強的防護力。誰攻擊你根本不是問題。我們將資源用於備戰。今後，我們將不得不應對來自各個方面的各種攻擊。」¹⁰¹

2、拉脫維亞

1991 年拉脫維亞重獲獨立後，外交目標主要爲加入北約及歐盟，兩項目標相繼在 2004 年達成。拉脫維亞致力於將武力提升至北約標準，以北約所建議 GDP 的 2% 最爲軍事費用。拉脫維亞在許多方面都落後於歐盟其他成員國，諸如邊界安全、公共建設、與環境保護等。由於拉脫維亞通貨膨脹比例高於歐盟標準，拉脫維亞不得以只好將發行歐元延後至 2012 年或 2013 年。

拉脫維亞與波羅的海鄰國及北邊國家都建立起緊密的合作關係。並且對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喬治亞與其他俄羅斯交界地區的民主化表示支持並提供援助。然而對於 2004 年 4 月北約布加勒斯特高峰會議中，贊成烏克蘭與喬治亞加入北約行動計畫卻無功而返。

¹⁰⁰ 愛沙尼亞官員 4 月 29 日表示正加速蘇聯時期一座二戰紀念碑重新安置的工作。愛沙尼亞外交部發表的聲明說：「愛沙尼亞政府於 2007 年 4 月 29 日在塔林市中心展開準備工作，重新安置紀念碑。」愛沙尼亞政府 26 日由於拆遷位於塔林市中心的蘇聯紅軍紀念碑，引發了爲期兩天的動亂，迄今爲止有 2 百多人被捕，150 多人受傷，1 名俄羅斯人死亡。愛沙尼亞國防部長表示，他們很快將開始挖掘據信被埋在紀念碑底下的 14 名蘇聯紅軍的遺體。國防部說，他們同時還將把紀念碑遷移到當地一個軍人公墓。

¹⁰¹ 新華網：http://big5.ce.cn/xwzx/gjss/gdxw/200805/13/t20080513_15446084.shtml

美國與拉脫維亞雙方建立起極為良好關係。美國對於蘇維埃政權於1940年併吞拉脫維亞始終無法認同，因而極力支持拉脫維亞於1991年重新獨立。美國並極力支持拉脫維亞加入北約及歐盟。另一方面，美國與拉脫維亞也合作於伊拉克、阿富汗行動。2003年5月到2007年6月，共有1153位士兵參與行動。三名拉脫維亞士兵於伊拉克喪生。撤兵伊拉克後，拉脫維亞投入ISAF行動，為阿富汗和平投入心力。目前，在北約所領導的科索沃行動中，拉脫維亞共派遣19支部隊參與其行動。¹⁰²

拉脫維亞接受美國適度的支援，藉以改善本身的能力以加入北約，其中包括了阿富汗部隊的部署。在2008年預算，拉脫維亞接受美國2億5千5百萬美元的援助，其中包括了一千五百萬外交預算、以及一千零五十萬軍事訓練預算。¹⁰³

然而，兩國關係在某些方面仍有紛爭。其中最敏感的議題就是拉脫維亞強烈希望美國加入美簽放棄計畫（U.S. Visa Waiver program）。拉脫維亞與其他幾個中東歐國家希望其國家人民不需美簽即到美國旅行，因為在大部分歐盟國家已不需簽證才得以周遊列國。而布魯塞爾對歐盟所有國家也提出同樣要求。2008年3月，美國與拉脫維亞基於體認拉脫維亞的需求，雙方簽署美簽放棄計畫書備忘錄。美國政府聲明最快在2008年底拉脫維亞就可以加入此項計畫。¹⁰⁴

拉脫維亞政府於2006年5月30日通過2006-2010年外交政策綱領，以提升拉脫維亞國際事務影響力及積極參與並深化與北約及歐盟關係為主軸，並在北約與歐盟整體架構下，積極推動睦鄰政策，拓展與周邊國家(尤其係獨立國協國家-CISs)友好關係，協助其民主化發展，並改善與俄羅斯關係。並於2007年12月21日拉國加入申根公約區。

3、立陶宛

立陶宛重獲獨立後，前蘇聯軍隊撤軍的問題直到1994年仍影響著波羅的海國家的安全議程。在撤軍之後，外交與安全政策無庸置疑的成為波羅的海國家整合進歐洲-大西洋架構的第一優先。以現階段來說，波羅的海已成為北約及歐盟的會員國之一，而北大西洋公約條款（The North Atlantic Treaty）第五條當中，¹⁰⁵則

¹⁰² Latvian Defense Ministry website, [http://www.mod.gov.lv].

¹⁰³ FY2008 Congressional Budget Justification for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website [http://www.mfa.gov.lv/en/policy/4641/4642/4651/].

¹⁰⁴ DHS Signs Visa Waiver Agreements with Estonia and Latvia," March 12, 2008, from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website, [http://www.dhs.gov]. For more on the Visa Waiver Program, see CRS Report RL32221, *Visa Waiver Program*, by Alison Siskin.

¹⁰⁵ Article 5 : The Parties agree that an armed attack against one or more of them in Europe or North America shall be considered an attack against them all and consequently they agree that, if such an armed attack occurs, each of them, in exercise of the right of individual or collective self-defence recognised by Article 51 of the Charter of the United Nations, will assist the Party or Parties so attacked by taking forthwith, individually and in concert with the other Parties, such action as it deems necessary, including the use of armed force,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the security of the North Atlantic area. Any such armed attack and all measures taken as a result thereof shall immediately be reported to the Security Council. Such measures shall be terminated when the Security Council has

成爲最「堅固」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由於考量到其他威脅的存在，波羅的海國家則與歐洲安全防禦政策（ESDP）維持良好關係。而ESDP針對波羅的海所面對的困境，也承諾給予此地區國家優先考量。

結盟的理論基礎在於建立一個波羅的海外交政策的核心。換句話說，透過外交目標的實行，波羅的海國家希望得以依賴區域及全球國際化組織架構。可以確定的是，「東向政策」爲波羅的海國家外交政策的第一優先。波羅的海的東向政策是爲了抑制動盪不安的東歐國家，例如白俄羅斯、烏克蘭、摩爾多瓦、南高加索國家、及俄羅斯威脅的出現而建立的政策。這幾個國家不像非洲大湖區及巴爾幹地區，隨時有威脅逼近。此外，藉由東歐波羅的海國家的運作或許可以爲此地區建立起比與西歐國家更好的優勢：摩爾多瓦、烏克蘭與喬治亞跟此地區的距離相較於德國、英國及西班牙更近。然而，不論是獨立行動或是合作行動，波羅的海國家的影響仍舊有限。因此，他們寄望歐盟及北約得以促進東歐國家的更緊密結合：第一、政治、經濟、社會、軍事與常駐於東歐鄰近國家組織對此地區的援助。這項目標與波羅的海區域政治「可見度」的特殊利益及積極防禦封鎖俄羅斯帝國的野心、犯罪的擴散、或是預防小國的瓦解等相關聯。

理論上，波羅的海國家應該將他們的資源分配於對北約及歐盟的義務上，以便於順利促進實現國家的利益。然而，資源有限，因此造成全國性、區域性、北約及歐盟資源不足，因而造成內部爭相取得資源的情形產生。因此，當「優先」組織被挑選出來時，自然的即產生一個問題：哪一個組織得以協助實現波羅的海國家外交政策的目標，並將此外交政策作最大延伸及最大效能？防禦聯盟的效能及對成員國的信任來自於威脅的程度與性質：效能提高，則威脅的程度也會增加；同樣的，其信任感則會降低。¹⁰⁶因此，很自然的當軍事成爲冷戰期間防禦上的最大威脅時，北約的安全「防線」有著特殊的重要性。使當時歐洲各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面臨挑戰，並淪爲次要利益。鑑於此，聯合國、歐盟與ESCO策略的重要性與其他國際組織的建立，兩相抵銷之下，其重要性已大爲減弱。現時，情況已經改變，國家與國家之間軍事衝突減少的可能性，導致「不均勢」威脅的可能性逐漸浮現。

在過去十年當中，俄羅斯均勢侵略的可能性大大減少，然而，與政治、社會、心理及其他型態相關聯的威脅反而增加。其間，歐盟尚無尋求適合抵銷「軟性」威脅「策略」遠見，並且在安全防護領域上，時常面對人力、軍隊、或其他相關資源的缺乏。此外，歐盟也不將成員國的優先條件與國家利益相結合；因而出現不同的歐盟「政策」、版本與特殊提議等。¹⁰⁷甚至於美國與俄羅斯兩國間行動或許對歐洲安全有直接影響時，歐盟選擇「保持緘默」。¹⁰⁸傳統上，美國將與俄羅

taken the measures necessary to restore and maintain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¹⁰⁶ Osgood R.E.,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 68, p. 17-21.

¹⁰⁷ Fiorenza N., "EU Force Seeks New Mission After Congo", *Defense News* 18 (33), 2003. p. 42.

¹⁰⁸ 例如，在 G8 的例如在G8會議期間，普汀承諾美國聯合發展RPG，並且開始於阿塞拜疆部署俄羅斯軍力。很顯然的這項決定將對歐洲安全體系造成影響。對於美國與俄羅斯的協商，歐盟只能對最後決定稍有所影響，並且在全球RPG系統的發展佔有重要角色。然而實際上，這項議題仍

斯防禦及關係視為對波羅的海國家的援助。實際上，華盛頓當局在稍後批准CFE Flang條約之後，對波羅的海稍微改觀，俄羅斯得以根據此條約於拉脫維亞、愛沙尼亞邊界部署北美國多三倍的武力。因此，波羅的海國家紛紛猜測美國是否會為了自身利益而選擇「犧牲」波羅的海國家。

因此，以現階段來說，波羅的海國家無法確定假設威脅來自於外在環境，北約及ESDP是否將與之交戰。此外，假設美國（在歐洲的媒介則為北約）與歐洲國家（ESDP的主要支持國）為自己立下共同的安全目標並且共同行動，那麼波羅的海國家就沒必要在「聯盟之間作抉擇」以面對任何困境。然而，這並非事實：北約與ESDP個別發展出危機處理與合作系統，然而兩個組織的人員長久以來缺乏效率，導致兩個組織將會危害到合作行動的實行。正當的ESDP與北約的合作基礎仍存有弊端：2003年簽訂的柏林附加（Berlin plus）協定並非正式合併於兩個組織之間的條約中，也無歐盟-北約宣言的基礎，因此仍未算是國際條約。由於國家政策的特性，某些北約成員國但非歐盟會員國（例如土耳其）則有可能阻礙協定的批准。此外，北約實際上並無自己的軍隊，而柏林附加協定當中並無歐盟得以運用美國資源的同意。歐盟成員，賽浦路斯與馬爾他更凸顯了協定的限制：其結果是這些國家可能都不參與北約、歐盟、或是ESDP會議，因此也無法獲得北約決定的議定書同意。波羅的海遲早都需選擇足以提供最大最有效並足以實踐的安全保障，甚至是實質上的重要外交目標。

傳統上，波羅的海三國的安全策略都以北約，及實際上並未參與歐洲未來發展會議的ESDP為優先選擇。ESDP甚至很少將與北約協商視為國家安全政策。¹⁰⁹舉例來說，拉脫維亞2005年國家安全概念中，甚至未提及關於歐盟解決區域與全球安全的議題、及歐盟對國家安全與防禦政策的影響。而ESDP對於上述拉脫維亞文件只在拉脫維亞發表聲明參與歐盟防禦政策中提及一次，也無表示將如何參與的詳細說明。這說明了因素選項，也就是所謂的「北約優先」原則為波羅的海國家的防禦政策聲明的特性，可歸類為幾項類別：

（1）傳統的歐洲大西洋主義。波羅的海國家一直以來皆以「邊陲」地帶認同自己，而這樣的認同則來自於冷戰末期後從未改變。儘管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威脅與態度已經發生變化缺乏行動力仍舊是波羅的海國家最重要的一項因素。國家認同等同於易變特性的穩定，因此短期的轉變甚至是中期的展望皆不可能。因而，波羅的海國家將泛大西洋安全計畫與「跳脫惰性」機制視為優先；

（2）由聯盟承諾的安全保障可靠度。北大西洋公約第五條對波羅的海國家的集體安全保障，似乎比當前或ESDP架構中所承諾互相協助的保證更加可靠。即使在北約說明當波羅的海國家尋求成為聯盟會員國時，安全的定義已大不相同的情況下，這樣的推論並非錯誤。而原因其來有自，例如有效的軍事計畫、危機發生時的運作效能等；然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項為能夠將多數國家的努力結合在一起

舊在歐洲中持續討論著。

¹⁰⁹ 換句話說，他們視歐盟為一個對其他成員國尋求改革安全環境有力的經濟與政治結合的大國，但並不適合建立長期的安全環境的運作。

的核心的存在；

(3) 適合組織架構的聯盟能力及面對不斷改變的全球安全情勢的危機中立手段。目前，聯盟的運作為構成國際安全防護體系的一部份。而聯盟的行動與國際法令、及其他國際機構相結合。此外，聯盟處理事務的首段也越來越多元：除了預防軍事威脅機制外，北約對國際安全組織的影響也涉及政治穩定度的維持與拓展。

根據M. Ruhle¹¹⁰的觀察，身為一個民主、多國組成與防禦功能的組織，北約基本上無法計畫和執行攻擊行動。¹¹¹透過北約於2002年1月及2月所舉行的危機管理訓練顯示了唯有美國與土耳其已準備好執行防堵行動。這些會員國在北約組織中扮演了媒介的角色，一方面將本身國家觀點傳達給予國際組織，並且強調所屬國家於國際組織中所代表的立場，但並非無條件接受聯盟所做決定。換句話說，縱使軍事與官僚架構分別於北約組織中個別運作，但各聯盟之間並無投票系統。這與歐盟相反，北約並無有力的法令系統；也無法強迫會員國在內部會議中遵守「共同」立場。因此，在情報資訊、具體行動的必要性、武力的使用、行動的類型與時間長短等方面很難得到共識與同意。換言之，由於各政府間結盟性質不同，因此北約對於危機發生時很難決定所需採取的戰略與行動。因此信任問題也浮現於北約軍事聯盟之中；而同樣的問題似乎也浮現於ESDP之中。

迄今已有16次行動於ESDP架構中實行完成：3次為軍事行動、3次為軍事與民政行動、而其餘的皆為民政行動。在2006年，7500位歐盟士兵與軍官參與歐盟危機處理行動，另外有超過900位人員完成民政任務。歐盟協助當地政府編調警署（巴勒斯坦領地EUPOL-COPPS任務、波士尼亞赫賽哥維納EUPM任務、馬其頓EUPAT任務、金夏沙EUPOL任務、與剛果的EUSEC任務）並監督國際和平條約的簽訂與跨邊界行動（印度尼西亞Aceh省的AMM行動、歐盟於摩爾多瓦及烏克蘭之間邊界的BAM任務、與巴勒斯坦境內的BAM Rafah任務），並且協助某些國家司法制度的重建（伊拉克的EUJUST LEX任務、喬治亞的EUJUST Themis任務）。¹¹²而ARTEMIS任務的圓滿達成（歐盟與聯合國皆未運用北約後備軍援）為歐盟軍備盟友立下基礎。藉由對Amis II任務（非洲聯盟完成）的支持，援助不再成為政府擺脫危機的報酬，反而成為區域組織於「自身領域」內的行動時，歐盟卻實力下新的危機處理先例。同樣的，2007年籌畫新行動的執行（科索沃的EUPT行動、阿富汗的EUPOL行動及歐盟於非洲查德的行動），¹¹³對於民政危機處理行動的命令則更需強硬。這些行動顯示出歐盟有能力完成協議或執行複雜的危機處理行動，也使得歐盟國際聲譽開始了轉變。

顯而易見的，波羅的海國家參與ESDP危機處理行動象徵著某些意義。這或許可以說明波羅的海國家的安全及發展與ESDP有直接關係。換句話說，立陶宛、

¹¹⁰ NATO manager of the planning and speech preparation unit of the Division for Political Affairs and Security Policy.

¹¹¹ Ruhle M., "NATO and the coming proliferation threat". *Comparative Strategy* 13 (3), 2004. p. 317.

¹¹² "EU Missions and operations". *IMPETUS. Bulletin of the EU Military Staff*. Spring/Summer 2006, p. 8-11.

¹¹³ The expansion of several more operations in Africa has not been discussed, but it was prepared too.

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於ESDP組織中，實質上僅為被動的參與國。¹¹⁴然而，ESDP何以無法成為羅的海國家外交或安全政策的有效工具，其原因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1) 波羅的海國家在ESDP體系中無法造成更大影響，也不再有機會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對這幾個國家來說，ESDP比較像是「連帶關係」而非自然抉擇：愛沙尼亞政府甚至曾經直接對德國表示想「加入」ESDP而非「建議」加入北約的意願表達不滿；¹¹⁵

(2) 到目前為止，歐盟並未完全做好準備單獨執行強硬行動。其原因在於行動執行時的弊端，以及對制訂計畫、指揮與監督問題上的管理；

(3) 作為「新」歐洲一部份的波羅的海國家所追求不同於「舊」歐洲過去認為ESDP地理架構與具體手段的觀點。¹¹⁶只有在ESDP框架與歐洲睦鄰政策（ENP）主動取得協調，方能使不同國家的外交政策目標取得平衡。這或許是提升波羅的海國家歐盟外交政策利益的唯一方式。然而，於此情況下，波羅的海國家仍將支持ENP在東歐，以及歐盟南方國家的發展；

(4) 歐盟對外政策取決於俄羅斯的利益。¹¹⁷換句話說，西方強國總是考慮到俄羅斯區域或全球利益，例如烏克蘭（總統大選）、南高加索與波羅的海區域等。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被質疑波羅的海國家利益是否取決於ESDP承諾的優先利益與俄羅斯「理想化」的提議相符合；因此，波羅的海國家「符合」加入歐盟的情況則與瑞典、芬蘭情況相似，因為射擊到軍事中立的考量。¹¹⁸

波羅的海國家聲明他們目的在於尋求加強與北美及歐盟有更緊密的關係，因此轉而增進與ESDP的發展。然而，透過ESDP經由其他方式，也的確完成許多項任務，但是卻無參與ESDP的共同行動。由於北約積極發展東向政策（以波羅的海國家為優先考量）成效並未大過與歐盟的合作，因此參與ESDP對波羅的海國家來說大有助益。換句話說，歐盟有足夠的軍力作為「軟性」影響手段可供支配，因此可以抵銷俄羅斯對獨立國協（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ce States, CIS）的

¹¹⁴ 2004年，立陶宛加入由瑞典、芬蘭及挪威所組成的軍事團體。愛沙尼亞將於2008年首季中派出45位士兵於此軍事團體中服役。立陶宛所肩負的責任則為指派一個分隊的軍力及後備軍援（總數為200位）給德國、波蘭、斯洛伐克、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並且將於2010年開始執行任務。這將是波羅的海國家參與ESDP危機處理行動最具有意義的行動，但目前為止仍為「紙上」作業：每一次行動各個參與國都僅指派一位或幾位官員或軍官參與ES ALTHEA，CONCORDIA，EUPOL阿富汗行動，與其他民政軍事危機處理行動。

¹¹⁵ 當時歐盟主席普羅迪在里加的說法使的這樣的疑慮更為升高，據稱任何對歐盟成員國的挑釁都將視為對整個歐盟的挑釁，並且提供比北約「更好」的安全保障。可參閱 Mannik E., "The role of the ESDP in Estonia's security policy" in Archer C., ed., *New Security Issues in Northern Europe: The Nordic and Baltic States and the ESDP*, Routledge/UACES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07, p.140.

¹¹⁶ CFSP的優先事項（原則上由大國決定）為與國際組織的合作、積極參與近東與非洲的行動；同時波羅的海國家對外政策的優先事項則將焦點置於東歐。

¹¹⁷ 舉例來說，在波羅的海國家與波蘭建議由ESCO採取監控喬治亞邊界行動後，其他國家可能因為俄羅斯的否決態度而駁回這項提議。而同樣的反應也發生在拉脫維亞對歐盟介入車臣衝突的提議。

¹¹⁸ Asmus R. D., Nurick R.,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Baltic States". *Survival* 2 (38), 1 6, p. 121-142.

影響程度。歐盟必須順利串連CFSP系統，並且設立一個更有效力的歐盟危機處理體系，如此將可更進一步解決後蘇聯時期的「堅冰」的區域衝突。另一方面也將改變北約體系：假設在轉變之後，依靠薄弱的第五條款，將使聯盟成爲一個政治性的商討機構。最後，ESDP將無疑的成爲一個額外改良國家軍事五力的啓動器：歐盟危機處理系統的發展導致國家武力的改良成爲積極部署的軍力。換言之，ESDP引發促進波羅的海國家之間軍事武力互動的可能性，使其互相學習並獲得更有利的軍事經驗。

波羅的海國家於獨立後十年中，主要都在尋求短期特殊利益，例如當處於東方威脅情勢時，維持國家的中立立場。波羅海國家無其他選擇，只能依賴泛大西洋聯盟及其給予的安全承諾。目前，南高加索、摩爾多瓦、烏克蘭或白俄羅斯皆尋求去除俄羅斯對他們的影響，而歐盟也設立「民主」機構並且支持這些國家建立自己的政黨政治。然而，儘管歐盟增加許多行動，波羅的海國家最信任的仍舊來自於美國對安全的保障。雖然實際上沒有國家認爲會有運用北約第五條款對抗俄羅斯的機會，仍舊相信美國對新的北約會員國而言，仍是最重要也最有利的保障。無疑的，日後假涉有歐盟成員國語俄羅斯聯合對抗美國，波羅的海國家將會首先成爲美國的合作夥伴。只要德國、法國、與南方的歐盟成員國重申顧及俄羅斯區域與全球利益，對波羅的海國家來說，北約將會持續信守對此地區的安全保障。除非在以下情況才會發生變化：

- (1) 威脅的性質和歐盟第一次ENP及第二支住ESDP協調時相同。目前爲止，ENP與ESDP倡議由不同的歐盟機構來管理危機預防與處理的事項。因此，此項提議由ESDP框架之內執行，缺乏了資源、可行性與政治意願。而這些缺失或許可以藉由歐盟架構內危機處理框架中的經濟合作與技術之原來改善；
- (2) ENP東向睦鄰政策對於解決衝突的機制將從歐盟與俄羅斯的一般合作關係上分離。而「堅冰」衝突的最終解決方式或許只能藉由所有衝突的團體（包括俄羅斯）的參與找出解決方式。然而，舉例來說，歐盟資源依賴俄羅斯日後也不會使東向睦鄰政策對俄羅斯轉而成爲讓步妥協的情勢。這樣的依賴關係對於歐盟-俄羅斯的夥伴關係與合作協定協商期間，或許成爲更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 (3) 歐盟大國檢視歐盟優先區域名單並且爲實際的危機處理行動作準備的不僅限於非洲，東歐也在其中。而新的中歐歐盟成員國在此地區並未有過實際的行動經驗或參與計畫籌備的機會。因此，到目前爲止，ESDP的組織架構不是法規不適，就是無力解決ENP東向政策的「堅冰」衝突。這將使得波羅的海國家在ESDP架構中的利益縮減。¹¹⁹

¹¹⁹ Arunas Molis, "STANDPOINT OF THE BALTIC STATES TOWARDS NATO AND ESDP: THE RUSSIAN FACTOR", Lithuania Foreign Policy Review, No. 20, 2008.

參、 外部環境與政經發展對波羅的海政經的影響

2004年5月1日歐盟第五次擴大，其影響力可從東擴政策與歐洲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看出其對經濟的衝擊。2007年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雙雙達到入會標準，正式成為歐盟27個會員國之一。緊接著，克羅埃西亞一旦達到入歐盟標準，也將正式成為歐盟會員國之一。西巴爾幹半島其他國家最終仍將可以加入歐盟，但目前其主要工作以做好萬全準備，以達到加入歐盟，成為其中之會員國。土耳其現階段仍處於與歐盟談判期，要達到歐盟的入會標準或許得多上幾年至十年的時間。而對於一個國家是否得以成為歐盟會員國，則需取得全體會員國一致同意，才得以通過。

因此，在這個架構之下，必須考慮到的是歐盟是否能夠於新加入成員國中，持續歐盟與該國不論在功能性、或效力上深思熟慮。這是以功能性觀點為出發，並非傳統的地緣觀點。新會員國對聯盟的整合能力，即為一項重要的考量因素，如同1993年歐洲議會於哥本哈根條約中所闡述：「聯盟對於新會員國的納入，對歐洲整合的動力的持續而言，就是歐盟及其他會員國最大利益的考量」。因此在2000年執委會所提出的議程中，即針對歐盟的制度、政策、與預算等方面，提出建議，以便於處理2004年歐盟第五次擴大與新加入成員國的整合需求。這項議程日後即作為1999年-2003年的決策鋪路，使歐盟對於10個中東歐國家於2004年5月加入歐盟做好準備。

另一方面，歐盟條約闡明任何一個歐洲國家（或日後申請入盟國家）都需對民主價值、人權以及法令規章的尊重。然而，這並非以為所有歐洲國家都需申請加入歐盟，或者歐盟都需接受所有申請國家為會員國之一。這並非主動的過程，而是有條件的。歐盟的界線因為最高政治層面對決策的一致決結果而越顯分明。

歐盟奠基於價值觀與政治意願，而非山川地理。歐盟為一項政治計畫，邊界也充斥著政治性；與傳統的歐洲自然、地理概念有別。地理學者與歷史學者對於歐洲的地理與自然邊界從未取得一致意見。然而歐盟政治性界線，則每每因為新成員國的加入而發生改變。

歐盟第五次擴大對歐盟的經濟物力與現代化，扮演了一個催化劑的角色，對歐盟的前15個成員國經濟助益良多，對於後來新加入的成員國，更提供了改變全球化挑戰的機會。同時，東擴所帶來的經濟衝擊，也已經逐漸撫平，並且也無任何證據顯示對產品及勞動市場產生分裂性的衝擊。因此，十年小心謹慎的東擴籌備計畫為日後成功擴大整合歐盟的主要因素。

全球競爭經濟物力已是不可或缺的因素。第五次擴大更是提供了所有的新會員國邁入重要階段，著手進行全球經濟競爭的新機會。對企業與消費者來說，都將受惠於更大的內部市場、技術革新、價格低廉、以及在新竄升的全球態勢中，取得新分工機會。里斯本策略中的發展、值夜與邁向歐元之路，刺激了必要性的結構改革。¹²⁰

¹²⁰ Maurice Guyader, "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nlargement To

申請加入歐盟整合過程對於波羅的海三國目前正處於發展中的公民社會，有四大衝擊：民主政治標準的認同與法規、促進歐盟民主發展與直接援助、共識的改革與適應、歐盟準則的跨國網絡與利益表現。加入歐盟整合過程，這四項機制可作為分析波羅的海三國的社會化過程與學習。民主的標準在歐盟東擴過程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歐盟財政對波羅的海三國公民社會的直接援助，相較而言所佔比例並不大。另一方面，社會學習、思想交社會學習、思想交流與經驗對於民主的鞏固，著實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

加入歐盟對波羅的海三國來說，成為波羅的海三國自1990年中期開始，決定社會直接改革與轉型的主要原因。基於相同理由，與歐盟整合也成為影響波羅的海三國社會轉型的主要原因。而其社會特徵也受到多方面的影響。2004年時，三國加入歐盟時，三國的公民社會角色重要性依舊小於舊有的歐盟會員國。實際上，這也證實了與歐盟整合及提升公民社會的角色，在候選國家中並非同時並行。

許許多多處於民主化過程中的學生針對國外深刻印象的民主政體有特殊的觀感。然而，國際援助是否成功，端看民主與資本主義於過渡期間，當地政府是否全力支持與具有合法性。從這個觀點來看，對波羅的海國家而言是有助益的。1988年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三國興起了「回到歐洲」的口號，隨後在這樣的口號下實現了三國「改革的呼聲」。當三國積極努力於成為歐盟會員國期間，始終獲得國際社會的支持。

政治上：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自2004年歐盟擴大後就變得複雜許多。同樣的，波羅的海-俄羅斯關係自三國加入歐盟與北約組織後，也開始發生轉變。在兩個組織擴大之前，三國因為「內部因素」影響了波羅的海與俄羅斯的關係。首先，撤軍議題尤其重要，關係到區域的穩定性。當時莫斯科企圖將此項議題與當地軍隊結合，但隨即而來的壓力促使俄羅斯於1994年8月撤軍。其次為邊界議題，縱使俄羅斯同意簽署邊界協定，但由來已久的紛爭，隨時有被提及而再度引發爭議的危機。

同樣的，俄羅斯政府依舊將邊界問題與其他議題相連接。其中最富政治性的議題則是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儘管歐盟、OSCE與歐洲理事會給予波羅的海國家對此項議題無須緊張的回應，然而俄羅斯方面依舊持續發聲。莫斯科與布魯塞爾的關係逐漸擴大來自於一項戰略夥伴政策。1999年時，歐盟為俄羅斯最大貿易夥伴，俄羅斯為歐盟的能源依賴國。而歐盟於1994年首次透過PCA（夥伴合作協定）著手進行與俄羅斯關係，接著1995年時，坎城歐洲理事會成立。在芬蘭輪值主席期間，歐盟訂定北向政策原則，將焦點轉移至波羅的海區域。最後，歐洲理事會於1997年阿姆斯特單條約中，針對俄羅斯發展出共同策略。歐盟主要目的藉由和平與穩定性的提升，促使俄羅斯的民主改革。值得注意的是，可以觀察到歐盟與俄羅斯關係中不變的假設-民主政治將引領區域走向和平與穩定。

歐盟-波羅的海-俄羅斯三方關係因為利益的衝突與重疊使三方呈現周旋狀

態。在俄羅斯方面，莫斯科不管歐洲組織的決議，依舊將焦點著重於三國境內少數民族議題上。其次，俄羅斯依舊將邊界議題作為影響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少數民族政策的籌碼。最後，歐盟與波羅的海三國都將焦點置於過去為俄羅斯「鄰國」的地區。歐盟擴大給予歐盟新的鄰國，而同樣的，布魯塞爾也必須尋求與這個地區進一步的社『鄰國』」。

經濟上：1996年拉脫維亞經濟走出低谷後，一直處於增長態勢。人民生活水準提高，失業率基本保持穩定，為加入歐盟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01年後，拉脫維亞繼續保持了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率，2005年GDP增長超過10%。2004年後，隨著拉脫維亞加入歐盟和北約，其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與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聯繫更加緊密，預計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長率和較好的發展前景。

2005年以來，來自於瑞典、德國、丹麥、芬蘭和挪威的投資佔拉外國直接投資總額的50%。其次是美國、荷蘭和英國佔15%。俄羅斯佔6%。拉脫維亞的外國直接投資主要分佈在第三產業，如房地產、批發與零售貿易、金融、電信等，製造業的投資僅佔直接投資的18%。

由於地緣關係，拉脫維亞與同處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關係緊密。經濟交往頻繁。三國共同簽署了「波海三國自由貿易協定」、「波海三國農產品自由貿易協定」、「波海三國取消非關稅壁壘協定」和「波海三國中轉運輸程式協定」等，以協調彼此間的貿易政策。愛沙尼亞對拉脫維亞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化學品、機械裝置和金屬產品；愛沙尼亞從拉脫維亞進口的商品有：木材及其產品、食品和紙製品。此外，愛沙尼亞不斷加大對拉脫維亞的投資，2006年超過瑞典，成為拉脫維亞最大的投資國。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經濟關係密切，特別是貿易關係十分緊密。拉脫維亞對立陶宛出口的主要商品有：化工產品、食品和機械設備；拉脫維亞從立陶宛進口的商品有：礦產品、食品和金屬及其製品。¹²¹

2000年後迄今，波羅的海三國因為經濟迅速發展而聲名大噪，因而被稱為波羅的海三小龍（Baltic Tiger）。而其地位可與亞洲四小龍並稱。在2000年後，波海三小龍經濟上實行重大改革與自由化，並且利用低廉但技術成熟的勞工吸引大量外國投資以促進經濟發展。在2000年至2006年之間，波海三小龍擁有歐洲最高成長率的地區，並延續至2007年。在2006年間，愛沙尼亞國內生產毛額成長了11.2%、拉脫維亞成長了11.9%、以及立陶宛的7.5%。此外，三國的失業率更在2006年2月時，降至低於歐盟標準。同時，愛沙尼亞為全球十大自由經濟國家中之一國，並且在2006年經由世界銀行（the World Bank）由中上所得國家晉升為高所得國家。三國於2004年5月1日加入歐盟後，一致將目標設定為2010年達到使用歐元的標準。

波羅的海經濟預測將以高年成長率5%至10%持續成長至2010年。在2000年至2010年期間，三國GDP預計將會快速提升，其情況類似1990年代時的愛爾蘭經濟狀況。當三國的個人GDP成長至歐盟平均值的60%至75%時，其結果將是眾所

¹²¹ 拉脫維亞經商處：拉脫維亞投資環境及政策（2007年）。

期望三國平均所得勢必同樣急速提升，即使並位於短其間達到歐盟平均值。即使現階段只達至歐盟平均值的65%，但於短期間的發展，依舊令人印象深刻，以1999年拉脫維亞與立陶宛GDP只達歐盟平均值的25%來看。

而其中一個波羅的海經濟負成長則為海外帳戶赤字與外部不平衡有著極大的增加。這也導致了某些經濟學者預測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將會有「硬著陸」（hard landing）的情況與財政危機的風險發生。另一方面，兩國的中央銀行都留有數百萬預備金，而兩國內部最大私人銀行皆為富有的斯堪地那維亞人物所擁有。

表 4-3、波羅的海三國年 GDP 成長率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e)	2008 (e)	Total real growth (2000-2008)
愛沙尼亞	10.8%	7.7%	8.0%	7.2%	8.3%	10.2%	11.2%	8.0%	6.0%	109.9%
拉脫維亞	6.9%	8.0%	6.5%	7.2%	8.7%	10.6%	11.9%	10.5%	6.2%	108.1%
立陶宛	4.1%	6.6%	6.9%	10.3%	7.3%	7.6%	7.5%	8.9%	6.5%	86.8%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表 4-4、波羅的海三國個人生產總值（個人消費力）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愛沙尼亞	10,012	11,080	12,228	13,443	15,027	17,133	19,692	21,860	23,606
拉脫維亞	7,889	8,777	9,583	10,555	11,864	13,619	15,806	18,005	19,544
立陶宛	8,697	9,565	10,440	11,806	13,097	14,631	16,373	17,749	18,817

資料來源：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穩定的功能在改革過程初期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隨之實行的即為有所限制的

貨幣與財政政策。尤其以愛沙尼亞與立陶宛的貨幣來看，在1990年的下半期（特別在1998年8月俄羅斯危機之後）所進行的預算限制政策。這對總體經濟環境的穩定有正面影響，並且導致快速的歐洲經濟成長與促進者兩個國家於2004年達到入會標準。愛沙尼亞與立陶宛於2004年中為三個首先加入歐盟匯率機制（Exchange rate mechanism II, ERM-II）¹²²的國家之一，拉脫維亞於2005年春天加入。

歐盟的重要性與潛在影響波羅的海國家過渡改革期的因素，有下列幾項：

首先，這三個國家政府願意接受來自於歐盟的影響，原因在於三國對於「重返歐洲」與建立更鞏固的外交政策目標。這樣的期望在1993年時，哥本哈根歐盟高峰會議中更表露無遺，並且逐漸採納並實行各種政策，以便使加入歐盟的期望盡早達成。再者，歐盟對候選國家的影響源於歐盟會員國關係的互補原則。後加入的國家，其政府希望能夠獲得來自於歐盟的利益，儘管歐盟的政策決策者已慎選對目前的成員國經濟影響較小的候選國。而候選國也必須符合所有的歐盟標準（除了*acquis communautaire*之外，還必須符合哥本哈根標準）。¹²³最後，由於三國複雜且缺乏專業技術的改革行動，更加強三國政策決定者重建以西歐國家為典範，並且聘用外部專家（通常指的是財政上的協助）訂定政策。這樣一來，所導致的結果為單方面，或是所謂的政權的「提早適應」，所掌管的工業化的民主國家經濟關係，因而形成市場經濟與民主政治過渡轉型的基礎。¹²⁴並且成為處於轉型階段國家的政策決定者學習與模仿的一部份過程。

然而，歐盟對波羅的海對外貿易自由化的影響不應過於高估。原因在於，首先，以愛沙尼亞為例，在1992年至1993年間，撤除所有對外貿易屏障後，與歐盟的自由貿易協定並未造成國家對外貿易政策的改變。第二，與拉脫維亞、立陶宛的貿易自由逐漸反映出國內利益團體的影響。第三，歐盟本身並未將貿易完全自由化，對農業產品依舊留有貿易關稅壁壘，以及日後以在加入歐盟後才得以完全撤銷反傾銷稅的形式，當作商業的保護手法。而這些手段也因為候選國的採用，而更增加其合法性。¹²⁵

加入歐盟後，歐盟對波羅的海三國有多方面的影響。誠如一般所想，在波羅的海三國成為正式會員國後，波羅的海三國國家角色的縮減，最明顯的部分即為波羅的海國家外部協議的自由化。主要處理的事務包括了符合會員國所需標準的貿易自由化協定。然而，自由化的範圍與速度則取決於國內利益團體的遊說；但這樣的趨勢卻恰好與歐盟會員國的影響而相抵觸，例如以愛沙尼亞為例，在加入歐盟共同對外關稅後，實際上對外貿易的限制反而增加。

¹²²其貨幣政策的目的是使本國貨幣釘住歐元，而非保持本國物價穩定。

¹²³ Grabbe, H., "How Does Europeanisation Affect CEE Governance? Conditionality, Diffusion and Diversity", i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8, issue 4, p. 1013-1031 (December 2001).

¹²⁴ Nicolaidis, K., "East European Trade in the Aftermath of 1989: Di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in Keohane, R. O., Nye, J. S., Hoffman, S. (ed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¹²⁵ Ramanus Vilpisausk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tic States' accession into the EU: The impac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5 No. 21, July 2005.

第二，歐盟藉由鼓勵國營事業私有化、降低價格標準、與減少津貼補助以降低國家對經濟的干涉。這些政策法規都是根據執委會的進度報告(the Progress Reports)中，所訂定的考核標準制訂的。然而，對歐盟的影響不應該抱以過高評價。不同的自由化政策選擇（例如立陶宛債券私有化並無外資參與其中、以及愛沙尼亞的自由化則歡迎外資進入）、不同的進程、與私有股份持有率都說明了歐盟的限制對這些企業的前擁有者皆有所影響。而歐盟只在擴大私有化階段時，影響才更顯增加，但是即使如此，歐盟的影響仍須取決於各國內政經濟因素（政權的更迭、利益團體的阻力、與金融限制）。舉例來說，儘管立陶宛依據執委會進程報告與伙伴關係（Accession Partnerships）的規範著重於國營銀行的私有化，但實際上，立陶宛銀行私有化近程依舊延遲了幾年才得以完成。

第三，儘管財產權的體制與保障都已納入會員國標準及伙伴協議中，而波羅的海國家實際的執行動作卻仍舊被延遲。¹²⁶舉例來說，執委會設定於2000年完成立陶宛土地財產權的償還；然而，設定的期限卻因為資源短缺、政權更迭與制度協商失敗而無法如期完成。因此，這樣的情況肇因於歐盟而錯失，並且因為政策法規是依據共同的經濟會員國標準（所謂的功能性市場經濟）、與歐盟政策改革的影響、國家角色歧異與國內政治因素而建立。

此外，實踐共識資源缺乏的需求與內部（例如，立陶宛儲金的償還）及外部（例如，從國防預算中，撥出國家預算相當於%的GDP以作為加入北約組織之用）優先考慮事項，實際上降低了國家執行「守護者」功能的能力。尤其以財產權的歸還來看，更因為資金短缺而無法落實。而維持內部秩序與資產的保障，更因為與加入歐盟相關議題有直接關係，及良好的利益團體組織（農業政策與歐盟架構相結合）而無法彰顯。

第四，歐盟對於各國於總體經濟管理的角色中，設限越來越多，即使於加入歐盟後、與為加入歐洲貨幣聯盟期間，其所設限制更為明顯。自1990年代中期開始，波羅的海三國施行限制性貨幣政策，並且提升財經政策的限制，特別是在1998年8月俄羅斯危機之後。執委會於例行報告與其他文件，如與波羅的海三國簽訂中程經濟政策優先發展條例後，歐盟角色已轉變為稍不如國際貨幣聯盟。重要的是，歐盟的馬斯垂克標準中的限制僅為赤字與國家債務的預算，並未擴及至整個政府所有的預算。同樣的，這無法對稅捐政策規避間接稅與建議避免「無益的稅制競爭」執行嚴格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一連串的增加稅（valued-added tax, VAT）與國內消費稅，導致波羅的海三國間接課稅的標準逐漸提高。另外，愛沙尼亞是否廢止營業稅的爭議，並未與歐盟規範相抵觸，雖然最終執委會仍舊批准通過。綜觀，波羅的海三國直接稅的標準（特別是公司稅）為歐盟25國（2007年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加入前）中最低的。

1990年代前半期，波羅的海國家實行穩定政策，成功的將通貨膨脹降至歐盟

¹²⁶ It should be noted, that due to the existence of *acquis* a particular group of property rights – copyrights, industrial property rights – are given much more attention than the rights to the productive property. Similarly quote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legal harmonization is given to other post-modern issues such as animal welfare which reflect the preferences of rich Western societies.

標準以下，因此，在1990年代後期至2000年時，三國並無以政治壓力抵抗通貨膨脹的情況發生。而由於加入歐盟、以及對於加入貨幣聯盟的期望，導致價格可能刺激消費激增因而引發爭論。但是，在波羅的海三國將於2007年至2008年可能加入歐元區來看，這樣的爭論是無法避免的。波羅的海三國目前的貨幣制度可能繼續沿用直到加入歐洲貨幣聯盟後，這也意味著將有些許改變。就業政策因為關係到大眾利益，以及1990年代後半期，失業率的增加，因此一直為波羅的海國家政策決策者多所注意的事項。饒負趣味的是，執委會於2002年時，在與候選國簽訂就業政策評估報告時扮演的角色極為積極。然而，在入會後，失業率逐漸降低，部分原因在於波羅的海三國強勁的經濟成長，另一方面則是因為愛爾蘭、英國與瑞典三國於歐盟東擴後，開放門戶接受來自於波羅的海三國勞工使就業機會大為提升。

第五，加入歐盟使得波羅的海三國的消費模式逐漸改變。歐盟資金運用準備的需求與實際的金融合資，改變了公共投資計畫的優先順序。例如，加入歐盟後，組織資金的合併，結果是國家對私有產業投資的提升。2005年與歐盟資金的合併，造成日後國有資金與津貼成長17%的主要因素。尤其是對公共運輸與鄉村發展投資的增加。

這引伸了幾個問題，也就是，針對競爭政策的談判與藉由歐盟資金的運用，答應提高支持新加入國家內部各種團體產生矛盾。此外，還包括資金的結合、單一市場中的稅制競爭、公共建設管理的建立、與目前急需預算資源的公共事務改革（教育、醫療、社會安全）等以便符合歐盟標準的需求，對財政政策造成壓力，並且也使得財政平衡更形複雜。一般說來，這些原因有可能使波羅的海三國的預算壓力推向更高，也可以藉由提高稅收與社會政策改革妥善處理。

第六，歐盟對於國家於救濟的角色扮演上的影響，並非直接但也有些許矛盾。儘管執委會強調津貼改革的重要性，對此，歐盟仍有少許的直接影響力。這是整個社會支持體系與醫療政策被國內組織良好的利益團體所左右，而造成改革過程不足的原因之一。因此，儘管官方對改革有所支持，這方面資金投入與財政資源的需求，與*acquis*（所有EC法律、條約和裁決）、著重於結構上的資金皆有一個共同的側面效應，亦即對社會政策改革的忽視。或許唯一的例外為農業政策的支持，其背後擁有歐盟強大的支撐，政治上也投以特別的注意（尤其以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為例）。然而，歐盟對波羅的海國家的農業政策卻也點出歐盟與歐盟共同政策之間的矛盾之處。候選國的政策決策者在建立農業改組條件的需求與整體高度分配的共同農業政策之間的衡量，卻意外造成將目前的農業經營結構凍結。逐漸的，對農夫來說，提升了對技術依賴的支持，未來將造成電腦輔助生產（computer-aided production, CAP）改革的困難度。

第七，歐盟對國家角色的最主要影響在於擴大了波羅的海國家的活動範圍。由於*acquis*，內部市場與共同政策（環境、勞資關係、農業、交通、能源）的管理，在這些國家中，出現了巨大的重新調整動作。對這些國家來說，可能有幾項重要的含義。首先，候選國經濟管理組合的影響下，主要的受惠者為與歐盟貿易

的出口導向的大型企業。¹²⁷而調整後所帶來的困擾則有可能對中、小型企業在國內營運造成衝擊，尤其以控制精良的農業來說。這有可能引發藉由國家力量軟化加入歐盟所帶來的改革壓力的要求，也有可能造成國家激進主義的發生。

快速採用歐盟規範可能導致過份調整的結果，對經濟成長造成負面影響，而其負面影響對政治進程中立法的品質、執行與控管也將導致負荷過大的後果（然而，根據歐盟執委會的紀錄，立陶宛加入歐盟後，卻成為當時歐盟25國中，實現單一市場表現最佳的國家，遠超過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對於過多的規定與管理則肇因於過去政權的遺緒、對實際法規影響焦點的不足、及專業技術的低落。有一些案例顯示，曾有國內利益團體試圖利用新提出的歐盟規範，藉以限制競爭對象的行動（例如立陶宛國內的藥商公司與水泥公司）。

歐盟提供了波羅的海三國堅實的基礎提升波羅的海地區的進程，其中可分為兩方面（正面及負面）：（1）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的進程導致了所謂的「薄弱的保護」、經濟面直接參與機會減少、福利事業的提升、與更多的規範；（2）儘管自2000年以來，波羅的海三國已經迎頭趕上，但是因為政府的行動與過去遺緒的相連結、利益團體活動與效能低落的行政機構所導致「現存且薄弱」的國家，拖慢重要經濟成長計畫與福利計畫的進程。

¹²⁷ Ramūnas Vilpišauskas, “The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Context of EU Acc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nctioning of Lithuanian Economy”, in Lithuani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Volume II: Technical Papers, Revenga, A. (e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p. 205-246.

第六章 結論

波羅的海三國歷經重獲獨立、政經轉型、至加入歐盟及北約等組織，內部政經發展方面因為成為歐盟成員，得以獲得歐盟從中協助，使三國國內政治經濟更快速獲得穩定與成長；對外關係上，同時為歐盟及北約兩大組織的成員國，更加強了三國的安全感，而歐盟及北約也成為波羅的海三國政經安全網的一大保障。本研究目的主要探討波羅的海三國政治與經濟發展，在此將從波海三國國內政經層次、波羅的海地區層次及國際層次三個層次來總結：

壹、波海三國國內政經層次

一、政治發展

政治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自始皆以尋求民主化、脫離蘇共掌控而努力，三國獨立後的政治發展雖因各國國情與政治體制而各異，但有一共通點則是三國皆以加入歐盟為目標，因此儘管三國政局時有動盪、內閣更迭異動頻繁，政黨彼此的合縱連橫，在追逐權力、尋求執政過程中，仍能依循一定的憲政規範進行，政治發展大體朝民主的政黨政治體制演進，各國政治體制的轉型隨其政局發展的歧異，間或夾帶、參雜外在環境變因的影響，而形成局部動盪但整體穩定發展情勢。

(一) 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為民主共和國，國家元首為總統，每五年由議會選出，內閣由總統提名的總理和 14 名部長組成。內閣成員由議會批准，總統任命。在 2005 年 4 月 4 日，總統提名改革黨主席安德魯斯·安西普(Andrus Ansip)為總理，安德魯斯·安西普卻在所屬政黨之外，與人民團結黨及中央黨另組政府。2006 年 8 月 28 日，愛沙尼亞議會舉行總統選舉。在第一輪選舉中，沒有達到法定票數。9 月 23 日，愛沙尼亞舉行第二階段總統選舉，伊爾韋斯 (Toomas Hendrik Ilves) 以 174 比 162 票的微弱優勢擊敗前任總統呂特爾 (Arnold Ruutel)，當選為愛沙尼亞新一屆總統。這一次大選再次說明，在基本完成政治轉型後，愛沙尼亞的民主化體制基本確立，政治局勢的穩定性越來越強，政府的更迭對政策連續性的影響不大。

(二) 拉脫維亞

拉脫維亞總統由民選產生，立法為一院制，共 100 席，議員全數依政黨得票比例產生，任期四年。總理為最高行政首長，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

命，並向國會負責，內閣由總理暨 18 位部會首長組成。

2007 年是拉脫維亞總統大選年，5 月 31 日，無黨派人士、行醫出身的瓦爾季斯·紮特賴爾斯（Valdis Zatlers）當選為拉脫維亞第七任總統。但政府與議會之間就人事問題產生爭執，並最終導致總統對總理及其領導的政府的不信任。12 月 5 日，阿伊戈爾斯·卡爾維季斯(Aigars Kalvitis)總理向總統和議會遞交了辭呈，卡爾維季斯政府下臺的原因包括：試圖修改國家安全法、解除反貪局局長職務，以及未能有效地抑制通脹等。

2006 年 10 月拉國舉行第九屆國會大選，人民黨等 4 執政聯盟政府獲得國會 100 席次之 59 席繼續執政，並由人民黨卡爾維季斯任政府總理。但在 2007 年 12 月卡爾維季斯政府因處理經濟及貪腐等議題未獲民眾支持而下臺，於同年 12 月 20 日由「拉脫維亞第一黨暨拉脫維亞之路黨聯盟」戈德馬尼斯(Ivars Godmanis)籌組成立新內閣，民主政治體制基本定型。

（三）立陶宛

立陶宛總統由全民直選產生，任期五年，可連選連任。為一院制稱為塞瑪斯（Seimas），共 141 席，任期 4 年，其中 71 席由單一席次選區產生，70 席任期屆滿當年 10 月之第二個星期日投票由政黨得票比率分配。本屆議員係於 2004 年 10 月 10 日選出。

目前立陶宛政局在阿達姆庫斯總統（Valdas Adamkus）的主政下，政局一直保持穩定發展。2006 年 4 月，當選議長的公民民主黨領袖維克托拉斯·穆恩蒂阿納斯（Viktoras Muntianas）與社會民主黨、農民人民聯盟和自由中間聯盟組成四黨執政聯盟，於 2006 年 7 月成立了歷史上首屆少數派政府，並於 2007 年 2 月順利完成了地方議會的選舉工作。

二、經濟發展

經濟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過往的經濟體制受蘇聯中央統制經濟計畫的影響深遠，三國過去即為蘇聯經濟分工體系之一部，過往體制遺緒使三國的經濟結構自始即呈現比例失衡狀態。另一方面，蘇聯解體使其成員國間舊有經濟聯繫中斷，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在失去舊有蘇聯傳統市場之餘，又難以在短期間內轉型升級以開拓國際新市場，故三國經濟在獨立後亦曾一度陷入困境。

波羅的海經濟預測將以高年成長率 5%至 10%持續成長至 2010 年。在 2000 年至 2010 年期間，三國 GDP 預計將會快速提升，其情況類似 1990 年代時的愛爾蘭經濟狀況。當三國的個人 GDP 成長至歐盟平均值的 60%至 75%時，其結果將是眾所期望三國平均所得勢必同樣急速提升，即使並位於短其間達到歐盟平均值。

（一）愛沙尼亞

愛沙尼亞過去曾有蘇聯對西方貿易窗口之譽，但其獨立後仍無法自外於蘇聯經濟體系崩解的影響。獨立之初，愛沙尼亞的國內生產毛額在1991至1993年的跌幅曾一度高達25%。愛沙尼亞為此大力培植私人企業，並開始私有化國營企業，其經濟亦於1995年後逐漸好轉。相較於拉脫維亞與立陶宛，愛沙尼亞的私有化起步甚早且成效斐然。

愛沙尼亞係當前歐洲經濟成長最快的地區之一，全面與歐盟市場整合將有助於該國經濟迎頭趕上其鄰國芬蘭及瑞典。故愛沙尼亞致力於塑造有利的投資環境，該國對內有所謂的「商業補助體系」(business support system)，企業得向政府申請軟硬體設施及人員訓練方面的補助，而研究機構與大學在產品技術研發領域內又列為優先補助對象。就外國投資者而言，該國則給予資訊與夥伴協尋溝通的輔助，協助其與當地政府部門進行溝通，以確保投資案能以最低成本在愛沙尼亞推行。

愛沙尼亞每年投入大筆經費，致力於國家資訊基礎設施的改善，以及「X-Road」計畫－網路資料庫的開發，希冀未來能進行全面的數位化與資訊化，並於2005年第四季開始提供3G服務，目標為將愛沙尼亞建設成世界上第一個「網際網絡」國。

2006年愛沙尼亞的GDP增長率約為9.5%（2005年為9.8%）。愛沙尼亞經濟之所以能取得較高的增長率，與入盟後進入該國的外資增加和國內需求擴大有關。2006年愛沙尼亞通貨膨脹率約為4.6%。今日的愛沙尼亞已全面實行自由市場經濟，並開放金融、保險、電信市場和服務業，允許外國銀行在國內設置分支機構與外國人購地置產，同時取消外匯管制與實行歐盟共同貿易政策（common trade policy），鼓勵本國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

（二）拉脫維亞

得利於其工業基礎及轉運地利，拉脫維亞在獨立前的經濟表現不但在聯盟中名列前茅，亦為蘇聯預算的淨貢獻者。但獨立後，拉脫維亞面臨的經濟問題接踵而至：能源價格上漲、中央補貼取消、市場環境轉變、社會福利支出增加、產業型態被迫轉變，此使得拉脫維亞的預算赤字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即一直居高不下，且迄今依然。拉脫維亞獨立之初儘管飽受通膨之苦，但在貨幣政策成功的運作下，其1992年的1000%的通膨率已不復見，2003年時該國通膨率已降至2.9%，但此後卻因加入歐盟所導致的通膨預期與2004年的國際油價上揚達20%之故，其通膨率於2004年又再度攀升至6.2%。

拉脫維亞在私有化方面亦有相當成效，除讓外資藉由策略投資方式購買國營事業股份外，當局亦對國內公開發行股票。受1998年俄羅斯金融風暴的波及，拉脫維亞近年致力於分散風險，降低對俄國的依賴。繼1999年2月加入「世

界貿易組織」後，又於 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國家經濟現已逐漸復甦。

加入歐盟後，拉脫維亞所引以為傲的低廉工資與純熟技術優勢並未帶來預期的收益，原因在於製造業的工資水準亦逐漸趨近於歐盟國家，如此一來與亞洲開發中國家相較又相對處於劣勢，此亦為當局未來仍需著力之處。加入歐盟後，拉脫維亞經濟保持了快速發展勢頭，GDP 增速連續幾年都在 9% 左右，2007 年估計增長 9.1%，是歐盟成員國中增速最快的國家之一。憑藉有利的地理位置，拉脫維亞已成為重要的國際物流通道，是海運、空運的重要樞紐。拉脫維亞外貿增長速度位居歐盟第二位。但經濟高速增長的同時，通脹的壓力增大，例如 2007 年 9 月份的通脹率達到 11.5%，再次位居歐盟第一。

（三）立陶宛

立陶宛經濟已連續四年維持 7% 以上的成長率。該國 2006 年國內生產毛額為 1996 年的 3.64 倍，為其獨立後的最佳表現。國家經濟增長遠高於歐盟平均水準，持續居歐盟國家前列。（歐盟 25 國歷年經濟成長率為：2003 年 1.3%，2004 年 2.4%，2005 年 1.7%，2006 年 2.8%）截至 2006 年末，該國國債為 14,235 百萬立特（1USD=2.63LTL），等於全年國內生產毛額預估值的 17.5%，為歐盟該項指標最低的國家之一。

2002 年 2 月，立陶宛當局改行緊釘歐元的匯率政策，目的在於降低與歐洲主要貿易國家間匯率的波動，以利於國內經濟的穩定成長。得利於貨幣政策的運作，立陶宛不僅有效降低了通膨，自 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後，立陶宛亦致力推行商品、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亦為歐盟新會員國中率先加入「歐洲匯率機制」第二階段進程的成員之一。在多項所謂的馬斯垂克標準上，立陶宛皆能達到歐盟的要求，唯獨通膨指數仍未及標準，原預定於 2007 年加入歐元區的計畫即因當年通膨指數達 2.7% 而遭拒。因此，降低通膨而加入歐元區仍為立陶宛未來努力的目標。

立陶宛經濟已連續四年保持了 7% 以上的成長，2007 年 GDP 增長達到 8.6%，增幅高於歐盟國家的平均水準。2007 年初，立陶宛吸引的外國直接投資已達 288 億立特（約 83 億歐元），其中 84.4% 的投資來自歐盟，6.5% 來自獨聯體國家。近些年立陶宛經濟增長一是得益於歐盟的財政支持，二是得益於內需的擴大和外貿的增長。由於通脹率超過了歐盟規定的標準，立陶宛成為首個被拒絕加入歐元區的國家。阿達姆庫斯總統 11 月 16 日指出，保持經濟適度增長、抑制通脹是經濟工作的主要任務。他還表示，政府將採取措施，遏制外貿逆差持續增加的趨勢，解決人才外流問題。

貳、波羅的海地區層次

波羅的海三國在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始終保持著密不可分的傳統聯繫。就民族國家形成史而言，三國也有著類似的命運：曾同處外來侵略者的統治之下，曾相繼被沙俄侵佔，20世紀40年代被強行劃入蘇聯版圖，20世紀90年代初在原蘇聯15個加盟共和國率先宣佈獨立。可以說，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後，波羅的海三國已成為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地緣政治實體。

由於地緣關係，拉脫維亞與同處波羅的海沿岸的愛沙尼亞和立陶宛聯繫緊密。經濟交往頻繁。三國共同簽署了「波海三國自由貿易協定」、「波海三國農產品自由貿易協定」、「波海三國取消非關稅壁壘協定」和「波海三國中轉運輸程式協定」等，以協調彼此間的貿易政策。2000年後，波海三國因為經濟迅速發展而聲名大噪，因而被稱為波羅的海三小龍（Baltic Tigers）。

2004年波羅的海三國相繼加入北約和歐盟，實現了獨立後的兩大對外政策戰略目標，同時也使中東歐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波羅的海三國在繼續保持和加強各領域合作關係的同時，全力深化與歐盟關係。成為歐洲政治、經濟乃至軍事組織的新成員，由原蘇聯與西方對抗的西部前沿變為西方的橋頭堡和大門。相較之下，在與其最大鄰國俄羅斯發展關係時，波羅的海三國仍然存在很大戒心和防範心理。

波羅的海地區因其獨特之地緣戰略位置，於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地區。蘇聯解體後，波海三國雖已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身處漩渦之中的波海三國，一直以來無不以尋求獨立自主為目標，其雖極力擺脫俄國過去的影響並加入歐盟，但緣於蘇聯時期俄化政策的影響，復以過去多年共黨統治經濟分工的遺緒，在波海三國中普遍存在著當地民族與俄羅斯人間嚴重的族群問題，及與俄國在經濟上一定的依附與難以斬斷的連生臍帶關係，妥善地處理彼此與俄國之間的關係，因而成為波海三國「脫俄入歐」的關鍵。

參、國際層次

從國際整體大環境來看，波海三國政經發展亦深受國際間外部力量變遷的影響，其中尤以歐盟、俄羅斯與北約為最，議題涵蓋政經、外部關係、地緣戰略與民族問題。自1990年以來，在與西歐國家經濟整合之下，波海三國受益尤多。加入歐盟為的就是使外部關係更為穩固，也提供歐盟發展波羅的海東向政策的動力。幾年前，有認為俄羅斯政策決策者將會因為決策，導致波羅的海國家離俄羅斯漸行漸遠。事實上，波羅的海國家加入歐盟及北約，也意味著對俄的疏離。

政治上：歐盟與俄羅斯之間的關係自2004年歐盟擴大後就變得複雜許多。同樣的，波羅的海與俄羅斯關係自三國加入歐盟與北約組織後，也開始發生轉變。在兩個組織擴大之前，三國因為「內部因素」影響了波羅的海與俄羅斯的關係。

首先撤軍議題關係到區域的穩定性，其後國際壓力促使俄羅斯於1994年撤軍。其次為邊界議題，縱使俄羅斯同意簽署邊界協定，俄羅斯依舊將邊界問題與其他議題相連接，其中最富政治性的議題則是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境內的少數民族問題。歐盟-波羅的海-俄羅斯三方關係因為利益的衝突與重疊，使三方呈現周旋狀態。俄羅斯不顧歐盟的決議，依舊將焦點著重於三國境內少數民族議題上，俄羅斯將邊界議題作為影響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少數民族政策的籌碼，故歐盟與波羅的海三國都將焦點置於過去與俄羅斯關係上。

經濟上：波羅的海三國為加入歐盟進行的一系列改革也對其經濟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2001年後，波海三國繼續保持了穩定高速的經濟增長率。2004年後，隨著拉脫維亞加入歐盟和北約，其國際地位進一步提高，與世界經濟和貿易的聯繫更加緊密，2005年GDP增長超過10%，本來預計經濟仍將保持較高增長率和較好的發展前景，但2008全球金融風暴衝擊下，仍將有相當影響，經濟發展與全球同步放緩應是可預期的。

目前俄羅斯依舊尋求本身對波羅的海國家的影響力。俄羅斯與波羅的海國家雙方關係自入歐盟申請開始並無改善，儘管雙方皆有些許期望。其中於2004年4月時，由立陶宛所帶領控訴 Paksas 總統的事件持續延伸至克里姆林宮；拉脫維亞於2004年學校制度改革中提升拉脫維亞語言地位；2005年為了在莫斯科慶祝德國納粹投降60週年所做的交換條件；2005年與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所進行的邊界協議的談判；俄羅斯於波羅的海國家上空派遣軍機巡邏；以及圍繞著歐洲軍事會議協定（Conventional Forces in Europe, CFE)的議題；尤其是俄羅斯對波羅的海國家的能源關係，普京透過與德國雙邊談判、與歐洲議會談判建立北歐天然管線（the North European Gas Pipeline, NEGP），以成功取得波羅的海能源計畫。

另外，波海三國與俄羅斯心結仍在：在對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理解上，波羅的海三國認為，這一勝利具有「雙重意義」：1945年蘇聯在戰勝納粹德國的同時，又對波羅的海三國開始了長達半個世紀的「佔領」。對這段「屈辱的經歷」，波羅的海三國希望國際社會「給予重新評價」，要求俄羅斯公開承認這段期間是「佔領」。這段歷史宿怨是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關係發展，難有實質性進展的「癥結」所在。

事實上，俄羅斯族人的地位問題是波海三國與俄羅斯關係中的敏感問題。例如愛沙尼亞 28%的人口為俄羅斯族人，迄今為止只有 1/4 的俄羅斯族人成為愛沙尼亞公民。俄羅斯族人如何融入愛沙尼亞社會，仍是愛沙尼亞的一個難題。2007年4月愛沙尼亞拆除首都塔林市中心的蘇軍解放塔林紀念碑，俄羅斯反應強烈，愛沙尼亞政府堅持認為拆除紀念碑是愛沙尼亞的內政。這一事件實際上是愛沙尼亞民族主義情緒激化的折射，除證明愛沙尼亞與俄羅斯民族議題尚未緩解外，俄羅斯族人已成為愛沙尼亞民族矛盾中的核心問題。隨著經濟和國力的增強，俄羅斯對從蘇聯分裂出去的獨聯體國家和波羅的海國家表現出越來越強硬的態度和立場。由於愛沙尼亞是歐盟成員也是北約遏制俄羅斯的橋

頭堡，因此，拆碑遷墓事件引發的兩國關係緊張，也是國際間大國在該地區的爭奪加劇的一種顯現。

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已於 2004 年 5 月加入歐盟，成為歐盟版圖之一，歐盟在可見的未來已是影響世界的重要力量。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之於台灣似乎遙不可及，更遑論三國所在的歐盟，其擴大變化對台灣的影響。但在全球化的今日，任何國際情勢的變化皆有牽一髮而動全身的可能。對台灣而言，兩岸關係以及從此延伸而出之美中台或再加上日本之多組三角關係的組合係與我們最切身相關的問題，但若以宏觀的角度視之，在全球各地皆有重大利益的美國幾近無役不與，故美國在歐洲政治版圖的變化當然不會置身於外；是故，歐洲的變化又將涉及美俄關係及美俄中三角關係的變化，此兩組關係裡的要角—美國與中國又在兩岸問題裡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此，歐洲局勢的變化所可能產生的連鎖效應值得我們加以注意，我們有必要慎防過往冷戰時期美俄中戰略三角變動下美中關係正常化，所導致美台關係生變的歷史重演。

參考文獻

一、中文部分

(一) 書籍

王正泉，徐之明著，《中東歐國家加入歐盟對俄羅斯的不利影響》。東北亞論壇，2006年1月。

尹慶耀。《獨立國協研究》。臺北：幼獅文化，民84年。

卡齊米耶日.Z.波茲南斯基著。《全球化的負面影響-東歐國家的民族資本被剝奪》。北京：經濟管理，2004年5月。

李興漢編著。《列國志：波羅的海三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

李興漢編著。《波羅的海三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年11月。

沈志華著。《冷戰時期蘇聯與東歐的關係》。北京：北京大學，2006年1月。

邢廣程主編。《2005年：應對挑戰》。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4月。

邢廣程主編。《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06》。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4月。

邢廣程主編。《俄羅斯東歐中亞國家發展報告：2008》。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年5月。

周弘主編。《歐洲聯盟50年：2007-2008歐洲發展報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2008年4月。

張月明，薑琦著。《政壇10年風雲:俄羅斯與東歐國家政黨研究》。上海：社會科學研究院，2005年12月。

張穎著。《中東歐國家競技轉軌的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7年9月。

戚文海著。《中俄能源合作：戰略與對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1月。

許湘濤。《俄羅斯及其周邊情勢之研究》。臺北：秀威資訊科技，2008年2月。

趙乃斌著。《東歐中亞國家政治制度》。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1996年8月。

鄭羽編著。《中俄美在中亞：合作與競爭》。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12月。

薛君度主編。《轉軌中的中東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7月。

（二）論文集

洪茂雄。「東歐各國族群關係及其國家認同——兼論對台灣的啓示」，發表於2002年從歐洲反思台灣主辦，2002年11月16日。

（三）網路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立陶宛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41/1741x0/default.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拉脫維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736/1736x0/default.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愛沙尼亞國家概況。

(<http://www.fmprc.gov.cn/chn/wjb/zzjg/xos/gjlb/1681/1681x0/default.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2006年立陶宛經濟形勢綜述」。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jingji/200704/20070404593831.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立陶宛地理位置及特徵」。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 dili/200704/20070404611530.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立陶宛概況：「立陶宛氣候特

點。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qihou/200704/20070404611492.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經貿新聞：「1-5 月份立陶宛鐵路貨運量增加 2.9%」。

(<http://lt.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706/20070604838109.html>)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拉脫維亞大使館經濟商務參贊處－拉脫維亞概況：「地理」。

(<http://lv.mofcom.gov.cn/aarticle/ddgk/zw dili/200203/20020300006954.html>)

中華民國外交部網站－愛沙尼亞

(<http://www.mofa.gov.tw/webapp/ct.asp?xItem=257&ctnode=1132&mp=1>)

新華網。(<http://news.qq.com/a/20070530/000244.htm>)

星島環球網。(www.singtaonet.com)

二、英文部分

(一) 書籍

Agriculture and Rural Area of Latvia. Tallinn: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Republic of Latvia, 2006.

Agriculture in Lithuania in figures 2006. Vilnius: Statistics Lithuania, 2007.

Barysch, Katinka,, Enlargement two years on: Economic success or political failure?, the Confederation of Danish Industries and the Central Organization of Industrial Employees, Denmark, April 2006.

Bennich-Bjorkman, Li,, Explaining Elite Integrity in Post-Totalitarian States: The Case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2004.

Central and South-Eastern Europe 2006: The Baltic Sea Region, Routledge, London and New York, 2006.

Country Report of Baltic States, the Study of Antisemitism and Racism, Stephen Roth Institute, 2006.

Bideleux, Robert. *A History of Eastern Europe: Crisis and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8.

Druviete, Ina.,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olicy and Protection of the State*, Barcelona, 16-20 April, 2002.

Duncan, Peter., *The Baltic States: Two Years after joining the EU and NATO-Russia and the Baltic States*, UCL School of Slavonic and East European Studies, 2006.

Economic Survey of Estonia 2005. Tallinn: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 Ministry of Finance, 2006.

Estonia's European Union Policy 2007–2011,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on 25 October 2007.

Ezergailis, Andrew.,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Introduction*, the Historical Institute of Latvia, 1996.

Ezergails, Andrew., *The Holocaust in Latvia 1941-1944*, The Missing Center, Riga Model Printing House, Latvia, 1996.

Galbreath, David J., *Nation-Building and Minority Politics in Post-Socialist States: Interests, Influence and Identities in Estonia and Latvia*, Germany, 2005.

Gelazis, Nida., *Post-Accession Strategies for Resolving the Statelessness Problem in the Baltic States, Redefining the European Project*, Halki – Greece, June 23-27, 2004.

Giguere, Sylvain., edited, *Baltic Partnerships: Integration Growth and Local Governmance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OECD 2007.

Goble, Paul A.,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2005, Redefining Estonia's national security*,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2005.

Gotz, Norbert., and Hackmann, Jorg., edited, *Civil society in the Baltic Sea Region*, England, 2003.

Grosberg, Reet., edited, *Life in Estonia: Handbook 2005*, Greif Printhouse, 2005.

Haaretz , Anshel Pfeffer,, Correspondent, War in Iraq, Putin - Not so much pro-Jewish as free from anti-Semitism, War in Iraq, 2008.

Hermanson, Lars,, Saxo and the Baltic. Danish Baltic-sea Politics at the End of King Neils' reign: Foreign Policy or Domestic Affairs? University of Southern Denmark, 2004.

Frost, Robert I. The Northern Wars: War, State and Society in Northeastern Europe, 1558 – 1721. England: Longman, Harlow, July 2000.

Hough, Jerry F. and Merle Fainsod. How the Soviet Union is Governed.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Kasekamp, Andres,, (ed.).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2007. Tallinn: Eesti Välispoliitika Instituut, 2007.

Keohane, R. O., Nye, J. S., Hoffman, S., (eds.)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Strategies in Europe, 1989-1991,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Kile, Shannon,, The Baltic dilemma and relations with Nordic Europe. SIPRI, 1995.

Kimel, Alexander,, Victims of Anti-Semitism, Britannica Internet guide award, 2005.

Kohy, Harald,, and Tufte, Geir C., Changing patterns of Local 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 Towards a Common Model of Welfare Society in Latvia, Lithuania, Norway and Sweden?, 2004.

Kremer, Martin,, Russia, the EU and the Baltic States Enhancing the Potential for Cooperation: Towards an EU Baltic Eastern Policy, Moscow, 2005.

Lace, Tana,, “Feeding in” and “Feeding out”, and Integrating Immigrants and Ethnic Minorities, A Study of National Policies Riga Stradins University, 2006.

Lehti, Marko. in Smith, David J. (ed.), Estonia and Latvia: A “New” Europe challenges the “old”? Amsterdam & New York: Rodopi 2005.

Liik, Kadri,, The “Bronze Year” of Estonia-Russia relations,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Yearbook 2007.

Made, Vahur,,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2005, Estonian-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2005.

Mannik, Erik,,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Yearbook 2005, Estonia and the European Security and Defence Policy: A realist view, the Estonian Foreign Policy Institute, 2005.

Merkiene, Nijole,, World Congress on Language Policies: Language Planning and Practice: Lithuanian Model, Barcelona, 16-20 April, 2002.

Michel, Leo,, original paper, NATO Decision-making: How the “Consensus Rule” Works, 2006.

Miller-Korpi, Katy,, The Holocaust in the Baltic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and 344, May 1998.

Pami, Aalto,, Constructing post-Soviet Geopolitics in Estonia, London, 2003.

Lettus, Henricus, Lettus Henricus, James A. Brundage (translator). The Chronicle of Henry of Livonia.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Ed edition, Feb., 2004.

Lieven, Anatol. The Baltic Revolution: Estonia, Latvia, Lithuania and the Path to Independence.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

Mackenzie, David & Michael W. Curran. A History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Beyond.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 Co., 1993.

Magocsi, Paul. History of the Ukraine. Seattle, Wash: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c1996.

Petrauskas, Zenonas,, Issues of Citizenship in the New Constitutions, report presented at the Council of Europe’s UniDem Seminar on Citizenship and State Succession held in Vilnius, 16-17 May 1997, Strasbourg: Council of Europe, 1998.

Sakwa, Richard,, Russian Politics and Society. London, 1993.

Sanomat, Helsingin,, International poll: Anti-Russian sentiment runs very strong in Finland, International edition- Foreign, October 11, 2004.

Subrenat, Jean-Jacques,, On the Boundary of Two Worlds Identity, Freedom, and Moral Imagination in the Baltics: Estonia Identity and Idenpendence, New York, 2004.

Vahur, Made,, Estonia-Russia Relations in the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Estonian School of Diplomacy, 2005.

Vilpišauskas, Ramūnas,, The Regulatory Alignment in the Context of EU Accession and its Impact on the Functioning of Lithuanian Economy”, in Lithuania: Country Economic Memorandum: Volume II: Technical Papers, Revenga, A. (ed.)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2002.

Weil, Patrick,, Access to Citizenship: A comparison of twenty five nationality laws. 2001.

Smith, Graham ed.. The Baltic States: The National Self-Determination of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4.

Stone, Daniel. The Polish-Lithuanian state: 1386-1795.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1.

Taagepera, Rein. Estonia: Return to Independence.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Zaagman, Rob,, Conflict Prevention in the Baltic States: The OSCE High Commissioner on National Minorities in Estonia, Latvia and Lithuania. European Centre for Minority Issues, (ECMI) Flensburg, April 1999.

Ziemele, Ineta,, The role of state continuity and human rights in matters of nationality of the Baltic States in The Baltic States at Historical Crossroads, Riga: Academy of Sciences, 1998.

(二) 期刊

Asmus R. D., Nurick R., NATO enlargement and the Baltic States. *Survival* 2 (38), 16, 1996, pp. 121-142.

Bratčikovienė, N., A. Kazlauskas. "General Review of the Economy: General Indicators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4-15.

Budrys, Kestutis., EU-Russia Energy Dialogue and Lithuania's Energy Security, 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2006/2 (18), pp. 9-55.

Ciuta, Felix., Parting the Black Sea (Region): Geopolitics, Institutionalisation and the Reconfiguration of European Security. European Security. VOL 16, No 1, 2007, pp. 51-78.

Council of Europe: Doc. 6787, Report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for membership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March 2, 1993.

EU Missions and operations, Impetus. Bulletin of the EU Military Staff, Spring/Summer 2006, pp. 8-11.

European Commission, Regular Report on Estonia'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2002, p. 34.

Fiorenza N., EU Force Seeks New Mission After Congo, Defense News 18 (33), 2003. p. 42.

Govrin, Yosef., Anti-Semitic Trends In Post-Communist Eastern European States- An Overview, Jewish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15:3-4, Fall 2003.

Grabbe, H., How Does Europeanisation Affect CEE Governance? Conditionality, Diffusion and Diversity, in Journal of European Public Policy, vol. 8, issue 4, p. 1013-1031, December 2001.

Guyader, Maurice., Lithuanian Foreign Policy Review: The Economic Impact Of Enlargement To Date, issue: 17 / 2006, pp. 83-94.

Laurinavicius, Ceslovas., Lithuania Foreign Policy Review, New Vision of Lithuania'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06-2 (18), 140-150.

Lavrov, Sergei.,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Politics: A View from Moscow. Russia in Global Affaire. VOL 5, No 2, April-June 2007, pp.8~21.

Molis, Arunas,, Standpoint of the Baltic States Towards NATO and ESDP: the Russian Factor, Lithuania Foreign Policy Review, No. 20, 2008, pp. 9-29.

Osgood R.E., “Alliances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 John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1968, p. 17-21.

Paulauskas, Kestutis,, Lithuania Foreign Policy Review, The Baltic States: Picking Regions, Shedding Myths, Decoding Acronym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05/1-2, pp. 15-16.

Rasmussen, Steffen B., Estonian Security Perceptions in the Context of EU Enlargement: A Critical Discussion, Baltic Defence Review No. 11 Volume 1/2004, pp.154-173.

Ruhle M., NATO and the coming proliferation threat, Comparative Strategy 13 (3), 2004, p. 317.

Second Workshop on Baltic Language and Integration Network (BLaIN), Baltic Language Policies in an Enlarged EU, University of Latvia, Riga, 21–23 May 2004. Gwiazda, Adam. “National minorities in Poland and the Baltic State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2, 1 (1994): 71-80.

Jocienė, I., J. Rukšėnaitė. “Foreign Trade.”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55-59.

Lukoševičius, A., G. Miškinis. “Tourism Area Indicators and Development Tendencies.” Survey of the Lithuanian Economy. No. 1 (2007): 69-76.
The World Today (June 1992): 109-11.

Vello, Pettai,, and Hallik, Klara,, Understanding Processes of Ethnic Control: segmentation, dependency and co-operation in post-communist Estonia,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8(4), 2002, p.505-29.

Vilpišauskas, Ramūna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Baltic States’ accession into the EU: The impact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Jean Monnet/Robert Schuman Paper Series, Vol.5 No. 21, July 2005, pp. 15-25.

Vitkus, Gediminas,, Lithuania Foreign Policy Review, High Time for Reflection: 15 years of Lithuanian-Russian Relations,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Center, 2006-2 (18), pp.140-150.

(三) 論文集

The Baltic Times, Russia to bring up minorities issue at EU summit, 27 April 2005.

(四) 網路資料

“A Stable and Competitive Economic Environment.”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6>)

“Building.”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56>)

“Economic development.”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10220>)

“Elected Members of Parliament.” Estonian National Electoral Committee: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March 04, 2007. (<http://www.riigikogu.ee/?id=34618>)

“Enterprise development: overview.”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4>).

“Estonia – Important Transport Corridor or East-West Trade.”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8>)

“Estonia in brief: Location, climate, and nature.” ESTONICA. (http://www.estonica.org/eng/lugu.html?kateg=73&menyy_id=411&alam=75&leht=1)

“Estonia on the way to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9>)

“Estonia: Communications.”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Comm>).

“Estonia: Geography.”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Geo>)

“Estonia: People.”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

“Estonia: Transportation.”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Trans>)

“Export promotion policy.”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3908>)

“Factions.” Riigikogu, The Parliament of Estonia.

(<http://www.riigikogu.ee/?id=34618>)

“History of LGP.” Latvian Green Party. (http://www.zp.lv/content_en/1-1.htm#p1).

“History.” ESTONICA. (<http://www.estonica.org/eng/teema.html?kateg=43>)

“Industry.” Ministry of Economics of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em.gov.lv/em/2nd/?lng=en&cat=51>)

“Information Polic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

(<http://www.mkm.ee/index.php?id=8391>)

“Latvia: Geography.”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Geo>)

“Latvia: Government.”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Govt>)

“Latvia: People.”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Constitutia of the Republic of Lithuania.

(<http://www3.lrs.lt/home/Konstitucija/Constitution.htm>)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Estonia.

(<http://www.president.ee/en/estonia/constitution.php>) ◦

Eston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SDE).

(<http://www.sotsdem.ee/index.php?module=Public&action=Locale&lang=3>).

“Latvia: Transportatio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Trans>)

“Lithuania: Geography.”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Geo>)

“Lithuania: Government.”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Govt>).

“Lithuania: People.”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Lithuania: Transportation.” CIA-The World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Trans>)

“Oil-shale – Uniqueness of the Estonian Energ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7>)

“Our Party.” ForHRUL. (<http://www.pctvl.lv/index.php?lang=en&mode=party>).

“Programme of Latvian Green Party, August 2002.” Latvian Green Party.

(http://www.zp.lv/content_en/5-2.htm#p1).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Republic of Latvia.

(http://www.saeima.lv/Likumdosana_eng/likumdosana_satversme.html)

“The Estonian nat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plan for years 2002—2005.”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3437>).

“The Move towards 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 Ministry of Economic Affairs and Communications. (<http://www.mkm.ee/index.php?id=8415>).

“The Restoration of Estonian Independence.” ESTONICA.

(http://www.einst.ee/factsheets/factsheets_uus_kuju/the_restoration_of_estonian_ind)

ependence.htm).

Esto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vm.ee/eng/>)

Estonia, March 2004- Impressions and Analysis Estonia must Avoid Sleepwalking into Ni-style Crisis

(http://www.ianjamesparsley.net/ijp_estonia.html)

“Esto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en.html#PeopleLatv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mfa.gov.lv/en/>)

Lithuan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http://www.urm.lt/index.php?-1189359414>)

“Latv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g.html#People>)

“Lithuania: People,” in CIA-The World Fact Factbook

(<https://www.cia.gov/library/publications/the-world-factbook/geos/lh.html#People>)

Mart Rannut, Noves SL., Spring-Summer 2004: Language Policy in Estonia.

(http://www6.gencat.net/llengcat/noves/hm04primavera-estiu/rannut5_6.htm)

NCSJ - Estonia Country Page, (<http://www.ncsj.org/Estonia.shtml>)

Russia Today, New treaties give fresh hope to Latvia’s Russians

(<http://russiatoday.ru/news/news/18688>)

Socor, Vladimir., Moscow Signs Border Agreement with Estonia, Eurasia Daily Monitor, Volume 2, Number 99, 2005.

(http://www.jamestown.org/edm/article.php?article_id=2369777)

三、俄文部分

(一) 書籍

Данильчук, Александр., Вобла, водка и частушки, Мы не изменим их сознания, 2005.

Советски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Документы》, 1963.

Горвачёв, Михаил С..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и 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 для нашей страны для
всего мира.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87.

(二) 期刊

“Алма Агинская Декларация,” *Дипломаг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No.1 (1992): 7.
Коммунист. No. 4, Mar., с. 158.

(三) 網路資料

“Программа Партии Реформ Эситонии.” Партии Реформ.
(<http://www.reform.ee/ru/erakonnast/erakond/ssssssss>).

四、愛沙尼亞文部分

(一) 書籍

Helk, Af Vello. *Estlands Historie: Kort fortalt*. Odense, Denmark: Odense
universitetsforlag, 1993.

Kreutzwald, Friedrich Reinhold. *Kalevipoeg: estonskii narodnyi epos*. Tallinn:
Estonskoe gos. izd-vo, 1950.

計畫成果自評

- 一、與原計畫相符程度與達成預期目標情況：估計達 95%。
- 二、研究成果之學術或應用價值：本文已對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當前政經發展現況作一充分、詳盡的研究，相信對我國相關部門就歐洲情勢之掌握及決策之制定應能有所助益。
- 三、是否適合在學術期刊發表與其他有關價值：在本文已有的基礎上，未來可再與方法論作一結合，並就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現況之內外聯繫再作進一步的研究。在全球化下，任何國際情勢的變化可謂牽一髮而動全身，2004 年波羅的海三國相繼加入北約和歐盟，實現了獨立後的兩大對外政策戰略目標，同時也使中東歐地緣政治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因此歐洲政治版圖的變化對台灣亦有微妙的連帶關係。兩岸問題為台灣最切身相關的問題，兩岸關係中的要角－美國在歐洲政治版圖的變化亦不會置身於外，是故歐洲的變化又可能涉及美俄中三角關係的變化，這兩組關係裡的要角－美國與中國又在兩岸問題裡扮演重要的角色。為此，歐洲局勢的變化所可能產生的連鎖效應值得我們加以注意，未來可繼續就此作一研究探討。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出國報告

一. 行程安排

報告人此次之申請案—「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乃係過去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暨獨立國協國家相關系列研究之賡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獨立國協成員國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因其獨特之地緣戰略位置，於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所在；蘇聯解體後，波海三國雖已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

因研究需要及達成多項目的與精簡行程，本項行程經再三計劃聯繫，先經美國舊金山史丹福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應波蘭華沙大學邀請先赴該校參加一場學術座談會，再從華沙就近赴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等國，有關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發展概況，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的基本政策，經赴各國當地的主要大學，實地瞭解訪查，蒐集資料。其中全程多段機車票均由個人支付。

二. 行程

7月2日 9:00 從 San Francisco	出發經芝加哥到波蘭華沙
7月3日 9:50 到 Warsaw	下午參觀 Warsaw 大學
7月4日 living in Warsaw	參加學術座談會 seminar，晚宴
7月5日 living in Warsaw	到波蘭克拉克福市（火車 5, 6 二天）
7月6日 living in Warsaw	參觀二戰最大納粹集中營
7月7日 living in Warsaw	拜訪 Warsaw 大學管理學院，我國駐華沙辦事處
7月8日 11:00 搭機到 Tallinn, living in Tallinn	
7月9日 living in Tallinn	到 Helsinki 當天來回
7月10日 living in Tallinn	參訪 Tallinn 大學
7月11日上午搭車到 Riga, living in Riga	
7月12日 living in Riga	參訪 Riga 大學
7月13日上午從 Riga 搭車到 Vilnius 22:00 Vilnius 搭車到 Warsaw	
7月14日 5:00 到 Warsaw, living in Warsaw，下午參觀 Warsaw	
7月15日上中午辭行準備	下午 16:35 飛美國
7月16日回程經芝加哥到 San Francisco.	

聯絡資訊

1.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2. Tallinn: 8-11, 3 nights

Company Fax: +372 66 77 001

Fax: Phone: +372 66 77 111

Phone: 1415 566 3678 e-mail reservations@meritonhotels.com

Arrival 08.07.2007 Departure 11.07.2007

Room/s 1 Superior Double Room Number of guests in room 2
Room rate per night 115,00 EUR Total 345,00 EUR 1 EUR=15.6466EEK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eriton Grand Hotel Tallinn!

3. Riga: 11-13 , 2 nights

From:Hotel Viesturs info@hotelviesturs.lv To:kwo@nccu.edu.tw

Date:Wed, 27 Jun 2007 21:35:33 +0300

4.Vilnius: 13, 22:00 bus to Warsaw

三. 華沙大學學術會議邀請函

Dear Sir,

On behalf of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I have a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seminar entitled "Taiwan and Central - East Europ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anagement" .

The seminar will take place on July 04, 2007 at 10:00 am in Warsaw at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1/3 Szturmowa Street.

Preliminary Programm:

-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Opening speech*
- Kwo Wu-pi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E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 Mirosław Przygoda,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Why Taiwan' s experiences are so interesting for Europe?*
- Jerzy Jagodziń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Still Shadow of Big Brother? A Current crisis of Russia - Baltic Republics' relations and it' s economic results*
- Hung Mei-l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conomy of Taiwan and i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 Nurkamal Toklonazarowa,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IS economy*
- Tomasz Ochow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and Andrzej Lowicki, FSO Company, *From a micro point of view. FSO Company as a place of 'West - East meeting'*

Sincerely yours

Tomasz Ochowski
Seminar Secretar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1/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四. 發表論文

The Effec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Kwo Wu-ping¹

Key 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 One-China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I. Introduction

As the human society evolved, starting as an individual, then to family, clan, lineage, race, tribe, nationality, nation, state, and area integration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urpose of these societal developments were to achieve better lifestyles and security. Currently, Taiwan's status is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There are many territori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Taiwan, unrecognized as a sovereign state.

In Asia,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aiwan. Starting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has resulted in many disputes and caused turmoil among people on both sides. Asid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abil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aiwan'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avily influences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island's recent economical advanc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n both sides may not agree on the issue of "one-China,"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ainta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Brief History

The offici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formally started in 1206, when Mongolian Genghis Khan founded the Yuan dynasty and Taiwan became a part of China's domain. The island eventually became a prefecture of the Fukien province in 1684, and then a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Dutch colonized the island for 37 years, the mainland reclaimed the

¹ Kwo Wu-ping Ph.D. Chairm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99- 2004).

territory in 1661, when a Ming dynasty loyalist, Cheng Cheng-kung went to Taiwan and drove the Dutch out. He wanted to use the island as a base to overthrow the Ching dynasty and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880's, the French also occupied parts of Taiwan, but withdrew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a treaty with China.

In 1895, the Ch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Japan signed a treaty that ceded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o Japan after Ching was defeated by Japan, but the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ies were eventually restored to Chinese ru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Although Japan governed Taiwan using authoritarian despotism, Japan also helped Taiwan achieve progress materially and cultur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tarted during the Wuchang Revolution in 1911, and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Asia was formally created on January 1, 1912. Dr. Sun Yat-sen, the nation's founding father, wanted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a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to replace the Ch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ROC, and Taiwan initially welcomed the return to their fatherland. However, in 1947 the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ed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which created even more host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1949,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of the ROC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starting the "ROC on Taiwan."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began a period of martial law and strict governmental control. This period lasted until the decree was lifted in 1987 and incr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Taiwa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is time, however, Taiwan experienced a high growth rate as a result of Nationalist ruling and from the 1980's onwards, peacefull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ROC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ached a peak in 1945, when it w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s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y retreated to Taiwan, leaving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eij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laim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From 1949 to the 1971, the ROC continu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in the UN, and was still recognized by many world nations. But in 1972, the UN pass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the PRC w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leading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nly recognize the PRC. Thi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isl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solated. Tensions increased in 1979, when the US President Nixon sign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hich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part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visit led the US to cut ties with Taiwan in 1979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Recogniz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actions left Taiwan more isolat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island modified their policies, establishing a tacit consent of dual recognition and replaced the hostile mentality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by force with the idea to peacefully unify the land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when Chi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took office in 1984, the KMT loosened its restrictions, lifting the Emergency Decree and began to allow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At this time, China stopped its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nd chose to us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solate the ROC.

The situation began to improve in 1988, when Lee Teng-hui became president as the result of Chiang Ching-kuo passing awa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ook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ds. Domestically, he promoted the “New Taiwanese,” which was an identit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island into an “organismic community” to help Taiwan establish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ternationall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pragmatic diplomacy,” which was a more ope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ended the “Period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in 1991. President Lee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two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trove to improve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One major sign that Taiwan was a sovereign state was in 1994,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add articles that stated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1996 elections, the ROC president w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through a popular vote.

President Lee realized that the “one-China” issue was still unresolved, however, and took many measures to help the situation. He created many agencies to promote exchanges with China, includ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He also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ware of the countries’ existence in the 1990’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1996, President Lee’s trip to his alma mater,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ed to a verbal attack and military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China even conducted military exercises in Taiwan’s waters. The situation again rose in intensity between the two lands, but the US plac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in waters near Taiwan and helped to end the crisis. During this time, Taiwan continually tried to be re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China kep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cess.

In 2000, Chen Shui-bian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proposed the “Five Noes,” which included a vow not to actively seek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ust President Chen and suppressed the president whenever possible. In 2002, both Beijing and domestic pro-unification forces criticized Chen’s announcement of “one country on each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urrently, Taiwan has already adopted a policy that supports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ides, but Taiwan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state. Taiwan today serves as an island of hope, because achievements in democra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ve led it to become an inspiration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highly educated and literate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facilities also provide Taiwan with a lar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largest issue at hand is still th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torn between suppor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favoring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still favors Taiwanese independence. For many years and even until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meet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unless the Taiwan government first recognize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no way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progress.

In 2005, China passed the “Anti-Secession Law,”² which allow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se non-peaceful means to threaten Taiwan if Taiwan acts against

² Wang Zhaoguo, “Draft Anti-Secession Law explained,” at the NPC session, March 8, 2005. Wang Zhaoguo i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08/content_422875.htm

China's laws. In June 2007, President Chen proposed creating a referendum that would allow the island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sing Taiwan as its official title. The President's referendum proposal quickly led to critic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 this act would raise tensions with Chin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sovereignty, if Taiwan ever falls under attack by China, Taiwan will still need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island. With this in mind, President Chen should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his proposed referendum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IV. Taiwan'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aiwan realizes that China's business economy is developing at a rapid rate, and considers the Chinese market an integral part of Taiwan'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Taiwan relies heavily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its ow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Since security is still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arms threat against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apes the economy and trad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with those concerns in mind. Historically, before the "No Haste, Be Patient"³ policy was propose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support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change slowly, lifting many of the trade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Taiwanese economy, President Lee's "No Haste, Be Patient"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Recently,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olicy announced by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in 2006, had a similar effect on limiting trade with China, but regulations were slightly more relaxe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romotes a slow and steady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market to Taiwan, ensuring that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constructed in a secure mann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aiwanese economy from re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it illegal for a Taiwanese business to invest more than 40% of its capital overseas in China. The controversy seems to highlight a dilemma for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mainland market to save it from the current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create another economic miracle.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eight-inch wafer foundry to invest in the mainland market is another one significant case of the difficul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⁴ In addition, Taiwan wants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ose supporting structures. President Chen wants to apply this strategy to all business issues, such as the cross-strait currency clearance mechanism and Taiwan's investments in China.

V.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³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nounced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replacing president Lee Teng-hui's "no haste, be patient" policy with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on 27 February, 2006.

⁴ Chien-Min Chao,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pages 687 – 704.

In 2005, the WTO reported Taiwan as being the 16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ccounts for 35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trade,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creased from \$7 billion in 1999 to \$76 billion in 2006, a growth rate of 984%. Taiwan's imports from China amounted to \$24 billion but exported \$51 billion in 2006, a surplus of \$27 billion. Taiwan's overall trade surplus was 21.3 billion in 2006, so if there wasn't trade with China, a deficit would result. ⁵ These favorable economic trends were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Currentl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nd has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hare of Taiwan's trade surplus.

Taiwan's improved economy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historical trends hav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aiwan's economy stabilizes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mprov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China is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invest heavily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aiwan's economic activity with China has quickly grown, largely due to the lower tariffs and fewer non-tariff barriers since both sides joined the WTO. Taiwan's businesses have jumped at th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with approved investment reaching \$47.32 billion by 2005 and accounting for 53.28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outward investment. Just in 2005 alone,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of 1,297 investment cases in China, at a value of \$6 billion. Taiwanese investors placed their money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as well as basic metals, metal, and chemicals.

However, this increased investment away from domestic markets in Taiwan towards the economy in China has its risks. Some businesses promote the investment, arguing that these steps can help to achieve gain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lowering production costs. But critics say that thi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cause a potential drag on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viability. Cross-strait trade has diverted trade away from the US, a trend that can be privately efficient, but socially inefficient for Taiwan. Many people say that Taiwan,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China's low-wage opportunities, should invest in future technologies. Also,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hindering domestic investments in new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or processes, a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re China-bound, a value that totals much greater than the value that Taiwan invests domestically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struggling to find and set the socially optimal level of investing.

The Cross-strait trade has helped to expand Taiwan's export market and outward investments. Improve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re often followed with economical advance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However, China's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 exchange rate have also added risks into the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deeply cultivating Taiwan while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of trade. Through using Taiwa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 along with China's resourc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riv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conomic methods.

⁵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However, under the “No Haste, Be Patient” an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Decades ago, Taiwan served as the head of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leading the pack in economical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was about \$14,000, and Korea was at \$7,500, but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is stagnant, trailing behind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Kore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27,000, \$24,000, and \$17,000, respectively.

Taiwan needs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⁶ In 2004, ASEAN and 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nd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llow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begin in 2010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Up until this time, the FTA members will enjoy a zero tariff but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group, so Taiwan’s economy will be affected.

VI. Conclusion

The Cross-Strait dispute is a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evolutionary problem, tracing back many gen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varying opin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f Taiwan and China regarding the topic of “one-China,” the only peaceful way to approach this topic is to give the issue time to resolve on its own.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tabiliz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 is critical for both China and Taiwan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discontent on either side.

Freedom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China has no right to decide the future destiny of 23 million Taiwanese citizens and should respect the choice of those people, no matter what they may be. Taiwan’s priority should be increasing GNP levels to \$30,000, and widen the GNP gap between China (\$1740 in 2006) and Taiwan (\$16,471 in 2006). If Taiwan increases its GNP, then Taiwan will have more power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candidates for Presidency in Taiwan, Ma Ying-jeoh, and Hsieh Chang-ting. Both candidates have expressed a dedication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aiwanese economy. Their dedication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evidence that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Works Cited

1.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2. Chao, Chien-Min,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⁶ “Three Communications” mean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3. Huang, Fu-san,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the ROC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A Sparrow Transformed into a Phoenix, 2005,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taiwan-website/5-gp/history/index.html>>.
4. Lee, Chiachen and Jin, Shiohchyu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SEAN Plus One and ASEAN Plus Three FTAs on Taiwan's Exports,"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CEPD. <<http://www.cepd.gov.tw/upload/ECON/EcoResearch/Annual/7@498542.32496648264@.pdf>>.
5. Lin, Hwan C. "On trade, look east instead of west." Taiwan Economy Forum. 31 Aug. 2005. 25 May 2007. <<http://tw-economy.blogspot.com/>>.
6.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Trade," 12 Apr.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4&ctNode=2589>>.
7.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12 Apr. 2007,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6&ctNode=2589>> .
8. Travel in Taiwan Information for Visitors, "Brief History," 1995, 25 May, 2007. <<http://www.sinica.edu.tw/tit/info/ginfo.html>>.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出國報告

一. 行程安排

報告人此次之申請案—「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乃係過去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暨獨立國協國家相關系列研究之賡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獨立國協成員國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因其獨特之地緣戰略位置，於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所在；蘇聯解體後，波海三國雖已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

因研究需要及達成多項目的與精簡行程，本項行程經再三計劃聯繫，先經美國舊金山史丹福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應波蘭華沙大學邀請先赴該校參加一場學術座談會，再從華沙就近赴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等國，有關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發展概況，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的基本政策，經赴各國當地的主要大學，實地瞭解訪查，蒐集資料。其中全程多段機車票均由個人支付。

二. 行程

7月2日 9:00 從 San Francisco	出發經芝加哥到波蘭華沙
7月3日 9:50 到 Warsaw	下午參觀 Warsaw 大學
7月4日 living in Warsaw	參加學術座談會 seminar，晚宴
7月5日 living in Warsaw	到波蘭克拉克福市（火車 5, 6 二天）
7月6日 living in Warsaw	參觀二戰最大納粹集中營
7月7日 living in Warsaw	拜訪 Warsaw 大學管理學院，我國駐華沙辦事處
7月8日 11:00 搭機到 Tallinn, living in Tallinn	
7月9日 living in Tallinn	到 Helsinki 當天來回
7月10日 living in Tallinn	參訪 Tallinn 大學
7月11日上午搭車到 Riga, living in Riga	
7月12日 living in Riga	參訪 Riga 大學
7月13日上午從 Riga 搭車到 Vilnius 22:00 Vilnius 搭車到 Warsaw	
7月14日 5:00 到 Warsaw, living in Warsaw，下午參觀 Warsaw	
7月15日上中午辭行準備	下午 16:35 飛美國
7月16日回程經芝加哥到 San Francisco.	

聯絡資訊

1.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Tomasz Ochin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2. Tallinn: 8-11, 3 nights

Company Fax: +372 66 77 001

Fax: Phone: +372 66 77 111

Phone: 1415 566 3678 e-mail reservations@meritonhotels.com

Arrival 08.07.2007 Departure 11.07.2007

Room/s 1 Superior Double Room Number of guests in room 2
Room rate per night 115,00 EUR Total 345,00 EUR 1 EUR=15.6466EEK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eriton Grand Hotel Tallinn!

3. Riga: 11-13 , 2 nights

From:Hotel Viesturs info@hotelviesturs.lv To:kwo@nccu.edu.tw

Date:Wed, 27 Jun 2007 21:35:33 +0300

4.Vilnius: 13, 22:00 bus to Warsaw

三. 華沙大學學術會議邀請函

Dear Sir,

On behalf of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I have a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seminar entitled "Taiwan and Central - East Europ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anagement" .

The seminar will take place on July 04, 2007 at 10:00 am in Warsaw at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1/3 Szturmowa Street.

Preliminary Programm:

-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Opening speech*
- Kwo Wu-pi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E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 Mirosław Przygoda,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Why Taiwan' s experiences are so interesting for Europe?*
- Jerzy Jagodziń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Still Shadow of Big Brother? A Current crisis of Russia - Baltic Republics' relations and it' s economic results*
- Hung Mei-l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conomy of Taiwan and i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 Nurkamal Toklonazarowa,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IS economy*
- Tomasz Ochow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and Andrzej Lowicki, FSO Company, *From a micro point of view. FSO Company as a place of 'West - East meeting'*

Sincerely yours

Tomasz Ochowski
Seminar Secretar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1/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四. 發表論文

The Effec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Kwo Wu-ping¹

Key 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 One-China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I. Introduction

As the human society evolved, starting as an individual, then to family, clan, lineage, race, tribe, nationality, nation, state, and area integration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urpose of these societal developments were to achieve better lifestyles and security. Currently, Taiwan's status is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There are many territori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Taiwan, unrecognized as a sovereign state.

In Asia,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aiwan. Starting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has resulted in many disputes and caused turmoil among people on both sides. Asid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abil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aiwan'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avily influences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island's recent economical advanc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n both sides may not agree on the issue of "one-China,"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ainta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Brief History

The offici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formally started in 1206, when Mongolian Genghis Khan founded the Yuan dynasty and Taiwan became a part of China's domain. The island eventually became a prefecture of the Fukien province in 1684, and then a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Dutch colonized the island for 37 years, the mainland reclaimed the

¹ Kwo Wu-ping Ph.D. Chairm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99- 2004).

territory in 1661, when a Ming dynasty loyalist, Cheng Cheng-kung went to Taiwan and drove the Dutch out. He wanted to use the island as a base to overthrow the Ching dynasty and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880's, the French also occupied parts of Taiwan, but withdrew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a treaty with China.

In 1895, the Ch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Japan signed a treaty that ceded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o Japan after Ching was defeated by Japan, but the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ies were eventually restored to Chinese ru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Although Japan governed Taiwan using authoritarian despotism, Japan also helped Taiwan achieve progress materially and cultur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tarted during the Wuchang Revolution in 1911, and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Asia was formally created on January 1, 1912. Dr. Sun Yat-sen, the nation's founding father, wanted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a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to replace the Ch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ROC, and Taiwan initially welcomed the return to their fatherland. However, in 1947 the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ed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which created even more host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1949,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of the ROC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starting the "ROC on Taiwan."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began a period of martial law and strict governmental control. This period lasted until the decree was lifted in 1987 and incr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Taiwa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is time, however, Taiwan experienced a high growth rate as a result of Nationalist ruling and from the 1980's onwards, peacefull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ROC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ached a peak in 1945, when it w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s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y retreated to Taiwan, leaving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eij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laim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From 1949 to the 1971, the ROC continu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in the UN, and was still recognized by many world nations. But in 1972, the UN pass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the PRC w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leading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nly recognize the PRC. Thi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isl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solated. Tensions increased in 1979, when the US President Nixon sign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hich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part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visit led the US to cut ties with Taiwan in 1979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Recogniz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actions left Taiwan more isolat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island modified their policies, establishing a tacit consent of dual recognition and replaced the hostile mentality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by force with the idea to peacefully unify the land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when Chi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took office in 1984, the KMT loosened its restrictions, lifting the Emergency Decree and began to allow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At this time, China stopped its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nd chose to us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solate the ROC.

The situation began to improve in 1988, when Lee Teng-hui became president as the result of Chiang Ching-kuo passing awa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ook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ds. Domestically, he promoted the “New Taiwanese,” which was an identit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island into an “organismic community” to help Taiwan establish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ternationall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pragmatic diplomacy,” which was a more ope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ended the “Period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in 1991. President Lee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two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trove to improve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One major sign that Taiwan was a sovereign state was in 1994,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add articles that stated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1996 elections, the ROC president w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through a popular vote.

President Lee realized that the “one-China” issue was still unresolved, however, and took many measures to help the situation. He created many agencies to promote exchanges with China, includ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He also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ware of the countries’ existence in the 1990’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1996, President Lee’s trip to his alma mater,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ed to a verbal attack and military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China even conducted military exercises in Taiwan’s waters. The situation again rose in intensity between the two lands, but the US plac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in waters near Taiwan and helped to end the crisis. During this time, Taiwan continually tried to be re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China kep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cess.

In 2000, Chen Shui-bian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proposed the “Five Noes,” which included a vow not to actively seek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ust President Chen and suppressed the president whenever possible. In 2002, both Beijing and domestic pro-unification forces criticized Chen’s announcement of “one country on each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urrently, Taiwan has already adopted a policy that supports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ides, but Taiwan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state. Taiwan today serves as an island of hope, because achievements in democra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ve led it to become an inspiration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highly educated and literate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facilities also provide Taiwan with a lar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largest issue at hand is still th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torn between suppor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favoring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still favors Taiwanese independence. For many years and even until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meet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unless the Taiwan government first recognize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no way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progress.

In 2005, China passed the “Anti-Secession Law,”² which allow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se non-peaceful means to threaten Taiwan if Taiwan acts against

² Wang Zhaoguo, “Draft Anti-Secession Law explained,” at the NPC session, March 8, 2005. Wang Zhaoguo i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08/content_422875.htm

China's laws. In June 2007, President Chen proposed creating a referendum that would allow the island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sing Taiwan as its official title. The President's referendum proposal quickly led to critic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 this act would raise tensions with Chin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sovereignty, if Taiwan ever falls under attack by China, Taiwan will still need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island. With this in mind, President Chen should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his proposed referendum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IV. Taiwan'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aiwan realizes that China's business economy is developing at a rapid rate, and considers the Chinese market an integral part of Taiwan'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Taiwan relies heavily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its ow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Since security is still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arms threat against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apes the economy and trad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with those concerns in mind. Historically, before the "No Haste, Be Patient"³ policy was propose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support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change slowly, lifting many of the trade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Taiwanese economy, President Lee's "No Haste, Be Patient"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Recently,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olicy announced by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in 2006, had a similar effect on limiting trade with China, but regulations were slightly more relaxe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romotes a slow and steady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market to Taiwan, ensuring that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constructed in a secure mann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aiwanese economy from re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it illegal for a Taiwanese business to invest more than 40% of its capital overseas in China. The controversy seems to highlight a dilemma for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mainland market to save it from the current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create another economic miracle.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eight-inch wafer foundry to invest in the mainland market is another one significant case of the difficul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⁴ In addition, Taiwan wants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ose supporting structures. President Chen wants to apply this strategy to all business issues, such as the cross-strait currency clearance mechanism and Taiwan's investments in China.

V.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³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nounced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replacing president Lee Teng-hui's "no haste, be patient" policy with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on 27 February, 2006.

⁴ Chien-Min Chao,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pages 687 – 704.

In 2005, the WTO reported Taiwan as being the 16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ccounts for 35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trade,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creased from \$7 billion in 1999 to \$76 billion in 2006, a growth rate of 984%. Taiwan's imports from China amounted to \$24 billion but exported \$51 billion in 2006, a surplus of \$27 billion. Taiwan's overall trade surplus was 21.3 billion in 2006, so if there wasn't trade with China, a deficit would result. ⁵ These favorable economic trends were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Currentl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nd has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hare of Taiwan's trade surplus.

Taiwan's improved economy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historical trends hav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aiwan's economy stabilizes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mprov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China is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invest heavily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aiwan's economic activity with China has quickly grown, largely due to the lower tariffs and fewer non-tariff barriers since both sides joined the WTO. Taiwan's businesses have jumped at th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with approved investment reaching \$47.32 billion by 2005 and accounting for 53.28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outward investment. Just in 2005 alone,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of 1,297 investment cases in China, at a value of \$6 billion. Taiwanese investors placed their money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as well as basic metals, metal, and chemicals.

However, this increased investment away from domestic markets in Taiwan towards the economy in China has its risks. Some businesses promote the investment, arguing that these steps can help to achieve gain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lowering production costs. But critics say that thi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cause a potential drag on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viability. Cross-strait trade has diverted trade away from the US, a trend that can be privately efficient, but socially inefficient for Taiwan. Many people say that Taiwan,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China's low-wage opportunities, should invest in future technologies. Also,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hindering domestic investments in new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or processes, a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re China-bound, a value that totals much greater than the value that Taiwan invests domestically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struggling to find and set the socially optimal level of investing.

The Cross-strait trade has helped to expand Taiwan's export market and outward investments. Improve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re often followed with economical advance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However, China's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 exchange rate have also added risks into the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deeply cultivating Taiwan while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of trade. Through using Taiwa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 along with China's resourc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riv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conomic methods.

⁵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However, under the “No Haste, Be Patient” an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Decades ago, Taiwan served as the head of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leading the pack in economical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was about \$14,000, and Korea was at \$7,500, but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is stagnant, trailing behind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Kore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27,000, \$24,000, and \$17,000, respectively.

Taiwan needs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⁶ In 2004, ASEAN and 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nd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llow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begin in 2010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Up until this time, the FTA members will enjoy a zero tariff but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group, so Taiwan’s economy will be affected.

VI. Conclusion

The Cross-Strait dispute is a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evolutionary problem, tracing back many gen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varying opin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f Taiwan and China regarding the topic of “one-China,” the only peaceful way to approach this topic is to give the issue time to resolve on its own.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tabiliz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 is critical for both China and Taiwan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discontent on either side.

Freedom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China has no right to decide the future destiny of 23 million Taiwanese citizens and should respect the choice of those people, no matter what they may be. Taiwan’s priority should be increasing GNP levels to \$30,000, and widen the GNP gap between China (\$1740 in 2006) and Taiwan (\$16,471 in 2006). If Taiwan increases its GNP, then Taiwan will have more power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candidates for Presidency in Taiwan, Ma Ying-jeoh, and Hsieh Chang-ting. Both candidates have expressed a dedication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aiwanese economy. Their dedication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evidence that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Works Cited

1.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2. Chao, Chien-Min,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⁶ “Three Communications” mean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3. Huang, Fu-san,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the ROC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A Sparrow Transformed into a Phoenix, 2005,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taiwan-website/5-gp/history/index.html>>.
4. Lee, Chiachen and Jin, Shiohchyu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SEAN Plus One and ASEAN Plus Three FTAs on Taiwan's Exports,"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CEPD. <<http://www.cepd.gov.tw/upload/ECON/EcoResearch/Annual/7@498542.32496648264@.pdf>>.
5. Lin, Hwan C. "On trade, look east instead of west." Taiwan Economy Forum. 31 Aug. 2005. 25 May 2007. <<http://tw-economy.blogspot.com/>>.
6.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Trade," 12 Apr.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4&ctNode=2589>>.
7.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12 Apr. 2007,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6&ctNode=2589>> .
8. Travel in Taiwan Information for Visitors, "Brief History," 1995, 25 May, 2007. <<http://www.sinica.edu.tw/tit/info/ginfo.html>>.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出國報告

一. 行程安排

報告人此次之申請案「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乃係過去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暨獨立國協國家相關系列研究之賡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獨立國協成員國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因其獨特之地緣戰略位置，於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所在；蘇聯解體後，波海三國雖已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

因研究需要及達成多項目的與精簡行程，本項行程經再三計劃聯繫，先經美國舊金山史丹福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應波蘭華沙大學邀請先赴該校參加一場學術座談會，再從華沙就近赴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等國，有關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發展概況，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的基本政策，經赴各國當地的主要大學，實地瞭解訪查，蒐集資料。其中全程多段機車票均由個人支付。

二. 行程

7月2日 9:00 從 San Francisco	出發經芝加哥到波蘭華沙
7月3日 9:50 到 Warsaw	下午參觀 Warsaw 大學
7月4日 living in Warsaw	參加學術座談會 seminar，晚宴
7月5日 living in Warsaw	到波蘭克拉克福市（火車 5, 6 二天）
7月6日 living in Warsaw	參觀二戰最大納粹集中營
7月7日 living in Warsaw	拜訪 Warsaw 大學管理學院，我國駐華沙辦事處
7月8日 11:00 搭機到 Tallinn, living in Tallinn	
7月9日 living in Tallinn	到 Helsinki 當天來回
7月10日 living in Tallinn	參訪 Tallinn 大學
7月11日上午搭車到 Riga, living in Riga	
7月12日 living in Riga	參訪 Riga 大學
7月13日上午從 Riga 搭車到 Vilnius 22:00 Vilnius 搭車到 Warsaw	
7月14日 5:00 到 Warsaw, living in Warsaw，下午參觀 Warsaw	
7月15日上中午辭行準備	下午 16:35 飛美國
7月16日回程經芝加哥到 San Francisco.	

聯絡資訊

1.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2. Tallinn: 8-11, 3 nights

Company Fax: +372 66 77 001

Fax: Phone: +372 66 77 111

Phone: 1415 566 3678 e-mail reservations@meritonhotels.com

Arrival 08.07.2007 Departure 11.07.2007

Room/s 1 Superior Double Room Number of guests in room 2
Room rate per night 115,00 EUR Total 345,00 EUR 1 EUR=15.6466EEK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eriton Grand Hotel Tallinn!

3. Riga: 11-13 , 2 nights

From:Hotel Viesturs info@hotelviesturs.lv To:kwo@nccu.edu.tw

Date:Wed, 27 Jun 2007 21:35:33 +0300

4.Vilnius: 13, 22:00 bus to Warsaw

三. 華沙大學學術會議邀請函

Dear Sir,

On behalf of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I have a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seminar entitled "Taiwan and Central - East Europ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anagement" .

The seminar will take place on July 04, 2007 at 10:00 am in Warsaw at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1/3 Szturmowa Street.

Preliminary Programm:

-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Opening speech*
- Kwo Wu-pi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E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 Mirosław Przygoda,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Why Taiwan' s experiences are so interesting for Europe?*
- Jerzy Jagodziń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Still Shadow of Big Brother? A Current crisis of Russia - Baltic Republics' relations and it' s economic results*
- Hung Mei-l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conomy of Taiwan and i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 Nurkamal Toklonazarowa,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IS economy*
- Tomasz Ochow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and Andrzej Lowicki, FSO Company, *From a micro point of view. FSO Company as a place of 'West - East meeting'*

Sincerely yours

Tomasz Ochowski
Seminar Secretar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1/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四. 發表論文

The Effec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Kwo Wu-ping¹

Key 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 One-China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I. Introduction

As the human society evolved, starting as an individual, then to family, clan, lineage, race, tribe, nationality, nation, state, and area integration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urpose of these societal developments were to achieve better lifestyles and security. Currently, Taiwan's status is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There are many territori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Taiwan, unrecognized as a sovereign state.

In Asia,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aiwan. Starting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has resulted in many disputes and caused turmoil among people on both sides. Asid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abil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aiwan'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avily influences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island's recent economical advanc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n both sides may not agree on the issue of "one-China,"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ainta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Brief History

The offici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formally started in 1206, when Mongolian Genghis Khan founded the Yuan dynasty and Taiwan became a part of China's domain. The island eventually became a prefecture of the Fukien province in 1684, and then a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Dutch colonized the island for 37 years, the mainland reclaimed the

¹ Kwo Wu-ping Ph.D. Chairm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99- 2004).

territory in 1661, when a Ming dynasty loyalist, Cheng Cheng-kung went to Taiwan and drove the Dutch out. He wanted to use the island as a base to overthrow the Ching dynasty and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880's, the French also occupied parts of Taiwan, but withdrew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a treaty with China.

In 1895, the Ch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Japan signed a treaty that ceded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o Japan after Ching was defeated by Japan, but the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ies were eventually restored to Chinese ru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Although Japan governed Taiwan using authoritarian despotism, Japan also helped Taiwan achieve progress materially and cultur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tarted during the Wuchang Revolution in 1911, and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Asia was formally created on January 1, 1912. Dr. Sun Yat-sen, the nation's founding father, wanted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a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to replace the Ch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ROC, and Taiwan initially welcomed the return to their fatherland. However, in 1947 the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ed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which created even more host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1949,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of the ROC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starting the "ROC on Taiwan."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began a period of martial law and strict governmental control. This period lasted until the decree was lifted in 1987 and incr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Taiwa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is time, however, Taiwan experienced a high growth rate as a result of Nationalist ruling and from the 1980's onwards, peacefull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ROC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ached a peak in 1945, when it w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s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y retreated to Taiwan, leaving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eij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laim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From 1949 to the 1971, the ROC continu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in the UN, and was still recognized by many world nations. But in 1972, the UN pass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the PRC w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leading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nly recognize the PRC. Thi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isl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solated. Tensions increased in 1979, when the US President Nixon sign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hich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part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visit led the US to cut ties with Taiwan in 1979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Recogniz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actions left Taiwan more isolat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island modified their policies, establishing a tacit consent of dual recognition and replaced the hostile mentality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by force with the idea to peacefully unify the land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when Chi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took office in 1984, the KMT loosened its restrictions, lifting the Emergency Decree and began to allow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At this time, China stopped its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nd chose to us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solate the ROC.

The situation began to improve in 1988, when Lee Teng-hui became president as the result of Chiang Ching-kuo passing awa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ook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ds. Domestically, he promoted the “New Taiwanese,” which was an identit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island into an “organismic community” to help Taiwan establish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ternationall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pragmatic diplomacy,” which was a more ope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ended the “Period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in 1991. President Lee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two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trove to improve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One major sign that Taiwan was a sovereign state was in 1994,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add articles that stated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1996 elections, the ROC president w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through a popular vote.

President Lee realized that the “one-China” issue was still unresolved, however, and took many measures to help the situation. He created many agencies to promote exchanges with China, includ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He also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ware of the countries’ existence in the 1990’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1996, President Lee’s trip to his alma mater,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ed to a verbal attack and military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China even conducted military exercises in Taiwan’s waters. The situation again rose in intensity between the two lands, but the US plac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in waters near Taiwan and helped to end the crisis. During this time, Taiwan continually tried to be re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China kep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cess.

In 2000, Chen Shui-bian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proposed the “Five Noes,” which included a vow not to actively seek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ust President Chen and suppressed the president whenever possible. In 2002, both Beijing and domestic pro-unification forces criticized Chen’s announcement of “one country on each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urrently, Taiwan has already adopted a policy that supports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ides, but Taiwan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state. Taiwan today serves as an island of hope, because achievements in democra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ve led it to become an inspiration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highly educated and literate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facilities also provide Taiwan with a lar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largest issue at hand is still th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torn between suppor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favoring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still favors Taiwanese independence. For many years and even until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meet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unless the Taiwan government first recognize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no way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progress.

In 2005, China passed the “Anti-Secession Law,”² which allow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se non-peaceful means to threaten Taiwan if Taiwan acts against

² Wang Zhaoguo, “Draft Anti-Secession Law explained,” at the NPC session, March 8, 2005. Wang Zhaoguo i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08/content_422875.htm

China's laws. In June 2007, President Chen proposed creating a referendum that would allow the island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sing Taiwan as its official title. The President's referendum proposal quickly led to critic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 this act would raise tensions with Chin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sovereignty, if Taiwan ever falls under attack by China, Taiwan will still need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island. With this in mind, President Chen should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his proposed referendum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IV. Taiwan'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aiwan realizes that China's business economy is developing at a rapid rate, and considers the Chinese market an integral part of Taiwan'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Taiwan relies heavily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its ow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Since security is still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arms threat against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apes the economy and trad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with those concerns in mind. Historically, before the "No Haste, Be Patient"³ policy was propose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support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change slowly, lifting many of the trade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Taiwanese economy, President Lee's "No Haste, Be Patient"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Recently,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olicy announced by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in 2006, had a similar effect on limiting trade with China, but regulations were slightly more relaxe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romotes a slow and steady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market to Taiwan, ensuring that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constructed in a secure mann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aiwanese economy from re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it illegal for a Taiwanese business to invest more than 40% of its capital overseas in China. The controversy seems to highlight a dilemma for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mainland market to save it from the current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create another economic miracle.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eight-inch wafer foundry to invest in the mainland market is another one significant case of the difficul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⁴ In addition, Taiwan wants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ose supporting structures. President Chen wants to apply this strategy to all business issues, such as the cross-strait currency clearance mechanism and Taiwan's investments in China.

V.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³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nounced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replacing president Lee Teng-hui's "no haste, be patient" policy with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on 27 February, 2006.

⁴ Chien-Min Chao,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pages 687 – 704.

In 2005, the WTO reported Taiwan as being the 16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ccounts for 35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trade,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creased from \$7 billion in 1999 to \$76 billion in 2006, a growth rate of 984%. Taiwan's imports from China amounted to \$24 billion but exported \$51 billion in 2006, a surplus of \$27 billion. Taiwan's overall trade surplus was 21.3 billion in 2006, so if there wasn't trade with China, a deficit would result. ⁵ These favorable economic trends were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Currentl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nd has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hare of Taiwan's trade surplus.

Taiwan's improved economy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historical trends hav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aiwan's economy stabilizes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mprov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China is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invest heavily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aiwan's economic activity with China has quickly grown, largely due to the lower tariffs and fewer non-tariff barriers since both sides joined the WTO. Taiwan's businesses have jumped at th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with approved investment reaching \$47.32 billion by 2005 and accounting for 53.28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outward investment. Just in 2005 alone,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of 1,297 investment cases in China, at a value of \$6 billion. Taiwanese investors placed their money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as well as basic metals, metal, and chemicals.

However, this increased investment away from domestic markets in Taiwan towards the economy in China has its risks. Some businesses promote the investment, arguing that these steps can help to achieve gain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lowering production costs. But critics say that thi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cause a potential drag on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viability. Cross-strait trade has diverted trade away from the US, a trend that can be privately efficient, but socially inefficient for Taiwan. Many people say that Taiwan,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China's low-wage opportunities, should invest in future technologies. Also,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hindering domestic investments in new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or processes, a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re China-bound, a value that totals much greater than the value that Taiwan invests domestically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struggling to find and set the socially optimal level of investing.

The Cross-strait trade has helped to expand Taiwan's export market and outward investments. Improve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re often followed with economical advance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However, China's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 exchange rate have also added risks into the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deeply cultivating Taiwan while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of trade. Through using Taiwa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 along with China's resourc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riv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conomic methods.

⁵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However, under the “No Haste, Be Patient” an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Decades ago, Taiwan served as the head of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leading the pack in economical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was about \$14,000, and Korea was at \$7,500, but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is stagnant, trailing behind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Kore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27,000, \$24,000, and \$17,000, respectively.

Taiwan needs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⁶ In 2004, ASEAN and 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nd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llow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begin in 2010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Up until this time, the FTA members will enjoy a zero tariff but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group, so Taiwan’s economy will be affected.

VI. Conclusion

The Cross-Strait dispute is a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evolutionary problem, tracing back many gen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varying opin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f Taiwan and China regarding the topic of “one-China,” the only peaceful way to approach this topic is to give the issue time to resolve on its own.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tabiliz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 is critical for both China and Taiwan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discontent on either side.

Freedom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China has no right to decide the future destiny of 23 million Taiwanese citizens and should respect the choice of those people, no matter what they may be. Taiwan’s priority should be increasing GNP levels to \$30,000, and widen the GNP gap between China (\$1740 in 2006) and Taiwan (\$16,471 in 2006). If Taiwan increases its GNP, then Taiwan will have more power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candidates for Presidency in Taiwan, Ma Ying-jeoh, and Hsieh Chang-ting. Both candidates have expressed a dedication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aiwanese economy. Their dedication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evidence that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Works Cited

1.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2. Chao, Chien-Min,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⁶ “Three Communications” mean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3. Huang, Fu-san,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the ROC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A Sparrow Transformed into a Phoenix, 2005,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taiwan-website/5-gp/history/index.html>>.
4. Lee, Chiachen and Jin, Shiohchyu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SEAN Plus One and ASEAN Plus Three FTAs on Taiwan's Exports,"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CEPD. <<http://www.cepd.gov.tw/upload/ECON/EcoResearch/Annual/7@498542.32496648264@.pdf>>.
5. Lin, Hwan C. "On trade, look east instead of west." Taiwan Economy Forum. 31 Aug. 2005. 25 May 2007. <<http://tw-economy.blogspot.com/>>.
6.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Trade," 12 Apr.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4&ctNode=2589>>.
7.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12 Apr. 2007,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6&ctNode=2589>> .
8. Travel in Taiwan Information for Visitors, "Brief History," 1995, 25 May, 2007. <<http://www.sinica.edu.tw/tit/info/ginfo.html>>.

「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出國報告

一. 行程安排

報告人此次之申請案—「波羅的海三國政經發展之研究」乃係過去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暨獨立國協國家相關系列研究之賡續。在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與獨立國協成員國間，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因其獨特之地緣戰略位置，於冷戰期間即為美蘇兩強競相影響之所在；蘇聯解體後，波海三國雖已獨立，但仍無法自外於強權在此間的角力佈局。

因研究需要及達成多項目的與精簡行程，本項行程經再三計劃聯繫，先經美國舊金山史丹福大學蒐集相關資料，並應波蘭華沙大學邀請先赴該校參加一場學術座談會，再從華沙就近赴芬蘭、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等國，有關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發展概況，及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三國的基本政策，經赴各國當地的主要大學，實地瞭解訪查，蒐集資料。其中全程多段機車票均由個人支付。

二. 行程

7月2日 9:00 從 San Francisco	出發經芝加哥到波蘭華沙
7月3日 9:50 到 Warsaw	下午參觀 Warsaw 大學
7月4日 living in Warsaw	參加學術座談會 seminar，晚宴
7月5日 living in Warsaw	到波蘭克拉克福市（火車 5, 6 二天）
7月6日 living in Warsaw	參觀二戰最大納粹集中營
7月7日 living in Warsaw	拜訪 Warsaw 大學管理學院，我國駐華沙辦事處
7月8日 11:00 搭機到 Tallinn, living in Tallinn	
7月9日 living in Tallinn	到 Helsinki 當天來回
7月10日 living in Tallinn	參訪 Tallinn 大學
7月11日上午搭車到 Riga, living in Riga	
7月12日 living in Riga	參訪 Riga 大學
7月13日上午從 Riga 搭車到 Vilnius 22:00 Vilnius 搭車到 Warsaw	
7月14日 5:00 到 Warsaw, living in Warsaw，下午參觀 Warsaw	
7月15日上中午辭行準備	下午 16:35 飛美國
7月16日回程經芝加哥到 San Francisco.	

聯絡資訊

1. Warsaw: Warsaw University

Tomasz Ochin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2. Tallinn: 8-11, 3 nights

Company Fax: +372 66 77 001

Fax: Phone: +372 66 77 111

Phone: 1415 566 3678 e-mail reservations@meritonhotels.com

Arrival 08.07.2007 Departure 11.07.2007

Room/s 1 Superior Double Room Number of guests in room 2
Room rate per night 115,00 EUR Total 345,00 EUR 1 EUR=15.6466EEK
Thank you for choosing Meriton Grand Hotel Tallinn!

3. Riga: 11-13 , 2 nights

From:Hotel Viesturs info@hotelviesturs.lv To:kwo@nccu.edu.tw

Date:Wed, 27 Jun 2007 21:35:33 +0300

4.Vilnius: 13, 22:00 bus to Warsaw

三. 華沙大學學術會議邀請函

Dear Sir,

On behalf of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Poland I have a pleasure to invite you to attend a seminar entitled "Taiwan and Central - East Europ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conomic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global management" .

The seminar will take place on July 04, 2007 at 10:00 am in Warsaw at the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1/3 Szturmowa Street.

Preliminary Programm:

- Prof. Alojzy Nowak, Dean of Management School, Warsaw University, *Opening speech*
- Kwo Wu-ping,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Effec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 Mirosław Przygoda,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Why Taiwan' s experiences are so interesting for Europe?*
- Jerzy Jagodziń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Still Shadow of Big Brother? A Current crisis of Russia - Baltic Republics' relations and it' s economic results*
- Hung Mei-lan,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he Economy of Taiwan and its challenge of globalization*
- Nurkamal Toklonazarowa, doctoral student,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Complicated situation of CIS economy*
- Tomasz Ochowski,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and Andrzej Lowicki, FSO Company, *From a micro point of view. FSO Company as a place of 'West - East meeting'*

Sincerely yours

Tomasz Ochowski
Seminar Secretary

Tomasz Ochowski, Ph.D.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Organizational Sociology
School of Management
Warsaw University
phone +48-22/55 34 145
1/3 Szturmowa Street
02-678 Warsaw, Poland

四. 發表論文

The Effect of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Kwo Wu-ping¹

Key words: Cross-Strait Relations Taiwan One-China Policy
Economic Development

I. Introduction

As the human society evolved, starting as an individual, then to family, clan, lineage, race, tribe, nationality, nation, state, and area integration (like the European Union), the purpose of these societal developments were to achieve better lifestyles and security. Currently, Taiwan's status is in the middle between nation and state. There are many territories in the world that are in a similar situation as Taiwan, unrecognized as a sovereign state.

In Asia,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been a long-standing issue between the people and governments of China and Taiwan. Starting in the early 13th Century, the relationship has resulted in many disputes and caused turmoil among people on both sides. Aside from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instability, cross-strait relations play a major role i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aiwan's political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heavily influences Taiwan's economy, and the island's recent economical advances can be traced back to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n both sides may not agree on the issue of "one-China,"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avoid conflict and maintain the current political situation.

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Background and Brief History

The official Cross-Strait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formally started in 1206, when Mongolian Genghis Khan founded the Yuan dynasty and Taiwan became a part of China's domain. The island eventually became a prefecture of the Fukien province in 1684, and then a province of China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Although the Dutch colonized the island for 37 years, the mainland reclaimed the

¹ Kwo Wu-ping Ph.D. Chairman,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Director,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1999- 2004).

territory in 1661, when a Ming dynasty loyalist, Cheng Cheng-kung went to Taiwan and drove the Dutch out. He wanted to use the island as a base to overthrow the Ching dynasty and restore the Ming dynasty. In the 1880's, the French also occupied parts of Taiwan, but withdrew according to the terms of a treaty with China.

In 1895, the Ching dynasty government and Japan signed a treaty that ceded Taiwan and the Pescadores to Japan after Ching was defeated by Japan, but the island and the surrounding territories were eventually restored to Chinese rule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in 1945. Although Japan governed Taiwan using authoritarian despotism, Japan also helped Taiwan achieve progress materially and culturally.

The Republic of China (ROC) started during the Wuchang Revolution in 1911, and the Republican form of government in Asia was formally created on January 1, 1912. Dr. Sun Yat-sen, the nation's founding father, wanted to create a system that was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 to replace the Ching dynasty. At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aiwan came under the rule of the ROC, and Taiwan initially welcomed the return to their fatherland. However, in 1947 the increasing tension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led to the February 28 Incident, which created even more hostility between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aiwan. In 1949,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of the ROC was defeated by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retreated to Taiwan, starting the "ROC on Taiwan." The Kuomintang-led government began a period of martial law and strict governmental control. This period lasted until the decree was lifted in 1987 and increased the tension between Taiwan society and government. During this time, however, Taiwan experienced a high growth rate as a result of Nationalist ruling and from the 1980's onwards, peacefully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democracy in Taiwan.

The ROC status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reached a peak in 1945, when it was one of the five members of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owever, the situation started to change in 1949, when the Communists defeated the Nationalists and they retreated to Taiwan, leaving the new Chinese government to establis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Beij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RC), claim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From 1949 to the 1971, the ROC continued to represent all of China in the UN, and was still recognized by many world nations. But in 1972, the UN passed a resolution stating that the PRC was the only representative of China, leading the entir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only recognize the PRC. This led to the deterioration of Taiwan's international status and the island became more and more isolated. Tensions increased in 1979, when the US President Nixon signed the Shanghai Communique, which stat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cknowledges that all Chinese on either part of the Taiwan Strait maintain that there is but one China and Taiwan is part of China." This visit led the US to cut ties with Taiwan in 1979 in order to establish formal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 Recognizing that the US government's actions left Taiwan more isolated,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on the island modified their policies, establishing a tacit consent of dual recognition and replaced the hostile mentality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by force with the idea to peacefully unify the land in the future. In addition, when Chiang Ching-kuo and Lee Teng-hui took office in 1984, the KMT loosened its restrictions, lifting the Emergency Decree and began to allow people to visit relatives on the mainland. At this time, China stopped its military actions against Taiwan and chose to use the "one-China" principle to establish diplomatic ties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isolate the ROC.

The situation began to improve in 1988, when Lee Teng-hui became president as the result of Chiang Ching-kuo passing awa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the co-existenc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nd took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between the two lands. Domestically, he promoted the “New Taiwanese,” which was an identity to resolve the problems of ethnic confrontation and consolidate the island into an “organismic community” to help Taiwan establish itself as an independent state. Internationally, President Lee promoted “pragmatic diplomacy,” which was a more open policy towards China, and ended the “Period of National Mobilization for Suppression of the Communist Rebellion” in 1991. President Lee recognized the “existence of two political entities”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nd strove to improve China and Taiwan relations. One major sign that Taiwan was a sovereign state was in 1994, when the Constitution was amended to add articles that stated that beginning with the 1996 elections, the ROC president would be directly elected through a popular vote.

President Lee realized that the “one-China” issue was still unresolved, however, and took many measures to help the situation. He created many agencies to promote exchanges with China, including the National Unification Council, the Straits Exchange Foundation (SEF), and the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MAC). He also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to mak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ware of the countries’ existence in the 1990’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Europe, and the Americas. In 1996, President Lee’s trip to his alma mater, Cornell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led to a verbal attack and military threats from Mainland China, and China even conducted military exercises in Taiwan’s waters. The situation again rose in intensity between the two lands, but the US placed two aircraft carriers in waters near Taiwan and helped to end the crisis. During this time, Taiwan continually tried to be readmitted into the United Nations, but China kept interfering with the process.

In 2000, Chen Shui-bian won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and proposed the “Five Noes,” which included a vow not to actively seek independence for Taiwan. However, the Chinese government did not trust President Chen and suppressed the president whenever possible. In 2002, both Beijing and domestic pro-unification forces criticized Chen’s announcement of “one country on each side of the Taiwan Strait.”

III. Cross-Strait Relation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Currently, Taiwan has already adopted a policy that supports the co-existence of two sides, but Taiwan cannot participat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the status of a sovereign state. Taiwan today serves as an island of hope, because achievements in democracy, economic liberalization, and cultural diversity have led it to become an inspiration for China, Hong Kong, and other parts of Asia. The highly educated and literate population and technologically advanced facilities also provide Taiwan with a large potential for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largest issue at hand is still the national identity, since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is torn between supporting the “one China” policy and favoring independenc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sists on the “one China” policy, bu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still favors Taiwanese independence. For many years and even until now,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not been willing to meet with Taiwanese officials unless the Taiwan government first recognizes the “one China” policy, therefore there has been no way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to progress.

In 2005, China passed the “Anti-Secession Law,”² which allowe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o use non-peaceful means to threaten Taiwan if Taiwan acts against

² Wang Zhaoguo, “Draft Anti-Secession Law explained,” at the NPC session, March 8, 2005. Wang Zhaoguo is the vice-chairma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ttp://www.chinadaily.com.cn/english/doc/2005-03/08/content_422875.htm

China's laws. In June 2007, President Chen proposed creating a referendum that would allow the island to rejoin the United Nations using Taiwan as its official title. The President's referendum proposal quickly led to criticism from the United States, saying that this act would raise tensions with China. While the United States will not interfere with Taiwan's sovereignty, if Taiwan ever falls under attack by China, Taiwan will still need help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protect the island. With this in mind, President Chen should have already recognized that his proposed referendum would not be beneficial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IV. Taiwan's Economic Policies towards China

Taiwan realizes that China's business economy is developing at a rapid rate, and considers the Chinese market an integral part of Taiwan's globalization strateg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export destination and Taiwan relies heavily on the Chinese economy for its own economical development. Since security is still of utmost importance to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t given up their arms threat against Taiwan,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shapes the economy and trading policies towards China with those concerns in mind. Historically, before the "No Haste, Be Patient"³ policy was proposed,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wanted to support the demand of industrial change slowly, lifting many of the trade restrictions towards China. However, in order to safeguard the Taiwanese economy, President Lee's "No Haste, Be Patient"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Recently,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olicy announced by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in 2006, had a similar effect on limiting trade with China, but regulations were slightly more relaxe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promotes a slow and steady opening up of the Chinese market to Taiwan, ensuring that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are constructed in a secure manner. In order to protect the Taiwanese economy from relying too heavily on the Chinese market, the current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made it illegal for a Taiwanese business to invest more than 40% of its capital overseas in China. The controversy seems to highlight a dilemma for Taiwan. Taiwan needs the mainland market to save it from the current economic stagnation and create another economic miracle. The debate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eight-inch wafer foundry to invest in the mainland market is another one significant case of the difficult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⁴ In addition, Taiwan wants to ensur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th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those supporting structures. President Chen wants to apply this strategy to all business issues, such as the cross-strait currency clearance mechanism and Taiwan's investments in China.

V.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Relations on Taiwan's Economic Development

³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announced that cross-strait relations by replacing president Lee Teng-hui's "no haste, be patient" policy with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on 27 February, 2006.

⁴ Chien-Min Chao,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pages 687 – 704.

In 2005, the WTO reported Taiwan as being the 16th-largest trading nation in the world. Since the Asia-Pacific region accounts for 35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trade, Taiwan's relationship with surrounding nations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 total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increased from \$7 billion in 1999 to \$76 billion in 2006, a growth rate of 984%. Taiwan's imports from China amounted to \$24 billion but exported \$51 billion in 2006, a surplus of \$27 billion. Taiwan's overall trade surplus was 21.3 billion in 2006, so if there wasn't trade with China, a deficit would result.⁵ These favorable economic trends were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cross-strait relations. Currently, China is Taiwan's largest trade partner and has contributed the largest share of Taiwan's trade surplus.

Taiwan's improved economy is largely the result of improved relations with China. As historical trends have demonstrated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Taiwan's economy stabilizes as cross-strait relations improve. This is not surprising since China is a major trading partner and Taiwanese companies invest heavily in Mainland China. Over the past few years, Taiwan's economic activity with China has quickly grown, largely due to the lower tariffs and fewer non-tariff barriers since both sides joined the WTO. Taiwan's businesses have jumped at the financial opportunities, with approved investment reaching \$47.32 billion by 2005 and accounting for 53.28 percent of Taiwan's total outward investment. Just in 2005 alone, the government approved of 1,297 investment cases in China, at a value of \$6 billion. Taiwanese investors placed their money in electronics and electrical appliances, as well as basic metals, metal, and chemicals.

However, this increased investment away from domestic markets in Taiwan towards the economy in China has its risks. Some businesses promote the investment, arguing that these steps can help to achieve gains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lowering production costs. But critics say that this economic integration can cause a potential drag on Taiwan's long-term economic viability. Cross-strait trade has diverted trade away from the US, a trend that can be privately efficient, but socially inefficient for Taiwan. Many people say that Taiwan, rather than investing in China's low-wage opportunities, should invest in future technologies. Also, increased foreign investments are hindering domestic investments in new and innovative products or processes, as more than 80 percent of Taiwan'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re China-bound, a value that totals much greater than the value that Taiwan invests domestically o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refore,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is struggling to find and set the socially optimal level of investing.

The Cross-strait trade has helped to expand Taiwan's export market and outward investments. Improved political relations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are often followed with economical advances in the Taiwanese market. However, China's financial instability and uncertain exchange rate have also added risks into the Taiwa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has taken the economic strategy of "deeply cultivating Taiwan while reaching out to the world," in the face of globalization of trade. Through using Taiwan'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ources, geographically important position, and industrial advantage along with China's resources,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strives to strengthen domestic economic methods.

⁵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However, under the “No Haste, Be Patient” and the “proactive management with effective liberalization” economic policy imposed restrictions on Taiwanese investments in Mainland China and again tightened regulations. Decades ago, Taiwan served as the head of “Asia’s Four Little Dragons,” leading the pack in economical advancement and development. At that time,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was about \$14,000, and Korea was at \$7,500, but now the situation has changed. Taiwan’s per capita income is stagnant, trailing behind Hong Kong, Singapore, and Korea with a per capita income of \$27,000, \$24,000, and \$17,000, respectively.

Taiwan needs to improve Cross-Strait relations, especially concerning the econom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⁶ In 2004, ASEAN and China signed the “Agreement on Trade in Goods of the Framework” and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allowing a Free Trade Agreement (FTA) to begin in 2010 between ASEAN and China. Up until this time, the FTA members will enjoy a zero tariff but Taiwan is not included in the group, so Taiwan’s economy will be affected.

VI. Conclusion

The Cross-Strait dispute is a historical and societal evolutionary problem, tracing back many gener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Because of the varying opinions from the governments and people of Taiwan and China regarding the topic of “one-China,” the only peaceful way to approach this topic is to give the issue time to resolve on its own. In order to concentrate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aiwan and stabilize the cross-strait relations, it is critical for both China and Taiwan to maintai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refrain from taking any actions that could lead to discontent on either side.

Freedom is a fundamental human right. China has no right to decide the future destiny of 23 million Taiwanese citizens and should respect the choice of those people, no matter what they may be. Taiwan’s priority should be increasing GNP levels to \$30,000, and widen the GNP gap between China (\$1740 in 2006) and Taiwan (\$16,471 in 2006). If Taiwan increases its GNP, then Taiwan will have more power to negotiate with China.

Currently, there are two main candidates for Presidency in Taiwan, Ma Ying-jeoh, and Hsieh Chang-ting. Both candidates have expressed a dedication towards establishing the “Three Communications” in order to develop the Taiwanese economy. Their dedication to cross-strait relations is evidence that illustrates the importance of a strong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in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of Taiwan.

Works Cited

1. Bureau of Foreign Trade of Republic of China
<<http://cus93.trade.gov.tw/english/FSCE/FSC0011E.ASP>>
2. Chao, Chien-Min, “National security vs. economic interests: reassessing Taiwan's mainland policy under Chen Shui-bi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ume 13, Issue 41 November 2004.

⁶ “Three Communications” means Communication, transportation and trade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3. Huang, Fu-san, "International Crisis of the ROC and Taiwan-China Relations," A Brief History of Taiwan: A Sparrow Transformed into a Phoenix, 2005,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taiwan-website/5-gp/history/index.html>>.
4. Lee, Chiachen and Jin, Shiohchyun,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ASEAN Plus One and ASEAN Plus Three FTAs on Taiwan's Exports," Economic Research Department, CEPD. <<http://www.cepd.gov.tw/upload/ECON/EcoResearch/Annual/7@498542.32496648264@.pdf>>.
5. Lin, Hwan C. "On trade, look east instead of west." Taiwan Economy Forum. 31 Aug. 2005. 25 May 2007. <<http://tw-economy.blogspot.com/>>.
6.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Trade," 12 Apr.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4&ctNode=2589>>.
7. Taiwan Government Information Office, Republic of China, "Economic Ties with China," 12 Apr. 2007, 25 May 2007. <<http://www.gio.gov.tw/ct.asp?xItem=32736&ctNode=2589>> .
8. Travel in Taiwan Information for Visitors, "Brief History," 1995, 25 May, 2007. <<http://www.sinica.edu.tw/tit/info/ginfo.html>>.